



神

兵劲旅

Shen Bing Jin Lv

世界特种部队50年

洋子 晓伟 编著

珠海出版社

神兵劲旅

第一章 百战雄师：英国特战部队“哥曼德”

奇袭制胜：来自圣纳泽尔的战报

1942年3月，尽管已是初春，位于法国西海岸比斯开湾卢瓦尔河河口的重要港口圣纳泽尔依然寒气逼人。德国海军的舰船载着即将出征的官兵、载着送往前线的军火及战略物资，正耀武扬威地频繁穿梭于海面上。

圣纳泽尔位于卢瓦尔河口，河口宽500米，有沙泥浅滩，主滩在低潮时方露出水面。河口的卡喷特水道弯曲，长约2.5公里，水道大部靠近北岸，通过莱斯摩里浅滩灯塔之北，易于设防。港口内的诺曼底船坞是通入内渠的第3个入口，长350米，宽5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干坞之一，可容纳约9万吨的船只进入维修。两端有闸门，可将船拉入西岸的隐坞内。如果用作船坞，可关闭两端闸门，将水抽出；如果用作入口，在船只通过时，闸门交互开闭即可。

圣纳泽尔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离英国最近的港口法耳默思只有400公里，位于卢瓦尔河河口10公里处，是法国西海岸入海口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法军在投降前，在这里建起了可供袭击登陆之敌的坚固的防御工事。是易守难攻之地。

德军占领法国后，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天赐良港。如今，这里成了德国海军重要的海军基地，有法国惟一可容纳德国战舰德尔贝茨号的诺曼底船坞，还有德国潜艇的隐蔽所。德军在此对军舰进行维修，官兵也在此进行整训。

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自然对近在咫尺的英国皇家海军造成了极大威胁，圣纳泽尔港无疑成了英军的心头之患，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向德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使圣纳泽尔陷于瘫痪，使强大的德国海军部队在此葬身海底，以解心头之患。于是，奇袭圣纳泽尔港的秘密作战计划于1942年初春，在英军中孕育形成了。

“哥曼德”受命出征

要袭击圣纳泽尔港了，这是英军将士盼望已久的夙愿，他们个个跃跃欲试，纷纷请缨，要求出征作战。英军战时指挥部在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研究之后，决定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在战争初期刚刚建立，但却已屡建奇功的特种作战部队“哥曼德”。

一接到作战命令，艾·西摩尔中校兴奋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是啊，作为“哥曼德”富有经验的著名指挥官之一，他对于要率领突击队袭击防御坚固的圣纳泽尔港、摧毁德军船坞这样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不能不做周密的思考和充分的准备……

天还没亮，重任在身且有着早起习惯的西摩尔就已洗漱完毕。原本不修边幅的他今天特意刮了胡子，换上崭新的衬衫，从来不照镜子的他竟也破例走到镜子前面，仔细端详了一番后嘴里喃喃自语道：“小伙子，满不错吗！”的确，他要给未来的部属们一个新的印象，他要以崭新的姿态率领他的部队去完成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他三步并做两步奔向车库，敏捷而迅速地跳上越野吉普车，随着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过后，西摩尔中校的座车便向离弦的利箭一般，向着肩负此次重

任的特种作战部队“哥曼德”第二中队飞奔而去，不一会便消失在浓浓的晨雾之中。

特战部队“哥曼德”第二中队的驻地座落在一个峡谷之中。西摩尔到达时，该中队正在进行山地作战训练。西摩尔观看了攀登、袭击、捕俘等课目。忙活了一整天，经过精心、仔细地考核、检验之后，西摩尔从二中队几百名战士中选出了155名出类拔粹的精兵强将。这样，加上总部推荐来协助他完成任务的80名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西摩尔的队伍足以组成一支精悍的袭击突击队了。至少，西摩尔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带着满意的结果，西摩尔回到专为执行此次任务新组建的指挥部，还没进门，电话就来了。指挥部通知他，根据空军侦察机的航空侦察，从对圣纳泽尔地区的航空照片判断的结果发现，除原已了解的德军阵地情况外，德军又在船坞附近增设了5个大炮阵地。为此，指挥部建议再增补30名队员。至此，西摩尔的突击队已拥有官兵近三百人。

然而，西摩尔深深意识到，人多，并不是优势。特种作战的成员首先要精，精兵良将才是夺取胜利的根本。前年，也就是1940年秋天，在特别任务旅旅长亨顿准将的直接组织下，特种作战部队进行了整顿，将部队数量从10个减为6个，从而使部队更加精悍，战斗力大增。第二年，在袭击挪威西北方向的罗弗群岛的战斗，西摩尔荣立了战功，并提前晋升一级。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页。

西摩尔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那次行动，他负责的是山地作战，捕俘偷袭对于他来说的确是驾轻就熟，而这次奇袭圣纳泽尔行动却是登陆和海上作战，他的经验和能力远不如上次，甚至他的游泳技术都过不了关，万一……

所以，他在突击队组成不久，就组织官兵们进行海上训练，并特别强调对游泳技术的提高和进行海上作战的实战训练。在3月12日至25日的训练计划中，西摩尔主要安排了夜间靠离码头以及燃料补给等夜间机动训练和远航、反潜、射击等训练。

对于究竟如何实施此次突击任务，西摩尔早已成竹在胸。经过那一夜的辗转反侧和冥思苦想之后，一项周密审慎的作战计划已在他的脑海里酝酿成熟。西摩尔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于诺曼底船坞长51米，高达16米半，厚足有11米，要想使如此坚固的建筑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必须使用重载船只冲撞而别无选择，因此，西摩尔决定利用驱逐舰强行攻击诺曼底船坞，随后，利用延期炸药，炸毁驱逐舰部分舰体，使之下沉，与此同时，炸毁坞门及附近岸壁。在摧毁坞门的同时，突击队强行登陆，破坏船坞内的水泵车间、动力车间及油罐。完成任务后，如果情况允许，破坏德军潜艇基地以扩大战果。

为了保证突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英国靠近法国的岱翁港，西摩尔指挥突击队依据作战计划进行了一次代号为“逼真”的实战演习，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做了冲击船坞闸门的试验。

为了隐蔽伪装，使这次战斗中使用的驱逐舰堪培拉塔温号同德国的鱼雷艇相似，西摩尔建议将该舰的烟囱削短一截，并涂成与德国鱼雷艇相近的颜色。

他的提议很快被付诸实施。

在专门技术人员参与下，堪培拉塔温号进行了改装。

为了通过河口的浅滩，拆去了原装的3门100毫米火炮、全部鱼雷发射管、深水炸弹投掷器等，使吃水由4米变为2米，并在前甲板和舰桥上装上

能挡 20 毫米子弹穿透力的防弹板。

为了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隐蔽作战企图，在集结、训练、出发基地的法耳默恩港口，英军将西摩尔的“哥曼德”突击队命名为“第 10 舰艇攻击队”，并大张旗鼓地宣布这是在英吉利海峡西侧人口处的海面上实施潜艇扫荡作战的部队。

另外，英国人还放风说，这支部队将开赴海外，目前正在大量采购夏令装备。这些迹象都毫无遗漏地通过德国间谍网反馈到希特勒的办公室里。然而，正在进行军事扩张的战争狂人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更不可能去对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和推敲。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圣纳泽尔军港已在劫难逃，诺曼底船坞将毁于一旦。

奇袭圣纳泽尔

1942 年 3 月 20 日下午 2 时整，初春的阳光洒落在法耳默恩港平静的海面上。西摩尔中校率领突击队向着目标圣纳泽尔港悄悄地启航出发了。这里没有送行的队伍，没有欢呼的入群，一切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兵不厌诈。兵贵在奇，偷袭是英国人惯用的战术。

西摩尔的突击舰队摆成三列纵队，纵队中间是西摩中校乘坐的旗舰阿萨斯顿号驱逐舰，西侧是 14 艘汽艇和 74 号鱼雷艇。整个编队以 13 节的速度向着位于比斯开湾的圣纳泽尔港破浪前进。

英军指挥部曾就指挥舰的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采纳了西摩尔的方案。根据英军的惯例，应以较大舰只作为指挥舰，但西摩尔坚持认为，堪培拉塔温号虽已经过改装，但在涨潮时通过浅滩仍有搁浅的可能，况且冲撞坞门后，指挥战斗不便，最好使用 314 号炮艇，因为该艇航速 24 节，备有雷达、测深仪，便于指挥。航渡中先以堪培拉塔温号为指挥舰，在卢瓦尔河口外改炮艇为指挥舰。

大战临头，西摩尔的心情如大海翻滚的波涛，难以平静。要给不可一世的德国人以重创谈何容易，况且他们拥有最坚固的防御攻势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这是一场恶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西摩尔向着渐渐消失的国土投去了深情的一瞥——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像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一样，只加满了单程的油量……

驶离港湾不久，浪涛汹涌澎湃，直扑甲板，七级大风像是考验这些突击队员似地骤然来临。队员们虽在训练中都付出了汗水，但在实际风浪中还是有不少人吃不消，晕船、呕吐接踵而来。尤其在汽艇上的士兵除了颠簸之苦外，还要经受倾入海浪中的考验，他们随时都有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没的危险。

天将黄昏，刚刚还是惊涛拍岸、咆哮不止的大海，突然变得风平浪静，简直像是进入了海市蜃楼一样的梦幻般的境地。经过数小时的海洋颠簸之后，突击队员们早已精疲力竭，西摩尔中校命令突击队员们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迎接突如其来的战斗。

翌日，平静的海上泛着晨光，海风习习，格外清爽，尤其是那些初次下海的突击队员，简直被大自然的神奇迷住了，尽管大战将至，他们还是纷纷来到甲板上，欣赏这如诗如画的良晨美景。

而此时此刻，西摩尔中校与海军舰艇指挥官莱伊德中校正在驾驶舱的海图前复议着抵达比斯开海域时的停泊队形。“报告！”他们正谈得热烈的时候，一声宏量而急促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请进！”职业的敏感性使西摩尔中校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即招呼来人进屋。突击队担任侦察任务的观察员进屋后，脚跟尚未站稳甚至忘了行军礼便气喘嘘嘘地大声呼叫道：“报告指挥官，前方不远处发现情况。”莱伊德中校随声抬眼望去，只见前方约 450 公尺处出现的黑色物体是一艘正在上浮的潜艇。“是德国人的潜艇！”他当即下令迪尔艇向目标射击，并迅速投下水雷。

与此同时，德国潜艇也发现了英国人的舰队，紧急下潜。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思维敏锐的西摩尔的心情并未因此而感到有丝毫的轻松，事实上正好恰恰相反。因为他知道，如果德国潜艇没被击沉的话，他们一定会向圣纳泽尔港指挥部发出电报，通告他们，有一支舰队正驶向圣纳泽尔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的突击舰队可就等着挨打吧。

比斯开湾依然风平浪静，卢瓦尔河冲刷下来的泥沙使这片海底显得比较平坦。西摩尔率舰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舰队依照规定位置停泊后，西摩尔的指挥所按原计划转移到了 314 号炮艇上，其他人员也相继从驱逐舰转移到汽艇上。

西摩尔与莱伊德进行了战前的最后部署。西摩尔负责突击队的突袭，莱伊德负责接应。舰船上的海军官兵做好了协同作战的战斗准备，此外他们还负责看管好法国船员。这些船员是这天中午被英军截获的。当时，他们乘 3 艘拖船与舰队遭遇，突击队员们登上拖船进行搜索，船上是德军的后勤补给物资。根据事先制定的原则：“如遇西班牙和中立国渔船，由挺迪尔号派检查组检查；若是法国渔船则将船员俘虏，将船击沉。”西摩尔决定，将船员转移到驱逐舰上，然后炸毁了 3 艘拖船。

西摩尔与莱伊德对好表，决定晚上 10 时出击。到那时，为了增援西摩尔的突击舰队作战，“按计划英军要对圣纳泽尔港进行轰炸，意在使西摩尔的突击队在突袭作战时不被在克多西克角的德军雷达发现，并能掩盖汽艇行进的巨大声响。

时间在人们注意它的时候反而显得更慢。时钟好不容易指到 22 点，西摩尔下令起航。

除阿萨斯顿、挺迪尔号留在比斯开湾外，其它的舰艇都换上了德军舰旗，向卢瓦尔河挺进。西摩尔所在的 314 号炮艇旗舰首当其冲，接着是堪培拉塔温跟在其侧不远处，斯特约号潜艇在右侧护随，14 艘汽艇摆成两列纵队阵形，最后是 74 号鱼雷艇。

轰炸机的轰鸣声从他们头上掠过，不一会，卢瓦尔河上游顷刻被爆炸声吞没，圣纳泽尔港上空被映得彤红，探照灯划破夜空，高射炮、高射机枪响个不停，整个海面成为一片火海。西摩尔根据经验听声音计算，一共有 7 架威灵顿式飞机。他想，现在的圣纳泽尔港一定是烟雾迷漫，异常混乱了。英国空军胜利完成了轰炸任务后，又轰鸣着从突击队头上返航了。

圣纳泽尔港经受皇家空军的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西摩尔望着黑黝黝的两岸，又看了看夜光表，已是 29 日凌晨 1 时 20 分了。难道河口的德军被轰炸吓怕了？莫非根本没有部署？

正当西摩尔苦思冥想、举棋不定的时候，猛见从卢瓦尔河西岸突然射来

几束刺眼的探照灯光，在探照灯光的强烈照射下，密集的炮火倾泻而来，有两艘汽艇在突然袭击下中弹。西摩尔忙指令 314 号炮艇按德军的信号灯编码向德军发信号。

“我们是德军的鱼雷艇，紧急呼救，受伤舰两艘，请准许进港勿延……”这信号是“哥曼德”部队在 1941 年 12 月攻击挪威卑尔根以北 200 公里的博库塞岛时从德国的武装拖船上缴获的信号本上查到的。在训练时，西摩尔中校就指示信号员反复地牢记，现在果真派上用场了。

德军回了信号，并停止了射击。大部分的炮台不再炮击，只有西海岸的炮击没有停止。于是，314 号炮艇又用国际信号，发出“我部因遭自己的炮击，蒙受损失”的信号。

狡猾的德军尽管暂停了射击，但却把他们认为可疑的这支舰队正在靠近的情况马上报告了指挥部。德军情报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向各情报网点搜集情报，仅用了 5 分钟，便判断出这是支可疑的舰队。德军指挥部立即命令圣纳泽尔港的守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前进！

1 时 27 分，圣纳泽尔港两岸德国守军突然对英突击队发出了密集的炮火攻击。

这时，位于最激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区中的驱逐舰堪培拉塔温号忍无可忍，舰长请求西摩尔中校，为了以最快速度接近诺曼底船坞，不能再沉默了。再说已不可能再与德军通话，否则，只有挨打。西摩尔同意舰长的意见，马上降下德军舰旗，升起英国国旗。

突击队员和海军官兵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将克制与仇恨化作抗击敌人的力量，奋起还击。炮弹准确而猛烈地射向各目标。德军阵地很快沉静下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的火力如此凶猛。

在敌人的措手不及之中，袭击部队抓紧时间迅速前进。

诺曼底船坞就在眼前，西摩尔中校不敢怠慢，抓住时机，命令堪培拉塔温号发起攻击。1 时 34 分，驱逐舰以 19 节的速度，朝船坞的水闸猛烈撞击，舰首撞到船坞的门上发出巨响，火花四溅，站在船上的队员被强大的震动摔倒在甲板上。船坞被严重毁坏。船首撞裂 11 米，锚链甲板搭于坞门之上，虽便于突击队员登陆，但不碍于该舰自沉。

西摩尔跃出炮艇，率 8 名突击队员冲向船坞旁的指挥所。

在舰炮后部仓内的延期引爆雷管引爆了油仓上的 24 枚深水炸弹，这声巨响使双方的射击停顿了 10 数秒种。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诺曼底船坞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光挟带着滚滚的浓烟在海面上腾空而起。望着熊熊燃烧的船坞，西摩尔激动不已，脸上漾出欣慰的微笑，因为他深知，诺曼底船坞已完全陷于瘫痪，至少大约在 4—5 年内修复不了。

迷茫了很久的德军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终于摸清了西摩尔舰队的目的，亡调集各方炮火阻止英突击队员登陆。

这时，从汽艇上冲下的 G·小队摧毁了水闸的控制所；B 小队从堪培拉塔温号上冲入供水所，消灭了零星守敌，迅速炸坏了船坞的供水系统。

顺利得手的战绩鼓舞着突击队员实施强行登陆。然而，德军的炮火犹如一道死亡屏障横在他们面前。192 号汽艇首先被击中起火，左转离开队列，并抢滩于旧码头之南；156 号汽艇被击中，操舵装置失灵，突击队员大部负伤，只得转出队列撤退。另一艘汽艇被掀翻，突击队员摔入水中。西摩尔看

清了，类似这种条件，汽艇登陆是极其困难的。几路突击小队只有左右纵队内各一艘舰艇登陆成功。这两路是西摩尔率领的 A 小队和堪培拉塔温号舰载的 B 小队。

西摩尔命令两支小队汇合，并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加上 30 多名轻重伤员，合计 72 人。按第一方案，实施完突事后迅速撤回海上是不可能了，在德军的强烈炮火下，预定撤回三陆队的汽艇有的被击沉，有的被迫中途折返。明显地已断了突击队员的后路，现在只有实施第二方案。

西摩尔中校下定决心，马上向接应的莱伊德中校发出了信号。

阿萨斯顿和挺迪尔号两艘舰船在莱伊德指挥下向敌人炮击，掩护突击队员们后撤，并接应和收回未能登陆的队员，联络其余的汽艇返回海上。这时，英国空军接到指令，出动了 21 架次飞机进行空中掩护，因敌我混乱，故收效不大。战斗中皇家空军击落德机 5 架，英机损失了两架。

“哥曼德”英名永存

西摩尔率突击队边打边撤，决定向西班牙边境返回，这样既可分散敌人对袭击舰队的夹击，而且又可以避开敌人的重火力圈。为了尽快进入田园地带，他决定先潜入船坞南面的圣纳泽尔旧城，然后再向右进入市中心。

边打边走，西摩尔感到这样太疲劳。他决定先找一隐蔽所，略休整一下，等第二天天黑再行动。

正在这时，尖兵前来报告称，发现了一座防空洞。西摩尔率突击队员们钻了进去。这里有烹饪设备，就寝条件、环境比较理想。西摩尔清点人数，跟随他的突击队员只剩下 20 来人。他决定天黑后分为两人一组行动，现在抓紧时间休息。“我的勇士们，现在是睡觉的绝好机会，愿大家都做个好梦……”即使在如此鏖战面前，西摩尔也不忘幽默两句，以放松大家的情绪。

然而，好梦不长，上帝没有保佑他们。就在他们进入防空洞后还不到一小时，一队德国兵发现并包围了他们。在寡不敌众并在极为劣势的战斗条件下，他们实在没有能力抵抗，西摩尔让大家缴械投降。

德军将他们带到德军司令部，经过简单审讯，而后用车将他们送到圣纳泽尔港以西 20 公里处的巴哈城镇的一家餐馆，这儿已经关押着许多袭击队员。

西摩尔从队友们口中得知，阿萨斯顿号与挺迪尔号及 3 艘汽艇已返回法耳默思港。西摩尔松了口气，他知道，他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他的军旅生涯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他欣慰，他高兴，因为他以如此辉煌战绩为待种作战部队“哥曼德”在其作战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此时此刻，身陷囹圄的西摩尔考虑的并非个人的生死安危，他在对这次战斗进行反思。他分析出几点不足：一是以汽艇作为输送突击队的工具是很不合适的；二是突击队的撤退点与登陆点不一致，忽视了德军的抵抗，致使不少队员被俘，汽艇遭受损失；三是海军与陆军的联络欠佳。此外，以爆破德潜艇的隐蔽所为次要目标，也显得不合实际。

这时，圣纳泽尔港又传来阵阵震耳的爆炸声。

气急败坏的德国守军们正在收拾残局，他们在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上装满炸药，当东方刚刚破晓时，完成历史使命的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在德军炸弹的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当天下午 4 时 30 分和 5 时 30 分，圣纳泽尔船坞又发生了两次爆炸。原来是从突击队的鱼雷艇上发射的通过旧入口的定时鱼雷爆炸了，旧入口的外闸门被炸毁，入口被封锁，坞门的开闭机器也被炸坏，在场的不少德军被送上西天。惊慌失措的德军以为突击队再次偷袭，盲目炮击，结果打死打伤了正在船坞内外进行抢修工作的 300 多名法国工人。

在袭击圣纳泽尔港的战斗中，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军丧失了 3 名军官，751 名士兵。“哥曼德”部队失去 34 名军官，178 名士兵。最后逃脱德军关押，辗转西班牙回国的西摩尔中校只带回了 4 名队友。

虽然损失巨大，但正如西摩尔中校预料的那样，这次大胆的作战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使德军心惊胆战。特种作战部队“哥曼德”的名字也由此传遍了英伦三岛乃至欧洲大地。

虎口拔牙：“神鹰队”再立新功

冰湖来客

这是 1943 年 2 月 14 日傍晚，英国战时内阁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下作战室里，气氛紧张而凝重。丘吉尔首相从转椅上沉着地站起身，走到等候在一旁的 6 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面前，带着他那极具感召力的雄辩家和演讲家的丰采神情庄重他说：“先生们，英国的命运和盟军的胜利将取决于你们的行动。我和我的内阁成员们期待着你们成功的捷报！”

是日午夜，一架远程轰炸机在万米的高空，迎着闪烁的星光向挪威方向飞去。机上载着千里挑一精选出的 6 名英军“哥曼德”特战突击队员，他们便是派出的号称“神鹰队”的特战小分队，准备去执行一项神圣的历史使命。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阶段，盟军第二战场的开辟以及随后展开的势如破竹的攻势，决定了法西斯德军的败局。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他集中大量的物力、财力，任用一批科学家，加紧研制 V—2 火箭和拥有巨大杀伤破坏力的原子弹，企图依靠这些新式武器挽回败局。而在这时，美英两国对原子弹的研制还刚刚开始。一旦希特勒的原子弹首先研制成功并用于战场，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阻止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丘吉尔当机立断，决定摧毁德国研制原子弹的物资基础。英军总参谋部根据丘吉尔的命令制订了一项大胆的突击行动计划，派遣一支“哥曼德”突击队深入德占区，炸毁德国人赖以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生产工厂。

重水是制造原子弹不可缺少的原料，是从含有特殊矿物质的普通水中提炼而成的。当时世界上能够提炼重水的工厂只有一家，那就是挪威的诺尔克斯电气化工厂。德军占领挪威后，希特勒命令这家工厂大量生产重水，用船运往德国，从而加速了原子裂变的试验进程。“哥曼德”神鹰队的任务是：空降潜入诺尔克斯地区，炸毁电气化工厂的重水提炼车间。潜伏在挪威的英国特工和抵抗运动成员将与他们接头，提供重水工厂的有关情报。

“神鹰队”6 人全部进行了化装，有 2 人化装成德国士兵，队长威廉·卡里是其中之一；有 2 人化装成挪威的工人；还有 2 人化装成挪威的学生。他们随身带有无声手枪、定时炸弹，攀登器材等特殊武器装备。

队长威廉少校，26 岁，身高 1.78 米，一副沉着冷静的面孔。他曾被派往美国的特种部队作战学校训练，参加美国的“魔鬼旅”，出没于挪威、德国，进行偷袭、破坏。1941 年回国后又参加了“特空团”训练，尔后被编入“哥曼德”部队，并又先后参加过 11 次偷袭、追袭、破坏作战，成为“哥曼德”中有名的全能队员。

坐在卡里身后的是肖姆·季卡，21 岁，与队长个儿相当，看上去比队长还壮实。他 1940 年 6 月从海军陆战队选入刚刚建立的克拉克中校率领的袭击部队，经过 3 年的训练，不仅掌握了较高的爆破、格斗技术，而且具有飞檐走壁的本领，能沿着砖墙墙角爬上五层高的楼房，能跳过几米宽的深沟，能纵跃到 2 米多高的物体上。

工人打扮的米勒·霍姆尔，27 岁，1942 年刚从“特空团”选入“哥曼德”。他生在一个祖祖辈辈打猎的家庭，10 岁就玩猎枪，11 岁上就能在百步之外打死一只麻雀，他是队员中的神枪手。

最后边坐着一位身高 1.68 米的漂亮小伙子，他叫列奇·雅斯，19 岁；

1942年从陆军侦察团选入“哥曼德”部队，他的绝招是会使飞刀……“神鹰队”里个个都非等闲之辈。

“001，001，距一号地区还有30里！”耳机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一号地区——距诺尔克斯30公里的斯库利凯湖就要到了。卡里立即下令：“神鹰注意，准备跳伞！”

5分钟后，天空出现了6个黑点，徐徐向斯库利凯湖面的冰层上降落下来。着陆后队员们很快聚拢到队长周围，取出地图和指南针，迅速判明了准确方位。他们掩藏好降落伞，便向预定方向出发了。

登上湖岸后不久，迎面碰到的是冰雪封闭的原始森林。这片森林在图上标示：宽约40公里，纵深25公里。森林内地面是齐膝深的积雪，树上挂满了一串串比胳膊还粗的冰锥，多数距地面只有二、三尺，有的冰锥一直插到雪里。两名队员手持斧锤在前开路，6人一起艰难地向前行进。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穿过了冰封的原始森林，眼前又遇到了一道长约几十公里、高约300米的冰墙。他们利用冰钉、抓爪绳等，爬上了冰墙，然后又爬上山顶。山下面是一抹平川，用望远镜已可以看到10公里外的诺尔克斯城。

虎口拔牙

虽然已是初春，诺尔克斯城仍然寒风刺骨、白雪皑皑，一派严冬的景象。晚饭时分刚过，街上就不见行人了。惟有座落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原来，德国占领军第2集团军司令马格·威力中将，奉希特勒旨意正在设宴款待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和重水提取专家。

席间，宾客献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肴。旅馆的数名年轻美丽的女招待周旋在几位主宾之间。其中一位名叫格玛的漂亮姑娘盯上了重水提取专家哈利·默德，频频劝酒，待宴会结束时，默德先生已烂醉如泥。他用一只胳膊揽着格玛，钻进旅馆门口等候着的一辆轿车里……

就在“神鹰队”降落冰湖的当天晚上，诺尔克斯城剧院里正在上演大仲马的歌剧《茶花女》。演出的铃声刚响，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急忙来到一个空位上坐下，非常动情地给了旁边坐位上一位学生模样的英俊小伙子深深地一吻。毋庸置疑，这是一对“情人”。因演出即将开始，两人只是相抚相拥在一起，没有更多的交谈。

这时，姑娘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准备擦拭一下她那双纤细柔美的小手。小伙子连忙接过手帕，爱抚地将姑娘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轻轻地擦拭，犹如在抚弄一件珍贵的爱物或艺术品。

歌剧终场的铃声响了，这对“恋人”紧紧地相拥着走出了剧院……

在一个秘密地下室里，卡里将部下“挪威学生”得到的那块白手帕浸到药水里。不一会，手帕上呈现出了一段文字和一幅平面图。

重水提炼厂一位于城西8公里的达麦山洼里，重水提炼车间设在达麦山下的工事中，车间与地面工厂一有500米长的地道连接。工厂内驻有德军一个加强连。重水提炼车间需要锯末，按常规，每周六运进去一卡车。

平面图画的是重水提炼车间的布局：电缆管道从地面工厂沿地道通向车间。车间右侧是水槽，左侧是各路水管，中间是大型重水提炼设备，正面是控制台，4个角各有一名德军监护。

2月17日7时，上班的人流拥向电气化工厂。每个人进厂时，都要经过德军严格检查。

“一辆德军汽车拉着满满一车锯末，由诺尔克斯城驶向通往达麦的山路。正当行至一拐弯处时，前边闪出两名德国兵摆手示意停车，卡车停下了。两名德国兵上前站在车门的踏板上对驾驶员说：“请捎个……”话音还未落，一串子弹便穿过了司机和带车军官的胸膛。

天快黑了，工人都下班了，这时运锯末的卡车才缓缓驶来。到厂门口时，卫兵示意停车，卡车停下了，卫兵边走边说：“怎么现在才来？”

“车子出毛病了，不然早就到了。”司机把车门摇开了一条缝，答道。卫兵朝驾驶室望了望，等于例行公事。由于天色已晚，也许他什么都没看见，就挥手放行了。

卡车进了门，直奔地道口。

“嗨！锯末不是往那边卸吗？车来这儿干啥？”地道口的两个卫兵吆喝着。

“今天让我们直接卸到地道口”带车的军官回答着。

只两句话的工夫，车就到了地道口。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带车军官在驾驶室内向外“乒！乒！”两枪，两名卫兵便应声倒下了。

车上的锯末里，迅速钻出4名队员，冲进地道内。

地道口又换上了两名“卫兵”。

4名队员冲过二道门、三道门，冲进重水提炼车间，出其不意地接连击毙所有卫兵和车间里的4名监护员。但第4名监护员被击毙时反应敏捷，在中弹倒下的同时，右脚踏上了警报装置。顿时，尖厉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厂区。卡里立即命令：“快，安放炸弹！”队员们很快在车间的关键部位安放了高爆定时炸弹。

德军加强连被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惊醒后，不到两分钟就全部集合起来，并迅速向地道口冲来。工厂门口的两名门卫在交班时听到警报声，便立即抢占了门口两个地堡，卡住了工厂出口。

突击队员们迅速撤出地道，跳上拉锯末的卡车，向门口急驶。当距门口40余米时，突然从地堡里飞出两颗手雷，随即从两个地堡里喷出两条火舌。卡里和开车的队员紧急跳出驾驶室，滚到车后，与从车上跳下来的4名队员一道，机警地避开两个地堡的火力，闪到一座二层楼房的北口。

这时，加强连已赶到，双方进行了激战，德军死伤三、四十人，卡里他们也被逼进楼里。

“卡里，子弹快没有了！”一名队员急切报告。

“快往上撤！”卡里迅速命令。他们发现，上了二层楼，就可以跳到东边的楼房上从而得以脱身。

德军指挥官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迅速抢入一楼警室，按下二楼火爆器按钮。二楼上顿时一片火海。

突击队员们立即从帽子上拉下防火罩，将脖子、脸部、脑后罩了个严严实实，并迅速穿过火海，通过二楼窗台，跃到另一座楼上。

队员们急速跃过了3座楼房，当准备向第五座楼顶跳跃时。突然发现第五座楼顶上有四五个德国兵正向第四座楼顶爬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嗖！嗖！嗖！嗖！”4把飞刀使得4个德国兵向楼下栽去。

紧接着，队员们以极快的速度跃到第六座楼顶，又从楼顶跳到围墙上，

并迅速从围墙上跳到地面，向达麦山方向撤去。刚刚跑出 100 米左右，从工厂门口驶出两辆摩托车向他们追来。

“啊，给我们送交通工具来了！”一名队员说。

大家迅速卧倒，待摩托车驶近时，只听见 6 声细微的枪响，6 名德军全被击中。他们立即乘上摩托车。

一道白光闪过，又有几辆摩托车追了出来，后边还有几辆卡车。

“撤！”随着卡里一声令下，队员们驾驶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沿着山路向东飞驰而去。

就在“神鹰”队飞车离去的一刹那，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刺眼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希特勒寄予厚望、德国准备生产原子弹所不可或缺的惟一的重水生产线在神出鬼没的“哥曼德”突击队员手中顷刻间化为乌有。

二次大战中“神鹰队”的这次无异于虎口拔牙的奇袭，险象环生，惊心动魄，所取得的战果给了希特勒以致命的一击，盟军无不欢欣鼓舞。

神奇的“哥曼德”果然名不虚传，它的辉煌战绩征服了欧洲也震惊了世界，并使德军闻风丧胆。

威震林梦：丛林战中的“猛虎”

进军林梦

1962年12月11日清晨6时许，天高云淡，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明媚的阳光普照在文莱机场上，这是典型的亚热带风光，犹如一幅着笔浓重的油画。

此时此刻。英国第99廓尔喀步兵旅旅长帕特里克·帕特森少将正在机场上迎接以杰里米·穆尔上尉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旅第42突击营L连先遣队。

当杰里米·穆尔上尉将他穿用的苏格兰帽垫在屁股下面，坐下来体息片刻时，帕特森旅长——负责英军在文莱国对付印尼北加里曼丹国民军的指挥官，向他清楚而准确地下达了作战命令：“你们连的战斗任务是负责营救被印尼北加里曼丹国民军扣押在马来西亚林梦地区的人质。”

林梦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恰好位于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岛上的沙劳越州与文莱国边境的交界处，在林梦河的上游，距文莱国首都文莱城有20公里之远。1962年12月8日，印尼北加里曼丹国民军进入了林梦、特里亚（文莱属）、米兰（马来西亚属）及其它一些小镇，并将亲善英国的一些人扣为人质，以作为调整夺取婆罗洲岛主权企图的砝码。

英国从新加坡调来的廓尔喀人步兵分遣队已迅速部署完毕，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保卫文莱城，并在文莱到特里亚一线进行战斗。穆尔率领的连，最初还不到50人，主要支援武器是中型机枪，但被指望能完成更多的任务。战斗行动出其不意靠的是速度，还包括对敌情的了解以及河上交通工具的准备。到第二天拂晓，总共用了不到3个小时，一场袭击林梦镇的战斗便进入了准备之中。

功告林梦

12月11日晚，英国两艘沿海扫雷舰“菲斯克顿”号和“乔顿”号驶进了文莱港，他们负责对在港内发现的两艘旧交通艇进行抢修。到傍晚时分，旧交通艇的抢修工作全部完成，并用沙袋在艇上构筑了简易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穆尔上尉正在搜集各种情报，但这方面的情报实在是太少了。对印尼亲加里曼丹国民军在林梦镇的兵力还不清楚。据估计，大约有30到100人。至于他们的武器装备以及在林梦镇的兵力部署更是无人知晓。对于穆尔上尉来说，他惟一能够确实做出假设的是：在近距离突击战中，印尼北加里曼丹国民军要想对付勇猛顽强、纪律严明的海军陆战队L连是极其艰难的。

事实上，穆尔上尉对这伙人并不想硬碰硬。他认为，可以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对处于包围之中的这伙人威吓一番，以避免采取对人质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任何军事行动。他们把营救工作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尽管还没有人员准确地了解到他们究竟待在林梦镇的何处，但有几处地方可能是这伙人的藏身之地，如警察局、医院、镇行政办事处或英国总督代表官邸等。这些地方相隔不是太远，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300米左右。这样对于突击队来说，如果攻击目标错了，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重新开始选择目标，发动进攻。穆尔上尉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推断出警察局可能就是他们的据点，并且

作为这伙人的指挥部。于是，他决定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警察局。他要求突击队员严格听从他的指挥，在敌人没有出现之前，不许随便开火。

为了能在黎明时分赶到林梦镇，运送穆尔上尉以及突击队员的两艘交通艇必须在午夜离开文莱城，以便给船只留有充足的航行时间，通过远到林梦河的几段狭窄、复杂的航道。

12月13日零点3分，在“乔顿号”扫雷艇第一副官戴维·威利斯海军上尉的引导下，两艘交通艇慢慢地、静悄悄地开始起航。此时，L连的兵力已增加到大约100人。

两艘交通艇于凌晨2点钟抵达了林梦河，比原计划提前赶到。此时，他们到林梦镇还有大约8公里的距离。他们将船停在狭窄的航道处，借着夜色加以隐蔽，一直等到凌晨4点半。当他们再一次起航时，队员们在几分钟内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时，远处的天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林梦镇的轮廓一下子映入了队员们的视野之中。

船只以尽可能小的声音向前航行，离林梦镇仅有300米之远。突然，传来了一阵熙攘声，镇子上的武装分子醒来发现了突击队。穆尔上尉命令船只全速前进，第一艘交通艇迅速向岸上抛锚，扩音器里也发出了让武装分子缴械投降的喊话声。片刻间，密集的枪弹向突击队的船只射来，作为向陆战队喊话的一种回敬。20多分钟后，第一艘船已经驶到了离警察局大约有30米远的地方。显而易见，L连的火力已经取得了优势，特别是他们装备的中型机枪，发挥了很有效果的火力压制。

就在第一艘船上的突击队员即将跃上岸时，前甲板的2名突击队员不幸中弹身亡，还有一些队员身体受伤。但第5突击小队勇猛地冲上岸去，突破了通往警察局道路上的防线。下士比尔·莱斯特率领他的小分队越过马路，对武装分子展开火力大扫荡，为后续的突击小队扫清冲锋道路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第一艘船上的舵手受伤，船被迫漂离河岸。尽管威利斯海军上尉立即上前操纵舵轮，并把正了舵的位置，但船沿着顺流漂离岸边足有150多米远。

“鲍尔，请你率后援小分队从左路穿插，引诱敌人离开警察局。”此时此刻，穆尔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好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增援孤军奋战、处于险境之中的第五突击小队。他们将船渐渐向北驶去，调虎离山，防止敌人利用稠密的居民区进行周旋。当后援小队赶到医院时，受到一伙不明身份人的抵抗。他们开枪乱射，打死了后援小队的军士和2名突击队员。这下子激怒了其余的突击队员，他们以猛烈的火力，风卷残云般地血洗了这一地区，消灭了这伙武装分子。透过激烈的枪声，传来了英国人的叫喊声，这种变调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传出叫喊声的地方正是扣压人质的地方。

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二艘交通艇在湍急的河流中一直在实施火力支援。现在，船上的火力射击暂停，并向岸边靠去，让其余的突击小队登陆。穆尔上尉带领所有可以投入战斗的队员，集中对镇子上残余的武装分子进行彻底搜查。一部分武装分子由第5突击小队在一间棕榈房附近被击溃，而第6突击小队对警察局建筑物进行搜寻，第4突击小队向北进入贸易市场。武装分子的抵抗全部崩溃，尽管还有零星枪声，但战斗基本上告一段落。

突击队员们乘胜前进，对林梦镇来了个彻底搜查，最后找到了14名人质。包括受伤的在内，这些人质被迅速转移到船上，突击队员们也随后上船，两艘交通艇开足马力向文莱城返回。

这次袭击战成为“哥曼德”突击队营救人质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战例。在这次战斗中，“哥曼德”L 突击连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只有 5 人身亡，5 人受伤，人质全部得救；而印尼北加里曼丹国民军，据后来统计，有 350 多人参战，却抵挡不住“哥曼德”突击队勇猛顽强的进攻，最终败下阵来。

“狼咬行动”：纳粹雷达揭秘

一份来自东方间谍的情报

1941年岁末的一天，英国情报部门从潜伏在柏林的中国间谍那里获取了一张重要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柏林动物园的高射炮台上，安装了一个碟型装置。电子技术专家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雷达天线。后来经过进一步查证，终于辨认出那正是德军刚开始服役的新型的伍兹伯格雷达！

皇家空军对此如获至宝是不无道理的。自从二次大战开战以来，皇家空军就绞尽脑汁地想把战争带到德国本土。尤其是在法国沦陷后，英国在欧洲更显得势单力孤，而且被迫采取守势，于是更急于将战火烧到德国本土。然而，1941年至1942年之间，英国要想集结一支规模大的部队对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反攻，简直比登天还难。此时，英国惟一能采取的进攻行动，显然只有空中轰炸了。

显而易见，要想对德军实施有效的战略轰炸，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功，皇家空军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对付德国精密而强大的防空警戒系统。而此时德国的防空网，由于部署了一种新型雷达而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希特勒深知拥有高精度的先进防空预警系统的重要意义何在，也深知保守此项军事秘密的意义何在，因此，德军始终对其装备的新型雷达系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尽管英军想尽千方百计想探寻德军雷达的秘密，但始终未能如愿。德军雷达始终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中。

德军的雷达站沿欧洲大陆占领区的海岸线零星分布。到1941年10月，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已发现并辨别出大约27处德军雷达站的位置。以往，皇家空军的飞机在飞越德军占领区时，曾侦测到其雷达的电讯号，并且想尽办法企图确定它的频率，然而直到1941年底仍无法取得结果。

时间已经愈来愈紧迫了，如果要使预定在1942年春实施的轰炸行动取得成功，并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最重要的事情显然就是尽快获取德军第一线的防空雷达的详细资料，以便找到对付的办法。

正当皇家空军一筹莫展、手足无措的时候，东方间谍雪中送炭，提供了他们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一手情报——德军防空警戒系统的新型装备：伍兹伯格雷达。

绝妙的超低空侦察

早在1941年11月，英国电子技术专家查尔斯·法兰克博士在检查一张从中高度拍摄到的航空照片，那是德军设置在圣布宜诺佛附近的佛瑞亚雷达站的照片。此张照片只是皇家空军驻在牛津郡班森基地的照像侦察大队在例行的侦照飞行中所拍摄到的一系列照片中的一张。由于拍照高度太高，很难从其中明确地看出德军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但是这位细心的科学家突然发现，在一栋独立的房子附近有一个特别可疑的建筑物，他认为那很可能就是一座雷达天线的一部分。于是他立刻打电话报告联合作战总部，建议对当地再进行一次特别的低空拍照，以取得更多的详细资料。

皇家空军一见事情非同小可，决定派遣班森基地中经验最丰富的侦察照

像飞行员来完成这一特别任务。中尉飞行员东尼希尔受命驾驶着他的飞机悄然来到佛瑞亚。一天，他驾驶飞机低低地掠过峭壁，不偏不倚地从雷达站的正上方通过。但是，正当他调转机头，准备再度进入并开始拍照时，却突然发现那该死的照像机竟在这一紧要关头出故障了！尽管他又急又气，但也毫无办法。他只好对那个被称为“电碗”的东西匆匆看了几眼之后就悻悻然返航。“我非要把它拍下来不可！”归途中，他暗自狠狠下定了决心要进一步揭开伍兹伯格雷达之谜。

第二天一大早，东尼希尔打破不成文的惯例，单枪匹马又对当地德军的雷达站进行了一次一模一样的侦察。这一次，他成功地拍摄了二次大战中最著名、并足以使他本人及整个皇家引以为荣的绝妙的超低空侦察摄影照片。

这张斜角度照片，清楚地显示出那座伍兹伯格雷达天线、独立房屋以及附近的地形与道路。这帧照片为英国情报部门进一步了解伍兹伯格雷达提供了丰富详细的资料数据，并且为后来的空袭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运筹帷幄

1942年1月的一天，在英军联合作战总部的办公室里，英国皇家海军大臣路易斯·蒙特贝登爵士正在召开一次非常机密的会议。会议气氛紧张而热烈，出席会议的是他的高级助手及参谋人员，会议内容是拟订夺取布宜诺佛德军雷达的方案。

在仔细查看航空照片和有关资料后，参谋们大都主张发动一次空降突袭，而不要采用当时惯用的海上登陆突击。“这是由于虽然伍兹伯格雷达站距海岸只有不到100米，但是海岸陡峭的悬崖和德军配置在那里的强大防御兵力，使得海上突击完全不可能。”一位来自特空团的有经验的参谋十分肯定他说。

“是的，我也认为是这样。”联合作战总部的首脑蒙特贝登点点头。他还提请大家注意，从东尼希尔中尉的照片来看，虽然不难推测出德军的指挥所就在那栋独立房屋中，但还驻扎着大约100名德国兵，里面包括一个海防连的一部分，他们控制着当地的海防哨；另外还包括一部分未执勤的信号手和雷达操作员。此外还有更危险的，那就是在距雷达站大约3公里的南面的圣布宜诺佛村里，驻扎有一个连的预备队，并且配备有装甲车辆。该村既有便道可通农庄，又有便道可通海岸。而在南方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预备步兵团，负责当地的防务。

面对如此强大的防御力量，这次行动势必采用‘打了就跑’的作战战术。而这种战术要想成功，就得靠事前周密的策划与异常明快的决断力。”根据海军大臣的这一意见，会议决定挑选一支技术高超、训练有素的伞兵部队来执行这次任务，并计划进行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联合作战总部将此次突击行动的代号秘密命名为“狼咬”。不言而喻，英军准备去“狼咬”纳粹的伍兹伯格雷达这块硬骨头。

由于这次行动的目的十分特殊，因此一群英国科学家在琼斯博士的率领下，就如何夺取雷达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且特别列出了一些必须弄到手的最重要的零部件来。当然，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把整个雷达站拆掉，完完整整地带回英国。但是从开始这种做法就被否决了，因为德国雷达又大又重。要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用人力搬上海岸根本是不可能的。最后，

琼斯博士又建议说：“为了确保这次行动能带回足够有用的情报，还必须要有一位专家随行。”

联合作战总部采纳了这一意见，而且皇家空军的一位雷达专家、年轻的柯克斯自告奋勇要求前往。作为袭击部队的一员，他立即熟悉了有关情况，并在凌威训练中心接受特殊跳伞训练。在顺利进行了5次跳伞后，他正式取得了人人羡慕的英国伞兵的蓝色伞徽，并在即将实施的夺取纳粹雷达突袭战斗中立下了汗马之功。

c 连整装待发

对于谁将去啃希特勒的这块硬骨头，联合作战总部经过一番热烈讨论，最后选定号称“红魔鬼”的特别空勤团第2伞兵大队C连作为执行此次突击任务的主力部队。

领受任务后，C连便开始了与其说是严格，不如说是严酷的战前强化训练，只是此时连里的士兵们不知道眼前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为了掩护这次行动的真正意图，总部对C连士兵们说，要为皇室举行一次御前示范表演。这对英国士兵来说，当然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因此大家训练起来特别认真、特别卖劲，每天花大量时间反复演练同样的课目。负责督导训练的是该连军士长史玉钦，他是从著名的“黑表团”调来的，是个不知疲倦为何物，一旦相识便令人永远忘不了的人物。

训练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连队长官终于透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大家在麦德曼亨第一次看见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因为在皇家空军的侦照部内特地为他们设置了一个布宜诺佛的地形模型。这个模型是由在战前当过雕刻师的中尉飞行官乔佛瑞狄莱和一群专家一起精心制作的，与东尼希尔中尉所拍摄的照片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凭借这具模型和航空照片的帮助，担任这次突袭作战指挥官的约翰·佛斯特少校和其他军官们一起拟定出了整个行动的细节部分。

准备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官、兵合计119人，编成3个攻击组，每个组都以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水手的名字命名。预定将这支奇兵送到目标区上空的是皇家空军第51轰炸中队，乘坐的是双螺旋桨的“惠特利”型轰炸机。该中队队长为皮卡德少校，他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轰炸高手。负责将突击队接回英国本岛的则是皇家海军舰艇部队。海军也要派出一支特别分遣船队直接参与作战。这支船队包括数艘攻击登陆艇和机动炮艇，并由两艘驱逐舰担任后援。此外，登陆艇上还搭载有由所谓的“皇家燧石枪兵”和“南威尔士边民”下来的突击队员。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极为罕见的特种作战。因为它不仅是一次陆、海、空三军的联合行动，要求各参战部队之间必须进行密切配合，而且也是英军自开战以来，第一次以这样大的规模来实施如此困难的突击作战。

佛斯特少校的到来

1942年2月11日，德国袖珍战列舰夏恩霍斯特号和格而斯努号从母港布列斯特起锚出海，根本无视英国皇家海空军的存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耀武扬威，堂而皇之地通过英吉利海峡，并且还严重干扰了仅仅30公里之外

的英国海岸线上的雷达！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严重地挫伤了英国人的自尊心。

昔日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而今却受到如此不堪承受的屈辱，作为首相的丘吉尔得知德国人的行径后，感觉无地自容，难以面见江东父老。盛怒之下，他立即命令英军必须对德军的飞扬跋扈做出反应，并督促英军对纳粹雷达迅速采取突击行动，以牙还牙，以显示不列颠大帝国的存在。

遵照丘吉尔首相的指示，准备执行突击任务的部队，于2月15日在萨斯柏瑞平原完成了最后一次跳伞演习后，便开始了临战前的最后准备。到本月23日，战前准备一切就绪。

负责指挥此次突袭行动主力攻击部队的指挥官是佛斯特少校。他的父亲曾是皇家空军飞行大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过多次著名战役，并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皇家空军功勋卓著的飞行员。耳濡目染的熏陶，使佛斯特从少年起便对飞机、对蓝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长大后要像父亲那样驾机飞上蓝天，成为一名杰出的空战指挥员。大战开战至今，佛斯特一直还没有机会参加能足以使他痛快淋漓的过瘾战斗。如今，机会终于来了，佛斯特欣喜若狂。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空战史上为皇家空军再添光彩。

佛斯特的主力分队由50名成员组成，其下再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攻击雷达站，另一组负责进攻独立房屋。该分队的成员包括雷达专家柯克斯上士及一群来自第1空降野战大队的队员。这些队员由丹尼斯·福伦上尉指挥，主要任务是拆卸柯克斯上士所指定的雷达零部件。这帮埋头苦干的青年人曾经用一套英国炮兵的雷达做过特殊训练。在英国科学家的想象中，这具雷达与德国的伍兹伯格雷达是极相似的。

指挥第2支攻击分队的是查特利中尉，他同他所率领的40名伞兵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德军防守的海岸地带，并掩护部队撤离战场。

第3支分队由约翰·蒂摩西中尉率领，成员30人，主要进行迟滞作战，以封锁整个行动地区，并阻滞德军的增援部队。

攻击部队共分成3个部分，但要降落在同一指定地区。着陆区一方面要深入内陆，以使德军不易发现，但同时又不能离目标太远，以使部队能迅速对目标发动袭击。此外，在目标区内要预先设置在夜间也能明显识别的标志。

“狼咬”突击行动

“狼咬”行动计划早已部署，然而，由于天公不作美，这次行动一再延迟。最后，英军终于决定2月27日为出击日期。这天夜晚，满月高挂天际，海水正好是涨潮期，目标区则白雪皑皑，天气状况完全适合执行任务。在惠特夏郡皇家空军楚克斯顿基地，12架双发动机的惠特利轰炸机在柏油跑道上一字排开，升火待发，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个个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全副武装，鱼贯登机。装载完毕后，12架满载的飞机在迷茫的夜色中逐一升空。

在惠特利机群隆隆地飞向法国海岸之际，皇家海军的接应舰队早已出发，准备不久在海岸边会师。为了分散德军的注意力，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事先在目标区的南面和北面做了一些骚扰性轰炸。因此，在午夜过后不久，当真正的攻击主力来到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只碰到德军的一些零星的高射炮火。有几架飞机被击中，但是并没有造成真正的损失。

然而，有两架飞机为躲开高射炮火而采取惊险的闪避动作，因而稍稍偏

离了航线，没能把查特利中尉的第2攻击分队准确地空投在目标区内。

佛斯特少校挡着机舱门，带头一跃而下。紧跟着，他的队员也一一跳出，安静而准确地降落在预定地点，全体队员在雪地上毫发无损。

而此时此刻，德军早就听惯了夜里来来去去的飞机声，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天外来客的降临。于是英军突袭部队的“狠咬”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惠特利机群隆隆的发动机声逐渐消逝在夜空中。此时，佛斯特少校轻声地向周围的4位领队发出了行动的命令，各人便分别率队向各自的目标前进。少校一马当先，带着4个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那栋房屋，当场击毙在门口的一个卫兵。外面的杨格中尉一听见枪声大作，便立刻带领他的队员扑向雷达站。等到少校回头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的时候，此地的敌人已被肃清，6个德国兵有5个被击毙，1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乖乖地做了俘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柯克斯上上下下地搬弄那部雷达。

此时，队员们立刻迫不及待地开始拆卸雷达，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他们拆下了雷达的每一个重要部件。但是光线却引来了德军的火力，因为德军早已从梦中惊醒。时间越来越紧迫，已经可以听到机动车的声音，增援的德军已经上路，并且正向雷达站走来，不一会就要到了。

蒂摩西中尉的阻击部队投入了战斗，他们以密集的火力猛烈地扫射增援的德军，以尽量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佛斯特少校催促着柯克斯等人加快动作，因为枪声愈来愈近，情势愈来愈紧张。整个突击行动已进行了15分钟，必须立刻撤退，否则就来不及了。此时大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腰圆膀大的士兵们用铁撬把重要零件整组整组地从机器里扯出来，背在背上就走，大伙儿急匆匆连拖带拉地带着这批宝贵的战利品向海岸边撤退。

途中，他们遇到了德军相当顽强的抵抗，因为查特利中尉空降时偏离了方位，未能按时攻占海岸线。当佛斯特正命令部队准备自行向海岸线的德军发起攻击时，查特利带着他的队员已快速赶到了海边，他们爬到峭壁顶部开始向德军猛烈射击。在两面夹击下，海岸线很快被英军占领。

到了凌晨两点，袭击部队集结在海岸等待海军前来接应。他们几次试图与海军联络，但是均告失败。正在万分焦急之时，海军舰艇终于出现，并且立刻向海岸峭壁顶部提供火力掩护，而此时大批德军也刚好赶到。佛斯特立即指挥装载及登舰作业，不一会儿，所有人员均已上船，舰艇马上撤退，很快就驶出了德军的射程之外。

这次袭击行动，英军特种部队大获全胜，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他们把所有指定的雷达零部件都弄到手了。至此，整个“狠咬”突击作战行动圆满结束。英军除了夺取了几乎一部完整的雷达外，还逮到了3个俘虏，其中包括一名雷达操作员。

英军在这次奇袭行动中所得到的伍兹伯格雷达及相关资料，在日后的整个战争中，都对英国空军战略轰炸司令部的行动及电子战的作战方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连德军也对英国佬的这次行动有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十分赞赏突击部队精确无误的配合和极高的行动效率。至于佛斯特少校本人，则在1944年率领第2伞兵团，在突袭安恒铁之役中再度扬名，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功勋卓著的空战飞行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出其不意：“猎人”行动计划告捷

临危受命

1980年4月30日，星期三，上午11点30分，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繁华地区——西南7号地区的中心、王子街16号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门前，突然警笛急鸣，警灯闪烁，警察部队急速赶到这里。这是伦敦警察厅对刚刚接到警察厅外事安全保卫大队的一名警察官特雷弗·洛克发出的应急信号所迅速做出的反应。几分钟以前，洛克警官亲眼目睹了一场对伊朗驻英国大使馆的武装袭击。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恐怖分子一边开枪，一边冲进了大使馆的大门，并以武力相威胁，扣押了大使馆内所有工作人员作为人质，其中包括特雷弗·洛克本人和其他6名非伊朗人。尽管此时还不清楚这伙武装恐怖分子的动机是什么，但他们已把26名人质全部抓了起来，并将他们安置在最易受伤害的射击位置上。

恐怖分子的首领托菲格在完成了上述恐怖行动后，打电话给英国广播公司提出下列要求：伊朗政府必须给胡齐斯坦省更多的自治权，并立即释放被关在该省监狱的91名阿拉伯犯人。如果在24小时内不满足其要求，他们就要杀掉手中扣押的20多名使馆人质，并炸毁这座大楼。显而易见，恐怖分子提出的最后期限是5月1日，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午夜。

对于此次恐怖事件，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决不向恐怖分子屈服。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签署命令，要求英国特别空勤团“迅速做好一切准备，营救被扣在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并亲自将这次营救人质的行动定名为“猎人行动计划”。“铁娘子”以此命名是有一定深刻寓意的，她是希望特空队应像猎人捕获猎物那样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尽。

接到命令后，特空队二小队队长罗斯少校只用35分钟就立即从80公里之外的训练场乘直升机赶回了办公室。他将率队出征，去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前途未卜的任务。此时此刻，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恐怖分子向来以杀戮无辜为其行动的一大特征，他们是一伙不择手段、杀人如麻的亡命之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想到此，罗斯心里不免一阵阵发紧。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任务受领了，他习惯地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尽管罗斯感到这次营救人质与他眼下正要办理的第三次离婚案一样的棘手，但他深知，此次行动关系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荣辱，关系到数十名人质的生命安全，所以，罗斯规定了自己参加此次行动的信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特种部队的战斗兵力不在多，而在于精。”这是特空队一贯的作战原则。作为一名具有近20年军龄的老特空队员，罗斯对这一原则坚信不疑。因此，领受任务后，他便将特空队总部原定的50人的行动组减为20人，组成一支精悍的小分队，由他亲自指挥。罗斯的上司和同伴们无不为了他的胆略和勇气所折服，同时，他们也为不列颠拥有如此优秀的将士而欣慰。

罗斯和他的战友们一直为特空队光荣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他们深深地懂得，荣誉是从艰苦奋斗和挫折的磨难中得来的，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行动为特空队增添异彩。

罗斯的第一步行动是立即与在伊朗大使馆附近担负监视任务的英国警察取得联系，并亲自率领一个联络小组前往视察地形。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座落在伦敦肯辛顿区五子门，这里是伦敦最繁华的地方。大使馆是一座五层大楼。武装歹徒占领使馆后，伦敦警察立即包围了这座建筑，并对周围街道进行了封锁警戒。同时，附近的使馆人员也相继撤离。

警官库什曼告诉罗斯，大部人质都在二层和三层的房间里。伦敦警察局为了密切注视大楼里的动向，从大楼屋顶的烟囱里放进了窃听器。这种高敏感的窃听装置可以通过传感器将大楼内的任何声响传到窃听车内。

罗斯还了解到，武装歹徒一共为5人，他们自称来自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国籍的阿拉伯人。

掌握了劫持者的人数及他们的要求等重要情况后，罗斯一直悬着的心反倒放了下来。很庆幸，此次绑架人质事件与本国无直接关联。作为第三者采取行动，把握会更大些，它可以不被政府的尊严所左右。想到此他不禁联想起他的美国同行们栽的跟斗。

那是在去年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美国的人质，美伊关系陷入破裂。在人质迟迟不得释放的情况下，卡特政府在国内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卡特为摆脱困境，决定铤而走险，以武力营救人质。4月22日，美国特种部队进行了代号为“蓝光”的武装营救人质的行动。由于在伊朗境内遇到沙暴天气，飞机发生故障，突击队被迫丢下5架直升机、8具尸体和两架飞机残骸狼狈逃出伊朗。精心策划、耗资巨大的“蓝光”行动计划流产了。美特种部队遭到了嘲笑，声音扫地，士气低落。

英国特空队的这次行动如何，事实上，罗斯心里也丝毫没底，但愿上帝保佑！

卧薪尝胆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后，营救计划基本就绪，“猎人”行动急待实施，罗斯几乎有点忍不住了。但为了养精蓄锐，他得好好地睡上两天，即使正和妻子为离婚闹得不可开交，他也懒得去分心了。他甚至想，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他罗斯有个三长两短，就用不着离婚了，他那不安分的妻子不但可以得到解脱，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

罗斯似乎并不怨恨妻子，因为他已把过多的爱给了特种部队，他满足不了她……他只有将恨全部发泄在他的对手身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英国当局认为还是要“先礼后兵”，为减少损失，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诉诸武力。当局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样既有面子又不失绅士风度。

英国谈判代表卡斯丁坐着美国轿车来了。他是个有着绅士风度的矮个子，长得还算强壮，但一开口一嘴娘娘腔。就这样还能震慑住恐怖分子？不帮倒忙才怪呢！罗斯想。管他那么多，他独自到一边擦枪去了。

“我国政府外交部已急电伊朗政府，向他们转达了你们的要求。请相信我们，我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一事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你们释放人质。”卡斯丁通过电话与窗口的托菲格谈判。

“好吧，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在一天之内释放两名人质，一名是伊朗妇女，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另一名嘛，是一个有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托菲洛履行了自己的诺言，24小时内放回了两名人质。

24小时过去了，武装分子并没有按他们所扬言的要采取杀掉全部人质和

炸毁使馆大楼来实施行动。但托菲格进一步向卡斯丁提出了要求，态度强硬，还不断地辱骂：“听着，混蛋！马上让3个阿拉伯使馆的大使出面调停。还有，赶紧他妈的派一架飞机把我们和人质送出英国！”

英国当局对此漠然置之。

最沉不住气的便是罗斯和他的伙伴们。紧绷着的弓时间长了会折断。罗斯清楚，就像拖延演出一样，感情的酝酿如果超出所限的时间，这戏非砸不可。突击队员们的忍耐是有限的。

罗斯忘不了，在一次解救人质的实弹演习中，扮演人质的队友卡瑟尔因未按预定时间到位，晚了不到5秒钟，结果被罗斯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含怨而死。这虽属意想不到的事故，没有追究罗斯的责任，但罗斯心中的内疚和不安是无法消除的，他曾发誓在真正的反恐怖行动中一定要实现这位战友的遗志，完成死难战友未竟的事业。

为了避免训练中的伤亡事故，又不影响训练效果，现在特种部队已采取了全新的训练方法。在反恐怖训练基地，专门有一幢名为“厮杀宅”的建筑。宅内有两间“厮杀屋”，每间都装有特制的电视放映屏幕，一间屋内的人的活动，可以通过摄像机和闭路电视反映在另一间屋的屏幕上。

罗斯头脑中又闪现出训练的过程：扮演恐怖分子和人质的一方躲在一间屋子里，突击队员在另一间屋子里。训练开始，突击队员们发起攻击，朝银幕上的恐怖分子还击。攻防双方交火的全过程由摄像机全部拍摄下来，然后准确地计算出包括人质在内的各方面的伤亡情况，评价救援人质行动。根据需要，还可以反复放映录像，仔细分析演练中的所有动作。

在现代科技成就的基础上所采用的这种崭新的训练方法很快得到了英国反恐怖特种部队专家们的肯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每个参训人员每周可打5000发以上的子弹，计算机可以对每个人的动作进行精确分析。训练的要求是突袭动作必须在4秒钟内完成。

卧薪尝胆，回想在近乎残酷的严格训练中所度过的日日夜夜，罗斯对于完成“猎人”行动充满了信心。

谈判破裂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使馆大楼里依然十分平静。武装歹徒提出的期限一再推迟，英国当局与恐怖分子的谈判仍在马拉松式地继续进行。

卡斯丁的“娘娘腔”已经沙哑，舌敝唇焦了，而恐怖首领托菲格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无所事事的罗斯和身着黑色服装的突击队员们只好耐心地等待下去。

谈判进行到第6天，托菲格彻底绝望了。他向英国政府亮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屠杀人质，并且决定首先拿伊朗人开刀。英国人奢望以“礼”解决人质危机的幻想终告破灭。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一位高大的青年人，他是伊朗使馆的新闻专员，名叫阿巴斯·拉马萨尼，现年25岁。他自告奋勇表示愿做第一个牺牲者。年轻人的勇敢精神博得了外交官们的赞叹，也震撼着托菲格。危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令恐怖分子发抖的铮铮铁骨的硬汉子！

阿巴斯·拉巴萨尼与大家告别，他目光坚定地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从楼下传来3声枪响，他被托菲格亲手杀害了。恐怖分子残忍地将他的尸体

从使馆大门口推了出去，警察立即用担架将他抬走了。

托菲格本以为枪杀人质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和伊朗政府让步，可是他想错了。英国内务大臣威廉·怀特洛表示，决不让恐怖分子的讹诈得逞。鉴于朝野的压力而一直在耐着性等候谈判结果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果断下达了命令：“猎人”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实施。

奇袭致胜

歹徒们开始屠杀人质，这不仅没有促使他们的预谋得逞，反倒加速了他们自己的灭亡。

为了稳定恐怖分子的情绪，不使更多的人质再流血，并给突击队员以充分的准备时间，伦敦警察局根据政府的指示，采用缓兵之计，通过电话告诉恐怖分子，英国政府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而就在同时，罗斯率领全副武装的特空队员们已经包围了使馆大楼。

望着身着一身黑色服装的突击队员们，罗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同时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去年，美国眼科专家史蒂芬·索罗门主张将消防车涂成黄色，因为人的眼睛对黄色和绿色最敏感。于是，底特律·奈特瓦克和堪萨斯等城市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消防车的交通肇事因此而大为减少。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消防车涂成黄色后，消防队员的灭火效率却大大下降，原因是黄色使人情绪安定，不利于激发人的斗志。结果，今年又把消防车改为红色。罗斯懂得，色彩通过人的视觉作用于心理，通过人的联想与现实结成广泛联系。色彩也应为现实目的服务。在他的建议下，特空队员们的衣着全部改为黑色，头戴黑色防毒面具，身穿黑色防弹衣，戴黑手套，穿黑皮靴，“红魔鬼”变成了“黑魔鬼”。这种特殊的装束，用罗斯的话说，可以先给恐怖分子以恐怖感，给受害者以稳定感。

这时，又传来了恐怖分子首领托菲格近乎绝望的声嘶力竭的叫骂声：“可恶的英国佬，再给你们最后5分钟，如果我们的要求还得不到满足，我们要把人质全部斩尽杀绝！”

听到托菲格的喊叫声，罗斯意识到，是该动手的时候了，否则，被扣押人质的几十条性命将受到威胁。罗斯看了看手表，时针正好指向7点30分。罗斯大手一挥，向特空队员和警察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一架直升机在大楼上空盘旋。特空队员有的登上屋顶，拴好了往下滑的绳索；有的钻进了大楼的地下室；有的正在拆开墙壁，准备破墙而入。

罗斯率领一名队员从屋顶顺着绳索滑到了二楼阳台上，他贴着墙移向门口。

大厅内人不多，被扣的女人质大都关在这里。负责看管的两名恐怖分子与人质混在一起，不易直接对他俩进行攻击。罗斯朝另一队员递了个眼色，他会意地掏出一支“眩晕手榴弹”。这是一种没有杀伤力，但在爆炸后的数秒钟内可使半径10米之内的人员完全丧失视力和听觉的特种炸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发出了刺眼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大楼内顿时燃起熊熊烈火，只见浓烟滚滚。罗斯等人趁机跃入厅内寻找所要袭击的目标。

再说托菲格等恐怖分子在进入使馆时，对两件事疏忽了，以致留下了后患。看起来他们干这一行还不够老练。

第一件事是，他们闯进使馆时，使馆警卫英国警察洛克第一个被抓，托

菲格缴了他的械，甚至没收了他的警棍和武装带，然而却没有对他进行彻底的搜查，致使洛克藏在紧身上衣里的一支史密斯左轮手枪未被发现。这使得沉着的洛克被关进二楼的办公室后得以做好准备，随时伺机而动。

第二件事是，屋子里窃听器发出的嗡嗡声响没有引起托菲格足够的注意，以致屋里的情况被突击队员完全掌握。

此时此刻，托格菲的后患应验了。正当罗斯率突击队员攻入使馆大厅内时，另一名特空队员顺着绳索下到二楼楼梯口的窗外，还未落地，就被在楼梯口的一名恐怖分子发觉了。他先是一怔，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随即举枪准备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洛克掏出隐藏了6天的手枪，向歹徒猛扑过去，一枪击中其手臂。特空队员立即一脚踹开窗子，一梭子弹就将那名歹徒击毙。

在使馆的三楼的电报房内，一名叫聂贾德的恐怖分子看守着14名勇性人质。当他听到身后玻璃窗被砸碎的声音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神经质地端着枪向天花板上乱开火，打碎了好几个玻璃灯管。

守卫在房门口的恐怖分子勒巴德听到枪声，突然想起什么，遂奔向电报房，随即向房内开枪射击，房内传来一阵惨叫声。外交官克卜拉胸部连中5弹。当即死亡。他身边的使馆代办阿里弗罗茨正在清理从天花板上掉进脖子上的玻璃渣，抬起的胳膊挡住了飞向脑袋的子弹，死里逃生。

这时，罗斯已从另一扇门冲入房间，勒巴德见势不妙，举枪射击，但枪内已无子弹，再装弹已来不及了。他忙掷下枪支，高叫着：“我们投降。我们投降！”钻入人质群内。他一把拽下头上显示阿拉伯民族特点的头巾，妄图混装成人质，伺机逃跑。

罗斯跃上去，照着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就是一拳，将他击倒在地。人质中有两名强壮的小伙子趁机扑上去，将勒巴德揍了个够。

特空队员们有的越窗，有的破墙。很快把武装歹徒们包围在一个房间里。此时，一队武装警察也进入了使馆大楼。

面对突如其来的凌厉而凶猛的攻势，恐怖分子顿时乱了阵脚，只好混迹于人质中。

“谁是恐怖分子，快站出来！”罗斯站在门口，尽量把口气放得缓和些，可他的手却移向扳机。

在众目睽睽之下，托菲格和另一名歹徒惊恐地退出人质圈，并规规矩矩地把手里的枪放在地上。

“捡起来！”罗斯命令道。托菲格和另一名歹徒同时弯腰去拾枪。就在这时，罗斯的枪响了，一名歹徒当场殒命，托菲格受重伤。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罗斯所谓的“正当防卫”，否则又为什么要求捡那该死的枪呢？

8点15分，战斗顺利结束。5名恐怖分子，3名被当场击毙，一名受重伤，奄奄一息，最年轻的聂贾德乖乖地当了俘虏。特空队员和警察无一伤亡。罗斯望着又一队救护车驶入使馆，人质们在警察的帮助下上了车，准备去医院检查治疗，一位漂亮姑娘竟在警察怀里疯狂地吻着她的救命恩人。

“哼，便宜都让他们占了，似乎功劳都成了他们的了！”罗斯心里不免有几分醋意。但一想到大吵大闹的妻子。一片阴影又涌现在脑海里，“还是赶紧回家吧，管他老婆离不离婚，先好好睡上一觉再说……”

万里远征：马岛天降神兵

阿根廷人出其不意占领了大英帝国距本土万里之遥的福克兰群岛，“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组成远征军讨伐阿根廷。历史又一次把“哥曼德”和“红魔鬼”推上了战争舞台，他们将在英国夺回马岛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成为英国万里远征军的一支突击先锋。

出其不意的枪声

1982年4月2日午夜，南太平洋被漆黑的夜幕笼罩着，风急潮涌中，似乎隐隐约约有马达的“突突”声。一支阿根廷舰队穿破激浪，向马尔维纳斯群岛急驶。

这里，几乎是地球的最南端，除了在南极洲探险的科学家外，很少有人住在比这更高的纬线上，更谈不上有现代化的军队。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加尔铁里彻夜未眠，密切注视着马岛的战况。哪怕是前方传来的“最不重要的”消息，也要向他报告。

这是加尔铁里一手导演的军事行动。

马尔维纳斯群岛，总面积为1.5万多平方公里。全部居民2000多人。它离阿根廷本土才600公里，却在1592年被1.3万公里外一个叫约翰·戴维斯的英国人“发现”了，并兴冲冲地报告了英国女王。从此，马尔维纳斯群岛就划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并命名为福克兰群岛。

但是，阿根廷人并不甘心。1826年阿根廷独立以后，就立即宣布自己对处于南美大陆架上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享有主权。英阿马岛争端由此而起。1935年，阿根廷发行一套邮票，标明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而英国则针锋相对，于1946年专门发行一张福克兰群岛的邮票，以示回击。实际上，马岛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原是阿根廷陆军总司令的加尔铁里，上台后被内政外交困扰得一筹莫展。但他不是个懦弱的人，他亲自部署了收复马岛的行动。现在，他激动万分，阿根廷人150年来的梦想，今天就要在他手里实现了！

而对手，驻守在马岛的78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官兵正高枕无忧。

说他们毫无戒备，这也冤枉。英军守岛司令迈克·诺曼早已根据总督的指示，发布过“战时动员令”。第一线防御部队部署在马岛首府斯坦利附近被认为最容易登陆的阵地上，总兵力一共两人。他们有防御工事，这就是沿着海滩围起的一些发了锈的铁丝网。手头的武器是一挺机枪和1600发子弹，机枪是老式的，并且没有替换的枪管，打500发以后就会发热膨胀，再也无法使用了。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迎头痛击”敌人。

斯坦利机场也采取了“防空降”措施，一辆消防车停在跑道中央。岛上惟一的防空火炮——迫击炮已经损坏，所有的地雷都封存在仓库里。

根据“实力统计”，岛上还应有100名民防队员，但召集令下达后，只有23人前来报到。

驻岛政府最高首脑，总督莱克斯·亨特得知这些情况后，出于无奈，决心用手枪来保护自己，但马上发现手枪早已被司机兼管家唐·波纳拿走了。他只好找来一支9毫米的自动步枪，由海军陆战队队员为他装好子弹，他花了大半天时间练习如何射击，但始终不得要领。

在一片混乱声中，阿根廷人来了。

凌晨 4 时 30 分，阿根廷的直升飞机在马岛着陆，载来 120 名特种袭击人员。为了让敌人在黑夜里难以辨认，他们都穿着黑色衣服，只有枪管在东方隐隐的晨曦中微微闪出些许亮光。登陆后，他们立即兵分两路，直扑总督府。

枪战开始了，英国人不知应该向哪里开枪，但阿根廷人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敌人。

就在这时，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指挥部里的加尔铁里，向正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指挥战斗的陆军第五战区司令奥斯瓦多加西亚中将发出继续增援登陆部队的命令。不多时，3000 名登陆队员在 20 多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直奔斯坦利港。

直到凌晨 6 时，无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还是位于斯坦利的英军广播电台都对此事保持沉默。阿根廷方面的沉默是故意的，它是加尔铁里的安排，但斯坦利电台的沉默是无意的，因为它对面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

而这时，万里以外的伦敦 BBC 广播公司外事编辑劳里·马戈利斯却收到一个奇怪的呼叫：“伦敦，伦敦，我是鲍博，我是鲍博，我在斯坦利向他们报告，福克兰群岛上正发生一件令人焦虑的事情……”

原来，这是马岛上名叫鲍博的英籍居民，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用自制的发报机，向英国本土发出紧急情况。他还没有报告完毕时，声音就被斯坦利港响起的雄壮的阿根廷国歌声压倒。

面对阿根廷人的强大攻势，驻岛总督亨特只好宣布投降。投降后，守岛司令诺曼少校清查人数时发现，他的人马无一伤亡。相反的是，阿军在战斗中死亡 3 人，这是被英国士兵在守卫总督府时惟一一次有效射击击中的。总督亨特自嘲他说：“至少在死亡人数的计算上，我们得胜了。”说完不久，他被允许搭乘直升飞机离开斯坦利港回国。

上午 10 时，斯坦利总督府前的英国米字旗被降了下来，在阿根廷士兵的狂热呼喊声中，升起了阿根廷蓝白国旗。

阿根廷举国欢腾。“加尔铁里，民族英雄！加尔铁里，民族英雄！”的口号响彻云天，收复马岛唤起的爱国热，使人们忘记了前几天，他们还在抗议物价在百分之几百地上涨，忘记了对军人独裁政府的不满，也忘记了远隔重洋的英国人还有一支难以抗御的武装力量。

有位记者问加尔铁里，“你以为，大英帝国会就此罢休吗？”

他提醒一句，“现在英国执政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她的外号叫‘铁女人’……”

加尔铁里不以为然，他打断了记者的话：“英国，英国人敢再派军队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吗？”他笑了笑，又说，“撒切尔夫人，她毕竟只是个女人！”他继续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

铁娘子组织远征军

伦敦被震惊了，大英帝国被震惊了！“战争！战争！”伦敦各种报纸上都登着大字标题。社会舆论呼唤着战争。所有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首相撒切尔夫人身上。

正午时分，BBC 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撒切尔夫人的镜头。她面带倦容，忧郁中仍不失几分刚强。“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大英帝国

蒙受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耻辱，阿根廷把我们的福克兰群岛夺去了！”

几乎整个英国都在聆听着，有人在哭泣。

“支持我吧！支持整个英国，我们要靠自己的团结和力量，来维护英国的利益！”

4月3日，星期六，撒切尔夫人破例召开议会紧急会议。这是自1956年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第一次在周末举行这样的会议。

下议院的会议厅里，一片吵骂声，反对党议员高呼着：“辞职！辞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陷入空前的危机。

几分钟后，外交大臣卡林顿宣布辞职。他的副手阿金斯和主管南美政策的官员不一会儿也丢了乌纱帽。

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政府摇摇欲坠。

但是，以“铁女人”闻名的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她霍地站起来，以特有的英国标准口音当众宣布：“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一支大型特遣舰队一旦准备就绪便立即出发！英国皇家海军‘无敌’号航空母舰首先起航，将于星期一离港。”她停顿了一下，“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我代表执政党向议会提出，对阿根廷宣战！我们将会取得胜利！”

议院大厅鸦雀无声，一秒，两秒……铁女人惊呆了，难道议员们不支持她了吗？到第四秒钟的时候，全场一片轰鸣，议员们全体起立，纷纷举起双手。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议会第一次全票通过的一项决议。

在场的旁听记者们都面面相觑——今天是星期六，铁女人再有办法，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两天内组织如此庞大的舰队！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撒切尔夫人召见了英国三军首脑，与他们商讨了如何用战争方式对付阿根廷。

命令立即发出了。

在伦敦西北一个叫诺思伍德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和玻璃结构的建筑，这是皇家海军的作战指挥部，也是英军几年前为应付突发事件而成立的“快速反应司令部”。海军上将约翰·菲尔德豪斯和将近100名参谋人员在这里工作，他们正在用最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处理各种临战信息。几小时后，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便交给了战时内阁。

指挥部向世界各地发出命令，呼唤在各大洋行驶的舰只立即向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处集中。同时，它还没有忘记寻找一位叫里夫·巴顿的姑娘。她曾在马岛住过很长时间，手头有岛上所有无线电爱好者的名字，这些英国籍的居民可以提供可靠、准确的情报……

由谁来率领这支万里远征的特遣舰队呢？

撒切尔夫人在一个人的名字下划了粗粗一杠——49岁的海军少将约翰·伍德沃德，绰号“海狼”。

朴次茅斯港卷起的巨浪

4月5日上午9时30分。

英国南部的朴次茅斯军港，随着“呜——”一阵气笛长鸣，即将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特遣舰队正式拔锚起航。

舰队中，最引人瞩目的是1,95万吨级的“无敌”号和2.8万吨级的“赫姆斯”号航空母舰，它们率领4艘满载着坦克和步兵的登陆舰、5艘配备对

空“海标枪”导弹的驱逐舰、7艘护卫舰和10艘支援补给舰。随行的还有27条民船作后勤补给、运输和医疗之用。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上一年度蜜月用的英国皇家游船“不列颠尼亚”号也被征作医疗船。

浩浩荡荡的舰队，集中了英国三分之二的海军力量。

撒切尔夫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这壮丽的场面，她激动了，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大不列颠！英雄的大不列颠！特遣舰队集结速度之快，将永垂英国的军史！”

是的，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成员看到这场面，都会激动万分。

短短3天时间，英国竟聚集起如此大的力量，就像天上突然降下的一样。各式各样的舰只上，都整整齐齐地列队站着身穿崭新军服的水兵们，一色的白；那点缀在其间的绿色贝雷帽，是海军陆战队——“哥曼德”特种作战部队队员；那身着一身黑色服装的是绰号“红魔鬼”的特别空勤团队员。他们正在向站立在旗舰——“无敌”号航空母舰舰桥上的伍德沃德少将致敬。历史又一次把“哥曼德”和“红魔鬼”推上了战争舞台，他们将在英国夺回马岛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成为英军远征军的一支突击先锋。

此时此刻，岸边的军乐队奏着爱国歌曲，掩盖了送行妻儿们的哭声……他们依依不舍，不知还能否再见到自己的亲人。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的次子安德鲁王子，是个直升机飞行员，这次也自告奋勇，随军出征。

这支舰队全速驶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大西洋。在直布利陀海峡，它还要同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舰只会合，驶向1.3万公里外的目的地。整个航程需要两周以上时间……

特遣舰队起航的第二天，就遇上个云开日丽的日子。舰队司令伍德沃德马上下令：从今天起，连续不断地进行模拟攻击演习！

顿时，平静的大西洋沸腾起来了。“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从“赫姆斯”号航空母舰腾空起飞，它们的机翼下方挂着各式各样的炸弹，足足有好几吨重，远远看去，好像老鹰从地上抓起的一堆树枝。它们在空中盘旋，一旦找到“目标”，立即进攻，它们在空中迅速变换队形，贴着海面飞行，像给舰队罩上一个钢铁的屏障。不一会儿，又一种身涂绿色伪装的直升机起飞了，它们忽地远去。又忽地飞回，对着军舰做模拟射击。这种飞机被登陆队员戏称为“丛林人”，是地面战斗员的保护神。就在“丛林人”起飞的当口，登陆突击队员迅速登上小艇，快速向“目的地”冲击。浩瀚无际的大洋上，喊杀声惊天动地。

“赫姆斯”号航空母舰舰长林·米德尔上校将一具防毒面具戴上。谁知道阿根廷人会不会施放毒气呢？他下达了命令，在演习期间，全舰的人必须戴上防毒面具。不一会儿，这艘航空母舰上的人全部面目皆非了，似乎不是人，而是由某种外星人在操纵这个海上庞然大物。

伍德沃德乘直升机从一艘军舰飞到另一艘军舰，最后又回到“无敌”号航空母舰上。他身穿洁白的海军礼服，兀傲地站在舰桥上，检阅这盛况空前的实战演习。此时此刻，他脑海里，想得更远更远……皇家海军的成员，有不少来自富家子弟。和平岁月，不打仗，危险少，而薪俸又高，有不少人是通过各种关系“挤进”皇家海军的。这次，是要动真刀真枪地干了。伍德沃德少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演习，让这些人有个心理上的准备。

伍德沃德看到自己的舰队威武雄壮地行驶在大西洋上，电视上最近几乎

天天播出他的形象，心里非常高兴。他 14 岁就加入皇家海军，今年已快到 50 岁了。他 20 岁时就研究潜艇，后来成为有名的专家。他出任过“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舰长和“不懈”号潜艇艇长，后来在国防部被提升为海军少将。但是，亲自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海空战役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一点不影响他浑身的傲气。出发前，他曾口出狂言，要把福克兰作为一顿“丰盛的晚餐”，而现在，他正考虑在“晚餐”前，应有什么“开胃酒”

一位参谋来报：“舰队离南乔治亚岛只有 48 小时航程了。”

伍德沃德顿时眼神里露出杀机，他命令：“分出两艘航空母舰，组成快速特遣舰队，直驶南乔治亚岛！”说到这里，他停住了。

参谋小心翼翼地问：“其它舰只呢？”

伍德沃德傲慢他说：“当然，直驶福克兰！”

冰山天降神兵

阿军指挥官艾尔弗雷多，阿斯蒂兹上尉正指挥着 191 名官兵屯守在南乔治亚岛上。由于气候太寒冷，不少人裹着毯子站岗。

南乔治亚岛位于南大西洋南部，马岛以东 1300 公里。这个小岛最长处只有 168 公里，岛上四分之三的土地长年被冰雪覆盖。它虽然是大英帝国一个直属的殖民地，但习惯上，治理该岛的行政长官往往是英国南级考察队格里特维青基地的负责人。不仅如此，他还是邮政局长、税务局长、港务总监……因为南乔治亚岛离英国本土太远，为了方便起见，一有情况就向马岛的斯坦利汇报。

阿根廷在收复马岛后不久，便派出军队占领了南乔治亚岛。4 月 7 日，阿根廷政府宣布南乔治亚岛同马岛和桑威奇群岛组成阿根廷的第 24 个省。

南乔治亚岛靠近通往南极的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伍德沃德决心把它作为整个战斗行动的第一仗。

4 月 23 日夜，伸手不见五指。在风浪骤起的南大西洋上，突然出现一艘小艇。这是英军的“双子座”式橡皮艇，艇上坐的是特别空勤团 D 营的山地作战小分队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特别舟艇中队的特种突击队员。他们是几天前乘直升机从 1500 米的高空空投下来，落到洋面上后迅速钻进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英国潜艇。此夜，他们又从海底钻出，带着一门迫击炮和手提发报机，划着小艇紧急登岸，爬上南乔治亚岛。

这支别动队共有 12 人，他们属于英格兰南海岸普尔的一支特种部队，那支部队总共不过 300 人，但队员却是百里挑一，射击、游泳、潜水、跳伞、布雷、机要通讯、格斗暗杀无一不熟谙。

他们悄悄爬到守岛阿军的基地附近，摸清了情况，立即与大本营联系，发出了情报暗号：“旗舰、旗舰，这里只有 44 个敌人。另有一个迫击炮班……”

这一切都是在阿根廷人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一切又发生得如此隐秘，阿根廷人毫无所知。

然而，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就在特空队员和“哥曼德”突击队员悄悄登上南乔治亚岛的第二天上午，皇家海军直升机驾驶员彼得·里德尔奉命执行海上巡逻侦察时，于 10 点 30 分，发现有一条类似蓝鲸的黑色物体正在湛蓝色的海水里游戈，探索仪上的显示灯闪亮起来，是阿根廷潜艇！

来自皇家海军的情报进一步证实，里德尔发现的那个海底怪物正是阿根廷“圣菲”号潜艇，正在给南乔治亚岛的格里特韦肯港运送40名阿根廷海军陆战队员和军事给养。特空队突击小队队长大卫·肯特马上意识到，必须马上除掉“圣菲”号潜艇，否则，它将给英军夺取格里特韦肯港造成极大威胁。

“圣菲”号潜艇的厄运到了。当它接近格里特韦肯港浮出水面正准备抛锚时，遭到了英军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一枚枚深水炸弹和反舰导弹在“圣菲”号潜艇周围爆炸，一梭梭机枪子弹喷吐着火舌射向这个海底怪物……

阿根廷人万万没想到英国佬的足迹已经踏上了南乔治亚岛，更没想到英国佬的“嗅觉”如此灵敏，能够在这里发现它的潜艇。所以，“圣菲”号潜艇在没有任何舰只护卫的情况下，只有被动挨打。刹那间，“圣菲”号潜艇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冒出滚滚浓烟，潜艇人员和潜艇搭载的40名海军陆战队员仓惶逃向海岸。遭到重创的“圣菲”号潜艇迅速搁浅。

英军“安特里姆”号驱逐舰的舰桥上，此次突击行动的总指挥，舰长布赖恩·扬上校密切注视着南乔治亚岛上刚刚发生的一切。

尽管重创了阿根廷“圣菲”号潜艇是英军的意外收获，而从反面来讲，此次行动也暴露了英军准备收复南乔治亚岛的企图。所以，这位思维敏锐的指挥官马上意识到，必须在阿军醒悟过来未做好战斗准备之前迅速采取行动，一举攻占该岛。

他迅速与先期到达岛上的特工队员取得了联系，并发布了登陆攻击令。

“快上，小伙子们……”他对着话筒高叫着。

军舰上的炮火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舰载飞机一波又一波地对滩头阵地发起攻击。在滚滚的硝烟中，一批批直升机从海平线上飞来，到了海岸线后，便悬停在空中，40名突击队员迅速从悬梯上降下，立即成做兵队形向前推进。

阿根廷守军指挥官艾尔弗雷多·阿斯蒂兹上尉现在高兴了，他命令部下不要开火，因为他知道，前几天布下的地雷马上就要爆炸了，这些英国佬顷刻之间就要魂飞魄散了……

可是很奇怪，地雷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毫无动静！

原来，英军的特工队员个个都有着高超的探雷和排雷技巧，在攻击部队到来之前，他们早就在进攻的道路上排除了地雷。其余地区的地雷也因猛烈的炮火而被摧毁了不少。

突击队猛攻而上，迅速接近阿根廷守军的指挥所。阿根廷人被猛烈的射击压得抬不起头来。阿军指挥官阿斯蒂兹上尉觉得抵抗已毫无意义，便亮出了白旗，率领部下投降。

只有少数强硬分子，钻进白皑皑的雪山中，继续抵抗。但英军也不追捕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在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下，不需两天，那些裹着毯子的军人就会“自动”解除自己的武装。

南乔治亚岛夺回了，伍德沃德少将举起香槟酒踌躇满志地向凯旋归来的特战突击队员们说：“干杯吧，小伙子们！南乔治亚岛是我们最好的开胃酒……”

余兴之际，他下令所有舰只继续向福克兰群岛进发。

英军特遣舰队司令官伍德沃德这几天情绪一直不好，自喝过南乔治亚岛的“开胃酒”和品尝了击沉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的“甜果”之后，他着实高兴了几天。但没想到英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几天前居然撞在阿军“飞鱼”导弹的弹头上，这噩耗始终在他的头脑里回旋，如同被充满恶臭的苍蝇叮了一口那样难受。

作为昔日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王国来说，胜利似乎永远应该属于他们。伍德沃德深知，英国人是好胜的，如果不再打几个漂亮仗，社会舆论立即就会出现一片谴责声，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这几天的战斗又是如此的不顺利！

天无绝人之路，“活泼”号护卫舰向伍德沃德报告了一个着实令他振奋的“特别消息”。

这几天英国天天向马岛首府斯坦利港进行炮击、轰炸。有一次，“活泼”号护卫舰冒险钻进福克兰海峡，对圣格洛斯湾地区进行火力侦察。偶然间发现，大福克兰群岛的佩布尔岛上一个简易机场上。黑压压停了一排飞机……

伍德沃德听了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直即找来他的几个幕僚，并召集待遇舰队所属各舰舰长到“无敌”号航空母舰旗舰上来，在作战室内研究一个新的作战计划。

5月11日夜，几个英军特别空勤团的特攻队员悄悄地登上了佩布尔岛。他们贴着冰冷的土地匍匐前进。阿根廷守军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不过，他们也没有发动任何攻走。悄悄而来，又悄悄而去。

原来，他们是在执行一项战前侦察任务：搞清阿军在佩布尔岛的兵力防卫部署，为英军夜袭佩布尔岛提供情报。这正是伍德沃德为缓解几天来因战事不顺所造成的苦闷而采取的一次新的作战行动。

担任侦察的特攻队员发现，在佩布尔岛上有6座阿军雷达站，简易机场上有10多架“普卡粒”式强击机，这种小型飞机虽然对英国军舰暂时构不成威胁，但对今后的地面战斗危害极大。阿军在岛上虽存守卫，但兵力非常薄弱。

阿军对英军的侦察活动一无所知。

3天以后，即5月14日深夜，在黝黑的夜幕笼罩下，一艘英军驱逐舰悄悄开进了福克兰海峡，把炮口对准佩布尔岛，并开启舰上的电子设备。顿时，驻岛阿军的雷达屏幕上便一片灰白，什么也看不清了。

这时，三架直升机从舰上起飞，飞到距佩布尔岛最近的马岛西部上空时，便原地盘旋，放下软梯，从飞机上空投下50名承担此次突袭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队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

担任这次攻击任务的特别空勤团特种作战突击队指挥官仍是大卫·肯特，经过战火的洗礼，这位出身军人世家的年轻军官已深得伍德沃德的信任和器重。

肯特将特空队分成两个中队，一中队继续担负侦察监视，二中队做好袭击进攻的准备。当然，二中队理所当然地由他指挥，但为了不挫伤早已摩拳擦掌的一中队队员的积极性，他允许一中队在完成侦察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小型的袭扰性战斗，以发泄这些队员们过盛的精力。

同时，肯特又将担负袭击的二中队分成主力和前锋，并分率8名战士组成侦察与接应两个小组。这可是先遣队的先遣队。

按计划，突击队员将在夜幕掩护下，先由直升机把他们送到马岛的西部，

然后乘橡皮舟越过宽 800 码的海峡，登上佩布尔岛。英军选择的第一个袭击目标是该岛上阿军的军用简易机场。

然而，事与愿违。海面上风浪很大，涌浪一个接着一个，自动充气橡皮舟显得单薄而危险。即便是突击队闯过这一关，也会丧失战斗力，只能挨打。肯特决定再等一天，令队员们在石缝和岩隙下等待时机。

20 多个小时过去了，海浪没减小，风却有所收敛。不能再等了，一等就又是一天，因为，为了保证战斗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只能在夜间行动。肯特终于下达了下水的命令。

天气很遭，乌云密布，使得天与水黑得浑然一体。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大大增加了特空队行动的难度和危险性；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又为特空队行动提供了极有利的掩护作用。

肯特率领他的队员们奋力将橡皮舟划到了对岸，登上了佩布尔岛。

上岸后，为了隐蔽行踪，肯特命令队员们沉掉充气橡皮舟。随后，他们摸上了高地，开辟了可以俯瞰阿军掩蔽部和机场的观察哨。除留下哨兵外，他带其余队员隐蔽在山地一侧的一块洼地里。白天养精蓄锐，以便夜间动手。

对肯特他们来说，这一夜何等漫长，真可谓度日如年。15 日夜终于来临了。肯特率队员们赶到选好的与主力部队会合的地点，标出机降区，以便直升机机降，运来其他特空队队员。

这是一片较为平坦的开阔地，前方的山坳正好可以遮住机场方向的视线，他们只要绕过山坳就可以很快接近机场。

直升机终于来了，因为顶风和夜暗原因来晚了半个小时。肯特看看夜光表，可供安全作战所剩的夜暗时间只剩下 30 分钟了。

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肯特立即率部奔袭机场。

机场静悄悄。肯特指挥 12 个特别空中勤务团小组，按每组 4 人分散寻找自己的目标，将爆炸火焰弹安放于停在跑道上的“普卡拉”式攻击机下，并定好爆炸时间。

紧随肯特的一名皇家海军射击校正军官也开始了工作，指挥英军“安特里姆”号驱逐舰上的 4.5 英寸舰炮炮击驻扎在机场周围的阿军阵地。

与此同时，肯特又率一个组由两个组掩护袭击弹药和燃料库。不一会儿，肯特与战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守库的阿军，顺利将炸药安放在库里。

警卫机场的阿军从睡梦中醒来，试图增援弹药库，但进入了早已埋伏好的掩护组的埋伏圈，机枪和火箭筒齐射，不少阿军士兵被击毙。

此时此刻，肯特预定好的电子表“滴滴”地响了起来，15 分钟时间已到。他发出撤退的信号，各组沿来路回撤。

当肯特率部下撤回直升机旁时，机场上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第一架“普卡拉”式攻击机被炸飞上了天，紧接着燃料库爆炸了，巨大的红色火焰团直冲夜空，把整个佩布尔岛的夜空映得彤红。随着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佩布尔机场阿军的 11 架“普卡拉”式攻击机全部变成了一堆废铁。

直到这时，阿根廷军队才如梦初醒。拉响了警报……

“孩子们！”这是伍德沃德在兴高采烈地呼唤他的特攻队员：“你们迅速返回，帝国正要给你们戴上最大的勋章，另外再交给勇士们一项更富有想象力的任务……”

是啊，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正等待着特战队员们去完成。

“不能拿眼睛当拳头”

南乔治亚岛在马岛以东 1287 公里处，英国重新收复该岛后，伍德沃德的特遣舰队就有了一个靠近战场的陆上基地，一个继续扩大战果的立足点。

5 月 19 日，英国伦敦唐宁街 10 号彻夜灯火通明，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夜未眠，她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天晚上，经受了一天颠簸的英军特遣舰队旗舰“无敌”号航空母舰上的官兵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英国 BBC 广播，突然扬声器里传来一个男播音员雄壮的声音：“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上午，战时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近日向福克兰发起登陆攻击……”水兵们听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伍德沃德将军此时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沮丧，高兴的是登陆的决定终于做出了，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沮丧的是，英国政府那些可爱的大臣们如此不懂得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居然把决定登陆的消息公布于众，这可能对登陆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他站在舰舱里特地准备的 1：30 万比例的地图面前，仔细思索着如何实施登陆计划。

伍德沃德不会忘记的是，就在阿根廷派兵进击马岛之时，岛上一个名叫鲍博的英籍居民，用自制的发报机，向英国本土发出紧急情况。这给伍德沃德一个灵感，他派出了好几位英籍和阿根廷籍人，联络了马岛上一些亲英的居民，用业余发报机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其中一位叫米勒的英籍女教员，从东福克兰岛发来的情报最为重要。

这些人除提供军事情报外，还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就是阿根廷人的士气正在下降！

阿军自 4 月 2 日占领马岛以来，已经在光秃秃的地面上露营了 2 个多月。马岛地处南纬 52 度，每年 5、6 月份，南半球进入冬季，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海域气温一般在零度左右，士兵们在寒风中苦苦熬煎，原有的爱国热情山大大低落了。

当然、对伍德沃德来说，这条情报并非太重要。他还有二个特殊的获得情报的重要渠道一来自特战部队的情报。

马岛战争之初，战时内阁赋予特战部队——特别空勤团分队和海军陆战队特别舟艇部队的任务是侦察，可是战斗一打起来，这些特种部队都成了进攻的中坚力量。这使伍德沃德深感忧虑。他并不是担心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他耽心的是在全局作战中，不能没有特空队的先遣侦察。

知己知波，方能百战百胜。只有通过侦察、获得作战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情报，才是致胜的法宝。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不能拿眼睛当拳头”。伍德沃德认为，要充分发挥特种部队的效能，就要实施快速高效的情报侦察、达到高强度的情报透视力，使敌人处于我掌握之中。他研究过许多战例，如美国、利比亚冲突中，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恐怖计划一出笼就被美方获取了确凿证据，立即组织了打击行动。

归属将军使用的情报手段还包括美国的卫星情报，但因为当地大部分时间都有浓云笼罩，卫星照片除了云层之外，提供不了什么具体情况，再加上舰队已逼近海岸，从接收和处理卫星情报到把情报转来所花费的时间太长，以致这些情报失去时效而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伍德沃德一直认为，利用特战部队进行侦察是获取敌人最直接、最真实情报的最有效手段。

因而，还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英国特遣舰队刚刚抵达马岛之时，伍德沃德就派英陆军的“特别空勤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特别舟艇勤务突击队”的数百名队员乘着橡皮艇或由直升机空降，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马岛。特战队员分成几个小组投入活动。他们有的潜到丛林中，有的干脆就住在英籍居民家中。一到晚上，就穿起迷彩服，侦察岛上的地形、路线、阿军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他们已经摸清，马岛上的阿军兵分三路把守，首府斯坦利港驻守兵力为7000人，占全岛守军的三分之二以上，达尔文港和福克斯湾次之，其余地方只有小股部队……

特战部队准确、及时而有效的情报为英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最可靠的依据。

就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宣布英国将向福克兰发动登陆攻击的当晚，伍德沃德召集特遣舰队高级军事官员讨论登陆地点。

众多的将军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岛首府斯坦利港，斯坦利是马岛的政治、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居住着全岛二分之一的人口。一旦收复，就意味着英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马岛，将在政治、外交上产生重大影响。斯坦利港附近地势平坦，海滩又宽又大，便于大部队尤其是掌握重武器的部队展开作战。另外，阿根廷驻军大部分就在这里，就地歼灭有利于迅速扩大战果。前一阶段，英军的各种作战演习，基本上也是以斯坦利港为地形背景模拟的。

大家把眼光投向伍德沃德，可是伍德沃德却把目光盯上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西北部的圣卡洛斯港。

与会的将军以为自己听错了。圣卡洛斯港？区区小地方，地形复杂，航道狭窄，运送部队都非常困难。大家怀疑面前这位红发将军是不是糊涂了。

“就在这里。”伍德沃德坚走地指了指地图说：“我的耳目——特别空勤分队及皇家海军陆战队特别舟艇部队的小伙子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福克兰群岛敌军军事部署的确凿可靠的情报。你们想到了吗？在斯坦利港，阿根廷守军有7000人，而我们一次登陆行动，可以上岛多少人呢？不足1000人，用1000人对付7000人，能取得胜利吗？所以，必须选在一个确有把握的地点，这只能是圣卡洛斯港！那里有多少阿根廷人呢？50人。我们派5个营去，就足够在女王的福克兰岛占下一个立足之地。”

伍德沃德对这个计划考虑许久，早已胸有成竹。他甚至已经想到，如果登陆后阿根廷人反扑，圣卡洛斯港附近正好有几座山头，可作防御之用；山头之间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可以立即修个简易机场，运送援兵。

在座的指挥官们无不佩服伍德沃德将军的远见卓识感到钦佩，而这位红发将军在得意之余，仍清醒地意识到，这项英明决断并非他本人的发明创造或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神通广大、英勇无畏的特战队员们。如果这次战役能够成功，最有资格佩带军功章的当数马岛之战的突击先锋——特别空勤团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哥曼德”特别舟艇部队的勇士们。

“牧羊人”的奇袭

也许因为弥补前一天新闻广播的唐突，5月20日，英国副国防大臣库珀在伦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英国军队什么时候发起登陆攻击时，

库拍耸了耸肩膀说：“新闻记者先生们都是急性子，我们军人要有耐心。”这时，他故意小声他说：“今晚，我们军舰上的小伙子可要睡个好觉！”

这真是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恰恰就在这天晚上，英军特遣舰队的士兵们却准也没有睡觉，一支由 40 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群，在黑暗中悄悄驶近圣卡洛斯港。

这时，有一支“牧羊人”部队率先投入战斗。这是伍德沃德先前派出的负责侦察敌情的特战队员。白天，他们趁着阿根廷人听信英国广播的英军暂时不会进攻的消息，思想上懈怠之机，化装成牧羊人，悄悄接近圣卡洛斯港的阿军阵地。一到晚上，他们就换上迷彩服，面部涂得像鬼一样，在阿军阵地边鬼哭狼嚎，诱使阿根廷人离开阵地去看个究竟。而当阿军士兵脱离阵地之时，一个个就成了“牧羊人”的俘虏。这里驻扎的一共 50 人的守军，居然被抓走了 9 个。

午夜时分，“牧羊人”部队发起攻击，他们到处打枪放火，甚至还引爆了燃料罐和弹药库，弄得岛上鸡犬不宁。

就在“牧羊人”部队开展牵制性进攻时，载着两洒登陆部队的英国舰只，偷偷地驶过狭窄的马尔维纳斯海峡，阿根廷军队竟丝毫没有察觉。

在阿根廷人的眼里，登陆作战一定是在宽阔的海面上，战舰如云，飞艇如波，登陆舰只在飞机和海面舰只炮火的保护下，成群结队地蜂拥着枪渡滩头。这时，飞弹如雨，曳光划空，浩浩荡荡的海军陆战队和强大的守滩部队拼死搏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法联军诺曼底登陆就是这种情景。

但是，伍德沃德导演的登陆行动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在南乔治亚岛登陆不是这样，这次在圣卡洛斯港登陆也不是这样。他一反常规，“不与敌人做典型的军事演习式的打法”，既没有把登陆地点选在开阔的海滩，也没有大张旗鼓地使用航空兵和舰炮进行掩护，而是首先派出特种部队，深入敌营，进行侦察骚扰活动，里应外合，进行出其不意的奇袭，阿根廷人做梦也没想到这点。直到战后，阿根廷人还抱怨英国人打仗不“正规”。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一只由 3 个突击营组成的登陆分队，划着橡皮艇，飞快登上海滩。与此同时，“海王”式、“小羚羊”式直升机运载的两个伞兵营，也摸黑降到了圣卡洛斯港的阿根廷守军敌后。

为了迷惑敌人，英军在圣卡洛斯港采取登陆行动的时候，派出两艘航空母舰“无敌”号和“赫尔姆斯”号逼近斯坦利港和达尔文港，并起飞“鹞”式飞机进行袭击，给阿根廷人以错觉。英军的旗舰都对着斯坦利港，其主攻方向当然是在这里。阿根廷守军集中精力对付斯坦利港和达尔文港的“险情”，却把圣卡洛斯的防御放松。殊不知，这两艘航空母舰是在作佯攻。

无线电保持静默。

驻扎在圣卡洛斯港的士兵不知详情，放心地裹着毯子睡觉。当他们一觉醒来时，发现周围布满了英军的登陆部队。

从夜半第一艘登陆舰登陆后，不到 4 个小时，英军就在滩头建立了一条宽 4 公里，并有足够纵深的阵地。成千上万名英军陆续登陆，装甲车、坦克、雷达、导弹也相继上岸。一条钢板组成的飞机跑道也立即铺成，直升机带来了武器弹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登陆行动是英国“自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登陆行动”，动用了 100 多艘舰只和 2.5 万作战人员。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竟是悄悄地开始魄。

整个登陆行动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在突击队的枪炮声中，阿根廷守军仓皇逃跑，有几个刚刚睡醒的阿军士兵懵懵懂懂地跑错了方向，竟向英军进击的地方“逃去”，立即被英军缴了械。

登陆部队站稳脚跟以后，马不停蹄地向纵深进击。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两支阿军的分队。一支代号叫做“鹰”，另一支叫“猫”。

“鹰”分队首先发现敌军的攻击，立即向“猫”通报，但几分钟以后，通信中断了。英军强大的炮火已将阿根廷人的通讯设施全部摧毁。“鹰”和“猫”分队无计可施，只好束手就擒。

这次英军火力急袭，平均 30 秒钟内发射 100 发炮弹，自从马岛战争以来，英军特遣舰队已经进行了 1000 次这样的急射，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军炮击密度的新记录。

阿根廷人不知英国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有一支只有 20 人的英军特战突击队，在进攻圣卡洛斯港附近的战略要地范宁角时，与阿军 700 多人的队伍相遇。英军用所有的武器向阿军射击，一下子把阿军打得晕头转向，阿军不知敌人到底来了多少，以为遭到了伏击，马上转头撤退，扔下了数十具尸体。

此时，一架“普卡拉”式轰炸机向英军俯冲过来，试图阻止英军前进。突然，一枚“轻剑”式地对空导弹呼啸着上天，击中阿军的“普卡拉”式轰炸机，阿军的企图破灭了。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俯视圣卡洛斯港的高地范宁角，落入了英国之手。

5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英军控制的陆地已经扩大到 150 平方公里。3 名穿着斑驳作战服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手擎英国米字国旗，飞奔来到圣卡洛斯港的中心，在雄壮的大不列颠王国国歌——《天佑国王》的歌声中，将它缓缓升起。从此时此刻开始，英国国旗重新在距其本土万里之遥的南大西洋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空高高飘扬。伍德沃德命令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到伦敦。

当天下午，英国国防大臣诺特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以庄严、而浓重的英格兰语调宣布：“今天上午，大英帝国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在福克兰群岛上空……”

血洒达尔文港

英军如此顺利地占领和控制了圣卡洛斯港，震惊了阿根廷最高军事统帅部，总统加尔铁里大光其火，他发誓要竭尽全力进行报复。

5 月 25 日，是阿根廷人的国庆日。

这个应是举国欢庆的盛大节日，阿根廷人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172 年前的这一天，阿根廷爆发“5 月革命”，迫使殖民统治者下台。今天，阿根廷人又在为祖国而战。

英国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伍德沃德认为，阿根廷人不可能在这一天发起大的作战行动，因而也未命令部队进入一级戒备。

也许，这是在马岛战争中令伍德沃德将军终生遗憾的过失和疏忽。就在这一天，阿根廷空军向英军特遣舰队发动了出乎意料的猛烈攻击。在这次攻击中，英军损失了“考文垂”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输者”号运兵船两艘大型舰只，许多英军士兵在尚未醒来之时，便被从云缝里钻出的阿军“天鹰”式攻击机炸死在自己松软的鸭绒被里。

英国人惊呼，这是“黑色的星期五”！

然而，5月25日的惨败，并没有使英国人回心转意，而是更触动了老牌帝国主义那不可损伤的骄傲神经。国防大臣诺特宣布，虽然5月21日以来，英国“羚羊”号、“热心”号和“考文垂”号驱逐舰以及“大西洋运输者”号运兵船先后被击沉，英军遭受巨大的伤亡。但是，英国决不停止在福克兰群岛的战事，一定要血战到底。

新的增兵计划悄悄地在进行：“安德罗米达”号、“狄多”号、“佩内洛普”号、“智慧女神”号、“复仇者”号、“战斧”号等10艘驱逐舰，护卫舰浩浩荡荡向南大西洋进发……

不仅如此，一艘6.7万吨级的豪华游轮“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在短期内经过改装，也为战事服务。当它从英格兰南安普敦起航驶向英吉利海峡时，英国国防大臣诺特亲自前往送行。这艘船带了数以千吨的武器弹药和食品，仅英军士兵爱吃的巧克力就有300万条。还有几百名雇用的“女招待”。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艘“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船上，搭载着一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部队，整整一个营。它就是被称为特战部队之魂的皇家特别空勤团的“红魔鬼营”。

这是英军为适应现代战争特点而特意训练的一支特种作战部队。许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记得，当年美国人有一支“绿色贝雷帽”部队，常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深入敌后，建立奇功。英军受其启发，以皇家空军第3伞兵营为基础，建立了该营。这支部队每个人头戴红色贝雷帽，必须具有擒拿格斗、拳术攻守、游泳泅渡、滑雪爬山、伪装潜伏、射击爆破、驾驶报务等各项技能，所以以“红魔鬼营”著称。其现任营长是有名的琼斯中校。

也许是因为身上有其曾祖父——英国皇家骑兵卫队队长的遗传因子的缘故，他一生下来就好像患了多动综合症，少儿时好斗，青年时爱冒险，直到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哥曼德”战士，进入号称“红魔鬼”的特种部队以后，才如鱼得水，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这位体魄强健、思维敏捷、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丛林战、反游击战、滑雪、登山、潜水、营救、人质、语言这些进入特战部队之前的高级技能训练中，几乎不用教官们指点，好像有遗传功能一样，父辈的优秀潜质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有些作业的难度甚至比教官示范的程度都要高。结业后他仕途风顺，不久便被升为副队长，军衔少校，很快又晋升为中校，成为首屈一指的“红魔鬼营”营长。

但这位年轻的少校也有苦恼：学习再好怎么样，那也只不过是高级的游戏罢了。主要的是实战，实战才能出真本领，实战才能检验能否成为真正的英雄！

此时此刻，站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甲板上向送行的亲人们挥手告别的琼斯上校心潮起伏：他激动，因为这场战争也许将实现他亲身经历战争洗礼夙愿，也许将实现他成为战斗英雄的梦想；他对祖国、对亲人更加依依不舍，因为他深知，战争不是游戏，这是血与火的洗礼，是生与死的考验。

再见了，不列颠！再见了，亲人们！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启航，迎着初夏和煦的阳光，乘风破浪，向西挺进。祖国，故土，渐渐从琼斯的视线中消失。

伍德沃德交给琼斯“红魔鬼营”的任务是夺取达尔文港。

该尔文港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第二大港，处于索莱岛的要冲，一旦英军占领了此港，就等于取得了马岛胜利的钥匙。

阿根廷人当然明白这是保卫马尔维纳斯的关键战役，他们竭尽全力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殊死抵抗。

5月27日，英军登陆部队在“鹞”式、“海王”式飞机的掩护下，向达尔文港发动直体攻势。双方在达尔文港北部的博迪山区发生激战。阿军用小股部队坚守阵地，阻击了十倍于己的英军。

对达尔文港的攻击仍然是从天色未明的时候开始的。英军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在展开攻击前，有限的能见度可以使自己的士兵隐蔽前进，而攻击正式开始后，天越来越明亮，有利于向纵深发展。

英军的前卫部队刚出现，便被阿根廷人发现了，严阵以待的1300多名官兵依托坚固的阵地向英国人开火，有几门20毫米高射炮也摇抵炮口，对准海滩射击。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英国兵不那么厉害，一阵射击后，他们便丢下几具尸体，溃败而逃。

这些英国人的背后是茫茫大海，他们无路可逃！

阿军指挥官见状，高兴地大喊一声：“活捉英国佬！冲啊，弟兄们……”他率先跃出战壕。

阿军士兵纷纷出击，眼看海边的英国兵成了瓮中之鳖。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几架英军直升机，它们越过鏖战着的两军士兵，直插阿根廷人的阵地。直升机上的武装士兵蜂拥而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阿军经营多月的阵地。

在海滩上佯败的英军士兵，这时又调转身来，对阿军实施夹攻。

阿根廷人这下傻了眼，他们拼死抵抗，但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抵抗已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最后，只好痛苦地丢下武器投降。

英国人全部出现了，阿根廷人才发现，英军实际兵力只有以琼斯“红魔鬼营”为主力的400人，他们手里也没有什么重型武器。

战术灵活的400名英军，轻易打败了经验不足的1300名阿根廷军队。

第二天，激战又在绿鹅机场展开。

绿鹅机场是达尔文港的一个简易草地机场。但如果控制了机场，便可以从这里采用直升机运兵，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琼斯中校带领红魔鬼营再次对该机场发起攻击。阿军出动飞机进行扫射。正当此时，只听“轰”地一声，“吹管”式地空导弹发射，随即在蓝天引发了串串火焰。这是英军突击部队在增援红魔鬼营的作战行动。

在琼斯中校的带领下，“红魔鬼营”趁敌机被防空火力压制之机，便发起冲锋。没想到，阿军在阵地纵深部署了暗火力点。一阵机枪扫来，“红魔鬼”们便倒下一批。琼斯中校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亲自带队进攻，也被密集的火火力压制在地上，动弹不得。

琼斯中校用随身携带的报话机请求海上军舰火力支援。

早就等待在海面上的驱逐舰、护卫舰发出雷鸣般的炮声，绿鹅机场在颤抖，在燃烧，在流血……

炮火暂停后，琼斯中校看到敌方升起一面白旗，这明显是从一位被炸死的士兵身上扯下的衬衣碎块，白色中有红色的血迹。

“哈哈！”琼斯中校高声大笑，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军队能够抵挡皇家海军的立体火力！

他站起身来，大叫一声：“弟兄们，上啊……”

然而就在这时，狡猾的敌人突然用机枪扫射起来，琼斯中校身体颤抖了一下，挣扎了许久许久，终于倒在了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连同他倒下的还有他的副官戴维·伍德。

琼斯中校倒下了，在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之际，他倒下了。他不能与同伴们一起来分享胜利的果实。然而，特战部队的光荣历史有着他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辉煌战绩，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世人证明了现代战争学上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现代战争离不开特种作战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是通往胜利的桥梁。

百战雄师——“哥曼德”今昔

突击兵——“哥曼德”海军陆战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欧洲战场上，英法军队在纳粹德国装甲集群的突击下损失惨重。敦刻尔克大溃败更使英军元气大伤，几乎所有装备都丢失了，只有人活着回床了。幸存的兵力，只有损失尚不大的海军，因而，必须尽快整顿空军，重建陆军。

在这种情况下，英军根本无力考虑如何越过海峡大举攻击被德军占领的法国西海岸，更无力远袭德军重兵把守的丹麦至挪威北部一带的海岸线。但英国的战时内阁已经认识到，当时推一能重创敌人的办法，就是沿北岬至比利牛斯之间绵长的海岸线，以一连串的突袭行动来骚扰德军。最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陆军参谋长约翰·格里尔·迪尔上将的副官达托莱·克拉克陆军中校。

丘吉尔当时虽然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织反攻，但同时又反对以大兵团实施反攻。因而，克拉克的方案立即得到丘吉尔的正式批准。

克拉克亲自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挑选了几百名有作战经验的优秀士兵，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支完全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哥曼德”袭击部队，配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汤姆逊轻机枪、冲锋枪和越野摩托车、轻型汽车。

提起“哥曼德”这个名字，这里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1899年至1902年，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即今日南非）爆发了“布尔战争”，英国派出了25万大军前去镇压。布尔人的军队只有英军的五分之一，难以正面抵挡英军的强大攻势。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布尔人采取了“化整为零”、“不断骚扰”、“突然袭击”的战术方针，组织了多股小部队向英军频频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英军胆颤心惊。最后英军以伤亡近10万兵力的巨大代价，输了这场战争。后来，英国人便称这些专搞突然袭击的布尔人小股部队为“哥曼德”。而今，“哥曼德”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代名词。

“哥曼德”部队成立后，由英国陆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当时，英国阶“哥曼德”编为10个分队，每个分队由3名军官、47名士兵组成，与当年所谓“罗杰游骑兵”及其他18世纪时英国在北美利用当地土人组成的“别动队”类似。“哥曼德”的成员都是机智勇敢、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其中不少军官后来晋升为将军。

“哥曼德”受联合作战司令指挥。当时，该司令的主要工作是策划并实施各种最奇特的、并且能造成敌人最严重损失的作战。在二次大战中，这支部队神出鬼没，屡建奇功，直搅得德军甚至希特勒本人坐卧不宁，闻风丧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曼德”部队划归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领导。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陆战队，在现代战争中都将保留一支由受过最好训练，具有专业技术水平士兵组成的突击部队。自1945年以来，他们屡屡参加了各种军事行动，诸如1948—1960年在马来西亚，1955—1959年在塞浦路斯，1965年在苏伊士，1962—1966年在文莱的婆罗洲岛，1964—1967年在赖德曼和亚丁，1966年以后在北爱尔兰，当然还要包括1982年的马岛战争。为此，海军陆战队突击旅赢得了“有效战争工具”的美称。

作为英军一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正规部队，现在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倍受英国政府的重视和军队高层领导人的青睐。为了增强他们在现代战争条件下

的综合作战能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英军增加了陆战队的编员，采用精干，配套的编制，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海空陆立体交通工具。另外，严格的人员挑选、艰苦的作战训练，使得陆战队更具战斗力，更显英雄本色。

皇家海军陆战队现编员 7000 余人，最高司令官是 1 名英军中将，司令部设在英国南岸的普利茅斯。但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不同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因此，整个陆战队仍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领导。

皇家海军陆战队编有 1 个突击旅即第 3 突击旅，另外还有训练部队、预备役部队及募集班。从编制上看，第 3 突击旅独挑海军陆战队的大梁，所有作战任务均由他们来担任。第 3 突击旅现编员为 5500 人，最高司令官为 1 名英军少将，下辖 1 个司令部、3 个突击营即第 40、42 和 45 突击营、1 个轻型炮兵团即第 29 皇家炮兵团、1 个工兵营即第 59 独立突击营、1 个后勤补给团、1 个直升机飞行中队即第 3 飞行中队、1 个地对空导弹防空排和 1 个通信中队等。此外，更专业化的部队也编配给第 3 突击旅，并针对北约的军事任务进行专门的训练。这里包括特别舟艇中队（SBS），山地和雪地作战教导队以及袭击中队（突击艇连）。

突击营每营的兵力大约为 690 人，编有 3 个步兵连、1 个支援连（主火器）、1 个管理连和 1 个营部连。步兵连的编制为 114 人，编有 3 个步兵排。步兵排的编制为 34 人，编有 3 个步兵班，每个步兵班为 9 人。支援连编有机枪排、迫击炮排、反坦克导弹排、侦察排和工兵排。

海湾战争后新组建的旅直巡逻队由 4 个分队组成。每个分队有 6 名士官和几名军官，使用的武器装备根据不同任务随时确定或更换，单兵基本武器是 M—16A2 “马驹”自动手枪。据说，这种手枪在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下更具优越性。所有巡逻队员都将随身携带一套安全可靠的高保真通信器材。该巡逻队的主要任务为远程侦察、激光目标确定及有限武力攻击等。

“哥曼奇”分队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最近证实了一支曾高度保密的特种部队的存在。该部队于 1993 年 5 月在苏格兰首次露面，它就是负责保护英国核武库的“哥曼奇”分队。

“哥曼奇”分队于 1980 年组建，由 350 人组成。成员从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哥曼德”部队中精心挑选而来。但“哥曼奇”分队并不是“哥曼德”的下属部队。

该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英国海军的“北极星”级和“三叉戟”级核潜艇及其携带的核弹道导弹。同时，它还负责看管皇家

空军的核武器和陆军的“长矛”核导弹弹头以及 155 毫米 M109 核炮弹。

该分队训练十分严格，是目前皇家海军陆战队中仅有的一支每天 24 小时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

在装备方面，“哥曼德”部队的武器均属一些先进精密的轻型武器：步兵连的武器装备与常规步兵连相同，而支援连则装备有迫击炮、大口径机枪和“米兰”式反坦克导弹。旅的火力支援是由第 29 皇家炮兵团担任，配有 18 门 105 毫米 L118 轻型野战火炮。直升机飞行中队配有“山猫”、“小羚羊”直升机 18 架。防空排装备有“吹管”式地对空导弹。此外，第 3 突击旅还装备有突击艇、登陆艇以及各种车辆。两栖登陆舰由皇家海军提供。

如同其他国家的精锐部队一样，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也是由一些特殊士兵组成的。他们自我约束意识强，勇敢顽强，应变能力强，富有冒险精神。

但这一切均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刻苦训练才能把他们塑造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在 1970 年以前，新兵初选工作是在英国肯特郡迪尔的新兵训练站进行的。在那里，新兵要经过一系列初级的身体和心理测验，以检测他们的适应能力。此后，入选的新兵便被送往设在英国德文郡利姆普斯顿海军陆战队突击旅训练中心，接受完整的技能训练。

新兵阶段的训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训练，学期为 12 周。训练内容包括步兵基本知识、武器操作常识、如何驾驶直升机和“双子星座”冲锋艇。第二部分为高级训练，学期为 10 周。在这一阶段里，新兵将接受更为复杂的武器操作技能训练和战术使用技能训练，如两栖突击作战中的武器使用等，还要进行航海技术以及攀岩技术的训练。训练结束时，新兵要能完成最后的综合练习，其目的是检查新兵在面临众多的艰难困苦和压力环境中，对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运用得如何。对于圆满完成这两部分课程训练的新兵，才有资格戴上那顶醒目耀眼而令人羡慕的“绿色贝雷帽”。

“红魔鬼”——空中“哥曼德”

头戴红色贝雷帽，有“红魔鬼”之称的英国空降部队，是英国另一支著名的特种部队，被称为“空中哥曼德”，这就是第 22 特别空勤团（SAS）。

第 22 特别空勤团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 年月，戴维斯·斯特林中校，一名正在北非率兵作战的苏格兰近卫队的副官，获准组建一支小规模用于敌后纵深进行袭扰的部队。于是，斯特林在埃及组建了英军第一支“骚扰突击队”，即特别空勤团的前身。这支被冠以“L”分遣队的突击队由 6 名军官和 60 名士兵组成。他们与英军沙漠远征突击队协同作战，凭着勇敢和机智，在德军后方给予德军以沉重打击，威震四方，被德军称为“红魔鬼”。他们的队徽是一柄展翅的匕首，暗喻着亚瑟王时代“石中剑”的故事。他们的格言是“勇者必胜”。在一系列的作战中，特别空勤团取得了显著的战绩。但是在 1945 年，特空团遭到解散。

两年后，特别空勤团的名字又出现在英国军队里。作为英国国防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第 21 特别空勤团正式组建，并取代了英国的精锐步兵旅。1950 年，又出现了一支被称作“马来西亚侦察兵的”特别空勤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马来西亚半岛丛林中的游击队，并将第 21 特别空勤团的 21 名士兵编入了 13 突击营。1952 年，这支部队正式变为第 22 特别空勤团，且以正规部队的建制保留至今。

随着当今世界上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的不断增多，英国越来越重视保卫本国领土完整，维护海外利益，特别强调“灵活反应”的战略。为此，英国恢复和增强了海外紧急支援作战能力，并进一步增加了海外干涉部队的人数。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的第 22 特别空勤团当然地成为英国海外干涉部队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现代条件下特别作战的神旅奇兵。

第 22 特别空勤团现隶属于英国皇家陆军，归英国本土陆军地面部队司令部领导。团总部设在英国的赫里福德，现编有 1 个指挥连和 6 个战斗连，总编员为 2000 人左右。战时可根据作战需要，临时编成为战斗营，下辖 2—3 个战斗连。在战斗中，一般地以排或突击小组为作战单位。1975 年以后，又增编了 1 个反骚乱突击队（CRW），建制为连级单位。英国皇家陆军还编有 2 个预备役特别空勤团。其中第 21 特别空勤团现驻英国伦敦，第 23 特别空勤团现驻英国伯明翰。他们分别编有 1 个指挥连和 4 个战斗连，总人数各为 1600 人。在赫里福德第 22 特别空勤团总部还设有训练中心，负责特种作战训练工

作。

特别空勤团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时进行特种作战，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如敌后侦察、监视、渗透、埋伏、偷袭、突击、破坏、抢占要地等活动；在平时则主要担任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以及反恐怖活动。

为了保证机动灵活、快速反应，特别空勤团的武器装备主要以轻武器为主，既有一定的火力强度，又具有一定的轻便性。常用的武器有突击步枪、狙击步枪、班用机枪、冲锋枪、手枪和反坦克武器等。特种武器有微声武器、多用匕首、夜视器材、微型通信器材等。此外，还配有各种各样的防暴武器，以对付各种恐怖活动。

特别空勤团的队员都是从现役军人中选拔出来的，一般都有两年以上的军龄。对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应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极强的耐力、很高的自我约束力以及对各种武器熟练的操作能力。对现役军人来说，都可自愿报考，但考核是非常严格的。军官要经过 5 周的考核，士官要经过 4 周的考核。在轻武器、体能、战场自救、互救、识图用图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核，合格者才能被选上。但这并非意味着已成为特别空勤团的一员了，必须再经过专业基础、中级技能和高级训练后成绩优异者才行。

要造就一名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备特种作战技能的队员，一般地经过 2 年时间的磨炼和发展，使其达到近乎完美无缺的境地。他们要具有在远离主力部队、缺乏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在军事行动中还享有一走程度的自由权利，这在其他部队中是没有的。而这种自由权利只能赋予最守纪律的士兵。

特别空勤团对新队员的技能训练一般为 16 周，要求掌握诸如敌后破袭、徒手搏斗、登山、越野、滑雪、游泳、渗透、生存、侦察判断、伞降隐蔽、警戒掩护、自我救护等基本技能，并要掌握电台操作、汽艇驾驶等技能。跳伞专项训练须经过 4 次从气球上跳伞和 4 次从飞机上跳伞，其中还包括一次夜间跳伞。只有各项训练达到合格者，才能成为特别空勤团的一名战斗成员，戴上特别空勤团所特有的那顶“红扁帽”。

最使特别空勤团的队员引以为豪的是每年在英国埃克斯穆尔地区举行的为期 3 周的“战斗——活下来”的生存特别训练。在 3 周的训练里，队员们不能带任何食品，他们只能挖陷阱捕捉野兽或用细树枝做鱼钩钓鱼，采食海藻、蘑菇等野生植物来充饥。他们住在岩洞里或用大树枝临时搭成的“房屋”里，而且还要躲避“敌军”的搜索和击溃“敌军”的围攻。正是这种严格艰苦的训练，使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个个都成为拥有“生存技术”的专家。例如在马岛战争中的南乔治亚半岛的战斗中，一只“特别空勤团”的橡皮艇被风浪冲到了远离目标的一个无名小岛上，队员们被迫涉水上岸。但他们只携带了 14 天的压缩干粮，于是凭着在埃克斯穆尔的野外生存训练中所学到的技能，坚持了 26 个日日夜夜，直到该地区阿根廷军队投降后才被英军救出。

第二章 老种种兵：美国的“魔鬼旅”

天降奇兵：突袭北越战俘营

绝密急件

1968年10月的一天清晨，美国总统约翰逊像往常一样，在进行简单锻炼之后，心情愉快地走进了他宽大的椭圆形办公室。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轻松地吸了一口气，立即瞥见一份厚厚的卷宗。这份封得严严实实的文件封面上，用红色字体标着“急件、绝密”的字样，落款是美国总参谋部。

约翰逊总统马上意识到有些异样。他马上拆开文件，最上面是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件。总统先生：

自1965年2月我军对北越实施轰炸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我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基础。

然而，我们不得不向您呈报的是，由于我们被击落的飞机数目甚多，有相当一部分官兵（主要是飞行员）落入越共手中。截至本月，据我们的统计数目，我军官兵已有356名被越共所俘虏。

由于这些官兵中许多是我军的得力精英，希望总统采取一定措施，避免这种现象继续发生下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磋商交换俘虏之事。

读完了这封信，约翰逊总统锁起了眉头。他刚才的愉快心情被这份文件已经搅得乱七八糟了。

“356名俘虏！”约翰逊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有想到，占据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军，竟会有这么多人落入越共的手中！他开始阅读后面附的资料，希望了解一下被俘事件的来龙去脉。

其实，约翰逊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结果。

早在1964年8月4日，在越南附近的北部湾，2艘正在游弋的驱逐舰遭到北越侦察艇炮火的袭击，其中有1艘遭致严重损坏。一直在寻找借口的美国以此为契机，开始积极介入越南内战。

翌年2月，美国开始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接着，美军登陆岷港，并不断地增加兵力，摆开了欲与北越一比高低的架势。

此时，驻越美军数量已高达54.2万人。然而，由于南越解放阵线及北越军的抵抗激烈，美国和南越政府在共产党的凌厉攻势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从空中打击共产党的力量，美军对北越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1965年时，美军每天出动70架次飞机进行轰炸；到了1966年底，每日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则急剧攀升至200架次；而到1967年底，则有300多架飞机每日出动。它们像觅食的马蜂一样，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北越的天空，倾泻下成吨的炸药。炸弹所投之处，火光冲天，烟雾滚滚，无论是农舍、森林或城镇，都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从战略上讲，美军的狂轰滥炸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在北越军队的顽强抵抗之下，美军被击落的飞机架数也在直线上升。

这样，自北越军队1964年8月5日在河内近郊的海防上空击落第一架飞机开始，越来越多的飞机被击落，许多美军官兵成为俘虏，落到北越军队的手里。这些俘虏，大部分都是在空袭中被击落或紧急降落的美军空军、海军

及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们侥幸跳伞成功，却未能逃脱越南人的尖锐眼睛。

“不能再让这种现象继续持续下去了！”约翰逊读完手头的资料，涨红着脸，紧紧地捏着拳头说道。

1968年10月31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即将离任的约翰逊总统发出了《停止轰炸北越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方面不再攻击南越的城市，北越军队则停止从位于南北边界线的非武装地带向南部渗透，美军非武装飞机可以飞抵北越上空侦察；美国停止对北纬19度以北的轰炸。但如果北越违反上述条款，美国则恢复轰炸。

北越对这一条款持默认态度，于是激烈的轰炸暂时停顿下来，然而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越南人的俘虏。

向来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人，在得知有许多俘虏关押在遥远的越南后，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危。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卷入越战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随着美国大兵阵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战争越来越失去人心，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

而此时有些新闻节目绘声绘影地报道说，美国俘虏在北越受到了粗暴野蛮的对待，甚至有人被拷打致死。这样，美国反战团体及军人亲属强烈呼吁政府出面，要求越南释放战俘。一时间，要求“释放战俘”的呼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对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将如何就战俘问题向人民作出交代呢？

1970年5月8日，将近8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高举“反对越战”的标语牌，浩浩荡荡涌进白宫，高喊反战口号。尼克松总统出来会见示威的人群，对他们发表讲话，并进行了劝说。尼克松总统还会见了俘虏的妻子们，认真倾听了她们哀婉悲伤的哭诉，满口答应继续努力进行俘虏的归还工作。

然而听惯了政府的甜言蜜语的群众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强烈要求总统去做两件事情：进行归还俘虏的谈判；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实际上，在当时举行的巴黎会谈中，美国已再三要求北越归还俘虏。这一要求被北越冷冰冰地拒绝了。他们说：“俘虏在越南得到了人道的待遇，吃得好，穿得暖。但因为是人质，只有美国从越南全面撤军，我们才能归还俘虏。”

看来，通过谈判要求归还俘虏的路似乎行不通了。愁眉苦脸的尼克松总统一筹莫展。看来，只能通过武力冒险营救战俘了。

“去找特战部队。”尼克松神情一振，喃喃自语道。

奇特的K形标志

从首都华盛顿沿波托马河南行25公里，驻扎着一支鲜为人知的部队，这就是美国空军特种情报部队——第1127部队。

在这支默默无闻的部队里，在一些貌似普普通通的房子内，情报官员们每天忙忙碌碌，接见来自苏联的逃亡者、北越俘虏以及曾被北越逮捕过的美国俘虏，向他们询问与越战及战俘有关的情况，并记下每一个细枝末节。

负责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科拉上校，计划部长是艾尔斯上校；他们下面还有一名军士长克拉因贝尔，他专门负责收集有关俘虏情报。

在他们几人的努力之下，他们初步搞清楚，在越南河内工商业者居住区，

有一座花炉监狱。这座监狱早在法国占领时代就已存在，里面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现在仍被作为俘虏收容所在继续使用着。

除此之外，在河内西郊还有几个俘虏收容所在使用。其中查明的两个收容所，一个在河内以西 50 公里的“禄村”，另一个在 37 公里处的“山西”（注，越南地名）。据不太可靠的消息说，山西收容所已经有几名美国俘虏，而且最近所内设施在扩大，还新建了监视塔及围墙。

1970 年 5 月，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一张照片引起的！

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汇报战俘情况的会议上，艾尔斯上校拿出一叠卫星及高空侦察机拍摄的花花绿绿的照片来。他向周围坐着的神情严肃的长官汇报说：

“据初步查明，在北越，战俘们主要关押在花炉、禄村和山西等几个俘虏营内。据我们所知，禄村监狱背靠大山，前面有条河流，虽然地形条件好，但由于设施较差，面积较小，而且年久失修，目前里面只关押了大约有 20 名战俘。最新的消息表明，北越准备将这所战俘营关闭。不过，山西战俘营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将军们紧紧地盯着艾尔斯上校，生怕漏听了一个字。

艾尔斯上校接着说：“山西战俘营原来是一所农村小学，周围是一片稻田。最近，这所战俘营扩大了内部设施。新建了岗楼和围墙，里面大约关押了 60 名战俘。它座落在一串低矮的山丘的环抱里，三面环山，而在正西方向。则有一个大口子——这简直就像有意为直升机的进出而准备的。它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对它发动袭击。”

听到这儿，满怀兴趣的将军们开始交头接耳，会议室出现了一阵不小的骚动。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艾尔斯在巨大的挂图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这儿，就是山西战俘营。”

艾尔斯略微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他说：“越南人把这么多的战俘集中关在这么狭小的一个范围内，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他们可逼迫我们在轰炸河内时有所顾忌，以免误伤自己人；另一方面，他们考虑到，一旦情况紧急，比如我们发动攻势，则可用飞机将他们转移。所以，我认为，最便于进行袭击的是山西战俘营。如果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成功的把握将是比较大的。”

众将军都微微颌首，表示同意。坐在一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艾尔斯说道：

“艾尔斯上校，请你继续就此事进行考察、论证，并进一步搜索有用的照片。”

这时，夜幕已经慢慢地降临了。艾尔斯匆匆地吃了点汉堡包，随即扎进资料室内。他打开一台电脑，敲了一串命令和密码，一张张卫星照片和航空照片在超大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1 万多张？”艾尔斯看了一眼统计数据，不禁有些吃惊。“简直是大海捞针嘛。”他扫了一眼手表，才 7 点半。他瞪大眼睛，一张一张地看了起来。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资料室内只有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夜已经很深了，一阵困意袭了上来，艾尔斯打了个哈欠。

突然，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侦察机掠过山西战俘营上空时抓拍的一张照片，照片虽有些模糊，但仍依稀可辨认出山西战俘营区的表

面结构。

艾尔斯锁定这张照片，把它放大至最大程度。照片充满了整个屏幕，一些细节顿时显露出来。

当艾尔斯明白了他所看了些什么时，立即激动起来，睡意一扫而光。只见山西战俘营的院子里，有些走动的人影，从身形上判断很像美国人。另外，院子里还挂了许多洗好的衣服。衣服歪歪扭扭地排列成三排，组合成大写的“K”字——这一图形只有在高空中俯瞰才能发现。

艾尔斯兴奋异常。在美国空军的信号中，“K”表示“要求营救”的意思。从写在地面上的美术字来判断，该战俘营内关有55名俘虏。另外，还发现一种符号，通过分析，艾尔斯得出了有6名俘虏在计划越狱的结论。这6名俘虏联名要求在山西西南方13公里处巴比山老挝一侧的山下进行营救。

艾尔斯再次对照片进行分析后，抓起电话，拨通了队长科拉上校的号码，话筒里传来科拉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

“是艾尔斯啊……这么晚了，有情况吗？”

艾尔斯看了一眼手表，蓦然惊觉，已是凌晨2点了。

“科拉队长，很抱歉吵醒您……我发现了新的线索！”

“那好，”科拉上校语气陡然一振，“我马上就到。”

10分钟后，科拉匆匆赶到。当他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山西战俘营的照片后，眼睛顿时发出熠熠光辉。他厚实的巴掌重重地落到艾尔斯的肩膀上：

“干得漂亮，艾尔斯！”

尽管艾尔斯疼得呲牙咧嘴，但他的脸上仍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

第二天早晨，科拉上校让部下瓦特金斯军士整理出一份资料，报告了他的上司美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多利安塔菲尔少将。

多利安塔菲尔少将根据多年的经验，马上作出了判断：“这份情报是于真万确的。我们要营救俘虏，尤其是那6名提出求援的俘虏。我们得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此事。”

多利安塔菲尔少将先是选定了情报方面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大家对这一照片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国防情报局(DIA)的负责人提出：“符号是别的什么东西，偶然形成‘K’字符号，并没有什么求援的意思。”

“不，我不这样认为。”多利安塔菲尔少将说，“我认为空军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我有信心将此事报告给参谋长联席会议。”

“绝密·山西”计划出台

在多利安塔菲尔少将的积极推动之下，空军和参谋长的联席会议准备召开。召开之前，他们须将有关情况报告“特种活动顾问室”。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专门有一个反破坏活动和特种活动顾问室，顾问室主任则是在二战期间，在菲律宾指挥过游击战的，素以勇猛机敏而著称的布莱克伯恩准将。这位身材高大的一星将军与陆军上校迈那率领着一个特种活动小组，该小组专门负责比“最高机密”还机密的工作。这种工作以所谓的“Q”符号来表示，其内容是绝对不允许在报章、书籍中出现的。

这样，空军司令部作战计划部的爱伦准将和第1127部队的艾拉上校向布

莱克伯恩和迈那详细汇报了山西战俘营的情况。

“时不我待，”艾拉上校充满激情他说，“敌人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的军官进行转移，我们必须马上作出决定，营救这些战俘——尤其是这 6 名战俘。”

布莱克伯恩点了点头。“那么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计划吗？”他问道。

爱伦准将开始谈论他拟定的初步计划。“营救计划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在北越边界，老挝一侧，有中央情报局（CIA）的基地。在边界东侧北越领土 24 公里以内，有中情局的秘密特工在搜集情报。在其以东，则有特种活动顾问室指挥的军队秘密特工在收集情报。”

爱伦准将顿了一下，目光缓缓地停在他手中的卡片上。“我们的计划是，首先让一支小编制的陆军特种部队和营救用直升机在山西以西 170 公里处的北部 CIA 的老挝基地待命，然后让秘密特工潜入巴比山附近，看准俘虏们到巴比山作业时，便展开营救。”

布莱克伯恩沉吟半晌，说道：“爱伦将军，我对您的热情表示敬意。你的计划也许可行，但目前存在两个问题。”

爱伦准将插话道：“是总统的批准问题吧？”

“不错，”布莱克伯恩点了点头，“这是第一个问题。约翰逊总统 1968 年所发表的停止对北纬 19 度线以北的轰炸宣言，军队被授予的权限只是用非武装飞机对北越进行空中侦察和营救在飞行中被击落飞行员的救难飞行。要实施特种作战，确须总统批准。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棘手，因为政府的声明是参众两院通过的，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如果置这个声明于不顾，贸然采取行动，不但在国际上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美国法律也会干预。”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显然，没有被营救出来而继续留下的俘虏将被严加拷问，戒备可能更加森严，而且有可能被转移。因此，应该设法同时营救山西和禄村的全部俘虏，而不仅仅是那 6 名俘虏。”

“不错，不错。”爱伦准将对布莱克伯恩这位老将心悦诚服。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总统的批准了。”

在等级森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里，按惯例，准将通常是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必须进行预约，并通过副官办手续。然而布莱克伯恩准将却是个例外——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他被允许自由地与主席进行联系。

5 月 25 日，布莱克伯恩、迈那及爱伦准将一起来到五角大楼二楼 E 栋 837 号房间。在这几，他们将拜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霍拉。

霍拉见到布莱克伯恩等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布莱克伯恩向霍拉汇报了空军收集的情报和他们的计划概要。

霍拉主席一直对待种部队的活动十分关心。在听了汇报之后，他颇感兴趣地问道：“估计需要多少兵力？”

布莱克伯恩迅速回答道：“即使赴收容所时，也不需要动用中队。我们计划的特点是迅速、果断，小编制的特种部队就够布莱克伯恩和迈那在得到霍拉主席的支持后，立即开始与各部门进行联系。两人首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作战的空军中将沃伊特作了汇报。

这位空军中将听说他们已将此事告知主席，大发雷霆他说：“为什么要

越过我，直接去找主席？”

见到沃伊特发了火，布莱克伯恩只好小心翼翼地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紧迫性。在听了这一计划后，也终于表示同意。营救战俘的“绝密·山西”计划就这样初步确定了。

接着，布莱克伯恩和迈那带着“绝密·山西”计划方案到国防情报局，拜会局长贝奈特陆军中将。

“我们有两个方案。”布莱克伯恩开始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

“第一个方案，是从离山西 170 公里的老挝边境线处的 CIA 基地，用直升机空运特种部队，这不需要空中加油。

“第二个方案，则是从泰国基地用 7 架直升飞机运送较大规模的部队。不过，这一方案所需距离过长，需要空中加油，而且容易受气候影响。

“山西收容所院内有一块较为平整的空地，可供小型直升机起降。如果采取突然袭击的作战方法，可以在北越士兵作出反应之前把战俘迅速救出。

“另外，不管是哪种方案，都最好在月朗星稀的夜晚进行。而且为了迷惑共产党方面，分散其注意力，最好从北部湾派海军飞机同时袭击海防港。”

贝奈特陆军中将对此计划也流露出极大的兴趣。的确，在营救俘虏呼声愈来愈高的情况下，军队也应该拿出些行动来。当然，目前来看，在山西收容所展开行动是最为理想的。

贝奈特中将也提供了他所掌握的情况，“根据从速度在 3 马赫的 SR—17 洛克希勒超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空中照片以及其它证据，大体可以确定，山西和禄村两个地方有收容所，山西则有 50 至 100 人左右的美国俘虏。”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绝密·山西”计划须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要在 6 月 30 日以前制定好方针大纲和计划概要；第二阶段，就是进一步制定细节实施方案，同时进行训练，实施计划。

6 月 5 日下午 1 时，国防部地下作战室黑压压地坐满了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国防部长、陆空各总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各部队济济一堂，认真听取了布莱克伯恩和迈耶所汇报的“绝密·山西”营救俘虏计划。

绝大部分将领在听完计划后露出嘉许的神色来，接着他们进行了讨论——结果是正式批准对山西收容所俘虏进行营救作战。

一场十分隐蔽的战斗就这样悄悄地拉开帷幕。

布莱克伯恩开始投入了繁忙的准备工作。6 月 8 日，他分别向海、空军作战部长作了汇报。9 日，他又向中央情报局有关负责首长作了汇报。

6 月 10 日，布莱克伯恩精心挑选了 15 人，组成一个任务执行小组，在国防情报局集中，并开始了艰苦的、不分昼夜的实施计划的制定工作。在这 15 人当中，有空军 7 人、陆军 3 人、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各 1 人，共计 12 名军官、2 名军士长、1 名陆军中士。

7 月 2 日，穆拉上将接替霍拉上将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新官上任的穆拉主席马上召开第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的主题当然是营救俘虏问题。

穆拉是一名嗓门粗大，孔武有力的将军。会议开始，他首先让布莱克伯恩向在座的军官们通报一下最新情况。

布莱克伯恩清了清嗓子，说道：“据接到的情报反映，山西俘虏收容所的 61 名俘虏还在活动，而禄村收容所却是封闭的。

“另外，据 SR—71 型侦察机在进行超高空飞行时拍摄的照片，以及‘水牛·猎人’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低空飞行时拍摄的照片分析，以下情况已经明确：山西收容所位于城镇住宅区东南 1.6 公里处的水田里；在大约 10 公里的范围内，驻扎着 1.2 万名北越士兵；小型直升机可以在院内着陆，而大型直升机却不能；布置在建筑物里的守备兵力约 45 人。”

穆拉点了点头，“那么你们的计划如何？”

“我们的计划是，”布莱克伯恩信心十足他说道，“作战应从泰国或老挝基地开始，并在夜间实施。从各种情况判断，收容所内展开的营救作战应在 26 分钟以内结束，这是因为北越驻军从获悉到赶到山西援助，大约需要 15 至 25 分钟。至于时间，我们应避开季风，以 10 月至 11 月为宜。”

众将军都传递着认同的目光。穆拉上将有些激动他说：“如果能救出俘虏，可以让他们现身说法，谈一谈北越是怎样残酷虐待俘虏的，也可以向全世界控诉其非人道的罪行。亲属和国民将称赞歌颂战士们不惧牺牲的英勇行为，即便是失败了，国民们也会认可这种努力的。”

在新主席的支持下，7 月 13 日，布莱克伯恩和迈那风尘仆仆，赶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兵营。他们来这儿有两个目的：一是寻哦袭击部队的指挥官；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训练基地。

至于袭击部队的指挥官，他们早就看好了塞蒙兹陆军上校。塞蒙兹陆军上校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预备军官，后加入陆军，曾在菲律宾、老挝等地大显身手，战功赫赫。他身高 1.78 米，体重 85 公斤，身体非常结实，是突击队的老手了。

“塞蒙兹上校，你一定知道北越扣押我们战俘的事情吧？”布莱克伯恩见到塞蒙兹，开门见山地问道。

“当然知道。”塞蒙兹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为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官员会大老远地赶来见他。

布莱克伯恩四下打量了一下办公室，低声说：“你这儿谈话安全吧？”

“这个你放心。”塞蒙兹保证道。

“那好，我就直说。我们已经制订出一个营救战俘的特种作战计划，希望你来担任主要指挥官的职责。不知你意下如何？这是我们的计划纲要，你看完后可给我们一个答复。”布莱克伯恩打开保险箱，递给塞蒙兹一张纸。

“营救战俘？”塞蒙兹的脸色微微地涨红了。他怔了一秒钟，然后飞快地回答道：“不用看了。我一贯信奉人数少的特种作战，而不是正规战争。如果你们需要，我当力所不辞。这是我的荣幸！”

“那太好了！”布莱克伯恩打量着这个征战沙场的老兵，心里涌起一阵阵感动。“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得选择一个合适的训练基地，来为实施这一营救计划做准备。”

“这不是明摆着吗？我们的布拉格堡兵营占地 13 万英亩，驻扎着战略陆军部队，陆空军经常在这儿进行协同作战演习。当然，作为训练的候补基地，还有佛罗里达的艾格林空军基地。那儿比布拉格堡兵营大 3 倍，也是训练的理想场所。”

“好！”布莱克伯恩满意地一拍手掌，“那我们马上进行论证，并向上汇报！”

接着，他们谈论了有关训练基地的一些情况。临走时，布莱克伯恩再次嘱咐塞蒙兹上校：“上校，今天我们向你所说的一切，请你严格保守秘密。”

“放心便是。”塞蒙兹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回到华盛顿后，向穆拉上将做了汇报。穆拉做了如下批示：

- 1、训练在艾格林空军基地进行，因此，总指挥从空军选择；
- 2、塞蒙兹上校担任副指挥，率领袭击部队；
- 3、执行这些任务的部队称为特种作战协同部队，并将作战名称改为“象牙海岸”。

副指挥人选已定，那么总指挥要选谁呢？

麦纳空军准将，是艾格林空军基地的空军特种部队的司令官。这位年近50的老将，一直为美国及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等国的学生进行破坏后方、瓦解敌军等所谓特种作战训练，并参加了一些著名的特种战斗。

这一天，他特别的高兴，因为今天是他与妻子玛丽结婚的25周年纪念日。傍晚，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提前下班与玛丽共同庆贺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话铃遽然响起。

“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书沃尔特·史密斯上校。你是麦纳空军准将吗？”

“是的。”麦纳有些纳闷地回答道。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你乘飞机马上到这里来。”史密斯上校用命令的口吻说。“告诉你的上司，正式命令随后下达。”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找我？什么事呢？麦纳心里面琢磨着。为什么这么紧急呢？

他马上订好了当晚的飞机票，然后驱车向家里赶去。

当麦纳赶到家的时候，已经黄昏了。佛罗里达的夕阳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他们敞阔的公寓里，给麦纳那疲劳过度、有些苍白的脸镀上一层红晕。

麦纳揽住玛丽，轻轻他说：“玛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玛丽嗔怪地瞥了他一眼，“我怎么能忘了呢？”

“2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麦纳眼光凝望着窗外的远方。“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这么多年，你跟着我颠沛流离，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日子。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么多苦的？”

“亲爱的，怎么想起说这些了？”玛丽眼中浮起一丝笑意。在她心目中，丈夫只是位军中猛将，很少会探究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偏过头去，发现丈夫湛蓝的眼眸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爱怜。

“这是给你的。”麦纳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

“给我的？”玛丽惊讶地接过盒子，轻轻地打开锦缎盒盖。这是一块精致、漂亮的白金女表，手表的小小表面周围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钻石，在夕阳的照射下折映出熠熠的金辉。

“噢，太美丽了——我简直配不上它——”

“不，亲爱的，你是惟一能够配得上它的人。”麦纳微微地笑着，“我希望它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以纪念我们的25周年纪念日。”

“我会永远珍藏着它。”玛丽把手表贴到胸口，动情他说。

“另外……”麦纳有些难以启齿，但他还是说了出来，“今晚我要赶到华盛顿去。”

玛丽一惊，微笑顿时僵在了脸上。她知道，丈夫又有了特别任务。她对此都见多不怪了，而且并不问丈夫去哪儿、干些什么。

可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啊！玛丽心情非常沉重，因为她明白，丈夫这一走，将又意味着长长的别离。

麦纳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准备叫司机出发了。临别前，他与妻子紧紧拥抱。

“亲爱的，我出去后，一定会时时写信。”

玛丽心疼地盯着丈夫略显憔悴的脸。

“我已经习惯了。”

她轻轻地抚弄着麦纳光滑的脑袋。夏日黄昏欲落的残阳从窗外斜斜地映进来，镀在麦纳的脸上，凸现出几条深深浅浅的伤痕。他仍是那么英俊、坚毅、自信，正像二十多年前她执意要嫁的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出去注意身体，你也不再是小伙子了。”玛丽无限爱怜他说。

“我知道，”麦纳微笑着说。

“联席会议主席到底会让我做些什么呢？”一路上，麦纳皱着眉头，认真地考虑着。

特别模拟训练

麦纳风尘仆仆地赶到华盛顿。他如约来到布莱克伯恩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了老朋友、空降部队上校塞蒙兹——麦纳隐隐约约地明白了些什么。

“欢迎二位的到来。”布莱克伯恩没有多少寒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一定知道 25 年前，美军特种部队袭击菲律宾洛斯巴尼奥斯战俘营那件事吧？”

这怎么能够忘记呢？这是美军特种部队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刻。那是 25 年前，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美军特种部队成功地袭击了菲律宾的洛斯巴尼奥斯战俘营，一举营救出被日军关押的来自 9 个国家的战俘，其中包括 1591 名美国人和 329 名英国人。在这次令人叹为观止的袭击中，美军仅死亡 2 人，伤 2 人。这次行动使美军的特种部队威名远扬。

看到麦纳和塞蒙兹脸上显露出的会心的神色，布莱克伯恩接着问道：“你们一定听说越南人扣押我们俘虏的事情吧？”

“当然。”

“我们制订了一个‘绝密·山西’计划，打算对北越山西俘虏收容所进行袭击。这个计划需要你们二位的配合，不，不是配合，是直接参与。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布莱克伯恩收起微笑，一本正经他说道。

麦纳一阵激动，热血涮地涌上脸庞。他没想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一时间，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你们可以回去考虑考虑，然后尽快给我答复。”

“不用了，我们接受挑战。我们定将尽力而为。”麦纳和塞蒙兹异口同声他说道。

“那好。”布莱克伯恩开心地笑了，“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麦纳准将担任整个行动的指挥官，塞蒙兹上校担任袭击部队的指挥官。我希望在你们的指挥下，能够使美国特种部队再次在营救战俘上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麦纳和塞蒙兹立即开始根据布莱克伯恩的方案，通宵达旦地工作起来。第二天凌晨，他们拿出了一份研究“绝密·山西”的实施步骤及计划日程：

- 1、在艾格林和布雷格堡两大基地，根据自愿的原则，招募参战队员；

- 2、8月8日，让所有的有关参谋人员在华盛顿集合，用连续5天的时间，讨论计划；
- 3、艾格林基地要做好一切准备，以备9月上旬能开始训练；
- 4、负责计划的人员要在8月20日以前完成训练计划的制定工作，在8月28H前完成袭击计划的制定工作；
- 5、9月6日以前开始训练，10月6日以前结束训练；
- 6、计划如进展顺利，10月10日以前将部队部署在东南亚；
- 7、袭击在10月20日至25日之间的天气好的某一天实施。

接下来的事，便是搜集有关俘虏的有关情报了。关于俘虏方面的主要情报，基本上都来自于空中照片。因此，麦纳和塞蒙兹请求增加SR—71侦察机的高空侦察和“水牛·猎人”侦察机的低空侦察。

然而，由于罕见的恶劣气候的影响，不管是“水牛·猎人”所拍摄的照片，还是SR—71所拍摄的照片，都不能提供足够的情报。无人侦察机的一次飞行，曾幸运地抵达山西上空，然而不巧的是，当自动摄影装置在按动快门的时候，飞机机体倾斜，结果照片上只显出一条水平线。

麦纳和塞蒙兹对搜集情报有些灰心了。

8月10日，麦纳和塞蒙兹第一次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参与了计划组对执行计划方案的讨论。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得立即开始训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想起了些什么，问道：“训练场地在哪儿？”

“经过讨论，艾格林基地的第三辅助训练场是较为理想的训练场所。那儿阵地宽阔，建筑物齐全，管理支援都不存在问题。而且28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利特尔中校就在那儿训练了由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东京的部队。”布莱克伯恩对答如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有人提出一个许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为了使队员熟悉当地的情况，进行类似实践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建设一个模仿山西收容所的模拟基地呢？”“这样是行不通的。”反谍报人员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为什么呢？”会议主席饶有兴趣地问道。

“原因很简单，参加建设的人当然会知道这一计划，而且完成后，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对保密工作是极为不利的。”反谍报人员又拿出其它根据，“另外，这样大规模的建设不可能躲过在基地上空130公里处的苏联‘宇宙355号’卫星的锐利眼睛——它每天要飞越我们头顶两次！再者，苏联在墨西哥湾的拖网渔船用意十分明显，它们一直在搜集美国的电信情报。如果训练开始，飞机进行袭击训练，就有可能被监测到。”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仍旧建设模拟基地，训练选择在夜间或白天卫星不通过上空的4个小时之内进行。在其余时间，要对主要建筑物进行覆盖或加以解体。

为保密起见，对预定参加袭击的小组人员，除主要成员外，不公开山西地名，只告诉要进行袭击训练。

会议即将结束之时，迈耶拿出一个小巧玲珑的玩艺儿来，神秘兮兮他说：“我有个东西给各位展示一下。”

大家都好奇地望向迈那。迈那关上灯，打开手中的一个小开关。在大家的惊呼之中，一个维妙维肖的山西战俘收容所的模型呈现在眼前。淡淡的月光照射着惨白的屋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脑海中联想着“月黑风高夜”突击

队对收容所进行袭击的激烈场面。

“这是我委托中央情报局制作的。这样，”他按动了—个旋钮，光线从弱渐强，“这就是从黑暗到满月时山西收容所的情形。”

大家在惊叹模型的精巧的同时，都暗暗地为突击队员们捏着一把汗：对于这种建筑物进行袭击，到底能有多大把握？8月20日，空军开始进行训练。初步决定参加这次袭击任务的飞机有：

- 1、HH-3型、HH-53型直升机；
- 2、C-130型运输机（改装型）；
- 3、A-1型歼击机；
- 4、F-105、F-4型战斗轰炸机；
- 5、AC-130P加油机；
- 6、其它飞机若干。

直升机的大部分训练是在墨西哥及美国上空进行的。飞行员们得完成各种眼花缭乱之复杂动作——他们得穿过佐治亚州的幽深峡谷、掠过田纳西州的崇山峻岭、并贴着佛罗里达州的茂密森林的上沿作超低空飞行。

而同样是袭击任务的主角的3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也进行了各种高精难的操作训练。

在这3架C-130运输机中，除有1架执行过空中加油任务外，还从事过发生损坏时的救难任务，其它2架则进行了改装，装备了新型导航系统和红外线前方识别装置，作为整个部队的导航机。

庞大的C-130的巡航速度为460公里，但为了适应直升机的速度，它不得不以200公里的速度飞行。要知道，这个速度只比它的失速速度多20公里。因此，必须70%使用副翼，而不能使用自动操纵装置。否则，很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事故。

A-1歼击机则需要保持270公里的时速，在老挝同袭击部队会合后，要以S形进行飞行，并按直升机的速度行动。

就这样，队员们不分昼夜地紧张训练着。到了9月中旬，飞行训练总共达368架次，1017个飞行小时，并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然而，队员们仍对任务目的一无所知。有人开玩笑他说：“我们该不会是去进攻古巴吧？”

9月9日，地面部队的训练在艾格林基地开始。共有103人自愿参加突击队的活动，在C-2训练场，他们展开了艰苦的训练。

每天早饭前1小时，他们要进行柔软体操和行军训练，即反复做6次第一陆军体操，并进行3公里行军，但要跑3分钟走1分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每天都要增加训练难度。接着，他们得每天进行7小时的训练科目，主要内容有：

- 1、武器操作；2、无线操作；3、破坏训练；4、巡回盘查；5、生存训练；6、疏散训练；7、直升机乘坐训练，等等。

当这些训练项目都操作得滚瓜烂熟后，他们又开始更深层次的训练：

- 1、急救法；2、手语信号；3、野外搜索训练；4、夜间训练；5、地面和直升机上目标识别及射击训练，等等。

个人训练结束之后，便进入演习阶段。从9月28日开始，突击队不分昼夜进行了3次空中地面合成袭击训练。演习极其猛烈、逼真，不仅实施了空中炮火射击，而且实施了对扮成北越士兵的人体模型的实弹射击等近似实战的训练。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保密工作非常严密。在 103 名预定参加袭击的人员中，伽道计划的只有 4 名高层军官。许多人认为，准备这么详尽的计划，进行如此艰苦的训练，要么是营救因劫持事件卷进去的大使馆官员，要么是向非洲、中东发动突然袭击。

离计划袭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10 月 6 日夜，突击队进行了最后一次由全体人员参加的实弹演练。布莱克伯恩和迈耶专程从华盛顿乘飞行赶来视察，他们对实弹演练的结果非常满意。

然而，大家仍旧对一个问题争执不下：在收容所内着陆的飞机，是使用小型 UH-1 直升机呢，还是使用 HH-3 直升机呢？进行决策的军官们各执一词，各有道理。

反对使用 UH-1 的人说，UH-1 虽然可以在收容所内降落，但没有空中加油装置，而且其最大搭乘容量只有 10 人，不能使袭击队的 14 名队员都搭乘得上。

而反对使用 HH-3 的人说，虽然可以解决加油和人员的问题，但从收容所院内的空间来看，着陆是极为困难的。

最后研究的结果，大家同意使用 HH-3。不过还是考虑到螺旋桨可能触及树木而使机体受损，因而要做好强行着陆的准备。

另外，袭击队还准备了下列物品：

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烧毁障碍物的氧乙炔切割装置；汽油动力式链锯；螺丝切断机；刀；防尘眼镜；夜视眼镜；防护手套；提高射击效果的曳光弹；弹痕标示弹；炸药；轻型反坦克炮；梯子；营救俘虏用的睡衣等等——可谓事无巨细，考虑得详尽周密。

最后的决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事情，便是如何使高层领导同意这一行动。

9 月 16 日，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来到华盛顿，一起向穆拉上将汇报了训练的经过。

9 月 24 日，麦纳准将再次来到华盛顿，向国防部长作了报告。

国防部长向麦纳准将问道：“‘山西·绝密’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

麦纳满怀信心他说：“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我们打算在 10 月 20 日至 25 日袭击山西收容所，并请求批准。”

国防部长点了点头。然而他无权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他对麦纳解释说：“要知道，作为美国政府，通过巴黎谈判来解决释放俘虏，是首选途径。最后的批准需要由总统做出，请你们耐心地等待。”

“不过，”他露齿一笑，“我可以试着说服总统。”

9 月 27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离开美国，前往欧洲访问。这是他上任来的第三次出访。在出访计划中，总统要对正在地中海演习的第 6 舰队旗舰“斯普林菲尔德号”导弹巡洋舰进行视察。

国防部长莱尔德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拉上将一起，在舰上迎接了总统。在这艘游弋在海面上的巨型巡洋舰上，莱尔德向总统详尽地介绍了“山西·计划”的细节。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莱尔德锁着眉头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得马上开始行动。”

总统认真地思索了一会，“我一直在注视着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总统说，“我原则上同意这次行动，但请等最后决断。”

10月8日，麦纳和塞蒙兹接到不好的消息：从最近的迹象来看，山西收容所的活动有所放慢，据SR-71拍摄的侦察照片来看，收容所内已看不见人影。他们的心里开始打鼓，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要么是收容所转移了，要么是俘虏们不再允许到院子里活动了。

而接着进行的两次SR-71侦察活动表明，山西的活动再次增加。然而俘虏究竟在不在仍是不明确。

当天下午，麦纳、塞蒙兹以及布莱克伯恩一起来到白宫，拜会了基辛格特别助理。

基辛格微笑着注视着他们：“计划进展如何？”

“我们打算把袭击的时间定在10月20日至25日，因为这时正是满月期间，对于夜间袭击最为有利。”

基辛格点了点头。“不过，最近我听到一种传说，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山西的袭击可能要推后一个月。”

“延期？”布莱克伯恩不无忧虑他说，“如果要推迟的话，我们认为把日期定在11月感恩节前最为合适。”

“如果……”基辛格顿了一下，“如果行动失败怎么办？”

布莱克伯恩提高声音，充满自信他说道：“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过170多次训练。从训练的成果来看，成功率近100%。”

基辛格满意地笑了。

果然不出所料，白宫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推迟这次行动。推迟的原因很明显——尼克松总统计划于24日，即联合国成立25周年时发表纪念演讲，并于第二天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在这些重要场合，尼克松不会允许任何可能有损于美国形象的事件发生。

布莱克伯恩有些沮丧，他甚至觉得这次计划就此泡汤了。10月27日，穆拉上将召见了布莱克伯恩，安慰他说：“你放心，莱尔德国防部长和我将下最后的决断，你可以按部就班地继续训练。到11月1日，为了调整，不妨可以将少数负责人派往东南亚，进行前期考察。”

“那突击队怎么办？”布莱克伯恩有些着急地问。

穆拉呵呵地笑了。“我们已经研究过了，11月11日起就可以在当地布署部队了。”

11月1日，布莱克伯恩，麦纳及塞蒙兹三人从华盛顿安德留斯空军基地起飞。飞机在夏威夷作短暂停留后，直抵南越的西贡。

在西贡，越南派遣官司令艾布拉姆斯陆军上将正等待着他们的光临。布莱克伯恩向文布拉姆斯上将简单汇报了袭击的计划，并请求给予支援。接着，麦纳和塞蒙兹又飞抵正在北部湾执行任务的第7舰队第77机动部队的旗舰，拜会了机动部队司令巴德萨，并请求派海军飞机对海防港进行佯攻。

事情正紧锣密鼓地向前发展着。

11月12日，第一批出发的C-130运输机，展开它巨大厚实的机翼，从艾格林基地悄然腾空而起，满载着行动所需的装备、器材，像利箭一样直刺人湛蓝的天空，朝着泰国的打卡里空军基地飞去。

而在泰国，高层领导者早已就俘虏究竟在不在山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时此刻，任何情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国家保密局每日部把有关北

越军队通讯设施的部署、飞机的部署，导弹、高射炮部署的详细情况送至打卡里空军基地。

然而，又一个坏消息传了过来——据和平团体传来的消息，那6名据认为正计划逃跑并要求单独营救的俘虏已经死亡。

麦纳、塞蒙兹等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悲哀。如果他们早点行动，这6名俘虏是否可以幸免于难呢？

11月18日，白宫宽大的椭圆形办公室内，政界、军界的多位高官济济一堂，神情肃穆。他们在召开关于袭击山西收容所的最后一次会议。

总统尼克松、特别助理基辛格、国防部长莱尔德、国务卿罗杰斯、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穆拉上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图，开始向大家汇报：

“‘绝密·山西’计划打算在11月20日至25日之间进行。如果这一次再延期的话，从月份和天气的方面考虑，下一次只能等到明年的3月了。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总统皱着眉头问道：“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

穆拉上将信心十足地说道：“进行这次袭击的原则是奇袭、速度及简单明了。从演习的结果来看，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我们把作战名称暂定为‘首领’。”

总统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不错，你们辛苦了、等俘虏安全回归时，我一定邀请他们参加感恩节的晚宴。”

在座的高官都纷纷附和。在他们眼里，军事上十分强大的美国进行一次小小的特种作战简直是易如反掌。然而在座的有一名官员一直沉着脸，他就是国务卿罗杰斯。在此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听到袭击山西的计划。因此，他感到十分不快。

18日下午，总统终于签署命令，决定对山西收容所进行袭击。袭击命令由国防部传达到当地。剩下的事情，便是静待袭击时间的到来。

11月19日，国防情报局局长贝奈特发了疯一样地到处打电话寻找布莱克伯恩。最后，他终于在天黑之前，在布莱克伯恩的办公室内找到了他。

当布莱克伯恩抓起急遽响起的电话铃时，话筒的另一方传来了贝奈特气喘吁吁的声音：“布莱克伯恩吗？有一个消息得告诉你，根据来自河内间谍的情报，山西收容所已经空无一人，而在新收容所洞海关则押着150名左右的俘虏。但另一方面，空中侦察表明，山西收容所里仍然有人——当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人是谁。”

布莱克伯恩疲惫地放下了听筒。黄昏暖暖的夕阳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来，照在他那疲倦而苍白的脸上。一瞬间，这位曾驰骋沙场的老将苍老了许多。他无力地颓倒在沙发上。

“怎么办？怎么办？”他的脑海里一直闪着各种各样的问号，各种想法如万马奔腾般激烈地跳跃着、斗争着。

“情报正在向否定俘虏存在的方向发展。如果山西收容所是空的、袭击一无所获的话，那这几个月来，成百上千人的辛苦训练都将付之东流。现在是不是应该停止袭击呢？”

“不！万一山西收容所内有人，不去营救，那将是致命的错误！而且如果失掉这次机会，再次营救的机会将十分渺茫！”

布莱克伯恩这时才感觉到高层决策者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那种深深的孤

独。他躺倒在沙发里，疲倦地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4点，布莱克伯恩再次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是迈那打来的，他报告说：“麦纳准将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向塞蒙兹上校的袭击部队下达了起飞命令。”

布莱克伯恩立即会见了穆拉上将。在穆拉上将那儿，情报局长贝奈特也在。只见贝奈特右手拿着一叠厚厚的情报，表明俘虏还在山西收容所；左手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以证明俘虏已不在山西收容所。这些情报对情报局长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他无法根据手头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

不过，贝奈特最后说：“俘虏转移过一次是事实，但现在山西仍然有人也是无可怀疑的。我支持断然采取袭击行动。”

上午6时，穆拉上将和贝奈特局长到五角大楼三号楼E栋880房间、会见了国防部长莱尔德。莱尔德表情严肃地作出最后决定：

“如果有俘虏不在山西收容所的可能，那么，即使存在的可能性只有10%，事到如今，也应该实施袭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暗夜奇兵

当大型运输机C-141载着55名突击队队员及飞机驾驶员降落在泰国中部的打卡里空军基地时，已是11月18日的凌晨3点了。

先期到达的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赶到机场，迎接了突击队员。不过，与其说是“迎接”，不如说是“押送”——队员们刚下飞机，就被直接装上没有窗户的闷罐子车，连基地标志都不允许看，就被运到了早已准备好的宿舍。

队员们静静地坐在闷罐车里，摇摇晃晃向前驶去。他们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到了哪里。非洲？亚洲？温暖的夜风吹了进来，有一种热带的气息。

的确，直到现在，知道计划内容的只有4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麦纳和塞蒙兹才于下午2点第一次向全体队员宣布了作战计划。但是关于目的地和现在待的地方却丝毫没有透露。

11月19日凌晨3点30分，熟睡中的麦纳准将被人推醒。情报人员通知他：“将军，总统已经下达了可以袭击的命令。”

麦纳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可以袭击了！”他自言自语道。

窗外一种奇怪的声音吸引住了他，他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一股强劲的沙尘扑面而来，漆黑的夜色中无星无月，耳边只有狂风怒吼的声音。

麦纳皱了皱眉头，关上窗户，狠狠地诅咒了一句：“这该死的鬼天气！”

据气象人员报告，当地的气象状况并不太好。台风在袭击了菲律宾之后，又渐渐向西移去，而另一方面，从中国方向有一股气流前锋正在南下，估计在预定实施袭击的21日，台风和气流将在河内汇合。

“恶劣的天气将持续4天左右。”气象人员说。

第二天下午4点，麦纳打电报给国防部作战室和太平洋总部：“一旦天气不好，有可能延期作战。”

同时，突击部队在经过简单休整之后，便认真地检查起装备来。在这个

时候，检查工作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极细小的差错，在作战时也可能酿成大祸。

当天晚上，CIA 的有关人员来到突击部队的驻地，就老挝边境附近的形势对他们做了些简明介绍。尔后，他又教给大家在地面掉队时要求营救的特别信号，同时发给每人一幅地图和血液证明书。

这些精致的地图正是 CIA 的杰作，地图是用薄而结实的真丝织成的，手帕大小，正面画着地图，角上则缝着一个极小的指南针。地图的反面，是好不容易才能看懂的小小发音记号，这些记号是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用语，都是老挝语和越语。

大家饶有兴致地根据芝麻大小的音标，认真而蹩脚地读了起来：

“哪边是北？”

“请给我水喝！”

“请找一个医生来！”

窗外，狂风呼啸。麦纳看着快乐的年轻突击队员们，心里涌起一阵阵的不安。他在心底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让天气赶快转好吧！但愿队员们用不上这些该死的语言！

11 月 20 日，焦的不安的麦纳准将决定在天气恶化以前，将作战提前一天进行。上午 10 点 10 分，他向北部湾上的巴德萨海军中将通报：“突击队准备行动！”

接着，突击队员们都领取了各处的装备品。午饭后，随行的军医向大家分发了安眠药，全体队员都先后进入梦乡。

下午 6 点，精神振作的全体队员再次集合，进行了作战动员。麦纳以沉着的声音，向大家宣布说：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们作战的目标？”

大家顿时静了下来。

“我们的计划，是要袭击河内以北 37 公里的山西俘虏收容所，解救那几危难之中的弟兄！”

这时候，不知道谁吹了一声口哨，尔后是一阵沉默，紧接着，队员们全体站了起来，一边欢呼着，一边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为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行动而自豪不已。

当然，即使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仍对保密严格要求。队员们回到宿舍后，为了以防万一，把给家属的照片、信件、现金等随身物品全部都整理好。

“亲爱的伊莎……”有人在给情人写信，“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尽管大家都情绪高昂，激动异常，但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绪。

在最后检查了装备及携带物品后，他们用油墨把脸都涂黑了，这样在夜间使敌人难以辨认。袭击山西作战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大家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谈着、说笑着，然而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既渴望又紧张的复杂心情。

庞大的 C-130 运输机，载着突击队员们，于 20 日晚上 10 时 32 分离开打卡里空军基地，向前线的吴通空军基地飞去。在吴通空军基地，待命的直升机正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到来。2 架为运送俘虏而准备的 C-141 运输机也正歇翼待命。

突击队员们抓紧时间，分乘 1 架 HH—3 机和 2 架 HH—53 机，同预备机一起，准备向预定地点飞去。可此时一名飞行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气喘吁吁他说：

“报告长官，C—130—号机发生故障，正在排除！”

C-130—号机按计划是应该用来诱导直升机的，而现在却在这节骨眼上出了问题！

担任领队的塞蒙兹上校思索片刻，毅然决定：“C—130 继续检修，AC-130P 加油机担任诱导任务！”

这样，直升机群在 AC—130P 的带领下，向预定地点飞去。而落在后面的 C—130 一号机迟了 23 分钟才出发。

另一方面，21 日凌晨 0 点 4 分，由 C-130 机打头的支援部队 A-1 队，为了同突击部队会合，也从空军基地展翼起飞。

然而，由于受到台风的肆虐，北部湾海面上空狂风大作，恶浪滔天。这可难为了“奥里斯坎尼”航空母舰上的巴萨德中将了。这次的海防空袭，要求只带照明弹，不准搭载导弹，只进行伪装攻击，以支援特种部队的特殊作战。因而他觉得无法给飞行员交待任务。

不过，所有的行动都已紧锣密鼓地展开。

21 日凌晨 1 点 23 分，也就是离预定发起进攻时间还有 54 分钟之时，第一架 A-7 在茫茫夜色中悄然起飞。紧接着，A-7、F-8 攻击机群也从航空母舰“奥里斯坎尼”、“汉科斯”、“莱茵杰”上起飞。

袭击部队和支援部队在老挝上空会合后，朝向北越山西方向飞去。为了避免被敌方的雷达发现，他们只能进行低速低空飞行。从吴通开始，他们整整飞行了 550 公里，三个小时后才飞抵山西上空。

此时，已是 21 日凌晨 2 点多了。

HH-53 三号机一马当先，首先离开编队，一边向左盘旋，一边缓缓下降。HH-53 直升机是西科斯基公司研制的双发重型运输直升机，它的最大平飞速度为 315 公里/小时，主舱可容纳 37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 24 副担架。

打头的 C-130 机、HH-53 四号机、五号机也离开编队，分别飞向各自的空中待命位置。HH-3 机紧跟其后。HH-3 直升机是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研制的双发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是专用于搜索救援的直升机，其最大速度可达 267 公里/小时，可搭载 21 名士兵或 15 副担架。

紧接着，A-1 队也不甘寂寞，在待命位置上开始盘旋，观察着自己的目标。AH-1 武装直升机绰号为“休伊眼镜蛇”，由美国贝尔公司研制，主要用于给运输直升机护航，并提供火力支援，其最大速度为 352 公里/小时，航程达 635 公里，它的起落架是管状滑橇式起落架，副驾驶兼射手坐在前座，正驾驶坐在后座。它的火力很强，装备有 8 枚反坦克导弹，或 2 个 70 毫米火箭发射器。

此时此刻，C-130 机投下照明弹。照明弹一边燃烧着一边缓缓下落，霎时间海防港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夜空之下，而山西收容所也完全暴露在耀目的光芒之中。

欲先发制人的 HH-53 号机上，黄色的危险信号灯突然开始急速闪烁，机长德纳休少校马上意识到这表示变速器出现故障。他明白，变速器出现故障是致命的危险，通常这时要宣布实行紧急着陆，并请求救援。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德纳休如何能够请求救援呢？他只能寻找时机紧急着陆。

德纳休少校驾机缓缓降落。当他努力能够看清地面时，他发现因为风的原因，飞机被刮到收容所以南 200 米处的地方。他低头一看、南侧也有一个类似山西收容所的建筑物。他认出这是一所中学——在此之前他已被提醒过不要混淆。德纳休赶紧掉转机头，对准出现在眼前的收容所的监视塔，按下发射的按钮，子弹雨点般飞了出去，形成一束耀目的火舌。

而 HH-3 机在收容所院内强行着陆，要比预想的艰难得多。由于院小机大，明知道空间不够也要强行降落，于是树木被旋转着的螺旋桨齐刷刷地切断，而前方的旋翼也被不知名的物体震飞。当庞大的 HH—3 像喝醉了酒一样歪歪扭扭地摔到院子里时，搭乘者都被重重地甩了下来。

凌晨 2 点 17 分，“绿色贝雷帽”部队的贝特纳中尉第一个跳了出来，一边高声用英语喊着“我们是美国人，不要抬头”，一面和麦德韦斯上尉一起冲进了建筑物。

他们以为，不论是袭击队，还是支援队，都已顺利到达山西收容所。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此时，由塞蒙兹上校率领的支援队在收容所以南 400 米处的中学着了陆。而脱离领头的 HH-3 机后，HH—53 一号机机长布里顿中校认错了目标——尽管袭击前已再三提醒，结果他还是糊里糊涂地搞错了。

袭击队的希德纳中校当即判断不能指望支援队参加了、便马上开始执行第二计划“绿色计划”，即只有 34 人参加的袭击计划。

而在中学着陆的塞蒙兹上校，发现围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这在情报中是没有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出现了差错，直到冲进院内时才觉得情形有些异样。他们取出喷火枪，火舌呼地涌了出来。不久，建筑物便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终于，塞蒙兹发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白费工夫——这儿根本不是什么收容所。他唤来直升机。在熊熊大火旁，直升机降落下来，把降落在学校的队员全部收了上去后，向收容所方向飞去。后来他们知道，驻扎在中学里的人，不只是北越士兵，据传还有中国及苏联士兵。死伤人员达 100 名以上。

麦德韦斯上尉率领的袭击队一齐涌进收容所，并像用梳子梳理一样，把收容所的每一个边边角角都找了个遍，却根本没有发现一名俘虏的影子。只有几名正在睡觉的北越士兵，当他们看到全副武装的黑脸大汉从天而降时，都吓傻了，哪还知道抵抗？

这时候，突击队员都意识到，他们被命运无情地捉弄了。

纵然这样，希德纳下令说：“把重要建筑物全部摧毁！”

塞蒙兹率领的支援队这时也赶了过来，他们看到歪倒在院子里，摔得面目全非的 HH—3 直升机时，脸上都有些吃惊的表情；而当他们获悉到收容所内根本没有俘虏时，每个人都瞠目结舌，半天部说不出一句话来。

队员们向毁坏了的 HH—3 内堆满炸药，然后搭乘各自的飞机升空。在空中，各分队清点人数，确定没有死亡者、没有落下的人员后，开始引爆安置在 HH-3 内的炸药。

顿时，轰声大作，火光冲天，明亮的火焰映红了队员的脸。队员们都冷着脸，没有一点欢喜的表情。袭击计划执行得非常出色，然而——结局是无情的——他们一无所获。

满怀希望的麦纳准将在门其山收到塞蒙兹上校的无线电报告时，已是凌晨 3 点 35 分。当他喜滋滋地打开报告时，展开在他眼前的只有短短的几个字：“袭击结束，没发现俘虏。”

大失所望的结局

在千山万水外的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在国防部的地下作战室集合，焦急地关注着袭击行动的发展。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拉、陆军总参谋长韦斯特莫兰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局长沃伊特、国防情报局长贝奈特等，都出现在这一实况监控室内，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明亮的灯光下，年轻军官们不时地跑着进来，送来一叠电报，然后又匆忙地跑出去；打印机一直在啪啪地打印着各种符号和文字；电话铃也响个不停。

大家严密关注着突击队的一举一动，电报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

“23点18分，C-130机及袭击部队从吴通基地起飞。”

“0点4分，C-130机及支援部队从空军基地起飞。”

“0点43分，袭击准备完毕。”

“1点22分，海军飞机开始佯攻。”

“1点27分，空中加油完毕。”

“1点40分，袭击部队通过越南、老挝边境……”

看到进展顺利，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一一种放松的表情，并开始小声地交头接耳起来。

“2点17分，袭击开始。”

“2点50分，袭击部队离开山西收容所。”

“3点15分，袭击部队离开越南边境……”

大家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为什么还没有关于俘虏的任何报告？他们究竟救出了几名战俘？

“3点27分，F-105机被击落，开始营救。”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神。在慌张的同时，沃伊特事务局长感到非常奇怪，他回过头来，问布莱克伯恩和迈那：“为什么要派F-105参加飞行呢？”

布莱克伯恩和迈那也是一头雾水，大惑不解：“计划的任何部分都不包括F-105机啊！”

原来，使用F-105是麦纳准将的设想，其目的是想让F-105吸引敌人的雷达搜索，使其忽略山西一带，并牵制萨姆-2导弹不来攻击袭击部队。但粗心的麦纳居然忘记向华盛顿报告这件事。

F—105这一诱敌之招果然奏效，萨姆导弹对F—105机紧追不舍，终于将其击落。而F—105机的两名乘员，在飞机被敌人导弹击中后，乘降落伞降落，并分别被HH—53的四，五机救起。

3点35分，有消息传过来：“没有俘虏发现。”

大家顿时惊呆了，一时间，作战室内鸦雀无声。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设想到等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坏消息。人们的失望是无法掩饰的，许多人拍案而起：“这是搞什么名堂！把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开除出去！”

几分钟后，事务局长沃伊特向白宫报告了整个战斗过程。总统眉头紧锁，疲惫的面容没有一丝血色、没有一点笑意。刹那间，他觉得自己老了许多，觉得自己的精力及能力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皱纹深深地写到他的脸上，他在苦苦思索着：“我将如何向人民交代呢？”

然而、总统毕竟是总统。稍顷，他立即打电话给国防部长莱尔德：“莱尔德，我代表白宫，向袭击队员表示感谢和慰问。”

国防部长讷讷他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他觉得对任何人都无言以对。在向各位传达了总统的话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多说，面色阴沉地离开作战室。穆拉上将也凄凄然随之离去。

这时，责难之声越来越多，声调越来越高，而且都是对着布莱克伯恩和迈耶的。

21日晚上9点15分，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在吴通基地垂头丧气地整理作战报告，并用电报形式呈递穆拉上将。士兵们也个个无精打采，抱怨连天。

塞蒙兹看到这种情况，把袭击队员集合在一起训示说：“我们按计划实施了作战。虽然没能够救出我们的战友、但我们应该挺起胸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感到耻辱的地方！我们是胜利的！”队员们猛烈地鼓起掌来。塞蒙兹看到，昏黄的灯光之下，许多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25日，在白宫的会客厅内，尼克松总统同麦纳准将、塞蒙兹上校一道，给突击队队员阿达利中士（黑人）和赖特中士两人颁发了英勇勋章。而参加作战的其他人员也在布拉格堡兵营，由国防部长授了勋。

在接下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国防部长莱尔德在穆勒主席、麦纳准将、塞蒙兹上校的陪同下，出现在会议室。

国防部长把两位军官介绍给大家后，以缓慢而肃穆的语调宣布了特种部队袭击山西收容所一事。关于袭击的经过，他只作了短短3分钟的介绍。

最后，他垂下眼帘，不胜悲哀他说：“遗憾的是，收容所是空的……我们没能救出俘虏……”

记者们顿时一阵喧哗。接着，一个接一个尖锐的问题抛向两位军官：

“你们是怎样制定作战计划的？”

“为什么要兴师动众袭击一个空的收容所？”

“不是已经知道俘虏不在，收容所是空的吗？”

“是不是泄了密？”

“这不是实际上轰作了北越吗？”

“留下的俘虏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吧？”

莱尔德在嘈杂的诘问中，缓缓转头向窗外望去。窗外，白宫绿油油的草坪上，有许多孩子在玩耍。人们悠闲自在他说、笑、坐、卧，根本看不出冬天即将来临。

“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他疲倦地想。

拦截杀手：夺回“马亚吉斯号”

炮惊泰国湾

1975年5月12日，薄薄的晨雾刚刚散去，桔红的太阳便惺松地露出头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向广阔的海洋。

一艘巨大的轮船，在鸥鸟的啼叫及簇拥之下，在蓝色的泰国湾上静静地航行。这艘名为“马亚吉斯号”的美国商业运输船。从香港启航，正在开往梭桃邑港的旅途之中。

“什么时候才能到新加坡呢？”一个黄头发的十八、九岁的水手只穿着短裤，斜斜地躺在甲板上，大声地问旁边的一个正在吹口琴的同伴。

“着什么急嘛！”旁边老一点的水手停下口琴，慵懒他说。他似乎对漫长的旅途已习以为常，并能在旅途中得到悠闲的乐趣。

年轻水手叹了一口气，眼睛四处地地望着：“我真想立刻就飞回家去。”“又想你的情人了吧？”老水手哈哈大笑说。

“嘿，阿加西，你看！”年轻水手大喊了一声，“那是什么地方？”

阿加西直起上身来，向年轻水手所指的地方看去。远处的薄雾中，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只小岛的影子，小岛略成环状，在蓝天和大海的映衬之下，显得孤独而美丽。

“那是威岛，一个遍地礁石的荒岛。”阿加西有些失望他说道，“这就是说，我们离柬埔寨海还有100多公里。”

“威岛是哪个国家的？”年轻水手问道。

“咳、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都说这个岛屿是他们的。”

轮船慢慢地向威岛靠近过去。凉爽的微风将雾气渐渐吹走，威岛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水手们的面前。

突然，阿加西皱起双眉，不可思议地自言自语道：“奇怪！威岛上怎么会有人呢？”

年轻水手定睛一看，威岛附近果然有人影及船只的影子在晃动。

“会不会是来旅游……”话音未落，一只狭长的物体迎面疾飞过来，落在“马亚吉斯号”旁边的海水里，轰然爆炸。爆炸掀起的巨浪向轮船袭来，轮船一时间失去了平衡，剧烈地抖动起来。

甲板上的几名水手拼命地抓住船舷，才没被惊天动地的白色巨浪卷走。但他们浑身上下都被海水打湿了。

没有等他们回过神来，又有几枚炮弹状的东西呼啸而来，先后落在轮船旁边的海水里、激起滔天巨浪。

紧接着，一艘炮艇冲着“马亚吉斯号”疾驰而来，船上有人用扩音器大声喊着：“停船！马上停船！不然要开炮射击了！”

此时此刻，“马亚吉斯号”的船长查尔斯·米拉端坐在驾驶舱内，不慌不忙地给驾驶员下达命令：“放慢速度！按他们说的去做！”

这位62岁的船长，已经有38年的航海经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他们碰到的可能是海盗。但他再仔细一看，打消了这种念头。原来，拦截他们炮艇的船只似乎是柬埔寨海军的军舰。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如果因正当理由军舰向商船开炮或命令其停船时，如果不停船，则军舰有权力对船只进行扣押。然而，此时柬埔寨军队会有什

么理由让在公海上航行的“马亚吉斯号”停船呢？

米拉船长立即命令电报员发出紧急求救电报：“MAYDAY！MAYDAY！我船遭到柬埔寨海军的炮击，现在已被命令停船。柬埔寨士兵似乎要对我船进行检查。”

船停了下来。不久，7名装备着掷弹筒和苏制AK—47来福枪、携带美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柬埔寨士兵首先登上“马亚吉斯号”。而接着，又有40名柬埔寨士兵登上船。

这些柬埔寨士兵不会讲英语，便用手指着炮艇，打手势命令商船跟在炮艇的后面。

米拉船长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一边将船速降至一半，跟在炮艇后面磨磨蹭蹭地航行，一面期待着接到紧急求救信号的美国海军、空军能够很快赶来救援。

船舱内安静极了，30多名船员大眼对小眼、默不作声。大部分船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他们都盯着米拉船长。米拉船长眉头紧锁，在柬埔寨士兵的监视之下，一个劲儿地抽烟。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转眼已是晚上8点了。柬埔寨士兵指着地图的一个港口，对米拉船长指手画脚他说：

“这里！到这里！”

米拉船长一看，那是柬埔寨本土的磅逊港（旧西哈努克港）。到了那儿，无异于自投罗网。

米拉船长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看见柬埔寨士兵在瞪眼睛，赶忙比划着说：“我们的夜间航海雷达出了故障，晚上不能航行！”

当柬埔寨士兵弄清楚他的意思后，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洋，“马亚吉斯号”在威岛以北的海域抛了锚。

天完全黑了下來，满天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然而这一夜谁都无法入眠，船长坐在船桥上，与柬埔寨士兵出演了一夜的哑剧。

留在船上的柬埔寨士兵都很年轻，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军装，所配备的装备也基本都是五、六十年的产品。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士兵对船上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他们不知道抽水马桶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放在打字机上会有纸出来；不知道人们把什么放进打火机中会打出火来……

然而，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柬埔寨士兵却并不粗鲁。当他们看到新奇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时，并不抢夺，而是表情温和、有些不好意思地索要。吃饭时，他们总是让船员们先吃，尔后自己才吃。总之，他们对船员们是彬彬有礼的，而船员们也稍稍放下了紧紧悬着的心。

天终于亮了。第二天，即5月13日一大早，柬埔寨士兵指着航海图，命令米拉船长将船转移到柬埔寨近海48公里处的本土与威岛之间的大约中间位置的通岛。

通岛？那儿离柬埔寨更加近了。米拉船长看到了危险，但他只有遵从——他没有其他的借口。不久，船离开了威岛，向通岛驶去。不过，米拉船长仍充分施展拖延战术，一边期待美军救援，一边将船速放慢。

下午1点30分，“马亚吉斯号”在通岛海域抛锚。通岛的附近，横七竖八地泊着几艘形状各异的船只，同柬埔寨炮艇、渔船混杂在一起。米拉船长心想：恐怕这些外国船只也是被扣押在这儿的吧？

“下船！快下船！”有人用蹩脚的英语对他们大声喊道。

在柬埔寨士兵的押送之下，船员们被迫离开自己的“马亚吉斯号”，换乘两只小船。这两只船中，一只是柬埔寨船，一只则是被扣的泰国船。船员们被带到通岛的一个小海湾。米拉船长趁柬埔寨士兵不注意的时候，仔细地瞅了两眼这个海湾。他几乎有些绝望了。这个小小的海湾，实际上是一个小型要塞，装备着 22 毫米的机关炮和火箭发射器，地面覆盖着浓密的原始森林，从空中看不到任何目标。美空军飞机常常飞临上空，然而似乎还没有发现进入海湾的渔船。这样，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下午 5 点，一名懂点英语的柬埔寨士兵断断续续地问米拉船氏：“‘马亚吉斯号’，上锁的仓库里，是不是装有武器弹药？”

米拉船长当即否认：“怎么可能呢？我们运送的只不过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而已！”

柬埔寨士兵没有理会米拉船长的辩解，坚持要求检查。船长和轮机长决定领他们到船上去。

正当他们登上“马亚吉斯号”的时候，附近一带突然亮了起来，刺眼夺目。大家惊奇地往天空望去——原来是美军侦察机打了一发照明弹。这可把柬埔寨士兵吓坏了，他们惊慌地让船员们下船，又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带回海湾。米拉船长原打算在船上给侦察机一个什么信号，但没能实现。

在寂静的海湾里，船员们都很沮丧。因为他们一直不明白，柬埔寨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扣押他们的船只呢？晚饭送上来了，是被扣的泰国船员给做的。这些泰国船员对“马亚吉斯号”的难友们非常友好，给予特别的照顾。

眼看太阳一点点沉下去了，夜色一点点浓了起来，大家明白，这一天又没有了希望了。这一夜，船员们在渔船上，一边听着美军侦察机的轰鸣，一边被海浪摇撼着，度过了又一个异国他乡的不眠之夜。

5 月 14 日，凌晨 6 点左右，米拉船长和 39 名船员被押上泰国渔船，在 4 艘柬埔寨炮艇的挟持之下，向柬埔寨本土磅逊港驶去。年久的渔船剧烈地摇晃着，把船员们颠得前仰后合。在开往磅逊港的 4 个小时的航行中，对船员们来说，犹如过了 4 年的时间——这漫长的、前途未卜的旅途无异于通往地狱的恐怖之路。

“到了柬埔寨，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人人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会把我们当人质扣押多长时间呢？”

“怎么办呢？”那名最年轻的水手已吓得哭出了声。整个船舱里愁云惨淡，哀鸣不绝。

出发 1 小时后，船舱外突然响起猛烈的机枪扫射声。胆大的水手四处张望，但见水花飞溅，乱弹纷飞。原来，美军飞机发现了炮艇和渔船，便向船的前方 100 米及船侧 75 米处，用机枪扫射、用火箭炮攻击达 100 次以上，企图使炮艇和渔船返回通岛。

然而执拗的柬埔寨士兵对激烈的扫射声充耳不闻，仍命令炮艇全速行驶。当飞机明白船只并不听从时，便低空飞行，从 10 米的高度以更近的距离对水面开火。

船员们大惊失色，一片惊叫。他们把白衬衫脱下来，握在手中，疯狂地向碧蓝的天空挥舞着，试图通知自己的存在和正处于炮火之下的危险。

“我们是美国人！美——国——人！”他们焦急万分，扯着嗓子大声喊着。然而嘈杂的炮火声中，有谁能听到他们微弱的求救声？

这时，驾驶渔船的泰国船长几次想把舵转回去，但每次都遭到柬埔寨士

兵的粗鲁对待——他们用手枪顶着泰国船长的头，强迫渔船继续向柬埔寨本土方向航行。

美军飞机见炮火不能阻止船继续前进，等得不耐烦了，便投下几颗催泪弹。浓浓的烟雾顿时遮蔽了蓝天，所有的人都睁不开眼睛，流下了眼泪。纵然柬埔寨士兵亦是泪流满面，但仍咬牙切齿地命令船长道：

“不准停！向前航行！再掉头就毙了你！”

渔船穿越枪林弹雨，穿越催泪弹的浓烟浊雾，依然不折不挠地向前驶去。大约是美军飞行员气急败坏了，又投下了驱散游行队伍用的化学药物。海水挟着一股强烈的恶臭向船员袭来，船员们开始出现呕吐，甚至有的人皮肤开始溃烂、流血。

这时火箭的一块碎片击中渔船，有几名船员被碎片划伤，其中一个昏迷了过去。

稍倾，美军飞机终于死了心，无可奈何地飞走了。四周重又归于一片寂静。

渔船进入磅逊港，已是上午 10 点以后了。干疮百孔的渔船无力地停靠在一只柬埔寨船的旁边。美军侦察机没有再来。船员们绝望了，小水手则哇哇大哭起来：“我不去柬埔寨！我不去柬埔寨！”

然而他们被士兵们推推搡搡地上了岸。在岸上的 45 分钟里，这些金发碧眼的船员们，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被几千名武装的柬埔寨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对这些“怪人”的降临或表示惊奇、或表示高兴，他们又说又笑，仿佛刚刚打完一次胜仗似的快乐。

接着，船员们又登上摇摇晃晃的泰国船，被带来离磅逊港约 1 公里的军事区，待了没几分钟，又迅速转移到磅逊港以西 25 公里处的隆三岛。几经辗转之后，船员们已经心平气和——反正死路一条，索性看开点吧！小水手也止住哭泣，好奇地四处张望着。

在一个有海军设施的码头，他们毫无表情地下了船。

“欢迎到柬埔寨来！”

一声美国英语，使大家猛然一惊。想不到这儿会有人用英语向他们表示欢迎！英语尽管讲得并不漂亮，却也有滋有味。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市长的翻译；这是船员们自被拘留以来，第一次见到处于负责地位的人。

米拉船长眼睛一亮，郑重地对翻译说：

“‘马亚吉斯号’只是一艘普通的运输船，根本没有运载武器或装备。请求立即释放船只和船员。如果让我们回去，我们会通过曼谷的公司事务所，请求美军立即停止攻击。如果不这样，美军一定会来报复的。我希望双方都持合作的态度。”

翻译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会回去向上司报告的。明天早晨再答复你，怎么样？”

当晚，隆三岛上夜色如水。海上灰蒙蒙的。船员们呆呆地坐着，遥望东天。水平线上泛出了淡淡的桦树皮色。一钩弯月高挂在头顶上黛蓝的苍穹中，宛如一把金弓，发出皎洁的清辉。左面黑黝黝的尽头，灯塔的回转灯在陆地和大海之间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光环。

耳边，是波涛拂岸的声音，“哗——哗——”，一如船员们复杂的心情。

白宫紧急会议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办事机构内，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而有序地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宏伟的大楼内，各种职员穿着制服、或神色慌张，或怡然自得地在大厅内流水般穿梭。他们要负责把收到的最新消息以各种方式通知美国及全世界，让世界各地的各种肤色的人们了解，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一位年轻秘书拿着一张条子，匆匆地穿过大厅、乘电梯到达这幢建筑物的顶层，敲开了社长办公室的门。社长刚刚用完早餐，正坐在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前审阅即将发出的厚厚一堆电文。

秘书把条子递给社长：“社长先生，这是刚才接到的密码电报。一名没有留下姓名的船长打来的。”

“哦，”社长饶有兴趣地接过条子。条子上这样写着：

“MAYDAY！MAYDAY！我船遭到柬埔寨海军的炮击，现在已被命令停船。柬埔寨士兵似乎要对我船进行检查。”

社长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电文。“查证后，速将此事报告华盛顿！”社长下令道。

当美国国务院工作中心接到这一消息时，已是 5 月 12 日凌晨（柬埔寨时间 5 月 12 日下午 3 点左右）。接到这条语意不详的电文时，值班军官犯了愁：是谁的船？为什么被扣？为什么要炮击？都不清楚。

上午 6 点 15 分，国务卿基辛格知道了在亚洲发生了紧急事态。

而福特总统的安全事务副助理斯科克罗福特中将知道这件事情时，是他 7 点到白宫上班以后的事了。他认为、总统会马上上班，便没有专门报告此事。因而，当总统知道这一事件时，已是上午 7 点 40 分。

此时此刻，已是事件发生后的 4 个多小时了。

在白宫，人们对柬埔寨海军扣押船只和船员行为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

有人说：“这纯属误会，是偶然事件。”

有人说：“柬埔寨肯定是为了丢美国的面子才这样做的。”

也有人说：“柬埔寨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确保拥有可能有油田的附近海域，从而声称威岛的主权归其所有。”

还有人说：“柬埔寨也许是为了索要旧政府军逃往美国时带走的武器，作为谈判的一项交换条件才这样做的。”

总之。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当然、柬埔寨政府不会解释扣押船只及船只的理由的。而这时，柬埔寨主管情报的一位官员不顾美国政府和船主的再三否认，在柬电台上宣称：“‘马亚吉斯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搞了间谍活动。”

中午，福特总统在白宫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主要议题便是“马业吉斯号”被扣一事。主要官员都参加了这一会议：副总统洛克非勒、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空军总参谋长琼斯上将、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拉莫斯菲尔德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正在欧洲视察北约部队，他的职位则由琼斯上将代理。官员们觉察出事情很是棘手，都锁眉不语。

“现在，请国务院工作中心情报官员介绍事情经过。”国务卿基辛格是会议的主持人。

一位官员按了一下电钮，墙上“哗”地出现了一张东南亚地图。

“‘马亚吉斯号’运输船是总部设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的属于西兰德海运公司的集装箱运输船。它从香港启航，最终目的是新加坡。”这位官员指着地图说了起来。

“‘马亚吉斯号’船长名叫查尔斯·米拉，是一位62岁、有38年航海经验的老船长。他手下有39名船员。船的排水量为10,766吨，船长144米，船速每小时15节。

“该船于1944年下水。最后一个月，与另一艘姊妹船‘庞斯号’从加勒比海航线转到东南亚航线。目前的任务是为了给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和美军基地运送粮食和日用品。该船载着千吨货物行驶在公海的一般航道上，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18分、即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18分在威岛附近遭柬埔寨海军炮击及扣押。

“就在几天以前，柬埔寨新政府单方面宣布了90海里领海权，而威岛正位于其所谓的领海之内。因而，我们分析，柬埔寨认为，我船侵犯了其领海主权，为了保卫其所谓主权，就得对通过这一水域的船只采取行动。因而发生了扣船事件。”

“很好，”福特总统点了点头，转身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这起事件呢？”

“我主张，”基辛格显然是处理过多起这种事件，胸有成竹他说，“为了在国际上阻止美国在越南撤退的形象，提高美国的威望，同时向国内宣示夺回被扣留船员的意图，应该以尽量多的兵力，对柬埔寨采取强硬的政策。”

“那么国防部长的意见呢？”福特又问施莱辛格。

“我认为，为避免过度介入，应该以较少的兵力、一边看对方的态度，一边采取行动。”施莱辛格回答道。

福特总统面对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陷入了沉思之中。

福特想起了1968年，在北朝鲜东海，发生的北朝鲜扣押美国海军电波监视船一事，即“普埃布洛号”事件。

那是1968年1月23日，在北朝鲜东海海面上，正在收集电波情报的“普埃布洛号”被北朝鲜海军扣押，83名乘员被扣押了11个月，其中1名死亡。12月23日，朝鲜将乘员全部释放，但条件是他们在证明为中央情报局搞了间谍活动的白皮书上签名，而且美国政府要做出道歉。

福特认为，为了避免在柬埔寨出现类似“普埃布洛号”的事件，在柬埔寨扣押船只的一开始，美国就应采取强硬对策。

“我同意国务卿的意见，”总统说道，“为了防止红色高棉对船员的虐待，我们要及早行动。国防部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备采取军事行动。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首先是确认‘马亚吉斯号’的位置，阻止船只和船员的转移。”

紧接着，五角大楼已经命令太平洋驻军戒备待命，还命令驻日本冲绳、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紧急调动，太平洋上的第7舰队紧急前往增援。

不过，福特并未放弃外交途径。总统指示国务卿，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柬埔寨进行接触，看有没有进行努力的希望。

下午1点50分，白宫新闻发言人奈森在水泄不通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

“美国非军事运输船‘马亚吉斯号’在泰国湾的公海上被柬埔寨海军扣押，据推测已经被带到了磅逊港。福特总统坚决谴责这种扣押过往船只的海盗行为，已指示国务院要求柬埔寨政府立即释放船只。如不释放，则下重大

决心。”

下午4点30分，副国务卿英格索尔邀请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到国务院，向他递交了一份给柬埔寨政府的、要求释放被扣船员的备忘录，但出于各种原因被婉拒。

国务院同时指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后美国总统），要求他将同样的备忘录递交给中国政府及柬埔寨北京大使馆。

5月13日晚上8点10分，联络处布什将要求释放“马亚吉斯号”的备忘录交给中国外交部及柬埔寨驻北京大使馆。但第二天，备忘录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了。

尽管美国在中国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但华盛顿流传着一种猜测：尽管备忘录被退回，但是中国为了避免苏联行使影响力，实际上已劝告柬埔寨政府归还船只；并且，中国是希望美国采取强硬手段的。

凌晨2点25分，斯科克罗福特中将把在值班室休息的福特总统从睡梦中摇醒。

“什么事？”福特一惊，唰地一下坐了起来。

“‘马亚吉斯号’正在开往柬埔寨本土，也有情报说，船只已停泊在柬埔寨海48公里处的通岛。”斯科克罗福特中将简单把最新动态汇报了一下。

福特皱皱眉头：“如果‘马亚吉斯号’驶入柬埔寨本土，那么营救船员要困难的多！上午我们再开一次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研究一下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我的观点是，此事宜早不宜迟，万勿久拖！”

会议开后，国务院再次通过中国，要求柬埔寨政府“不要把船员带到本土，并在24小时内归还船只及船员”。

出于美国独特的“审批程序”，从下午5点50分开始，白宫对议会的21名主要成员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电话交锋，终于取得了关于使用武力的谅解。议员们基本同意使用武力。其中，参议员民主党院内总务曼斯菲尔德（前驻日大使）担心轰炸柬埔寨本土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艾尔伯特也分别询问了军事行动延期的可能性。但是，总统欲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和阻止柬埔寨空军反击的意图显然是不可动摇的。

晚上8点30分（即柬埔寨时间14日上午7点30分），美军侦察机传来新的消息：“海上发现炮艇群正驶向柬埔寨本土，其中1艘有几名像是西方模样的人挥动着白旗；阻拦未遂，击毁3艘炮艇（实际上是一艘）。”

“西方模样的人？”福特神情一振，“多半会是‘马亚吉斯号’的船员。”

但随即他的神色又黯淡下来，对国防部长说：“如果攻击炮艇就有可能误伤船员。让美军飞机停止攻击，让船逃往本土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当天晚上10点40分，白宫召开了第三次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情报官员推测，一部分船员有可能被炮艇转移到了柬埔寨本土，但大部分仍留在通岛。

福特脸涨得通红，额上的青筋一突一突地跳动。他声音低沉、一字一顿他说：“目前，‘马亚吉斯号’的船员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为了保护我国公民的应有权利，捍卫国家尊严，我决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船员被转移、阻止柬军救援；同时，还要孤立通岛，进行营救‘马亚吉斯号’船员的作战。”

会议室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盯着总统，生怕漏听了一个字。

“我建议，由海军陆战队搭乘直升机强行袭击通岛！就是说，要用一支海军陆战队乘直升机在通岛降落，在救出船员的同时占领该岛。另外，派另

一支部队在‘马亚吉斯号’降落，夺回船只。在此期间，用战斗轰炸机进行空中支援，同时，为阻止敌军救援，对包括柬埔寨本土机场在内的军事设施实行有限的轰炸！”

总统话音未落，掌声已潮水般响起。

倾巢出动

此时，太平洋第7舰队早已进入戒备状态，准备随时作战美国国防部地下作战室获悉“马亚吉斯号”被扣，已是5月12日上午5点12分的事了。上午7点30分，国防部命令太平洋总部从泰国的乌他堡空军基地派出侦察机侦察“马亚吉斯号”的位置及敌舰情况。

接着，附近海域的各美军船只纷纷接到命令，向出事地点驶去。

华盛顿时间10点19分，菲律宾西南方约160公里处的一艘美军护卫驱逐舰“霍尔特号”奉命向现场进发，冷冻船“织女星号”在其后方120公里处紧紧追随，疾驶而去，两硬船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4日下午11点到达柬埔寨海域。

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正在爪哇岛以南的海面，向澳大利亚方向驶去的美航空母舰“珊瑚海号”以及3艘驱逐舰也接到命令，决定朝北改变航向，向柬埔寨全速前进，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5日下午2点到达。

与此同时，正在亚洲东部洋面上航行的导弹驱逐舰“威尔逊号”也开始向柬埔寨进发，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5日中午到达。

5月13日，国防部给菲律宾的驻军司令下达一项紧急命令：“迅速让12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开赴乌他堡基地，执行救援任务！”

受命的马尔斯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心挑选了120名身强体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乘大型运输机赶往乌他堡军事基地。

下午3点，国防部下令驻冲绳的第3海军陆战师所属的水陆两栖部队的1100名官兵也开赴乌他堡基地。

当天晚上7点10分，在菲律宾近海的美航空母舰“汉科克号”也接到急令，迅速赶赴柬埔寨海域，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6日下午5点到达。

另外，5月14日，为了准备对柬埔寨本土进行轰炸，驻关岛的美战略轰炸机B—52机队也被下令1小时待命。

可以说，为了营救“马亚吉斯号”船只，美军在亚洲的几乎所有基地都进入战备状态。乌他堡基地的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也不例外。然而，技术上遥遥领先的远距离低空飞行侦察机P—3C“猎户座”却被冷落在一边。原来，进行侦察飞行时，搜索区域要牵扯到柬埔寨的领空、因而，侵入柬埔寨领空要直接请示国防部的批准。

“请示我们？”国防部官员在电话里大声喊着，“在这个时候，谁还管他妈的什么领空不领空？马上行动！”

这位好激动的官员在嚷了几声后，没忘了嘱咐几句：“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柬埔寨装备有T—28旧式螺旋桨飞机。柬埔寨也许会来干扰，但P—3C机即使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掩护仍可单独执行侦察任务。再有，柬埔寨的防空装备只有20毫米的机关炮，也有情报说有40毫米的机关炮，所以行动时要小心一点，不要大意。”

这样，2架P—3C机于下午9点28分到大威岛的上空。为避免被火炮击

中，它稍微提高了飞行高度，以 2000 米的高度进行侦察。不久，它发现了几艘可疑船只。原有情报说“马亚吉斯号”正在向磅逊港的方向航行，现在却没有发现船只在移动。

于是其中的一架 P—3C 侦察机向停泊中的 1 艘似乎是“马亚吉斯号”的船投下一发带降落伞的照明弹，两位驾驶员睁大眼睛努力加以辨认，但仍是看不清楚。

13 日上午，P—3C 机再次出发侦察。8 点 16 分，副驾驶员突然大喊了一声：“瞧，那是什么？”

驾驶员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威岛以北的茫茫海面上，漂着一个黑色的小甲壳虫状的东西。他打开遥视设备，仔细观察了一下。

“那是一艘停泊在海面上的货轮，”驾驶员兴奋他说，“让我们降低点观察。”

侦察机不断地降低自己的高度。由于海面上有雾，能见度不是太好。最后，当侦察机以 180 米的超低空的高度掠过货轮的上空时，驾驶员大叫了起来：“我发现了两旁停着的炮艇了！”

“不错！货轮船头和船尾都有‘马亚吉斯号’的字样！”副驾驶员马上把这一令人振奋的情况报告给指挥塔。

突然间一声巨响，飞机猛烈地抖动了一下，飞机前部的仪表表盘指针和数字剧烈地抖动起来。

“不好，我们被击中了！”驾驶员急得汗都出来了。

由于飞行高度太低，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了 P—3C 的尾部。

幸好没有伤至要害部位，驾驶员立即掉头，摇摇晃晃地返回基地，没有出现机毁人亡的惨祸。在场的人都感叹说：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8 点 30 分左右，“马亚吉斯号”号起航。人人都认为目标是磅逊港，但结果出人意料——下午 1 点，该船在威岛以北 50 公里处的通岛近海约 1.6 公里抛锚停泊。

下午 3 点，由 F—111、A—7 等飞机组成的混合编队袭击了“马亚吉斯号”附近的柬埔寨炮艇。据情报员报告，由于下午 P—3C 的接近，有 1 艘炮艇和 1 艘渔船靠上“马亚吉斯号”，大约 40 名西方人模样的被转移到这两艘船上，然后直奔通岛而去。

“小型渔船上的人，似乎都是低头抱膝而坐。”情报员汇报说，“这两艘船靠岸后，让人们下了船，然后，这些人又向岛内走去。”

整个晚上，P—3C 机都在接连不断地投放照明弹，监视“马亚吉斯号”的行动。同时，它还启动雷达，对附近海域航行的舰船进行搜索。

此时，驻泰国的临时司令部推断，“马亚吉斯号”的船员全部在通岛登陆，两艘船都停泊在岛的后面。

5 月 14 日凌晨，F—4、F—111、A—7 混合编队和 1 架 AC—130 歼击机在得知共有 5 艘船只企图向北航行时，立刻从呵叻基地起飞，向正要朝磅逊开去的 5 艘船进行了恐吓反击，企图阻止其向本土逃窜。最后，3 艘返回通岛，1 艘沉没，那艘载着西方人的船于 10 点钟驶入磅逊港。

此时的国防部已忙得不可开交。尽管美军航母、侦察机及战斗机都倾巢出动，但到此时此刻，仍没有有关船员下落的确切情报传过来。RF—4 侦察机拍摄的大量空中照片也未能提供有用的情报。

国防部的情报官员通过各种迹象判断，有几名西方人被带到本上（有的

说 30 至 40 人，有的说是几个人)。但大部分船员仍留在通岛。而“马亚吉斯号”船上，只有柬埔寨士兵呆在上面。

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出现的最大难题莫过于缺少详细的通岛地图了。由于只有一张非常古老的地图，官员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空中照片。另外，指挥袭击部队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斯汀亲自坐直升机勘察了地形。

经过这一系列的地形勘察，军官们认为通岛有一处可供几架直升机同时着陆的地点。另外，通岛的防空地都集中在通岛北部，这也算对手防卫上的一个弱点。

因此，国防部首脑最后决定：配备 11 架直升机（每架可搭乘 25 名突袭队员），使用其中的 3 架，配属 60 名队员，实施夺回“马亚吉斯号”作战；剩下的 8 架，则配属 175 名队员在通岛登陆。

当初，当地司令部打算同时实施在“马亚吉斯号”上降落和在通岛上登陆，但太平洋军总部提出异议：“在‘马亚吉斯号’上直接降落太危险，建议首先在‘霍尔特号’护卫驱逐舰上降落，然后，由‘霍尔特号’靠近‘马亚吉斯号’。”

而袭击部队指挥官奥斯汀中校提出一种较为容易的登陆方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直升机着陆以前，可首先对敌方阵地进行一番空中轰炸。”

“不行，”司令部官员说，“这样有可能造成被扣押的船员受伤。”于是，这一建议被驳回了。

而剩下的问题，则是通岛的守备部队的人数问题了。岛上究竟有多少人呢？众说纷纭，难以判定。

最先的情报说：“通岛上的守备部队只有 18 至 20 人，而美军的登陆人员将达到 175 人，从人数上讲占绝对优势。”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华盛顿的国防情报局的消息说：“通岛上有柬埔寨守备人员 150 人至 200 人，装备有 82 毫米迫击炮，75 毫米无后座力炮，7.63 毫米和 12.7 毫米机枪。”这一消息所报告的人数与装备都与以前的情报大相径庭、一时间国防部的情报人员无所适从。

紧接着，太平洋军总部情报部也搞到了如下“确切情报”：“守岛部队约有 90 至 100 人，另外，还增加了 10 至 15 名炮兵。”

袭击部队从通岛附近海域的柬埔寨舰艇的数量、守岛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防空阵地的配备等独自断定：“岛上驻有包括家属在内约 100 人，而不是 20 人。”

华盛顿时间下午 3 点，福特总统为了下营救作战的决心，召开了第四次安保会议。会议持续了将近 2 个小时，还讨论了包括作战对各国的影响等内容。4 点 45 分，总统下令：

“海军陆战队凌晨时分在通岛登陆，迅速夺回‘马亚吉斯号’！”

一场恶斗即将揭开序幕。

通岛恶战

5 月 15 日凌晨 4 点，载着袭击队员的 11 架 CH—53 直升机，在奥斯汀中校的率领下，拂晓从乌他堡基地悄然起飞。11 架直升机像 11 只黑色的燕子，无声无息地在夜空中飞翔。

片刻之后，凛凛的晓风掠过漆黑的海面，夜幕缓缓地从东方被揭了开来。熹微的晨光映进飞行员们的眼里，拍打着矶岸的白浪渐次清晰可见。混沌的东天也变得澄明，很快就系起了一条锦带。浩淼的海面上翻动着白色的浪花和黑色的波谷，泰国湾的夜幕即将拉开。

“真美啊！”坐在直升机舱的队员们无不为主热带海洋的奇妙景象所震撼。眼看着东方的太空放射出金光，忽然，大海的尽头浮现出一点猩红，那么迅疾，竟令人无暇想及日出。屏息定睛，只见仅露出水面的红点化作金团，旋即一跃而脱离了水面。

初升的太阳喷出万点金滴，一瞬千里，洒到广阔无垠的海面上，也洒到了正在迅速接近的通岛。通岛是一个覆盖着低矮的原始森林的三角形小岛，北半部分有着较高的山岗。

第一架直升机内的队员们正陶醉在海上日出的美妙景色中时，突然一种巨大的震撼袭来，大家心中暗叫不好——可已经晚了。柬埔寨军队开始射击，第一架直升机中弹，从天空中直直地摔下来，砸落到蔚蓝的海面上，掀起一片巨大的浪波。

敌人的防空炮火比预想的要激烈得多。又有1架飞机被迫降落在离岸160米处的海面上；还有1架飞机坠落在遥远的海面；另有2架飞机虽然中弹，但仍在努力飞行。

出师未捷身先死，尚未被击中的直升机的队员们都急了。“什么20毫米、40毫米的火炮，全是见鬼的谎话！”队员们大声地骂青国防部的情报官员。

正巧，在通岛附近海域备战的导弹驱逐舰“威尔逊号”发现通岛海湾处冒出一股黑烟，看来是有直升机坠落。该舰立即驶近该岛，接近北端1000米处的海面时，发现有3组人影正在波浪之间游动。“威尔逊号”立即放下救生艇，将13名落水的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救起。

前线射击指挥官汤金中尉也随直升机落入海中。他爬出直升机后，一边向海岸游去，一边气喘吁吁地用便携式无线电话向空中的歼击机指示敌人的据点：

“方位东北，C—5区！方位东北，B—2区！”

根据当初的计划，6架直升机应降落在东侧的C区，2架直升机则降落在西侧的B地点。但结果已是面目全非——人员七零八落，C地点只登陆了20人，B地点R登陆了29人。

与此同时，48名海军陆战队员、12名爆炸物处理队员，分乘6架CH—53直升机飞临“霍尔特号”护卫驱逐舰的上空。但直升机临时发现“霍尔特号”供降落用的甲板过于狭窄，直升机放弃直接降落，而是让队员顺着绳梯跳上甲板。

A—7机向“马亚吉斯号”投下了催泪瓦斯弹，船上立刻笼罩起一片浓烟。

海军陆战队队员跳上“霍尔特号”后，开始接近“马亚吉斯号”。他们大声向“马亚吉斯号”喊道：

“我们是美国人！船上有人吗？”

然而船上一点动静也没有。陆战队队员们戴上防毒面具，端着来福枪，一个个地登上“马亚吉斯号”的舷梯。与此同时，“霍尔特号”的机关炮也对准了“马亚吉斯号”。

指挥官伍德上尉第一个冲上甲板。他一脚踹开船舱的屋门，大声喊道：“船被包围，放下武器！”

可是船舱里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仔细检查船上各处！”伍德上尉命令陆战队队员们。

队员们仔细检查了船桥、轮机室、主甲板的船头、船尾等处。爆炸物处理队也仔细地搜索了船底到船室的一切部位。但结果很令他们失望：船上不仅没有船员，甚至没有柬埔寨士兵。船上也没有爆炸物，有的只是人们吃剩下的已经变了质的残羹冷饭。从桌面上物品散乱的情形来看，船员们是在忙乱中被押走的。

8点，“马亚吉斯号”挂上美国国旗。8点20分，伍德上尉有些沮丧地发出电报：“‘马亚吉斯号’夺回，但没有发现船员。”

“马亚吉斯号”由“霍尔特号”拖着，缓缓地踏上了归程。

通岛上，奥斯汀中校与59名队员一起，悄悄地在炮火稍弱的西岸南部A地点登陆。

登陆以后，奥斯汀中校立刻用无线话机命令前线射击指挥官卡斯蒂：“请求歼击队A—7机以及AC—130机给予空中支援！”此时，A—7及AC—130正在上空盘旋。

但由于没有坐标网地图，奥斯汀无法对歼击机进行有效的诱导。于是，奥斯汀中校不得不期待4小时后才能赶到的增援部队，并决定集中起分散的兵力来对付敌人的反击。

在B地点，基斯中尉率领的一队在空中的支援下，与柬埔寨部队进行着艰苦的作战。奥斯汀循着炮火，沿着树木茂密、岩石纵横的海岸、北上B地点，终于同基斯中尉的一队汇合。两队同时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射击。

上午11点8分，增援部队终于到达。增援部队带来的口信是：“船员已被释放。”奥斯汀和基斯都很奇怪，“这么说，船员们不在通岛上？”这时，战斗仍激烈地进行着。

紧接着，11点10分，国防部发来了“停止作战”的命令。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奥斯汀和基斯听到这一命令，不禁啼笑皆非：“敌人在激烈抵抗，这个时候怎能停止作战呢？”

炮火仍震耳欲聋地继续着。

另一方面，对柬埔寨的本土开始轰炸是在15日的早晨。正如国防部所云，柬埔寨并没有像样的防空力量。纵然这样，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开始对柬埔寨的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攻击机群轰炸了跑道、机场、维修场、加油设施等。结果把以T—28为主力的柬埔寨空军一网打尽，炸得防空阵地一片狼藉，哑然无声。

对柬埔寨本土的轰炸以大胜告终，但通岛上仍然炮弹横飞。如果用直升机撤退，将会非常危险。

为了让通岛的敌人彻底沉默，司令部下令，“轰炸通岛！”

由泰国起飞的1架AC—130机在通岛南岸投下了现有的普通炸弹中最大的一枚——BLU-82炸弹。刹那间，通岛南岸一声巨响，一股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千千万万棵树木的碎片飞上天空，遮天蔽日。

下午，炮战接近尾声。等到夜幕降临之后，直升机载着袭击队员开始撤退。晚上8点55分，整个作战宣告结束。

5月15日凌晨6点7分，柬埔寨金边电台广播说：“柬埔寨政府已经释放了‘马亚吉斯号’的船员。”

其实，正在海军陆战队在“马亚吉斯号”上搜索船员们的踪迹时，柬埔寨

寨政府宣布释放船员。柬埔寨政府把船员安置到前一天被扣的泰国渔船上，让他们向“马亚吉斯号”驶去。

船员们非常高兴地登上泰国渔船，“军队终于来救我们了！”然而他们在庆幸的同时，也在担心他们的船只会不会被炮火击中。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可以听到通岛上激烈的炮声了。

这时，正在巡逻的 P—3C 机发现了一艘炮艇似的船影离开柬埔寨本土，向通岛方向驶来。P—3C 机马上发出报告。

为了进一步确认，P—3C 机降低高度，试着飞掠该船的上空，但船并没有开炮。于是，P—3C 机进一步下降高度，以 300 米的低空又一次掠过该船上空。

“瞧，船上有许多人影！”副驾驶说道。

“有多少？”

“大约 30 左右。”

“能看清样子么？”

“大约是西方人。他们猛烈挥动白旗，好像在给我们打信号！”

“马上拍下照片！”

“是！”

副驾驶一边拍下照片，一边和司令部取得联系：“发现的船只是渔船，有 30 名西方人模样的人。”

离泰国渔船不远的海面上，导弹驱逐舰“威尔逊号”为了配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正在通岛东南方 32 公里的海域航行。船员们已处于战备状态，各自站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盯着雷达，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开火。

这时，“威尔逊号”驱逐舰收到巡逻飞机打来的电报：“1 艘敌人炮艇模样的船只，正从本土向通岛方向开来。”

紧接着，当地司令部向“威尔逊号”发来如下命令：“阻止靠近作战海域，击沉炮艇。”

接受命令的“威尔逊号”舰长罗杰斯中校立即下命令：“大炮！导弹！准备发射！”

士兵们各就各位，紧张地锁定目标，准备按动按钮。

“等一下！”电视监视人员喊了一声，“目标不是炮艇，似乎是渔船！”

罗杰斯舰长立即向司令部查询。司令部回答说，刚刚报上的巡逻机的情报也证实了这是一艘渔船。但船上的人员是否是“马亚吉斯号”的船员却不清楚。

“射击准备取消！”舰长对操作手说。渔船越来越近了，已可以看出船体的轮廓。

“你们是‘马亚吉斯号’船员吗？”罗杰斯舰长用扬声器喊道。

对方立即回答：“是的，是的！”

“全都健在吗？”罗杰斯抑止不住自己的兴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一个不缺！”

“那快靠过来，你们都得救了！”

“谢谢！”那边的船员已是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了。

在异国他乡的海面上，在惊惧中度过了 70 个小时后，“马亚吉斯号”的船员，终于全部被营救出来。39 名，一名也不少船员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又给了许多咖啡和食物，军医则对全体船员作了健康状况检查，结果一切良

好。

“如果不是美军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而是在柬埔寨的收容所里了！”米拉船长紧紧握住罗杰斯中校的手，激动万分他说道。

同时被救上的还有几名泰国人。对“马亚吉斯号”船员来说，泰国人是救命恩人，舰长及船长对泰国人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并答应立即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国。

“我还有一件事，”米拉船长有些难为情他说，“我想回到‘马亚吉斯号’上，检查一下那里的冷冻货物。我想自己亲自开船航行。”

“那好办。”罗杰斯欣然允诺。

“威尔逊号”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向“马亚吉斯号”的方向驶去——后青正被“霍尔特号”拖着前进。于是，“马亚吉斯号”的船员又回到了让他们又爱又恨的“马亚吉斯号”上。

船员们兴高采烈地返回船上，仔细地检查了船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发现，经过3天的炮火洗礼，“马亚吉斯号”几乎丝毫未损，可以自己航行。于是“马亚吉斯号”拿掉缆绳，告别了“霍尔特号”及“威尔逊号”，启动发动机，向远方的新加坡驶去。泰国湾上空，天晴如洗，风和日丽，一如船员们愉悦轻松的心情。

华盛顿时间晚上8点16分，柬埔寨政府在金边电台广播道：“柬埔寨政府要求‘马亚吉斯号’离开柬埔寨领海，今后不要再收集情报，采取挑衅性行动。这也适用于其它一切舰船。”

此时此刻，福特总统正在换晚礼服，准备出席招待访美的荷兰首相维尔的晚餐会。他看到了金边电台的广播内容，马上把国务卿基辛格喊来。

“船员们怎么样？”总统关心的是船员。

基辛格耸耸肩：“广播里虽然接触到船只，对于船员却一字未提。”

“这就是说，我们还看不出有中止军事行动的理由？”

“不错。”基辛格思索着。

“那我们通过广播或商业通讯将下列声明通知金边，即：美军已夺回‘马亚吉斯号’，如果贵国政府能够无条件地立即释放被扣留的船员的话，美军方面将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实际上，这时候船员们已在泰国渔船上，向“马亚吉斯号”驶去。但美国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福特结束了与维尔首相的晚餐会，穿着笔挺的晚礼服，疲倦地回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他的助手已等候在那里。整个晚餐会上，他一直惦记着船员的安危，但是一直没有新的消息传来。

当他双眼布满血丝地坐下时，国防部将有关作战情报的报告逐一地送到这里。晚上11点零8分，一份报告送了过来：

“30名‘马亚吉斯号’船员全部登上‘威尔逊号’。”

“咦，不是39名吗？”大家都诧异不已。

15分钟启，一份补充报告送了过来：“订正：39名船员全部登上‘威尔逊号’。”

总统见此，大声叫道：“感谢上帝！船员们都回来了！似乎没有受伤的，来，庆祝一下！”

基辛格国务卿以及其他官员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事件发生以来三天三夜的疲倦和担忧在此刻一下子烟消云散。副总统洛克非勒激动他说：“作为一

个美国人，我从未感到像今天这么的高总统没有忘掉指示国防部：“除了救出仍留在通岛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外，停止一切作战。”

半小时后，略显疲倦却又喜形于色的福特总统出现在尼者会见室。他以沉稳而欣喜地语调，对着电视摄像机读了一个简短声明：“‘马亚吉斯号’和船员已被营救出来。我们应该感谢参加救援的队员们的牺牲精神及勇敢行为。”

在走出记者会见室的时候，总统打了个哈欠，对负责新闻报道的官员奈森说：“今天我和诸位都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前总统尼克松也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一位共和党议员风趣他说：“海军陆战队拯救了‘马业吉斯号’和船员，同时也挽救了福特总统。”

折戟沉沙：千里营救伊朗大使馆人质

天降横祸

1979年11月4日清晨，伊朗首都德黑兰，人们像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行走在上班的路上。而座落在市区的美国大使馆，也像平常一样安静，使馆工作人员陆续地从家中赶到使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准备着新一天的工作。

而这些美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沏咖啡的时候，一场灾难已经降临。

大约10点的时候，使馆外面突然嘈杂起来。接着，当使馆人员从文案上抬起头时，无不目瞪口呆——他们眼前变戏法般地突然涌出一群学生模样的伊朗人，手中拿着木棒、刀子，紧紧地攥着拳头，恶狠狠地对他们嚷着些什么。其中，有几句蹩脚的英语冒了出来：

“让美国人统统滚蛋！”

“送还巴列维！”

“把巴列维处死！”

越来越多的学生潮水般地拥进大使馆。守卫大使馆的美国武装海军陆战队士兵向人潮中放了几颗催泪弹，但没有起到效果。

约有500名伊朗学生涌入使馆，他们对使馆人员大声喊道：

“你们被包围了！站到墙边去，不许反抗！”

“谁敢反抗就干掉谁！”

手无寸铁的使馆人员们面对着来势凶猛的伊朗人，只有服从的份儿。他们深知，这些血气方刚的伊朗人是说一不二的。他们乖乖地把尹放到头顶，走到墙边，不知所措地排成一排。

这时马上有一队学生冲上来，给他们的手都绑上绳索。人们的眼中渐渐流露出惊恐之色：“你们想干什么？”他们不断地问着。而学生根本不予理睬。

另外一帮学生把飘扬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扯了下来，接着升上一面白色旗帜，上书几个大字：“真主伟大”。在干完这一切后，怒形于色的学生门开始在大使馆内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口沫横飞，悲极而泣，整个使馆成了一个集会的广场。

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人员，包括秘书、武官等外交官员共有66名。而此时此刻待在馆内的只有63人。主持使馆工作的临时代办雷恩，在学生们冲进大使馆的时候，正巧同其他两名外交官在伊朗外交部办事，然而他们也未逃噩运，被扣留在伊朗外交部。

愤怒的学生们在演说完毕后，互相商量了一小会儿，然后冲着使馆人员大声喊道：

“背靠墙壁，转过身来！”

接着，学生们用准备好的布条将63名使馆人员的眼睛蒙起来。使馆人员纷纷抗议，但没有收到效果。他们被拉拉扯扯地集中到正楼附近的建筑物里软禁起来，尽管有的学生态度蛮横、举止粗暴，但在场的人质并没有受到伤害。

随即，大使馆内的几名伊朗雇员被挑选出来，就地释放。矛头越来越明

显地集中到美国人身上。在各地，都可以听到学生们的高呼：

“美国接受犯罪分子巴列维，帮助反对伊朗革命的分子！在伊朗各地策划阴谋诡计！进行反伊朗宣传！”

“将巴列维引渡到伊朗，马上在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审判！”

潮水般的口号声传入伊朗外交部内，在那儿被几个学生盯得紧紧的美国临时代办雷恩皱着双眉，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软禁在这里了。

原来，学生们要求美国释放的人物就是被称为“伊朗盟主”的巴列维国王。巴列维1941年即位，当年仅22岁，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上台后，以美国为靠山，依赖着丰富的石油收入，强有力地推进了伊朗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并居国王宝座达37年之久。

在这期间，巴列维国王利用秘密警察，彻底镇压了要求回归伊斯兰文化和政治自由的反对派，1963年又驱逐了对他王位构成威胁的中心人物霍梅尼等人。由于巴列维建立的这一独裁体制，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

1979年1月16日，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群众日益高涨的不满呼声中，巴列维感到大势已去，遂抛弃了他统治了长达37年的国家，逃往国外，并卷走大量财富。他先是到了埃及的阿斯旺避风头，后来又移居开罗，最后逃往所谓的“自由之国”——美国。

据说，巴列维国王在位期间积累了颇为丰厚的财产，失意辗转之中仍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后来他患了癌症，他去美国的直接理由是为了在美国治病。

同年2月1日，伊朗迎接了流亡巴黎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霍梅尼在伊朗大地上卷起了伊斯兰革命之风，并严厉谴责巴列维的滔天罪恶。

霍梅尼在回伊朗后，立刻成立了革命评议会，任命巴扎尔甘为代理首相，取代当时的巴赫蒂亚尔首相。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宣布骨干产业国有化，并选择非同盟路线。但是采取稳健政策的巴扎尔甘与倡导激进的伊斯兰化的革命评议会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不久，甩朗逐渐向霍梅尼的伊斯兰化体制演变。

这期间，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和埃及实现和解，多年的敌对关系宣告结束。但包括伊朗在内的阿拉伯各国对美、以、埃的愤怒却越来越明显。

这时，要求“归还巴列维”、“让巴列维回国接受审判”的呼声空前高涨，伊朗人民认为，正是美国对巴列维的公然支持和纵容，才造成伊朗目前的困顿局面。于是，学生们在有关人员的授意和组织之下，扣留了美国大使馆的美籍人员，从而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11月4日下午1点过后，学生门完全占领和控制了美国大使馆。这个事件虽然和伊朗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伊朗政府却非常支持学生们的举动。伊朗外交部于傍晚发表一项声明，语气强硬地谴责美国说：“该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感情，是由于美国接受巴列维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自负。”

接着，第二天伊朗最高领袖正式提出，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同时对学生的举动公然进行支持：“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儿产生的。”

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美国白宫，官员们忙成一团。美国政府向伊朗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迅速释放大使馆人员，然而伊朗一方根本不予理睬。

不过，伊朗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批地释放了一些妇女及有色人种。

19日，有1名妇女、2名男性黑人获释；20日，又有4名妇女、6名男性黑人被释放。然而，剩余的53人，仍被作为人质继续扣留着。

美国人蓦然发现，伊朗人动真格的了——这并不是他们开的一个小玩笑。

美国人急了。

武力营救人质？

此时的美国已是焦头烂额。众多外交官员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努力争取人质获释，然而强硬的伊朗方面毫无合作的意图。伊朗一口咬定：只要引渡巴列维。

卡特总统终日不见笑颜。他虽然把通过外交解决作为首要考虑的方法，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实施营救作战的问题。他在苦苦思索之后，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召来。

“通过武力营救人质的可能性如何？”总统问道。

“应该不存在大的问题。”会议主席思索片刻后，谨慎地答道。

“那么开始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由谁来完成呢？”总统紧紧追问。

“绿色贝雷帽！”会议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琼斯主席开始了苦苦考虑。营救计划的重点，除了不引起战争危险外，就是要尽可能地完全救出人质。但是对美国来说，伊朗是敌对国家，而且德黑兰距美国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很遥远，因此要完全地救出人质是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直升机应是作战的主角。由于续航距离太长的原因，直升机可从阿拉伯海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中途接受加油。

那么，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直升机的机型及架数。

由于续航距离长、空运能力大、螺旋桨能折叠、以及有利匿意图等理由，排除了候选机种（H—46、CH—47、CH—53、HH—53等，而最后选定了RH—53D）“海上种马”直升机。这种原用于海上扫雷的飞机，拆除了附属装置，修改了油箱，增加了油料的携带量，性能虽不完美，却也是不错的机型。

1979年6月下旬，首先有6架RH—53D机被送到了阿拉伯海的“小鹰号”航空母舰上，接着又被转送到新加入舰队的“尼米兹号”航母上，加上后来又送去的2架，共8架直升机在“尼米兹号”舰上。

至于直升机的架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官员们考虑过4架、但又考虑任务的艰巨和可动率，决定动用6架，接着又是7架，最后定为8架。由于直升机的架数直接影响到C—130机的架数、搭乘人数、装备以及其它问题，因而准备工作将相当复杂。

关于冲入大使馆，抢送人质的营救队人数，开始计划是80名，后来又增加到92名。92名营救队员、53名人质，再加上当地的秘密特工人员50名，共计200人。要将这些人从大使馆运送到C—130机待命的3号地点，除了1架指挥机外，至少还需要4架C—130机。

为此，将预备机包括在内，在1号地点所需飞机架数应为6架。后来又考虑到随着气温上升而产生的性能降低、故障等，将出发时的所需架数定为7架。最后为了留有余地，又增加1架，共计8架。

考虑到直升机的续航距离，中途加油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加油后，要飞

到德黑兰离大使馆不远的地方，因而加油地点的条件是要离德黑兰不远。

在选择加油地点问题上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老的飞机场容易被发现，因此不得不避开。C—130 机及直升机的着陆条件是，加油机能够起降并能够进行加油作业的平坦地方，且土质坚硬，还需要相当的宽度。当然必须是远离村庄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由于保密而不能使用飞机着陆灯，必须有一个现成的着陆用的目视瞄准物。

最后选定的地点是德黑兰东南约 320 公里处的霍拉散省卡维尔沙漠里的塔已斯市附近，横跨可通行车辆的公路的两侧。这虽然不是最佳地点，但也再无合适的地方可选。据有关情报说，这条公路夜间几乎没有车辆通行，但设想了可能遭遇到车辆夜行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报、就采取扣留的手段，直到作战结束。

11 月 9 日，卡特总统召集了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律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指示他们研究营救作战问题。

琼斯提出了他的计划：“我们可以用儿架直升机将营救队送至大使馆附近。由于路途遥远，C—130 加油机可随行。到达预定地点后，营救队乘坐携带的车辆呼进大使馆，抢走人质。整个动作要一气呵成。”

国防部长布朗提出了他的看法：“乘坐自己携带的车辆是不是目标太大了？”

“那你的看法呢？”卡特转过头来，盯着布朗。

“我认为，在冲进大使馆时，可改为使用伊朗当地的支持美国者及秘密潜入伊朗的特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车辆。这样可遮人耳目，而且不费周折。”

卡特赞许地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根据这个计划，以绿色贝雷帽为骨干，从陆海空三军的海军陆战队抽调队员，组成了一支以直升机队、C—130 机队、营救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队，并秘密地展开了筹备工作。到 11 月 29 日，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完成。

选拔直升机飞行员是按下述条件进行的：由于驾驶 RH—53D 机执行过这种任务的人员极少，或者让类似机种飞行员参加这种任务的演练，或者让有类似任务的其他的飞行员转到 RH—53D 机上。从以往的越南战争的经验来看，人们认为后者比较容易做到，而且认为从空军的救援部队、海军的袭击部队转过来更有效率。但由空军转过来需要办理转兵种手续，为了保密起见，官员们放弃了这种作法。最后、由于 RH—53D 是海军飞机，便决定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选择人员，并经过长达 5 个月的训练来谋求提高熟练程度。

然而，在装备、补给、情报、通信等细节上，仍存在着多多少少的问题。为了在近似实地的环境下进一步演练，联合特遣队队员们转移到美国西部盐湖城附近的一个沙漠地带，在那儿进行实地训练。

说到布拉格堡特种部队的组建，要追溯到 1977 年。当年 10 月 18 日凌晨，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机场，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西德客机。西德的国境警备队 GSG—9 对机内人质果断地实施了营救作战。在此事的刺激下，加之当时恐怖分子劫机事件频频发生，1978 年 2 月，美国以营救为目的，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成立了一支专门部队，并开始了训练。

布拉格堡是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驻扎的基地。这支部队是由 300 名从陆海空及海军陆战队中严格选拔出来的队员组成的。在绿色贝雷帽的支援下，部队把着眼点放在如何营救人质的训练上。

当然，同以往的特种作战一样，队员们对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不过，这一次由于伊朗人质事件已成为美国最为头疼的事件，队员们对救援目标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训练是枯燥乏味的，在下决心进行营救作战以前这段时间，队员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反反复复地训练、再训练。

训练的一开始，主要着眼点就放在完成大规模集成训练上，以便任何时候接受司令部可马上采取行动。外交努力落空、谈判陷入僵局后，训练采用以下方法：每二至三周，一点一滴地提高训练程度，以应付随时下达的作战命令。这些训练不外乎武器操作、解救人质，夜间识别等项目。营救队在布拉格堡改造了一座基地里的监狱，并把它当成大使馆进行进出、营救的训练。

而直升机的训练，是用作战中使用的同型飞机在西部沙漠地带进行的。作战使用的直升飞机事先被单独送到“尼米兹号”航母上，由“已米兹号”的飞行员进行飞行和保养，参加营救的飞行员在作战前4天到达。

为了使直升机飞行员适应夜间远距离呼空飞行，对他们加强了导航训练。8架飞机为了搞好密集飞行也加强编队训练。作战将在有月色却并不明亮的夜晚进行，但却要求在完全的黑暗中着陆。直升机都装备有移动式惯性导航装置及奥米加系统，可以自动操作。

时光飞逝，转眼1980年到来了。到了3月，美国政府仍在坚持不懈地作着外交努力，然而谈判却一如既往，一筹莫展。卡特总统在备感失望的同时，越来越频繁地考虑实施营救作战的问题。

4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报告说：“名为‘蓝光’的营救人质计划一切就绪。总统任何时候发出实施作战的命令，都可以马上执行。另外，我们建议，根据季节及气候特点，实施作战的日期最好在4月24日和25日这两天。考虑到季节正转向夏季，气温上升，直升机性能下降的因素，并考虑到以后昼长夜短、直升机有可能在夜间飞不到德黑兰以及月令不佳等因素，4月24日和25日以及最近这几天为最后的适当日期。如果错过这些日期，10月11日以前就再没有合适的时间了。”

现在轮到总统来作出最后决断了。4月15日和16日两天，各级指挥官集中到国防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为是否营救人质进行了最后的磋商。

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官员同意进行武力营救。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解救人质，是不是会落得像‘山西·绝密’计划那样空手而归的下场？”

其实，卡特总统一直在担心着这个问题。然而，面对着伊朗越来越猖狂的言行及越来越强硬的立场，美国政府对扣押在异国他乡已近半年的美国人，能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一行动。当晚，卡特总统正式下达命令：“同意4月24日执行‘蓝光’计划。”

“蓝光”一触即发

这个被称为“蓝光”的作战计划，目的是通过强硬手段，救出全部人质。但计划又阐明了以下三个指导思想及限制条件：

1. 整个计划的执行以不至于给美、伊两国带来战争危险为绝对条件；
2. 在作战时，为了不给伊朗方面产生大规模袭击的感觉，甚至产生战争开始的感觉、从一开始起、就把兵力控制在营救人质所需要的最小限度；

3. 除十分必要时，尽量注意不给伊朗方面以损害。

在此指导思想下，整个作战计划如下：

第一步：

第7舰队所属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在阿拉伯海的阿曼近海待命；4月24日傍晚7时30分（当地时间），队“尼米兹号”上起飞8架RH—53D直升飞机，飞往德黑兰；与此同时，从埃及开罗的机场起飞6架加油及运输机C—130、绕过阿拉伯半岛，途经阿曼，飞在德黑兰，C—130上载92名营救队员。

第二步：

25日凌晨零点以后，直升机群和运输机群将首先到达德黑兰东南320公里处的霍腊散省卡维尔沙漠的塔巴斯市，在一号地点会合，同时C—130机给直升机加油，营救队员换乘直升机。

第三步：

直升机继续飞行，于黎明前进入德黑兰，在该市东北部的山岳地带的二号地点放下营救队员，飞机盖上网罩待命。营救队员休息一天。

第四步：

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25日晚，营救队员分乘秘密潜入的特工人员及支持者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向大使馆的方向进发。到达大使馆后，营救队一边切断大使馆电话线等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一边冲入大使馆，发出大量催泪弹，使看守的学生不能抵抗，同时寻找人质。另有一部分人冲向外交部。

人质解救出以后，可运到与大使馆毗邻的阿穆杰蒂艾体育场。这时，直升飞机飞入体育场，载上人质，飞往C—130机待命的德黑兰以南80公里处的军用辅助基地。从沙漠的一号地点起飞的C—130机按会合的时间，载上直升机下来的人质、营救队员、飞行员起飞返回。直升机留在原地，预计结束时间为晚上11点。

另外，部队的编成分四部分：

1. 联合特遣队：总指挥官为詹姆斯陆军少将；

2. 营救队：指挥官为查理·贝克韦斯上校，队员92名，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隶属反恐怖特种部队；

3. 直升机队：指挥官为查理·皮特曼，RH—53D海上“神马”型直升机8架，隶属北卡罗来纳州纳坎普里雄机场；

4. C—130运输机队：指挥官詹姆斯·凯尔空军上校、C—130大力型运输机6架，驻扎在佛罗里达州哈尔巴特空军辅助基地，隶属第1特种航空团第8特殊作战中队。在6架C—130机中，除3架是加油机外，另外3架是战斗机和武装飞船，是改造了原型，配备了新的导航装置和前方监视红外线装置，装上了攻击用机关炮的战斗型运输机。

看起来，“蓝光”计划周密而完备，似乎只要执行计划、人质即唾手可得。无论是特遣队的高层官员，还是稍稍知情的特遣队士兵，所能够做的，只有等待24日的到来了。

经过长达近半年的训练，1980年4月19日至23日，联合特遣部队各队已布置在指定的基地和军舰。24日下午，各队在新的位置上已准备就绪、随时听从命令的下达。

一直到现在，秘密都破严格地保守着。卡特总统同往常一样，处理繁忙的公务、会见饶舌的记者。甚至连白宫内部成员，除了参与者外，任何人都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营救人质的计划，甚至卡特夫人也不例外。卡特总统一直在高声呼吁伊朗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大使馆人员，他为此所做的外交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因而人们根本不会料到卡特会想到使用武力营救这一招。

4月24日傍晚7点30分，按预定计划，8架RH—53D直升机，披着火红的夕阳，从阿曼海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陆续起飞。它们的目的地、是960公里外的加油地一号地点。

当黑漆漆的夜色吞没整个中东时，编队进入伊朗东南部。为了避开雷达网的探测，它们采取低空飞行的方式。

在直升机群出发的同时，6架C—130机也悄然从埃及开罗机场起飞，避开阿拉伯半岛上空，通过了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在阿曼空军基地补充了燃料后、飞向了同一地点。

2小时后，情况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飞行期间，直升机群中6号机的螺旋桨故障警告灯遽然亮起，同时发出尖利的警报声。

6号机驾驶员慌了神。由于飞行当中要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他无法与指挥官皮德曼取得联系。为了查明故障，他立即使6号机紧急着陆。在最后尾部的8号机发现6号机意外着陆，也紧跟着着了陆。

经过驾驶员的检查发现，螺旋桨连杆的压力已经完全消失。按照航手手册的规定，这时要立即放弃飞机。于是8号机收容了6号机的乘员，抛弃了6号机，继续飞行。这样，直升机队只剩下7架直升机在夜空中飞行。

1小时后，直升机编队又遇上了一股大小和密度均不明的沙尘。一会儿浓密、一会儿轻淡的沙尘将直升机群击打得叮叮作响，红外装置也频频作出“无法导航”的显示。编队虽然闯过沙尘，但1号机不得不紧急着陆，并将这一情况用秘密通讯装置电告了联合特遣队指挥官。

再次起飞不到一个小时，直升机群又被卷入一股巨大而浓密的沙尘。沙尘遮天蔽月，绵延无边，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计划中没有提及对沙尘的应急措施，在黑暗的云层里，在沙尘中视野极差，飞行异常困难，有的飞行员失去了空间意识和平衡感觉，陷入了无法操作的境地。此时此刻，飞行员完全是多余的——一切飞行，都是单纯依靠电脑仪器在勉强维持着。

在这种恶劣环境中，5号机发觉显示航向的电罗盘出现异常。接着，5号机帆长、直升机队副指挥官发现，5号机已远离直升机编队，不知身处何方，此时视野越来越差，气象条件越来越恶化，5号机机长断定无法继续飞行，遂放弃执行任何，依靠辅助的电磁罗盘，终于逃出了漫漫沙尘，带着厚厚一层沙粒飞回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此时，计划中到达1号地点还有55分钟。而祸不单行，2号机也出了毛病。它在飞行的最后阶段，发舰油压下降，但仍然坚持继续飞行，拼死拼活地总算在1号地点着了陆。

经过检查发现，操纵系统的油泵已经损坏，并开始漏油，这时2号机的乘员都暗暗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刚才从死神手中拣回了性命。不过，这儿既没有可更换的油泵，也无法进行修理；实际上即使有零件，也没有足够的修理时间。

总之，行动的实施与计划大相径庭。当初预定的8架飞机中，只有6架飞机三三两两、费尽周折地挣扎着到达1号地点，而且全部晚点。第1架飞机到达是25日凌晨零时50分，最后1架飞机则于1点40分姗姗来迟。

意外悲剧

另一方面，运输机机群要稍稍顺利些——第1架C—130机于24日晚上10点30分到达1号地点，即使是最后一架C—130也于次日凌晨零点前赶至1号地点。

当第1架C—130机正准备着陆时，忽然发现一辆客车在附近的道路上疾驶。这架运输机没有马上着陆，而是绕至客车的前方公路处降落。着陆后，贝克韦斯队长命令：

“向车体上方和下方开火！把那辆客车拦下来！”

当然，贝克韦斯队长并不是想滥杀无辜，他是害怕知情的客车乘客会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泄漏出去。

客车果然停了下来，车上是一群尖叫着的以色列人，共有44名，幸好没人负伤。

“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在这儿行驶汽车？”贝克韦斯队长断定没有危险，走上前去问司机。

司机早已被刚才的景象吓晕。他不明白，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火爆镜头，怎么会在中东这个偏僻地方、会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他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长……官，他们……他们是游客，嫌……嫌白天太热，我只好避开……避开白天的酷热而晚上开车……”

贝克韦斯队长向游客们望去。他们个个惊恐万状，对天上降下的这一庞然大物惊惧不已。

“拿出你们的护照来！”队长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命令道。

游客们没有二话，乖乖地拿出护照，心有余悸地交给士兵检查。一会儿，士兵来报告：“队长，这些都是来自以色列的游客！”

贝克韦斯队长这才露出笑容，“大家受惊了。不过，还要勉强大家一会儿，你们将被暂时扣留……”

一时间游客们尖叫声又起。

“不过没有任何危险，”贝克韦斯队长仍然微笑着说，“马上会释放你们的。”

正说话间，公路上又驶来一辆油罐车，后面紧紧跟着一辆小型卡车。士兵们打手势让油罐车停下，而油罐车却像疯了一样，反而加速迎面驶来。

“开火！”贝克韦斯队长钢牙一咬。

油罐车被击中，车上燃起熊熊大火，撞到旁边的山岩上。而司机却跳上了后面的卡车，迅速掉转车头，夺命而逃。

“看来那是一名汽油走私者，估计不会去报告这儿发生的事情的。”一位参谋轻轻他说。贝克韦斯队长表示同意。

按照计划的规定，机群会合后要继续执行任务。在1号地点，至少需要6架飞机，但是剩下的可以飞行的只有5架了。指挥官们便凑到一起，讨论了中止作战问题。

“既然到这一步了，当然要继续执行计划。”凯尔上校建议说。

“我建议中止作战，”贝克韦斯队长愁眉不展，“再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最后，凌晨2时10分，由特遣部队指挥官向上司报告了“准备中止”的意见，上司又将此事报告了华盛顿。回答马上传了回来：卡特总统立即答复同意中止行动。

于是，5架直升机和6架C—130机及营救队开始了紧张而匆忙的撤退工作。

忙必出错，这时，美国特种作战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场悲剧发生了。

凌晨2时48分，3号直升机由于C—130机油料不足而被停止加油。它为了向隔着公路的另一架飞机那儿去加油而开始缓缓移动。这时4号机为了让位给3号机，黑暗中操纵失误，巨大的、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划破了它前面的C—130机的机身，刹那间，2架飞机被冲天而起的熊熊大火吞没。一时间，火光把附近的茫茫沙漠照得如同白昼，爆炸声延绵不绝，亘久不息，此景此状可谓惨烈。

直升机上的3名队员和C—130机上的5名队员被烈火无情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另有5名被烧伤，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接着，飞机上装载的弹药开始发生剧烈的爆炸。为了减少队员的伤亡，其他人员必须马上撤退。由于弹片横飞，至少有1架飞机无法飞行了，附近的其它飞机能否飞行也值得怀疑。

此时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指挥官们面色沉重地匆匆商量着撤离事宜。

“燃料不多了，我们需要将直升机上的人马上转移到C—130机上、并立即起飞。”查理·贝克韦斯上校沉着他说。

“那直升机怎么办？直升机已无法飞回‘尼米兹号’航母。”查理·皮德曼提出疑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抛下直升机不管。”

“那不是把直升机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伊朗人了吗？”

另一名军官插嘴道：“我们可以将其炸毁。”

“不！”贝克韦斯咬着牙，“那样可能损坏跑道，谁都走不了！”

于是，士兵们释放了前不久被扣留的客车游客后，纷纷登上C—130机。在起飞的一刹那，贝克韦斯回头望去，心一酸，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身后，包括出现故障的2号机在内，5架外观完好的直升机、2架正在燃烧的直升机和C—130机，部留在当地。C—130机队陆续从1号地点起飞，8具尸体、机密文件以及武器等基本上未经处理就都被抛下了。

此时是凌晨3点30分。C—130在飞行的同时，也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如果受到伊朗方面的攻击，C—130机要进行反击。然而伊朗方面并未采取行动。

美国东部夏令时4月24日下午5点，3架直升机发生故障的消息传至白宫。卡特总统接受了作战指挥官的建议，决定中止作战。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损失，敌人也没有察觉，人们互相解嘲道：“当成一次训练好了。”

然而到晚上6点21分，传来了C—130机和直升机相撞的消息。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白宫的官员们不胜惊愕，遂乱成一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人都在询问。官员们紧锣密鼓地向议员和盟国政府通报有关作战的情况。

次日凌晨1点，政府第一次向新闻界公布：“我军特种部队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但宣告失败。”尽管已是深夜，该消息仍如插了翅膀一样飞向美国各地。

上午7点，神情憔悴、嘴唇紧抿的卡特总统为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

出现在国民的面前。他一贯的笑容消失了，红着眼睛、语气僵硬地宣布：

“为了营救被伊朗扣留的 53 名美国人质，美国军队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这次援救。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边境的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不幸相撞，造成 8 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

这时，总统的话语被突然涌上来的痛苦卡住了。少顷，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接着低声宣布：

“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

此宣布一出，举国上下顿时出现各种反应，吃惊、失望、遗憾以及悲痛占据了人们的心情。25 日《新闻周刊》杂志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接受电话舆论调查的 671 人当中，71% 的人表示支持部队的营救作战；有 43% 的人表示担心人质有被加害的危险；37% 的人表示人质的获释时间将会更晚。

这一事件，对于预定于当年秋季参加总统竞选的卡特总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同时，美国的各界官员也出现了不同反应。曾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一职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愤愤不平——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而盟国也纷纷借此事件谴责美国。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及其它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依赖的时候，美国却事先不通报，偷偷摸摸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

“这是有悖信义的行为。”盟国愤怒地指责美国。

而对于当事国，伊朗却表示了沉默。也许，此时无声胜有声，伊朗的怒火是显而易见的。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道：“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

精神领袖霍梅尼也强硬他说道：“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

不过，伊朗人并没有加害人质。学生们为了阻止将来美国再来一次营救作战，把人质部分散到秘密地点。实际上，在经历了这次营救失败后，美国再次进行营救作战的可能性已等于零。

对于美国士兵的遗体、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表示：“在现场发现的美国士兵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这 8 具被遗弃到沙漠上的尸体，后来被送到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到祭坛上祭奠起来。几名被冲昏头脑的学生在尸体旁贴上纸条，上面用愤怒的字体写道：

“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

美国人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痛定思痛

美军的这次特种作战正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事后，各国军事研究人员对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及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参加作战的机型及数量值得商榷。

3架直升机发生故障的原因分别是：一片螺旋桨出现裂痕；冷却用马达被烧坏，引起电罗盘运转不良；操纵备用油的调节系统压力下降。电罗盘发生故障的原因是马达部分放了一件衬衣而导致过热引起的，如果这是真的，就可以说准备工作做得太不细致了。

由于直升机结构复杂，而且是以能力的极限来飞行的，因此相对固翼飞机来说，其可动率一般较低。据有关资料载，使用7年的RN—53D直升机的作战可动率是36%至47%。人们不禁要问了：既然这种飞机可动率如此之低，为何还要使用它呢？既然已经使用它，为何不以更大的余地来估算预备飞机呢？从可动率来看，应该需要12架，况且增加架数，补充搭乘人员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1架正式参战的飞机就需配上1架预备飞机。但这些意见都因保密的原则而被否决了。接当时的情况，“尼米兹号”的客机量为11架，1号地点的供油能力是10架，最后参战飞机却只有8架，结果落了个惨败。

其次，特遣队缺乏全面的联合训练。

由于特遣队各队不采取明确的部队编制，训练也大多分散进行。各自的训练虽然常常进行，但联合训练只进行了4次，近似实战的全面的联合训练，由于害怕暴露意图，一次也没有进行。因而，在茫茫夜色中，特遣队并没有形成一种下靠摸索、而是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自动地实施作战的阵势，结果导致缺乏一元化的指挥和对训练成果的彻底检查。

如果进行一两次综合训练，并且提高了训练水准，也许会迅速正确推进实施程序，并使作战获得成功——至少通过综合训练可以找到问题点，这是确定无疑的。

再者，没有掌握好气象情报。

尽管计划制订者已经详尽地考虑到高温、月夜、季节风等气象问题，对于沙尘却是大大地忽略了。对联合特遣部队来说，把握未知沙尘情况的手段只有1970年版的每月以及各个地区的发生次数的统计。至于变化激烈的低空沙尘情况，要给予正确的预报则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

在直升机起飞之前，有人提出派遣气象侦察飞机去伊朗附近探测一番。但同样是出于保密的原因，这个意见被否决了。而在飞机起飞时刻，天气预报并没有提到飞行路线上会发生沙尘。直升机队另一缺憾是，先行的C—130机队尽管观测到了沙尘，但由于害怕暴露意图而没有用无线电通报。如果直升机队掌握了这一信息，至少会做一些防范措施，不至于使机群队形被沙尘扰乱。

这3架直升机的故障原因，尽管不是沙尘引起的，然而沙尘带来的低视野，导致到1号地点更加困难，使到达1号地点的时间大幅度拖延，并使飞行员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这无疑是导致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点是指挥系统不健全。

在什么程度的恶劣条件下，应该放弃作战并不明确。由于关闭无线通讯，不能得到任何指示，只能依靠各机机长独自作出判断，因而出现5号机单独回归“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现象。在到达1号地点以前，直升机队的指挥官还不知道副指挥官乘坐的5号机已经返回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而且，在直升机队，指挥官乘坐的飞机没能及时到达1号地点，副指挥官也不在，这一地点的指挥在好长一段时间则是一个空白。

在1号地点，现场指挥官虽定为空军上校凯尔，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各队

完全服从他的指挥。该地点能见度极低，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非常严重，彼此的辨认和联络都十分困难。而且指挥官的位置没有明确，也没有设置一个标记。在直升机的飞行员当中，甚至有人连指挥官的名字也不知道。

相撞事故发生时，凯尔正好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通讯员擅自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基地。由于慌乱，内容也不充分，甚至连呼叫也没有使用，致使疑问接二连三地发来。这种纷沓而至的信号使通讯情形更加错综复杂，加上害怕暴露意图，使联络更加困难。

总而言之，美军的这次特别行动，尽管准备的时间很长，但计划中存在的漏洞并不少。总统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营救作战报告中指出：营救人质的机会较多；引起战争的危险较小；营救队员的士气旺盛，遇到的困难也可以解决。因此，实施的营救作战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的。

与其它作战比较，这次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极其困难的作战。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没有中途停止作战、还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还会出现更多的错误。有人不无讽刺他说，在冲入大使馆以前中止作战，反而是一件好事。

最后，得交代一下人质的情况了。被关押着的 53 名美国人质，在营救作战失败后，被秘密转移。除了因病释放了 1 人外，其余 52 人一直到 1981 年 1 月 19 日，由阿尔及利亚当中介，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后才被释放。这期间，人质被扣押的时间长达 444 天之久。由于伊朗方面对人质的对待是比较温和的，人质皆安然无恙，真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另外需要交代的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巴列维国王，在逃亡国外那一年的 12 月移居巴拿马；翌年，即 1980 年移居开罗；7 月 27 日，以 62 岁结束了他那凄凉而又充满波澜的一生。

喋血格岛：“海豹”突袭“石榴岛”

“海豹”受命

1983年10月23日，这是让美国海军永远铭记的日子。

那天早晨6点半左右，一辆两吨半的米黄色奔驰牌卡车沿着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朝美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总部飞驰而来。驶近总部后，卡车放慢了速度。年轻司机有些脸色苍白，但仍笑容可掬地向哨兵点头示意。

正在打哈欠的哨兵猛然警觉，厉声喝道：“干什么的？”

刹那间，司机猛打方向盘，卡车突然转向，朝海军总部的四层大楼冲去。发了怒的卡车碾过铁丝网，撞倒大门。车在加速、加速，一直越过堆坐起来的半人高的沙袋，迎着大楼内值班士兵雨点般的阻击子弹，猛地撞入大楼底层的休息大厅……

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正在酣睡的240名美国士兵，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有的被炸得身首异处，其他的也难逃劫难，被猛砸下来的瓦砾结实实地掩埋了起来。这一声爆炸，无情地宣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8营已不复存在。

而奇迹却发生在古尔丁少校身上。爆炸的时候，他正在做梦，他梦见自己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突然，爆炸的强大气流将他掀出大楼，剥走紧紧裹住他的军毯和被褥，飘荡在街道下，而他的身体却掉入附近一栋私宅的卧室中。

私宅女主人惊诧地望着这个从天而降的赤裸男人，张口结舌。她指着古尔丁少校、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古尔丁终于从游泳的梦境里醒了过来。当他在剧痛中睁开眼睛，他看到了自己正趴在一张松软的席梦思床上。

“这是做梦吗？”他问那位漂亮的姑娘。

然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他望着大街上被炸出的40英尺宽、9英尺深的弹坑，以及那些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躯体，古尔丁大声地吼道：“这是他妈的准干的好事？”

激愤和羞辱统治了他，占有了他。他抑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们的营……，我们的营全完了……”

赶来抢救的联邦调查局法医惊叹道：“小小的巴勒斯坦圣战者组织，竟制造了最大的一次非核爆炸！”

的确，随着这声巨响，他失掉了许许多多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战友。有生以来第一次，约翰·古尔丁感到了恐惧，那种痛彻心扉的恐惧。他是这次灾难中，幸存的40名美国人中伤得最轻的一个。

当年，古尔丁是作为军事训练教官的身份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8营的。按照他的要求，星期天早晨也要早起跑操，练俯卧撑，这在他的“海豹”特战队是雷打不动的铁规矩。然而第8营的汤姆森上校比他多两颗星，所以按惯例，星期无可推迟一个半小时起床。

“该死的一个半小时！”古尔丁痛苦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如果自己坚持星期天早起，还会发生如此灾难吗？

“我要报仇！”古尔丁咬牙切齿地喊了出来。他的吼声，响彻了残破的、如今已空荡荡的大楼，响彻了整个军事区的碧空。

正当这位暴怒的“海豹”突击队队长筹划着采取报复行动时，海军总部已为他安排好了另一桩差事。海军第2舰队司令梅特卡夫中将发来指令：

约翰·古尔丁少校，请立即归队，率“海豹”突击队立即赶赴加勒比海，去执行一项总统签署的计划。计划名称为“暴怒”。

许多日子以来第一次，古尔丁紧紧绷着的脸上绽露出笑容。他很高兴可以马上离开这让人诅咒的鬼地方，可以在战场上把自己的怒火倾泻出去。

在浩瀚美丽的大西洋里、在靠近美洲大陆的海面上，有一串形状可爱的小岛，呈半月形散散地排列着。而最南端的那个小岛，就是岛国格林纳达。

在西班牙语中，“格林纳达”即石榴的意思。当然，格林纳达并不是石榴，只是它的形状酷似石榴而得此名。小小的格林纳达面积340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和北边的卡里亚库、小马提尼克等一些小岛组成，人口仅11万人，其中80%是黑人。

按理说，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岛国，是不会引起各国，尤其是美国的注意的。该岛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向风群岛最南端，距美国本上有2500公里之遥。

然而，美国确实实地盯上了这个“石榴岛”。这是因为，格林纳达岛是加勒比海通往大西洋的东南门户，死死地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与美国的重要海运航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也是格林纳达为什么会比其附近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等国家都要著名得多的原因。

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正式宣布独立，并成为加勒比共同体的英联邦的成员。

1979年3月，政变风波席卷“石榴岛”。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发动了武装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原盖里政权。接着，在前苏联、古巴的“经援”及“军援”下，格林纳达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民兵队伍，并由古巴派工程兵和建筑工程人员在主岛西南端的萨林斯角，修建了一个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

毕晓普上台后，时而完全倒向前苏联和古巴，并向周围国家“输出革命”；时而缓和、改善对美关系，试图在苏、古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合作。这种政策，既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又遭致美国的嫉恨。而格林纳达时而作的一些手脚（如恐怖活动），更是让美国头疼不已。

里根总统针对格林纳达的这种“危险”现状，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格林纳达。”

1983年10月13日，格林纳达政府军司令官奥斯汀及其后台科尔德副总理发动了又一次政变，将总理毕晓普秘密处决。星期后，军方接管政权，成立了以奥斯汀为首的新“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将总督斯库恩软禁。

有惧于格林纳达“输出革命”及恐怖活动的东加勒比国家，强烈要求美国出兵格林纳达。

其实，美国的决策者早就等待这一时机了。自从古巴派出工兵部队帮助格林纳达修建机场起，美军就不断通过侦察卫星监视机场施工进度及古巴援建的其它军事设施情况。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军队的特工人员，运用了各种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出了许多关于岛屿地形及政局的情报。

现在，正是出兵的最好时机。从政变开始，美国就开始研究对策，从酝酿出兵到形成决策、制订计划、下达命令，前后总共不到5天的时间。美国除准备了压倒优势的参战部队外，为了沟通参战部队与最高军事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全国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待命空降部队之间的联系，美国空军还启用了10颗通讯卫星及设在波多黎各的无线电中断站。

在国防部的地下作战室，国防部高级参谋人员正向有关高层官员介绍格林纳达的军事情况：

“格林纳达政府的兵力总共才1000余人，共编为2个步兵营、1个野炮连和1个高炮连。格军没有空军和海军，也没有坦克，只有少量装甲运输车，主要装备是苏制轻武器、战斗力较差。

“格林纳达岛虽然地形复杂，但缺乏作战准备，设防薄弱。部队多以连排为单位，驻扎在一些要点上。其主力主要部署在首都圣乔治周围和格岛西南海岸地区。总部设在首都附近的弗雷德里克堡。

“格军的弹药军械仓库共有7个，储备的武器弹药也只能装备数千人。此外，格林纳达还有民兵约2000人，分散部署在北部沿海地区。”

国防部长听毕思索片刻，问道：“那么古巴人都分布在什么地方？”

参谋人员回答道：“古巴为了修建机场，派出了一个约700人的战斗工兵营，包括百余名专家、顾问等。指挥员是古巴的托尔托洛上校。他们主要部署在萨林斯机场和附近营地以及从机场到首都主要公路上的一些据点。”

“他们装备如何？”国防部长紧迫不舍。

“这些古巴人经过一定的正规训练，装备有小型高炮和轻武器。所以，并不能轻敌。”

国防部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已有了候选者——那就是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这支大名鼎鼎的海军特种部队与陆、空军的特种部队一样，是美军值得夸耀的精锐，是美军方的尖刀和铁拳。

国防部长遂拨通了海军第2舰队司令梅特卡夫中将的电话。

强行登陆

起风了。一架被称为“大力士”的重型运输机，在高空中显得有些吃力地飞行。它像一头庞大的母牛，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字过云层，朝那似斗牛士手中的红布般的霞光冲刺而去。

在前往加勒比海的航程中，“海豹”突击队队长的翰·古尔丁少校望看窗外翻腾的橙色云雾。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接到任务时，他的心情是兴奋的；而现在，他却冒出一点点犹豫来。当他得知格林纳达是一个兵力少、设备差的岛国，他似乎感到，来势汹汹的山姆大叔正要去凌辱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他们装备着现代化的精密武器，具有很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全球范围的机动能力和较高的火力突击能力。

而对手呢？古尔丁少校叹了一口气。对手人数少、训练差、装备落后、设防薄弱、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响当当的“海豹”，对付的竟是这样一个弱小国家。他时不时的有一丝不安，好像他是在参加一次不大光明的偷偷摸摸的行动。对外界，他们是打着参加加勒比海多国警察部队所谓“联合演习”的旗号飞到这离格林纳达很近的巴巴多斯前进基地来的。

在这次特别行动中，“海豹”突击队和海军陆战队 1500 人搭乘 5 艘两栖舰船担任“主攻手”，包括排水量为 1.83 万吨的两栖突击舰“关岛”号，以及所载武装直升机 30 多架。

空军登陆部队是第 28 空降师 5000 多人和陆军特种部队第 75 团两个别动营约 700 人。担任作战掩护和支援任务的第 22 航空母舰战斗群，共有“独立”号航空母舰以及 5 艘战斗舰艇。各类舰船 15 艘，总排水量在 12 万吨以上。如果这些舰艇连成一片，其面积相当于格林纳达的首都圣乔治市。

为了这一行动得以顺利开展，美国当局可谓用心良苦。不管用什么借口，一个超级大国赤裸裸地出兵去打一个小小的岛国。这种侵权行为必将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遇到苏联、古巴的激烈阻挠。为了不让苏、古采取措施，美国在用兵上巧妙地采取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计策。

原来，昨天，美国就其驻黎巴嫩海军陆战队营房被炸一事，强烈谴责了恐怖分子，并放出风去，一定要进行报复。苏联马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南部的海、空军和驻叙利亚的军事人员进入高度戒备，并向黎巴嫩海面调集军舰，准备对抗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苏联怎能想到，它中了美国人的诡计！

为了做到不动声色，两支海上舰队不惜绕道千里，先是完全按驶往中东的正常航线航行，远离向风群岛。直到 20 日才突然掉转船头，直扑格林纳达而来。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

一切都在紧张地行动。

10 月 25 日。格林纳达的清晨，与平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沉浸在一片初醒的寂静之中。随着晨曦的缓缓到来，海岛渐渐地睁开眼睛，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起略带咸腥味的清新海风。圣凯瑟琳峰也在晨光中挺直了自己优美的身姿，一切都如平日那样平和、静谧。

然而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中，却隐藏着恐怖的杀机。按一贯的经验，作战部队编成两个梯队。突击梯队除“海豹”突击队外，还有海军陆战队和部分舰艇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海面、抢占主岛的两个机场，切断格岛与外界的海空联系。

后续梯队则由第 82 空降师的一个旅编成，其任务是协同突击队进行岛上作战，攻占岛上要点和首都圣乔治，最后完成对全岛的占领。

25 日凌晨 5 时，“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上的 400 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分别乘多架 UH—47 型直升机，迅速扑向“珍珠”机场。

古尔丁时刻牢记着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教诲：“速度来源于训练、体质、信心、斗志、适当的运输和熟练的指挥。”在这一原则下，古尔丁完全依照自己的作战方式，即采取外科手术式的瞬间打击，进行垂直突破式的闪击，迅速达到战略企图。

格林纳达的士兵们大多还沉湎于梦乡之中。在美军的突然袭击之下，他们措手不及，甚至连对手是谁还没弄清楚。哨兵慌乱地向空中开枪，被惊醒的格军士兵纷纷逃窜。

古尔丁一马当先，率部下横扫了通往机场指挥塔的防御力量和设施，然后抢占了指挥塔。为了扩大和巩固战场，古尔丁亲自率一部分突击队员，拔掉了通往机场外的一个据点，以在此设伏、阻止敌人的援军。

其实，古尔丁的这一招是多余的。格军的纵深并没有相应的部署，防御即缺乏弹性和韧性，又无机动力，根本无法支援。等古尔丁意识到这一点

时，人已经搞得精疲力竭了。他受到侮辱似地大发脾气：“太没劲了！这种恃强凌弱的战斗有什么意思？简直像一次演习！”

在空袭“珍珠”机场的同时，空军加紧了空中支援，首批两个营的伞兵和武器装备由28架C—130和6架C—5A运输。它们从巴巴多斯的一个集结机场起飞，向格林纳达西南端正在修建中的萨林斯角机场飞去。陆军第75别动队的两个营700人飞至萨林斯角机场上空，开始空降。

然而，空降的美军在萨林斯角机场受到了古巴士兵的顽强反抗。这些卡斯特罗的国际主义战士并不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他们虽然是工兵，但熟谙作战路线，而且看得出认真研究过美军的战术。猛烈的地面炮火向飞机射来，第一架C—130迅速完成空投，后面几架不得不急转弯。依仗着C—130武装运输机的炮火掩护，它们躲过地面炮火的射击，又从低空返回到空投地点。

这时奇迹出现了。已经怒吼着在机场上绕了一圈的C—130运输机突然迎着火网，一个拐弯猛扎了下来。开始古巴人以为它是中了弹，正想挥手欢呼胜利，可定睛一看，机腹下的枪管发出了猛烈的火光，打得飞机上火星四溅，草木横飞。

古巴人懵了：难道美国人居然也有不怕死的，敢进行这种无异于自杀的冒险飞行？正在古巴和格林纳达守军纳闷的时候，C—130由2000米的高度很快降到了1000米、800米、500米、200米……

这时机场上的守军才弄清楚，原来美军要强行跳伞。结果机上的伞兵竟在150米的高度强行跳下。这不像是“跳伞”，倒更像是“跳楼”、创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跳伞的最低高度。

伞兵在空中继续遭到机枪扫射，不少降落伞被子弹打穿，但无一人死亡，全部在机场安全着陆。这时古巴士兵才因寡不敌众，纷纷撤退。

“珍珠”机场被“海豹”突击队占领后，后续部队的800人也先后着陆，占领了机场及附近的要地。为了配合南路的攻势，“海豹”突击队又搭乘两栖攻击舰“关岛”号，人格岛的北部绕到西海岸的大马尔湾附近的海域——这里离首都圣乔治仅有1公里之遥。

7时30分，登陆舰上的250名海军陆战队员、5辆M—60型坦克、13辆两栖装甲车和少数后勤车辆开始向岸上发起攻击，他们很快就抢占了滩头阵地，然后火速赶到圣乔治以北1.5公里的格林达总督官邸。

而与此同时，从“珍珠”机场胜利而返的“海豹”队员们，在古尔丁少校的带领下，直插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

“海豹”素被认为是一支胆识过人、独来独往、卧如弓、行如风的部队。登陆后，分别由11人组成的两路队员们一路斩关夺隘，于中午时分，已静静地潜伏于圣乔治市郊的一片丛林之中。这时，不可避免的误差出现了。临行前由于准备仓促，他们没有搞到格林纳达方位坐标地图。古尔丁的手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旅游图，他只能以此辨别方位。到了市郊，由于行动隐秘，又不便找人询问。

“广播塔往前再走大约1800米，朝南的一幢大楼。对，就是这座了！”队员们面前出现的是一幢乳白色的大楼，楼顶横七竖八地竖着一些天线。“攻击！”队长命令道。

眼见一伙身着迷彩服、脸上涂着花花绿绿油彩的大兵们像青蛙一样交替跃进，向大楼扑来，街上的守军和市民如同见了天兵天将，纷纷四处逃窜。

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第一路突击队便占领了大楼。可是胜利带给他们的只是沮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电台，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办公大楼。队员们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立即撤出。

然而出门时，队员们遭到守军的混乱扫射，两名队员身负重伤。正在这时，美军又在圣乔治周围实施了再一次空降，这大大分散了守军对“海豹”小分队的扫射。趁着混乱之际，突击队员终于攻占了电台大楼。

营救总督

第二天，休息了一夜的“海豹”队员又要踏上作战的征程。这次古尔丁负有特殊的使命：直扑圣乔治的总督府，救出被软禁的斯库恩总督，将他安全转移到“关岛”攻击舰上。

清晨，太阳从山峦的空隙中露出半边脸，霎时金光一片，照亮了大地，映红了大海。格林纳达岛屿虽小，但景色秀美，有着典型的热带逸通风光。

绿色迷彩服上的一层露水开始蒸发，潮湿清新的空气使队员加快了脚步。今天小分队的50多个士兵，是他从“海豹”队中精选出来的。这50多个小伙子，个个体魄强健，才智过人，并各有专长——有负责通信的，有负责爆破的，甚至还有精通战地急救的人员。此刻，这支年轻队伍正悄悄沿着海边向圣乔治城进发。

提到营救作战，美军方面往往是失败。从越南山西战俘营，到伊朗大使馆，美国人得到的不是日思梦想的人质，而是无尽的懊恼与悔恨。正是这个原因，在美军自己的特种作战史上，营救战例很少提及。无论是39届总统卡特签署的“霹雳行动”，还是41届总统里根批准的“冥王星计划”，都因时运不济而栽了跟头。

“我就不信美国人没有这份运气！”古尔丁一边疾步前行，一边忿忿地想着，“这儿不是伊朗，也不是越南！”

本来，他曾设想用直升机来个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总督救出来。然而几桩直升机营救失败的战例，使他打消了这一主意——这样很容易暴露行动企图，弄不好危及总督的生命安全，使以往的悲剧重演。

就现在岛上的兵力而言，美军已达到6000人，是格军总兵力的3倍多。但古尔丁心里十分清楚，此刻绝对不能轻视敌人。

自己的小分队只有50来人，而总督府的守军却有100人之多、而且这些士兵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优秀分子。

“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掉以轻心！”古尔丁眉头紧锁地叮嘱手下队员。

昨天的错误没有重犯，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位于圣乔治北部的总督府，总督府主楼是一幢有着欧洲典雅风格的古式建筑，旁边栽种着各式各样青翠欲滴的高大植物。

在悄无声息地仔细观察了地形后，古尔丁认为最理想的突袭位置是总督府后院。那儿院墙较高，防守上较松，离软禁斯库恩的地方也较近。另外，院内还有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大草坪，可作为直升机的起降场，以把总督弄出去。

营救的初步计划是分两步走：第一小队与守军交战，吸引兵力；第二小队趁机爆破围墙，打开缺口直扑总督软禁处。

当第一小队各就各位时，古尔丁压低嗓音，下达命令：“开火！”

刹那间，火箭筒、轻机枪以及M16A—2式冲锋枪的各式弹药如雨点般倾

泻出去。M16A—2 式冲锋枪是美国科学特轻公司研制改进了 25 年的最新成果，其威力之强远非一般冲锋枪可比。

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火舌过去后，目标点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队员们面面相觑。

古尔丁一个箭步冲上前去，顿时气不打一出来：原来耗费了不少弹药摧毁的，竟是一座空阵地！就在他刚想骂两句的时候，庭院两旁的房间里顿时响起激烈的枪声，他身边的队员一下子倒了好几个。

古尔丁心疼极了。好阴险的家伙！居然躲在暗处放冷枪！古尔丁咬着牙关，一边调整力量与守敌对垒，造成一种死攻的阵势，一边亲自率领第二小队绕到围墙边实施爆破。

“轰！”高效炸药猛然爆炸，四处横飞的砖石落了下来。古尔丁透过浓烟望去，围墙被炸了个大洞，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根据情报所提供的线索，古尔丁很快确认了软禁总督的房间。房间门口只有一名看守，古尔丁干脆利落地将其击毙，守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屋内没有动静。古尔丁“啪”地一脚踢开门，举着冲锋枪，大声喊道：

“举起手来！”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慢慢地举起手来。另外几个像是佣人样子的女子则吓得尖声大叫。

“你是斯库恩总督吗？”

“是的——不，不是！”总督像意识到什么一样，连忙否认。

“别害怕，我们是美国人，来救你的。”古尔丁放下枪，轻声说道。士兵们拥了进来。

总督用不着进一步鉴别。光是从久违了的英语中，便知道来人的确是美国人。他激动极了，老泪纵横，与突击队员们拥抱个不停。总督的家人立即从酒柜里拿出香槟，想请突击队员们干杯庆祝胜利。

“来不及了，赶快上飞机吧！”古尔丁催促道。

古尔丁和突击队员们连拖带抱地将总督及家人护送出庭院。临行，他命令爆破手将剩余的炸药安放在建筑物上，让倒塌的砖石挡住缺口，以挡住追击的格兵。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当古尔丁的“海豹”突击队员们保护着总督等人赶到草坪时，UH—1 型直升机的螺旋桨已飞快转动，随时准备升空了。

总督等人及负了伤的队员乘上直升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他们离开了总督府，离开了这片曾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土地，向远处海面上的“关岛”号飞去。

古尔丁凝视着“UH—1”在湛蓝的天空中越飞越远，最后成了一个银色的小点。他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营救总督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

救出总督后，新的任务又到了。“海豹”领受的下一个任务是搜捕前副总理科尔德和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奥斯汀及其他 10 多名成员。这对“海豹”来说便成了小菜一碟——因为海上早已封锁，机场也被美军控制。这些人纵有插翅的本领也难以逃离格岛。

在古尔丁的带领下，突击队员分为众多小组，先从俘虏中查起。不出半天，“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奥斯汀及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便一一落网。在另一个据点中，美军搜索残敌的部队抓获了科尔德——正是他支持和操纵了这次政变。

美军控制格林纳达的局势后，由英国女皇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斯库恩重新组成临时政府。

袭击格林纳达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据古尔丁掌握的情况，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美军死亡 18 人，伤 91 人，损失直升飞机 10 架，共耗资 1.3 亿美元。而古巴人被击毙 69 人，伤 56 人，被俘 642 人；格林纳达士兵死 40 人，被俘 15 人。

古尔丁也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知道，回国后少不了又是授勋、接见、发表演说那一套。然而此时此刻，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站在海边的岩石上，望着滚滚而来的海浪，听着它一遍又一遍洗刷砂石的阵阵涛声。别的国家会怎么评价美国呢？会怎么评价他呢？他在这场战争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他知道，胜利者的笑，有时也包容着无比的尴尬与难堪。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却用武力侵略一个弱小的国家，这遭到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广泛谴责。即使是一些亲美的西方盟国也认为，美国大操之过急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各种方式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赤裸裸的以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的强盗行径。

里根总统在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和道义上，却因为入侵行动而一败涂地。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站起来大声诘问：“今天美国认为格林纳达不顺眼，可以派军队大举入侵。那么明天呢？美国是否准备派军队再去入侵尼加拉瓜、巴拿马、厄瓜多尔或萨尔瓦多呢！”

山中降暴：拦截劫持“阿基利·劳罗号”暴徒

阳光下的劫案

1985年10月3日，阳光明媚，柔风习习，湛蓝的天空上若有若无地飘着几片柳絮般的云朵。宽阔的海面上，随着一声悠长而宏亮的汽笛声，意大利引以骄傲的豪华游轮“阿基利·劳罗号”在轻松的音乐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中，缓缓地驶离了美丽的热那亚港。

这艘名为“阿基利·劳罗号”的巨型游船、全长196米，宽20米，重2万多吨，船身通体青白色，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乍一看去极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银色巨鸟。游船共雇乘务员331名，载有755名乘客，船长是费拉多·德罗萨。

游船的航行路线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它从热那亚出发，经过意大利的那波里和锡拉库扎、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塞德、以色列的阿什林德、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希腊的罗德和比雷埃夫斯、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最后回到出发港，预计全程需要11天。

游船上的生活是舒心惬意的。万里无云的碧空之下，让略带咸味的海风轻轻拂过双颊，每个人都会陶醉于大海的神秘与安详。白天，来自于不同国度的乘客们有的玩乒乓球，有的玩甲板高尔夫，有的在游泳池中畅游，有的则坐在甲板上聊天。晚上，船长总要组织一些宴会、舞会、或观赏节目、各种肤色的人们尽情地参与玩乐，其乐融融、浑然不觉深夜已至。

在游客当中，有一群引人注目的老年人。他们是来自纽约及北部新泽西州的一群好友及邻居，年龄均在60至70岁之间。这些老人辛辛苦苦地工作了数十年，今天终于能够有机会坐着豪华游轮周游地中海，因而显得十分兴奋，玩得也非常尽兴。

倡导和组织这次老年人旅游的、是一名叫玛里琳的女士。这位来自曼哈顿的女士，尽管头发已近灰白，但脸色依旧红润，精神非常高昂。她的丈夫利昂·克里霍弗曾两度患脑溢血，这次也坐着轮椅来参加这次难得的游玩。

10月6日，星期天，恰巧是玛里琳女士的生日。人们为了表示对这位老人的尊敬和祝贺，跳舞一直跳到深夜。玛里琳满脸喜悦，激动地对大家说：“谢谢大家，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第二天，即10月7日清晨，“阿基利·劳罗号”静静驶进埃及亚历山大港。游客们早已对文明古国埃及向往不已，纷纷要求离船上岸参观。于是，共有666人离开游船，前往开罗城，并一睹著名的金字塔。

游船载着剩下的180名游客离开亚历山大港，向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德港驶去。前往参观金字塔的那部分游客，预定在参观完后由陆地到塞德港，晚上在那儿登船会合。

其实，玛里琳非常渴望瞻仰一下金字塔的风采。但为了陪坐轮椅的丈夫，玛里琳毅然留在了船上。

而她怎能想到，就在她生日的第二天，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到她的头上！

早在几天前，在热那亚港口登船时，有4名行迹可疑的人悄悄地登上“阿基利·劳罗号”。一位女服务员发现了他们，礼貌地问他们：“请问几位先生是哪国人？”

“挪威人。”他们熟练地回答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船舱。

然而有谁知道，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这一天，风平浪静。大海像一幅铅灰色的大桌布：凝然不动地铺展在周围。它并不显得辽阔。海面上浓雾弥漫，遮没了桅杆的顶端。雾霭使人目光昏眩。在这雾气里，太阳像个暗红的晕圈似地高高悬着。长长的波浪，犹如厚重的丝织品的绉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船头。被螺旋桨单调的旋转溅起的泡沫，团团翻滚着，然后消失在雾霭里。

在游船离开亚历山大港4小时后，这几个巴勒斯坦人开始行动了。两个手持重型机关枪，紧握手榴弹的人登上了船桥，用扩音器大声地喊道：

“我们已经劫持了这艘游船！所有的乘客都到餐厅集合！”

玛丽琳吃了一惊，随即展颜。她眉飞色舞地对丈夫说道：“这又是为庆祝我的生日而想出的什么花招吧……”

不过当她抬起头来，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她看到两个目露凶光的男人，以及他们手里黑默默的武器。那男人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仿佛随时都可能把罪恶的子弹射向他们。

玛丽琳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灰色的眼眸中流露出惊恐的神色。此时，船内已一片混乱。大家都意识到这两个男人是在动真格的。

一声枪响刺破了浓雾，冲上云霄。有人大喊：“快趴到甲板上！”

尖叫声中，另有一位乘客绝望地喊道：“我们会被杀掉的！一切都完了！”

人们疯狂地往餐厅跑。大家都在想：那儿人多，或许可以安全些。可当他们跑到餐厅时，想抽身撤走已经来不及了。

餐厅里，一个暴徒高高地举着一枚手榴弹，另一只手放到保险栓上，做出随时都要拔掉的架式。另一个持枪的暴徒、则面目狰狞地对人们喊道：“不要动！否则立即开枪！”

有胆大的乘客轻轻嘀咕了一句：“巴勒斯坦人……”

暴徒桀桀地笑了起来，露出两排阴森森的牙齿。他们见众人都已服服帖帖，用扩音器宣布道：

“诸位，我们已经劫持了来自意大利的‘阿基利·劳罗号’。客人还挺多的嘛。我们的对头是美、英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善良的国家。现在，请美国人和英国人出来！”

乘客们惊恐万状，无不瑟瑟发抖。当然，没有一个人动弹。

暴徒见没有动静，气急败坏地喊道：“把护照统统拿出来！”

大家仍是一动不动。两名持枪的暴徒把枪抵在乘客的脑袋上，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护照。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就被带到了一边。

到了最后一位游客，这位名叫卡莉娜的女士已经吓得哭出声来。暴徒一把夺过护照，呵呵笑起来：“美国人，果然是美国人。舞蹈家？哈哈，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连你一块儿，把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喀嚓’……”说罢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暴徒们邪恶地大笑起来。

而此时站在船桥上的一个暴徒，大声地命令船长：“马上把船开往叙利亚！”

船长额头已渗出豆大的汗珠——他的额头上，牢牢地顶着一把乌黑锃亮的手枪。“去……去哪儿？”

“叙利亚，塔尔图斯港！若敢耍花招，你就是第一个牺牲此时此刻，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开始翻滚起汹涌的波涛，海风也越来越大。“阿基利·劳

罗号”像一只孤鸟，在塞德港以北 30 海里的茫茫大海上，朝着叙利亚的方向驶去。

暴徒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持枪的暴徒掏出一张纸来，塞到船长手中：“立即呼叫埃及港湾当局！把这些文字读给他们听！读错一个字，就小心你的脑袋！”

船长哆嗦着接过纸条，打开无线电，呼叫埃及港湾。线路通了以后，船长瞪大眼睛，以颤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读了出来：

“我们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即 PIF 的成员。现在我们已经劫持了意大利游船‘阿基利·劳罗号’，船员乘客生命危在旦夕。我们的要求是，迅速将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游击队员释放。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连船带人一起炸毁。”

电波载着这些信息，立即传送到埃及。接收员大惊失色，迅速报告了有关官员，不久以色列也收到了这则消息。

原来，在暴徒们要求释放的 51 名游击队员中，有一名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阿尔·坎塔利。阿尔·坎塔利被称为“纳哈里亚的英雄”，是游击队的首领。1979 年，在以色列北部的疗养圣地纳哈里亚，他伙同另外三人，杀害了一位男性居民，并残酷地用苏制冲锋枪枪托将其年幼的女儿打死。

据以色列政府消息，暴徒的要求是释放关押在该国的“77 部队”成员。“77 部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阿拉法特主席的警卫部队，在各地袭击以色列人。据以色列说，1984 年 9 月 25 日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港杀害游艇上 3 名以色列人的事件就是他们干的。

事实上，为了报复这次刺杀事件，以色列于当年的 10 月 1 日派一支 F-15 飞行队，飞行 2400 公里，长驱直入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对“77 部队”的总部进行了轰炸，并杀害了 70 人，这其中也包括无辜的居民。以色列的过激行为不仅激起了巴勒斯坦，也激起了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的情绪。

不过，由于巴勒斯坦各组织情况错综复杂，暴徒究竟属于哪一个派系尚不清楚。暴徒声称他们是 PLF 的成员，但 PLF 的主席塔拉特·雅可布立即申明：“这些劫船犯并非 PLF 的成员，他们的所有行为与 PLF 无关。”

同时，PLO 的发言人也矢口否认对此事负责。于是，暴徒的身份问题便成了一桩悬案。

血腥杀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在陆地上游玩了一天的 666 名乘客，傍晚返回塞德港，等待返回“阿基利·劳罗号”时，他们被告知：“港口拥挤，另等通知。”

乘客们在港口附近等了多时，果然不见“阿基利·劳罗号”的踪影，便悻悻地返回开罗，住进康科德宾馆。

而当他们得知他们的船只被劫持的时候，已是深夜。没有更多的消息，只有船长念的那一纸文字。人们在庆幸未被扣为人质的同时，不仅深深地为船上的朋友和亲人担心起来。他们悄寂无声地坐在康科德宾馆的大厅内，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在厅内回荡。窗外，夜风已起，摇动树木沙沙作响。大家沉默着，没有人流露出一丝丝倦意。

而此时的“阿基利·劳罗号”上的餐厅里，暴徒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开着粗俗的玩笑，不断地戏弄和嘲讽英国人和美国人。

“你！”一名暴徒走到舞蹈家卡莉娜面前，恶狠狠地对她喊道。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卡莉娜身上。大家心想：她要遭殃了卡莉娜缩成一团，拼命地向后缩，她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拿来！”暴徒狞笑着指着她发髻上一只亮晶晶的碧玉发卡。

卡莉娜颤颤巍巍地取下发卡，扔给暴徒。

“这个！”暴徒的眼睛又盯上她胸前的一串珍珠项链。这一串珍珠粒粒饱满圆润，颗颗晶莹剔透，在餐厅闪烁的灯光下，发出炫目的光芒，显然是非常名贵的极品。

卡莉娜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把项链轻轻摘了下来。她痛苦地闭上眼睛，扔给了她面前的这个恶魔。

然而贪婪的暴徒仍未满足，看来，他劫船似乎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他指着卡莉娜手上戴的钻戒，厚颜无耻他说道：“这个……快点！”

卡莉娜剧烈地抖动着，终于，她用尽所有力量喊了出来：“不！那是我的结婚……”

还没等她喊完，暴徒已一把夺过，放在手中端详起来。在他得意的狞笑中，卡莉娜双目紧闭，满脸泪水，显然已晕了过去。

接着，暴徒们对其他乘客也进行了掠夺。他们似乎对夺来的东西并不在乎，把项链等东西随便地扔来扔去，仿佛只是在欣赏别人脸上那种痛苦不堪的表情。惊慌不安的乘客们绞尽脑汁，也没有能想出制止悲剧发生的方法。

“他们究竟有几个人？”有人悄悄地问道。

“8个？9个？”

“好像是10多个！船桥那边还有人呢！”

“我们这么多人，还干不过他们区区几人？”有人恨恨地发牢骚。

“对啊，多上几个小伙子，把他们制服怎么样？”

“可别妄动。”一位中年人抬起惊恐的眼睛，“这一伙丧心病狂的家伙，手里拿的都是第一流的武器，说不定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先观察观察再说。”

大家叹了口气，重新归于安静。餐厅的灯很明亮，要搞什么小动作似乎不太可能。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逝着。对乘客来说、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简直比过了几年的时间还要长。终于，“阿基利·劳罗号”靠近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透过餐厅的玻璃窗，大家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叙利亚海港上荡漾的五颜六色的灯光。他们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快到港口，是不是应该把我们放了？

暴徒们开始与叙利亚当局进行联络：“我们打算在塔尔图斯港停靠。”

“请稍候，”对方简短地回答道，“我们正在请示。”

然而对方迟迟没有答复。

暴徒们有些焦躁不安了，接通了无线电、向驻大马士革的美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提出请求：“我们希望和贵国进行谈判，以商谈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51名同胞之事。请迅速作出答复。”

然而仍如石沉大海，对方并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暴徒们坐不住了。他们一边破口大骂着，一边疯狂地发布着恐吓的信息：“如果大使的答复在4点前还不来，将发生重大事件。”

0点32分、他们说：“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最后期限从4点改到点。”

0点58分，他们开始大喊大叫：“再也不能等了！你们非逼着我们杀人

吗？1点，将有第1名乘客被杀。国籍和名字以后通知！”

然而到了1点，仍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为首的一名暴徒反倒安静下来。他悠悠闲闲地坐了下来，从口袋里变戏法般地拿出一副扑克牌来。

“喂，我们来玩点游戏。”他冲大家笑笑。人人都觉得背后有一阵冷汗渗了出来。

“你、你、还有你，统统过来！”他用食指指着五、六位美国男乘客。被选中的乘客顿时面如死灰，说什么也不肯向前挪一步。

暴徒横眉一竖，拍着桌子喊道：“你们是不是都想死？”

几位男乘客被后面的暴徒推着揉着到了前面。暴徒又展现出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来，这是一副新的扑克牌。”他撕开扑克牌的封条，双手熟练地洗起牌来。

“你们每个人都抽一张，对，只抽一张。”暴徒柔声道。

在枪口的威迫下，第一位乘客哆哆嗦嗦地抽了一张牌。

“红桃艾司，你运气不错嘛！”暴徒哈哈大笑。“你呢？”他转向下一个乘客。

最后几位乘客都抽完了牌。牌分最小的那位男子早已如筛糠一样剧烈抖动起来，而他在下面观看的夫人已哭出了声。

为首的暴徒二话没说，冲着门口摆了一下头。另一个暴徒走上前来，把这名美国男子拉了出去，手枪对准了他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子弹飞了出去。

男子没有哼上一句，就颓然倒地，鲜血和脑汁顺着枪口流下来。暴徒将尸体拖到甲板上，拖到船舷边，对着大海倾倒下去。怒吼的波涛在黑暗中迅速地将尸体吞噬得无踪无影。海浪击打着船舷，“哗——哗——哗——”，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尽管有了思想准备，乘客们还是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暴行惊呆了。没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这么快了结，刹那之间毫无价值地了结在一伙丧心病狂的恶魔手中。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息，空气便如凝结了一般沉重。

暴徒们一边在进行这种“仪式”，一边在炫耀着他们的认真和残忍。为首的暴徒看见玛丽琳和她的丈夫紧紧地拥在一起时，兽性大发，对他们大声喊道：

“玛丽琳滚开！”

“利昂留下！”

在强硬的威胁之下，玛丽琳哭泣着离开了坐着轮椅的丈夫。不久，传来一声枪响，玛丽琳的眼睛顿时直了、昏倒在地上。

玛丽琳再也没能见到丈夫一面。

杀害利昂后，浑身血污的暴徒又窜上船桥，告诉船长：“我又杀了一名美国佬。你通知塔尔图斯的叙利亚当局，下一名人质是米尔德里德小姐。”

而此时，奥地利妇女安娜·哈兰格纳不见了。船内纷纷议论着，“哈兰格纳也被杀害了。”人人的脸上充满了惊恐与愤怒之色。实际上，哈兰格纳安然无恙。据说，在暴徒劫船的时候，她恰巧被击倒在阶梯旁。她挣扎着爬到一间没有上锁的舱房，在床上和厕所里度过了平静而难捱的两天。

尽管已连杀两人、暴徒们的尝试仍没有取得成功。叙利亚最后拒绝了“阿基利·劳罗号”进入其领海，塞浦路斯也同样予以拒绝。所有的政府都不愿意卷进这个事件。

10月8日傍晚7点，“阿基利·劳罗号”起锚，离开叙利亚海面，又驶向塞得港。暴徒中为首的自称奥曼，大概害怕被反劫持，目露凶光，胁迫船长：“要炸毁、击落一切靠近我们的船只和飞机！”

无奈，船长对各个有可能参加救援活动的方面通报说：“我们都很安全，不久将获释，不要为了救援而靠近船只。这样做会很危险。”

黑暗中，“阿基利·劳罗号”笼罩着死一样的惨白、在稍稍平静的海面上缓缓地行驶着。乘客们受不了如此之剧的刺激，相互疲倦地挤在一起，有的开始轻轻打盹。暴徒大约也有些累了，没有玩新的花样。

这样，10月9日早晨6时，“阿基利·劳罗号”出现在塞得港外15英里的海面上。

恶徒逃之夭夭

事情似乎在向解决的方向发展。在惊悉有两名“阿基利·劳罗号”的乘客遇难后，埃及外交部、PLO、PLF以及以色列、美国等政府部对此事表示了严重关注。

埃及当局首先同意与暴徒进行谈判。埃及外交部在事件一开始，为了解决这一事件做出了巨大努力。

对PLO来说，这一事件似乎是出乎意料的。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主席派亲信阿尔哈桑到埃及，与驻开罗的官员阿尔克德拉一起，打算同暴徒们进行谈判。PLF的总书记阿巴斯也为了参加这次谈判而从突尼斯飞到开罗。阿布尔·阿巴斯这一名字似乎对暴徒们很有镇服力。

埃及当局、PLO、PLF一起到达“阿基利·劳罗号”，准备与暴徒们进行谈判。当这些官员登上船时，暴徒们欢迎的只有阿巴斯一人。

“队长，能听到您的声音，太高兴了。”

阿巴斯能够觉察出同来官员的那种冷冷的目光，不禁有些难堪。他面无表情地对暴徒们说：“你们如果投降，埃及政府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帮你们逃往国外。”

“是吗？”暴徒们迫不及待地问。在他们的眼里，阿巴斯就是威严的代表，权力的化身。

“我说的话还能错吗？”阿巴斯冷冷地命令道，“马上把扣押的人质放掉，释放游船。”

暴徒果然听“队长”的话。“那好，我们把人放掉。但我们关在以色列的兄弟们呢？”

阿巴斯一瞪眼睛：“这个我来谈！你们不用管！”

黄昏，4名暴徒改乘一艘拖轮登陆，向埃及当局投降。在登陆的港口上，早已人山人海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及拿着话筒跑来跑去的记者。暴徒们昂首挺胸地穿过记者们的包围，对他们的提问不置一词。在以后的30小时内，他们突然销声匿迹，纵是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也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行踪。原来，他们同阿巴斯一起躲进开罗谢拉顿旅馆休息，并在后来偷偷离开了埃及。埃及政府一路上给他们开了绿灯。

埃及副总理兼外长阿伦斯在暴徒投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兑：“4名暴徒全部投降，他们将离开埃及到国外去。他们的投降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人质全部获释（实际上有人死亡）。此时，‘阿基利·劳罗号’正驶向

塞得港，预定7点入港。”

至此、牵动许多国家、许多人们关注的“阿基利·劳罗号”劫船事件，在三天后宣告结束。

在遥远的纽约，利昂的两个孩子——莉萨和伊尔萨几天来一直在为父母的安危担心。当他们听到埃及副总理宣布“人质全部获释”后，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与亲戚朋友一道，打开了香槟酒以示庆贺。

然而，几小时后，一个电话打到家里，告诉莉萨和伊尔萨：他们的父亲尚生死不明。二人顿时由欢天喜地转变成焦虑不安。

此时的玛丽琳和朋友们一时一刻也没能够得到宁静——玛丽琳始终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暴徒们投降之后，玛丽琳找遍了船内的每一个角落，也未能找到自己的丈夫，甚至连轮椅也找不到。

后来，据知情者说：“一个暴徒穿着被血染红的裤子、先连轮椅带人把利昂推到船舷，然后击穿了他的头，在他摇摇欲坠时，把他连同轮椅一起抛进大海。接着就是‘扑通’的落水声听到这儿，玛丽琳已是泪如雨下，肝肠寸断。在如此重大的打击下，她有些神志不清了，但她仍努力地拿起话筒，挣扎着接通了华盛顿家里的电话，通知孩子们：“莉萨，伊尔萨，我的宝贝们……你们最最亲爱的爸爸……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电话那端，两人怔怔地仍下话筒，泪水疯狂地涌了出来。

由于“阿基利·劳罗号”是意大利船只，鉴于本国船只遭劫持的严重性，意大利政府决定派出几艘舰只和相当数量的飞机给其充当警戒。克拉克西总理为了同PLO的阿拉法特协商，也打算飞抵突尼斯。

此时，据美国NBC、CBS两家电视台广播：美国在“阿基利·劳罗号”8日离开叙利亚领海时，已决定派遣秘密反恐部队“三角洲突击队”及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进行行动。如果同暴徒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将预定在9日夜间实施营救作战。

“三角洲突击队”是美国尚未正式公布过的秘密反恐特种部队，它创建于1980年，但尚未使闲过。“海豹突击队”则是由空降入和蛙人组成的，是海上作战用的特种部队。

美国第6舰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旗舰“科罗那多号”从那不勒斯附近急驶而出，直抵出事海域。同时为了监视“阿基利·劳罗号”，又出动了U—2高空侦察机和直升机。

对于这条消息是否属实，美国的五角大楼拒绝提供证明。但里根总统在芝加哥说：“我们已经考虑过对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暴徒投降了。”意思是说，虽然做好了准备，但并没有出击。

然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美国国会听到有美国人在“阿基利·劳罗号”上遇害的消息，是在8日的下午。由于情报纷繁不一、模棱两可，大伤脑筋的国会当晚立即指示驻埃及大使尼古拉斯，让他亲自到“阿基利·劳罗号”上，弄清楚美国人是否安全。

大使同意大利、奥地利、西德的大使馆人员一起，披星戴月地连夜乘汽艇来到船上。当他们看到玛丽琳夫人痛不欲生的样子时，一切都明白了。大使立即把有美国人在船上被害的消息用无线电通知了大使馆。

在电话里，大使神情肃穆地向馆员们布置：“同华盛顿通话，汇报我所调查的结果。以我的名义同埃及外长通话，也许他们还不知情。将我刚才说

的、以及现场发生的事，告知外长，而且要格外强调：我们期待着埃及政府对暴徒进行严厉惩处！”

此时，美国与埃及在外交上已经结下微妙的芥蒂。埃总统穆巴拉克在回答电视采访时说：“人质全都平安无事，暴徒离开埃及。”

而美国却认为：“埃及明明知道有美国人被害，却答应让凶手逃到国外，这是为什么呢？”

穆巴拉克总统面对这样的质诘，只好出来解释道：“我们得到美国人被杀害的消息是在暴徒投降几小时之后。这时暴徒们已逃往国外（暗指在突尼斯的 PLO 总部）。假如在投降时就知道被害的事，当然了，解决问题的形式就会截然不同。”

话虽是这么说，但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埃及是知道有美国人被杀一事的。当美国人民弄明白真相时，都在愤愤不平的同时，大声疾呼：“坚决要把凶手抓回来！”“严惩凶手！”

这时，暴徒们已于 10 日深夜，偷偷地乘坐埃及的波音 737，准备飞往海外。

里根总统 10 日在芝加哥发表评论说：“我们已要求穆巴拉克引渡暴徒。恐怖主义者是会得到应有的处罚的！”

法网恢恢。在美国，天罗地网已经撒开。

紧急追捕

在美国，有一套被称为“闸板”的世界性反恐怖电子计算机网络，一旦发生恐怖事件，可应用其搜集情报。就在暴徒要求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威胁炸死“阿基利·劳罗号”乘客时，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CIA）等部门已利用“闸板”密切关注被劫游船的动态了。

同时，国务院为了调查乘坐“阿基利·劳罗号”的美国人的人数和安全状况，立即成立了“危机处理中心”。前不久为处理墨西哥地震而设置的专用线路，也被用来询问乘客们的安危状况。

此时的白宫，也笼罩在一片沉闷而紧张的气氛之中。为了阻止“阿基利·劳罗号”上的暴徒逃窜，美国政府已从 9 日夜间到 10 日在白宫召集了恐怖对策小组开会，会议主席由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鲍威尔担任。会议上，各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着重研究了如何捉拿暴徒的方案。

到 10 日凌晨时，方案基本已经成形。但随即而来的一个消息击碎了他们的方案。原来，穆巴拉克发表一项声明，在声明中提到，暴徒已逃往国外。凶手已经逃走，逃到哪里去了呢？这无疑为捉拿凶手出了一道难题。

目前惟一的线索，似乎只能从埃及人那儿寻找了。大使建议里根总统同穆巴拉克通话或打电报，追问暴徒的下落；舒尔茨国务卿也想直接同穆巴拉克接触。但穆巴拉克却回避与美国人见面，他只是派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来敷衍了事。这样，想从埃及人那边得到线索似乎不可能了。

“一切部完了，”安全事务助理在发现辛辛苦苦忙碌几天仍无计可施时，发出了一声哀叹。

而一直密切注视着地中海“阿基利·劳罗号”事态进展的情报当局，也放慢了传递情报的数量。因为地中海的紧张程度已经下降，没有更新的消息出现，凶手何去何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谜。

正在西西里岛上的西古乃拉美军基地待命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在形势放缓的情报下，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外，其他人员都返回了直布罗陀军事基地。似乎真的一切都完了。但会议的参加者仍不死心，决定再次彻底地核实一下所有的情报。20分钟后，参谋人员发现了一个重大情报：暴徒仍在埃及，而且不久将由空路逃往国外！

如果这是事实，这不是证明了穆巴拉克在说谎吗？

得到这一可贵的情报，里根政府秘密作战的老手、负责同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联系的奥利瓦·诺斯中校不禁眉飞色舞。他拿起这份情报，立即一路小跑来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处，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总统报告说：“总统先生，暴徒应仍在埃及。”

总统神情一振，“是吗？”他接过情报扫了一眼，“通知CIA，让他们再一次核实情况！”

CIA负责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艾伦又一次从头开始翻阅所有有关“阿基利·劳罗号”的基本素材，细细地加以研究。1小时后，艾伦得出结论：暴徒仍在埃及，而且无论是埃及、还是PLO都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暴徒。

知道了暴徒的行踪，那么怎么才能将暴徒擒获呢？

兴高采烈的诺斯中校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个危险而又奇特的方案。他问总统安全事务助理：

“鲍威尔先生，你知道二战期间，日本那个叫山本的海军司令官的座机被击落一事吧？”

“当然知道了，”鲍威尔安全事务助理有点摸不着头脑，“那是南太平洋拉包尔前线，在零式战斗机的保护下，日本海军司令官乘攻击机前往前线视察，但是遭到美军P—38战斗机的伏击而被击落。但这与‘阿基利·劳罗号’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民用飞机是不能击落的呀。”

诺斯笑了笑：“这个当然。不过，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让友好国家去干，比如以色列；二是让其强行着陆。”

“那么在哪儿着陆好呢？”鲍威尔开始产生兴趣。

“在西西里岛的西古乃拉基地好了。”诺斯立即回答。

“对！”鲍威尔一拍大腿，“研究一下看看！”

诺斯中校迅速打电话，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恐怖小组负责人莫莱海军中将。

“拦截飞机？”莫莱中将沉吟着，“美国从未经历过用军用机使民航机强行着陆的先例，因此这样做是相当冒险的。不过我会考虑一下。”

不久，莫莱回复诺斯说：“让第6舰队配合海豹突击队来干这件事。”

这样，莫莱中将、诺斯中校的对策小组立即在作战室着手研究具体实施方案。方案的基本构思是，当暴徒从埃及乘飞机向国外逃窜时，舰载机要在克里特海面设伏，届时拦截。

作战方案的制订工作慎重而细致地进行着。所有送到作战室来的新情报，都要经过CIA及国家保密局即NSA的二度核准。在这个时候，情报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在以往的特种作战战例中，他们曾因情报不准而吃过大苦头。整个上午，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着暴徒仍在埃及国内的情报。CIA展开它神通广大的触角，探听到逃跑用的飞机现仍停在开罗东部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待命的飞机是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737。不仅如此，他们还打听到了飞机的号码、甚至机长的姓名。而飞行的目的地，似乎是突尼斯。

参谋长联席会议把研究结果向新任会议主席克劳作了报告。

克劳主席听毕双目放光：“拦截作战是可能的，应该实施！”

此时，里根总统正坐着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芝加哥讨论税制问题。上午 11 点 30 分，诺斯接通了正跟着总统的安全保障顾问罗伯特、用秘密通信装置把计划简单做了汇报：

“残害美国同胞的暴徒目前正企图乘飞机离开埃及。我们的打算是，让地中海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上的 F—14 飞机和 E—2C 预警机起飞，在克里特岛海面拦截暴徒所乘的飞机，并强制其在西西里岛着陆。整个计划由第 6 舰队配合从直布罗陀召回的‘海豹’特种部队共同完成。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空中埋伏、强制着陆的方案，请求得到总统的批准。”

接到这一汇报时，里根总统正同助理一起，在芝加哥郊外费尔德的一个面包店里用午餐。里根总统停下手中的刀叉，凝神思索了几秒钟。

“原则上表示同意，”总统回复说，“但我保留最后批准权。

我决定在弄清危险程度以后再定夺。”

鲍威尔和诺斯马上将飞行员的安全问题、作战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等问题报告给总统。

“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可以保证。”鲍威尔说，“但在政治影响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这将给埃及和阿拉伯激进国家以及稳健国家之间造成怎样的影响；二是，美国和埃及的关系将会变得怎样；三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将会怎样。但总起来说，我们认为缉拿暴徒利大于弊。由于这是特种作战，不会引发全面战争；而且通过这次作战，还会减轻穆巴拉克总统的责任。”

总统十分满意：“希望你们对具体的计划作进一步的推敲，并作好保密工作。”

“总统放心，”鲍威尔见计划得到基本准许，十分激动，“我们对正在制定的作战计划已作了最周密的安排。至于着陆地点西西里岛，我们连意大利当局也没有通报。”

此时的里根总统再无心在芝加哥呆下去。他在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得知，暴徒们乘坐的波音 737 飞机即将升空。离开埃及。总统深知，如此拦截民用飞机的作战存在着许多危险，但为了捉拿到凶手，他还是决心背水一战。不巧的是，空军一号的秘密通讯设施出了故障。无奈，总统通过公开途径给国防部下达命令：“同意执行空中拦截的特种作战计划。”

一直对作战持消极态度的国防部长温伯格显得忧心忡忡：“对非武装的民航飞机虽然属于恐吓射击，也是不好的。”

总统最后嘱咐说：“实施作战时，要注意不要伤害无辜的人们。”

F—14 布下天罗地网

当地时间 10 日晚上 7 时，正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附近的亚得里亚海域巡游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宇宙盾号”以及其它 20 多艘舰只接到命令，进入临战状态，准备随时出击。

晚上 8 时，命令正式发出。8 点 15 分，2 架 E—2C 预警机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首先起飞，接着 4 架 F—14 战斗机、1 架 EA—6B 电子干扰机也高舰，飞往克里特岛上空待命。

晚上9点刚过，CIA获悉：暴徒们在10分钟前到达开罗附近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

晚上10点10分，CIA又送来情报：波音737飞机提出了飞往阿尔及利亚的计划，然后起飞升空。令美国人咬牙切齿的是，暴徒们居然由埃及政府官员陪同。

在白宫，里根总统则忙着做一些配合工作。他给突尼斯总统哈比布拍了电报，电报说：“劫持‘阿基利·劳罗号’的暴徒乘坐的飞机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着陆的计划，但飞往突尼斯的可能性极大。届时，希望不要让其着陆。”为保险起见，里根给希腊和黎巴嫩发了同样的电报。

一场大规模的空中截击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E—2C、F—14以及空中加油机向克里特岛南部的警戒地点飞去。到达目的地，飞机呈门形阵势，张网等待着从埃及方面飞来的波音737。

从埃及起飞的波音737，45分钟后飞抵克里特岛以南155公里处，飞行高度为1万米，速度为400海里。然而它哪能想到，此时此刻，它已钻入了由美国F—14战斗机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里！

由突击队员驾驶的F—14战斗机从一开始就关掉所有通讯设备，关掉灯光，在整个座舱处于一片黑暗的情况下，如同一只狮子追踪猎物，悄悄地从波音机后方靠近。机内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正在为顺利离开埃及、重返自由天地而庆贺。

当波音机糊里糊涂地紧紧陷入伏网中时，像是有人喊了口令一样，所有的F—14战斗机一齐打开雪亮的探照灯，向波音737的两侧猛扑而去。

波音机的机长一惊，明白自己已被拦截。所有的乘员，包括暴徒都乱成一团。

“怎么办？”波音机长焦急地问。

“先看看开罗方面的指示！”一位官员命令道。

机长开始拨动拨号盘，不断地调着频率。然而，无论他如何调整，也通联不成，耳机里听到的只有刺耳的杂音。这是电子干扰机对着波音飞机的频率发出巨大无线电干扰波的缘故，机长气急败坏地把耳机扔到一边。

夜晚11点30分，E—2C命令波音：“波音737，波音737，立即飞往西西里岛，立即飞往西西里岛。若不服从，即予以击落。”

透过波音的巨型玻璃，暴徒们可以看到四周都是F—14夺目的灯光，自己仿佛是一只网中挣扎的蚊虫，已成为别人探手可取的囊中之物。恐惧的神色第一次爬到暴徒们的脸上，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

机长绝望地感觉到，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包围。在突击队员的密切配合下，在美国战斗机的挟持下，波音机乖乖地飞往意大利西西里岛。

正当飞机要进入意大利领空的时候，突击队员们遇到了点小麻烦。原来美国为了保密起见，一直没有把拦截一事通报意大利；进入领空后美国才向意大利通报了此事。

意大利政府一开始就表示了自己的不快，甚至全然拒绝：“No！波音737不准进入意大利境内！”

波音机机长十分难堪。事到如今，怎么办才好呢？后面有凶神恶煞般的F—14紧紧逼迫，前面却又不让降落。出于无奈，机长只好宣布：“燃料耗尽，我们必须紧急着陆！”最后终于取得着陆的许可权。

11日凌晨0点10分，波音飞机终于被迫伸开机轮，在西西里岛西古乃

拉基地的跑道上徐徐滑降。

而在西西里岛的西古乃拉基地，早早就等候了 50 名战士，他们就是不久前从直布罗陀坐 C—141 运输机紧急赶到的“海豹”特种部队队员，由卡尔·斯蒂纳海军陆战队少将指挥。

波音机还未停稳，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们排着队，举着冲锋枪，冲进机舱，大声喊道：“都不许动！统统站起来！”

暴徒们看到队员们黑黝黝的武器时，眼眸里闪现着绝望的神色。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乖乖地伸出手来，让队员们给他们戴上手铐。

此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让正在待命的 C—141 机，将暴徒押送回国内。但意大利节外生枝，提出了对乘客被杀害的美国和船只被动的意大利来说，哪一方有犯人管辖权这一重大问题。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向意大利外长安德列奥打电话强调说，管辖权应属于美国。但意大利认为，被动的游船属意大利籍，而且暴徒也是在意大利境内被逮捕的。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舒尔茨终于同意意大利外长所说的话：“管辖权属于意大利，意大利决不让犯人逃到国外。如果有杀人的嫌疑，就马上处理。”

美国本想把罪犯抓回国，耀武扬威地审讯一通，而如今这一计划不能实现了。既然意大利答应要严惩罪犯，那美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不过，在“海豹”突击队员们拥进机舱时，队长瓦诺尔发现一位乘客特别眼熟。“这不是阿布尔·阿巴斯吗？”瓦诺尔脱口而出。

果然，这名乘客就是 PLF 的大人物——阿布尔·阿巴斯总书记。这可是意外的收获。阿巴斯在暴徒们劫持“阿基利·劳罗号”之初，就在贝鲁特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可见劫持行动是由阿巴斯在幕后操纵的，“阿基利·劳罗号”游船惨案也是他一手酿成的。

事情败露后，PLF 马上在塞浦路斯发表声明，承认他们劫持了船只，并向有关国家进行道歉。他们解释说，这 4 个人的使命并不是劫持“阿基利·劳罗号”，而是攻击阿什杜德港的军事设施，只是当他们隐藏的武器在船上被发现后，才自作主张改变了计划。

而 11 日晚上，在意大利当局的指使下，阿巴斯及其他成员乘埃及飞机，转移到罗马。

美国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恼火。斯蒂纳少将义愤填膺，没有经过指挥塔的批准，立即乘基地的 T—39 教练机，起飞尾随埃及飞机飞往罗马。罗马不同意斯蒂纳少将的飞机降落，而这位正在火头上的将军，冒着被击毁的危险强行着陆，遭至意大利官方的强烈抗议。

对意大利非常不满的美国政府这时开始出面，并强烈要求引渡阿巴斯。尽管两国间有相互支援的协定，但意大利仍予以冷淡回绝。

12 日，里根总统寄给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一封紧急信函，指出：“我们认为，犯罪的中心人物是阿巴斯，他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缔结了相互支援协定，为了立案审查，在 45 日内，意大利当局有义务将阿巴斯引渡给美国。”

对于美国的“命令”，意大利不予理睬。就在美国准备逮捕证的时候，阿巴斯穿着埃及航空公司的制服，乘租借的南斯拉夫的飞机，在 CIA 的眼皮底下，由罗马飞往贝尔格莱德。显然，意大利、南斯拉夫、埃及等政府对此

事予以默许。

阿巴斯到达贝尔格莱德，悄悄地逗留了两天后，经南也门的亚丁回到巴格达，终于躲开了美国的跟踪。阿巴斯在电视上露面时说：“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次劫持事件。”

里根总统怒火中烧，对意大利的不合作既恼火又无可奈何。意大利的石油大量依赖中东，同阿拉伯各国以及 PLO 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意大利不能破坏这种关系，必须释放阿巴斯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据说，意大利极少受到阿拉伯的恐怖分子的破坏也是因为有这样良好的关系所致。

11 日，意大利热那亚司法局为 4 名暴徒准备了一份计划杀人、绑架及非法携带武器爆炸物品的嫌疑犯逮捕令，并派出 2 名警官，到达西古拉美国基地予以收容。

在美军基地，在警官的面前，专程来到西西里岛作证的 4 名美国人对暴徒进行了辨认。当悲伤的玛丽琳出现在暴徒面前时，她又一次流下了泪水。

“就是他！是他逼着我和我丈夫分开的！”她指着暴徒的鼻子。一阵愤怒涌上来，玛丽琳冲上前去，使尽全身的力气，“啪、啪、啪”给了暴徒几个耳光。

“利昂他还坐着轮椅呢……你们有没有人性……你晓得我是多么恨你吗！”玛丽琳浑身颤抖，眼泪哗哗地顺着布满皱纹的脸流了下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默默的看着，无不耸然动容。

这 4 名暴徒分别是 19 岁的阿尔哈桑，23 岁的阿尔毛尔其、阿契夫·依布拉希姆及阿里·阿布达拉。

当强行使埃及飞机着陆、4 名罪犯全部落网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全美国都沸腾了。因人质被害和暴徒逃跑而一度消沉的美国大众一下子又欢腾起来。新闻媒体纷纷宣称：“这是自进攻格林纳达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加利福尼亚选出的议员罗巴特则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或许，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民族主义”吧。

美国人在大喊：“将他们引渡到美国来，将他们处死！”

12 日清晨，里根总统亲自打电话后安慰利昂的夫人玛丽琳。他的第一句话是：“利昂夫人，罪犯终于逮着了。”

玛丽琳回答道：“恐怖分子正恨得你咬牙切齿呢。”

总统微微一笑：“是的，但只要继续努力，不再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会被更加憎恨的。当然，我们出类拔萃的特种部队队员们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忌恨。”

“这种忌恨是值得的。”玛丽琳强压着自己的悲伤和怒火说、“昨天在意大利见到他们的时候，我狠狠地掴了他们一顿耳光——他们太卑鄙、太没有生存的价值……”

“打得好嘛。”总统接口道。

玛丽琳转过身来，凝望窗外。宽大的玻璃窗外，晨雾已然散去，桔红色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新的一天又来临了。”玛丽琳深深吸了一口沁人心脾的空气，动情地喃喃自语道。

英雄本色：美国特种部队探秘

传奇一世的“绿色贝雷帽”

“贝雷帽”是一种无檐软顶的帽子，一种流行于英国青年人中的便帽。早年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组织的“别动队”戴过这种式样的帽子，二战初期英国创建特种部队（“哥曼德”）时又采用了这种帽子。

而在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是在二次大战中仿效英国的“哥曼德”部队组建的，该部队建立之初，有人提出应为它确定一个特殊的标志，军事当局想到英国突击队员戴的贝雷帽。这样，绿色贝雷帽被美军的特种部队所采用，“绿色贝雷帽”便成了美军特种部队的别称。

在绿色贝雷帽的前方佩有一个特别的徽章，徽章的图案为箭与“绿色贝雷帽”又在一起的浮雕。这种象征勇敢无畏的骑士风格的徽章是1942年2月26日在特种部队的筹备阶段由当时的国防部长批准佩带的。它同绿色贝雷帽一起，都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

“绿色贝雷帽”部队是一支专门用以对付非正式战和执行秘密任务的部队，其成员受过海陆空三军的全面培训，精通多国语言，每个人都有一门以上的绝招。多年来，其出类拔萃、身手不凡的表现，使得人们对“绿色贝雷帽”刮目相看。

“绿色贝雷帽”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年代在敌人纵深后方或者和平年代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游击战争，并专门训练游击队人员，推翻美国不喜欢的政府。“绿色贝雷帽”还广泛应用于为美国友好国家组织、装备和训练特种部队。它训练友好国家的军队掌握破坏行动的方法、使用当地和外国制造的各种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该部队在美陆军中是一支独特的部队。它的编成不是通常的团、营、连、排建制，而有其独特的编制系统。1974年改编后的编制，由司令部、支援中队、通信及维修中队和若干作战大队组成。

实际上，作战大队才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核心。大队下设大队部和若干个作战中队，作战中队又设中队部和若干个作战组。从编制上可以看出，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由12人组成的作战组是基本作战单位，是执行作战任务的中心。

作战组的组长，往往由积极热情、有干劲、有丰富经验、有领导艺术的军官充任。队员则是从经验丰富的士官中挑选出来的。

对于军人来说，通往“绿色贝雷帽”部队的道路是艰难的。要想成为该部队的候选人，即参与该部队的训练，必须具有5年以上的军龄，而且表现要突出。自愿参加者需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格检查，通过率仅为10%。

参与训练者，不管过去是何兵种的士兵，全部都要接受基础训练。训练的目的在于增强体格，掌握地面作战必备的地图判读、通信和格斗等基础知识和技能。

基础训练结业后，大部分人进入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空降学校，进行为期3周的跳伞训练。合格后领取银白色空降证章，这样，才算迈出了可能成为“绿色贝雷帽”部队正式成员的第一步。

以后，学员便开始了更力繁杂的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有：通信、军械、情报、降落伞的保管维护、车辆驾驶与维修、医疗急救等。由于每个学员的

职务、经历、技能程度不同，训练的地点和时间长短也大相径庭。大部分学员要学习 8 周的课程，医疗课程学习时间最长，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个培训过程共需要 45 周的时间。

最后，通过学习的成员在市雷格堡被授予带有 S 字样的证章，这表明该学员已具备了经受特种部队作战的必要的知识与能力，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成员。

在基础训练中，跑步训练最为艰苦。队员 5 点起床后，先做体操活动筋骨，再进行数公里的长跑，每天如此，风雨无阻。

用降落伞进行的特技跳伞训练，是挑选特定队员进行的一种惊险的技巧训练。队员们从高空跳出机舱后，先不立即开伞，而是等降到低空时才打开，然后朝着地面一个硬币大小的目标降落。掌握这种技巧的队员，可以在空中进行漂亮的编队“游泳”。

在疾飞的直升机或险峻的悬崖上，利用绳索进行攀登和下降训练，对特种部队来说，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训练科目。

在生存训练中，要使队员处于孤独和饥饿状态，暴露于酷暑、严寒之中，禁止睡眠和休息，并在此期间使之学会以野菜、蟒蛇等动植物充饥。有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强行把他们空投到毒蛇出没的沼泽地带——其训练强度及难度非常人可以想象。对他们进行如此之严格的训练，不外乎是使队员们具有坚韧的耐力和自制的能力。

白刃格斗训练，是使队员掌握用柔道、空手道、摔跤、拳击等手段以及使用匕首、手枪等武器，在 30 秒钟内打倒敌人的技能。因为在战时，如果不能在瞬间作出判断、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并置敌于死地，自己就有可能被对方打倒。此外，还要掌握伏击、诱拐、暗杀、爆破等技术。

当然，分配到特种部队的成员，还要从老队员那里充分接受应用技术训练。内容包罗万象，有如何运用和提高已掌握的技术，以及最大限度地有效应用有关技术的方法。这样，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大海还是平川，是白天还是夜晚，是酷暑还是严冬，“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成员都能进行空降、潜水，从事山地战、丛林战、沙漠战、滑雪战等特种作战。

有人做过统计，一名经过严格训练后的“绿色贝雷帽”成员，其能力可以顶替 50 名一般士兵。作战组成员身着迷彩服，头戴绿色贝雷帽，携带轻机枪、M—16 自动步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手榴弹、炸药以及粮食、药品、索具等。他们或从空中伞降，或从海上乘橡皮艇登陆，或徒步穿越森林，以深入敌人心脏进行活动。

在美军特种部队采用“绿色贝雷帽”名称之初，美陆军的高级将领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帽子并不满意，采用后一度停用。然而，对特种部队表示出异常关心并全面支持的肯尼迪总统说道：

“绿色贝雷帽作为队员们勇敢地克服未来的种种困难、执行艰巨任务的象征，是很相称的。队员们要自豪地戴上它。”

因而，美国的特种部队又重新采用了贝雷帽。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被暗杀时，美国国民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悲痛。然而最感到悲痛的，还是“绿色贝雷帽”部队。

当总统遗体在华盛顿阿林顿公墓安葬时，“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代表作为仪仗队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葬礼。当安葬仪式快要结束时，弗朗西斯·拉迪上

士满含热泪地摘下自己的贝雷帽，放在美军最高司令官、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坟墓上。总统因热爱特种部队而把绿色贝雷帽授予特种部队，如今，被热爱者又将其归还给总统。

绿色贝雷帽至今仍同陆、海、空军军帽一起，静静地安放在阿林顿公墓肯尼迪总统的墓中。

神出鬼没“海豹”特战队

入夜，阴云密布。刚才还有几颗星星在天幕上闪烁，现在都躲入云中。

1992年5月的一个深夜，靠近泰国撤塔希普港口附近的海岸边，从翻滚不歇的海浪中，无声无息地冒出4个黑影。从他们冲向岸礁隐蔽处的速度来看，没人能够想到，他们已顶着惊心动魄的海潮，游了将近2公里的距离。

其中1人，从他的防水背心中取出了M21型7.62毫米狙击步枪，小心翼翼地装上枪口消音器。此时此刻，他的另一个同伴正以高倍夜视望远镜对岸上的情况进行观察。第3个人则将激光定位武器的激光光束指向敌人指挥中心。在确定没有敌情威胁后，第4个人则以小型无线通话机，通知仍未上岸的、海中潜匿的其他伙伴。

大约在19公里外的海面上，1架MH—53H型直升机，在收到岸上“可以进入”的信号之后，立即疾速向海岸飞去。直升机内载着一组美国海军“海豹”特战小组队员，他们身穿丛林迷彩服，脸上涂满了黑绿相间的油彩，机内昏暗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他们所携带的装备，除了M16A2突击步枪外，其中3人的枪上还装着M203型40毫米榴弹发射器，另外两人拿着M60轻机枪，还有两人带着AT4型84毫米反坦克火箭。这些人所携带的火力，再加上这些人的战斗技能，用来对抗一整连的敌军已是绰绰有余了。

10分钟后，机舱内亮起信号灯，显示行动的时间到了。队员们根据各自的火力区，迅速分成两组，并且装备他们登陆所要用的橡胶突击艇。接着，直升机的后舱门缓缓打开，当舱门板触及水面时，指挥官发出了“出发”的命令。两艘突击艇分别滑出机舱，全速向海岸驶去。

因为橡胶气垫的缓冲，“海豹”小组的队员几乎感觉不到突击艇离开机舱时接触水面所造成的冲击力。该艇的高速度、隐秘性以及操作便利等特点，使其成为“海豹”特战部队海上渗透任务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之一。

这次的海上渗透，当然要极其隐秘，而且迅速无息。当支援队员登陆并正收藏突击艇时，先前登陆的4名队员已迅速向内陆推进。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一座位于数里之外的发电厂，而发电厂驻有1个营的敌军。“海豹”小组的任务是在发电厂重要位置安装高效炸药后撤回海岸，然后以遥控装置引爆炸药，破坏发电厂设施。

而驻守在发电厂的敌军，是泰国海军两栖特战队。当然，这是一次代号为“金眼镜蛇”的美泰联合军事演习中的一幕。

正如一名“海豹”特战部队军官说：“我们99%的时间都在演习或准备，只有1%的时间是真正在战斗。而这1%的时间，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

“海豹”特战小组的全名是美国海军三栖特战部队，是目前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水下特战部队。

1962年1月1日，肯尼迪总统正式任命两支“海豹”特战部队的成立，从那时起，“海豹”特战部队就以战火的洗礼而开始闻名于世。

该部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海陆空突击队，是美国特种部队中一支战技娴熟、战功卓著的奇兵劲旅。其主要任务是海港防卫、障碍物侦察、两栖破坏和水下爆破，有时还进行有限的游击战和海上巡逻，并为外国训练海军特种部队。冷战时，它已成为美国进行低强度战争、应付突发事件、执行反恐怖任务的“杀手锏”。

海陆空突击队的前身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战斗破坏队。1943年，美国海军从其建设大队、炸弹水雷处理队、侦察队以及海军爆炸物处理学校的学员中，挑选优秀官兵，正式组建海军战斗破坏队。

战斗破坏队在本土经过短期的水中破坏和小型船艇操作训练后，即被派往欧洲战场。战后，海军战斗破坏队同其它大多数特种部队一样被解散了，队员几乎都成为新开设的海军战斗破坏学校的教官。

1947年，美国海军当局以战斗破坏学校为基础，编成了海军水中破坏队，俗称“蛙人队”。它在侵朝战争中曾参加仁川登陆战，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当时，“海豹”第1、第2特战队参与了各种形式的任务，包括水下破坏、情报搜集、突击及远程侦察任务等。它们与水中破坏队、舰艇支援队和空降兵共同组成海军特种作战群，并成为其中的主要突击力量。

越南战场也是“海豹”特战部队的“装备测试场”，许多现在列为“海豹”特战部队战术准则操练以及装备清单中的装备，就是根据作战经验及需要所发展出来的。

由于“海豹”第1、2特战队在越战中的优异表现，使“海豹”特战部队的规模在越战结束时得以扩充到5个队。这个当时有175名队员编制的“海豹”特战部队，自1980年开始，曾参与数十次反恐怖活动的行动，其中包括了1985年意大利游轮及贝鲁特的人质营救行动等。

虽然“海豹”特战部队均曾参与格林纳达、巴拿巴等军事行为，但他们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久，“海豹”特战部队队员就在伊军的眼皮底下展开情报搜集活动。他们直接在科威特的海岸边或街道上，监视伊军的调动情形与部署状况。在联合部队集结开始，由于“海豹”提供的正确、灵敏的情报，使得联合部队统帅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他的参谋本部里，直接征召了“海豹”特战部队军官约翰逊上校担任情报系统指挥官，因而规划了“沙漠风暴”作战行动。

1991年2月24日，“沙漠风暴”行动地面战展开的前一天，6名“海豹”特战小组队员携带了大批高效力炸药渗入科威特海岸，进行代号为“欺骗”的任务。任务目标十分简单：在科威特沿岸制造大量的爆炸及混乱，以使伊拉克相信联军已发动对科威特海岸的两栖登陆作战。

果然，伊军指挥官马上从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边境调派了两个精锐师级部队、浩浩荡荡开往科威特海岸，而没有想到，他们落入了美国人“调虎离山”的计策之中。“欺骗”行动造成伊军战术上的错误，可以说是“海豹”特战部队在沙漠风暴陆战行动中的最大贡献。

美国海军军人以跻身“海豹”队为荣，但是要成为一个“海豹”队员却

是非常不易的事情。

海陆空突击队的训练中心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科罗拉多，凡志愿参加海陆空突击队的人员，首先要在这里接受严格的特殊训练。进入训练中心，学员们可以看见两个醒目的口号：“‘海豹’的字典里没有我”、“最轻松的日子是昨天”，可见训练程度之烈。

训练分为基础训练和高级训练。基础训练共用9周时间，训练目标是使受训练人员的体能提高10倍。基础训练的第一阶段为期5周，以跑步、游泳、体操为主，辅以小型舟艇的操作训练。其中游泳训练，是“海豹”队员在水中执行任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因此，其训练目标是在水面与水中不会因任何限制而遭到溺水的危险。

游泳训练从第3周开始，训练的方式是在一大型的游泳池内，将受训队员的脚、膝都绑起来后下水实施，必须达成的训练项目包括有自由水面游泳至少20分钟以上；迅速持续下潜和上浮5分钟以上；在有氧气装备下，以倒立方式待在水底5分钟；以牙齿咬取在水底的蛙镜和在手脚绑着的情形下，快速进行百米游。

第二阶段从第6周开始，是被队员们戏称为“地狱周”的综合训练周。在进行“地狱周”训练之前，受训队员必须经过5项体能测验：

1. 在12分30秒内以仰泳和蛙泳游完500米；
2. 在2分钟内至少做42个标准俯卧撑；
3. 2分钟内做50次仰卧起坐；
4. 连续做8次引体向上；
5. 携带全部战斗装具在11分30秒内跑完2.4公里

“地狱周”综合训练连续进行5天5夜。前2个昼夜是连续作战，没有休息时间，每餐只给2—3分钟的进食时间。后3天休息时间也非常短暂，几乎难以真正睡眠。受训队员在这种极度疲劳的睡眠不足的状态下要完成跑步、游泳、越障、操艇等一系列科目，并在泥沼、沙滩等恶劣环境中执行登陆、建立滩头阵地、扩大登陆场等特定战术任务。

可以说，“地狱周”是对每个受训人员入队动机的严峻考验，只有经受住这种综合考核的队员，才有资格继续接受训练。根据历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50%的志愿者在“地狱周”被淘汰。

第三阶段的BUD/S高级训练为期16周，也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9周，主要学习侦察与情报搜集、小分队战术、定点空降、排爆等，后4周进行一次野外演习。第二阶段7周，重点训练高高度降下低高度开伞的空降绝技，以及携带水下呼吸装置进行远距离潜水的技能，掌握综合利用空降、潜水和游泳实施远距离机动的本领。

三栖战术训练结束后，新生队员将被指派至某个“海豹”特战部队服役，并在随后的一年间，仍由资深队员及军官考核其表现，如皆无过错，则在1年以后接受象征海豹特战部队精神的队徽——三叉戟徽章。但“海豹”特战队员们都喜欢把这一徽章称为Budweiser，因其设计酷似这种啤酒的商标。

获得了三叉戟队徽，不但象征“海豹”特战队员从新手转换成老手，同时也代表美国秘密特战部队的最高荣耀。

勇猛异常的“三角洲”突击队

在美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基地里驻扎着一支神秘的部队，这就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专门用来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的“三角洲”部队。

“三角洲”这一称谓，确切含义是什么，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贝克韦斯上校。

早在六十年代初，贝克韦斯还是一名待种部队的上尉。当时，他身强体壮、血气方刚，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劲。他凭着这股劲头，再加上富有冒险精神，带领十几名特种队员，活跃在密林中、山谷里、村落旁，对越南游击队进行骚扰、破坏、渗透，着实地露了一手，被誉为“特种作战专家”，也深得上司的赏识。

然而，在后来的一次战争中，他奉命从空中增援一个被围困的营地，由于直升飞机没能将他及队员们投送到预定位置，自己反而被困在一个三角形的地带内。突围时，一颗子弹掠过他的肚皮。要不是有一名军士冒死把他背出来，他可能就做了越南人的俘虏。

贝克韦斯想来非常后怕。那柬埔寨沼泽、老挝的森林、泰国的山陵，他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越南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内栽了一个跟斗！对此，他耿耿于怀，终生难忘。

越战结束后，1977年11月，他受命组建一支反恐怖部队，他便将此部队取名为“三角洲”。

如果说特种部队是美军的精华，而“三角洲”部队则是精华中的精华。这支部队的全称是第1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专门对付世界范围内威胁美国利益的各种恐怖活动。

这支为数400人的部队，至今已多次进行过特种作战。它参加了1980年4月营救被伊朗扣作人质的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员的行动。由于直升机机械故障和指挥控制系统失灵等原因，此次任务没有完成。在1983年10月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也动用了“三角洲”部队。

该部队现有两个中队，中队下面分若干小队，每个小队16人，个个都是神枪手。在500米的距离内，他们能够达到百发百中。由于它的反恐怖性质，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列为高度机密之中。

自“三角洲”突击队成立之日起，指挥官贝克韦斯就实行一套特殊的选拔、训练、管理方法，亲自拟订了关于“三角洲”突击队的任务、编成、装备、训练等若干规定，就连挑选队员的标准，都规定得十分具体。

要进入特战部队已属艰难，而要进入“三角洲”突击队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是报名条件。美国公民，年龄22岁以下，而且在特种部队已服役2年以上。

其次是体能条件。要参加“三角洲”的人，要达到下列条件：

1. 能在25秒钟内逆向爬行35米；
2. 每分钟仰卧起坐37次；
3. 每分钟做俯卧撑33个；
4. 24秒内通过所设置的障碍；
5. 16分钟内完成2公里长跑；
6. 能全副武装泅渡100米。

完成以上项目后、紧接着进行18公里急行军。休息两小时后，再进行体力极限测试，应试者在24小时内，在得不到任何暗示及指点的情况下，使用

一块罗盘和一张地图，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单独行军 74 公里。

再一项就是技能条件。要求会熟练使用各种轻型武器装备，操作多种机械设备和驾驶各种汽车、坦克、装甲车，会开大型运输机或直升机。此外，还要求擒拿、格斗、攀援、越障，样样在行。最后，每人至少还要有一门以上的专长，比如撬锁、开箱、修理、爆破、救护、报务等等。

最后，参选者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求参选者忠实、坚定、沉着，并要求能够回答下列问题：

“你的朋友遇到了麻烦而送进警局，他要你去为他作伪证，你该怎么办？”

“上边命令你带领 4 个人去炸毁一座炼油厂，路上碰到了两个小姑娘，你怎么办？是杀掉她们，还是带她们上路，还是置之不理？”

“一个人违抗了命令，但他又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是不是应该告发他？”

“你的女朋友遭到歹徒的凌辱，你是去报案还是私下了结？”

这几项测试下来，能够全部达到上述条件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尽管如此，贝克韦斯仍是郑重宣布：

“即使无人通过测试，我也决不会降低要求。”

每次选拔了“三角洲”的队员，贝克韦斯总是先给他们上第一课。课上，他给新队员们播放一段录像，画面上是 1972 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运动员，2 名德国保安人员对夹杂在人群里的恐怖分子举起了枪，但迟迟不敢扣动扳机“你们要牢牢记住，枪一响，就会有人丧命。谁先开枪，谁就有活命的希望。这是我们的信条。”贝克韦斯说这番话时，脸是紧紧绷住的，没有一丝表情。

在课的最后，他把目瞪口呆的新队员们带到一个漂亮的大玻璃鱼缸前，指着里边游动的各种颜色的金鱼说：“那条黑色金鱼代表恐怖分子，其它则代表守法公民。开枪时，你们要在 0.5 秒钟的时间内辨别清‘好人’及‘坏人’，并保证‘坏人’身上部有弹孔，而‘好人’身上没有一点弹迹！”

最后，他大手一挥，露出他胳膊上的伤疤，“就按这个标准训练！”

在“三角洲”突击队的训练中，贝克韦斯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如果有人练得不认真或不合标准，贝克韦斯就会停止整个训练进程，把这个人拉到大家的面前，毫不客气地大声训斥道：

“训练场就是战场。在训练场上浑浑噩噩、糊涂度日、在战场上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收到这样的电报：‘您的儿子因为太笨而不幸死去！’”

一位“三角洲”突击队队员深有感触他说：“在以前的部队里，我比所有的伙伴都强；而如今，我只有拼命训练，才能不致于被淘汰。”

严师出高徒。今天，往日的学员，已是今日的教员。他们秉承贝克韦斯的严格训练方法，使得数百名队员，个个身怀绝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在美国各部门联合组织的一次考核中，“三角洲”突击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考核委员会的负责人赞不绝口：“这支部队虽然还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反恐怖武装力量，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比他们更好！”

无疑，“三角洲”突击队是今日美国特种部队的优秀典范。

第三章 “超级黑兵”：前苏联特种部队

狂虎出山：刺杀阿富汗总统阿明

雨夜的决定

1979年秋。莫斯科。苏共中央绝密会议室。

夜晚的天空中飘着丝丝小雨，此刻时针已指向23点，而会议室里仍是人头攒动，烟雾缭绕。大家静静地坐着，皱着眉头，听着窗外沙沙的雨声，谁也不说话。

终于，总书记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威严而有力他说道：

“……我决定，干掉他。”

大家一怔，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似地呆了半晌。总书记说的是真的吗？

“我决定，干掉他！”总书记的双拳重重地擂在桌面上，重复声明了一下。麦克风被震得嗡嗡直响顿时，会议室被暴风骤雨般响起的掌声所湮没。

“对，干掉他！干掉阿明！”大家的语气里充满着畅快与兴奋。

阿明何许人也？为何苏联人对他有如此切齿之恨？原来，他就是阿富汗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几周前，阿富汗发生了政变，苏联支持的总统塔拉基被推翻、军人出身的总理兼国防部长阿明登上总统宝座。

在这次由阿明一手策划的政变中，塔拉基的亲信被一网打尽，片甲不留，就连塔拉基自己也性命未保，最后被残酷地勒死在总统府的地下室内。

“下面，让情报部门介绍一下情况。”总书记说道。

一位参谋人员站了起来，开始侃侃而谈：

“阿明是普什图族的贵族子弟，曾两次留学美国，博学多识，满腹经纶，工于心计，心狠手毒。他一上台，便大权独揽，自行其是。由于同塔拉基的积怨很深，他对支持塔拉基的苏联人也耿耿于怀。这不，他上台没有几天，便迫不及待地直接召见我驻阿大使，要求我国撤回驻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及工程技术人员。一句话，阿明极力想摆脱苏联的控制。”

总书记愤愤不平地接口说道：“前天，他亲自飞到莫斯科，在我国官员面前大发雷霆，不仅要求苏联立即撤回军队，而且要求撤换大使。他的做法也未免太独断、太嚣张了！我们绝不能忍受他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明目张胆的侮辱！”

“除掉阿明，”大家心想，“阿富汗就又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坐在总书记旁边的公共安全头目乐滋滋他说道，“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暗杀阿明的任务。”

“暗杀？”国防部长在一旁提出异议，“暗杀恐怕行不通吧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阿明本性奸诈多疑，上台后更是小心翼翼、风声鹤唳，他死死抓住警察、情报、治安等关键部门不放，现在喀布尔总统府戒备森严，暗杀的方案可能行不通。”

“那让我们来干吧。”从会议室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大家纷纷扭过头去。原来是克格勃的头目。他在角落里一直沉默不语，此时一张口，大家都恍然大悟：对啊，为什么不找克格勃呢？

总书记也赞许地点了点头。“你准备派哪支部队呢？”

“依我看，克格勃第8局的特种部队就非常合适。让他们对阿明的总统府进行袭击，以武力强行解决阿富汗问题。”

在总书记的指示下，克格勃第8局领受了任务。很快，以贝洛诺夫上校为指挥官的克格勃的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从苏联出发了。庞大的安—22重型运输机载着特战队员，像一只巨鸟，在碧蓝的天空中展翅向阿富汗的方向掠去。

“瞧，这儿是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

“真美啊。”队员们由衷地赞叹道。绵亘不绝的山峰像绿色的波涛一样上下翻滚，密密匝匝的森林，像青色的锦缎一样平滑地伸展开来。

不久，安—22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降落到喀布尔郊外的巴格兰姆空军基地。贝洛诺夫选择了一片不显眼的草坪作为部队驻扎的营地，指挥所则临时设在飞机上。

其实，贝洛诺夫的这次行动并不是特别保密的。为了掩盖这些“超级黑兵”的形迹，早在一个星期前，驻在苏联大使馆的苏军顾问团就通知了阿明：“为了彻底解决瓦尔达克地区日益猖獗的穆斯林武装，苏军准备调来一支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进山扫荡穆斯林游击队。”

纵是老谋深算的阿明也为这一消息蒙了过去。他洋洋自得地想：“瞧，苏联人还不照样地拍我的马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贝洛诺夫遮遮掩掩地入境，反而会引起阿富汗方面的疑心。所以贝洛诺夫索性光天化日之下开始进驻巴格兰姆机场，在机场草坪上搭起了迷彩帐篷，外面围上一道尖利的铁丝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基地围得水泄不通，警戒异常森严。

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机场管理电务的一名电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潜伏的特务，在安—22飞机降落的那一刹那，他就盯上了这群不速之客。这个特务敏锐地发现，哨兵手里端着的是从未见过的、崭新的冲锋枪。

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报告，很快地做出鉴定：这是苏军最新式的AK—74冲锋枪。现在，这种冲锋枪还未正式装备部队，只有苏军特种部队才优先获得这种武器。

毫无疑问，苏军的特种部队已潜入喀布尔！美方迅速得出这一结论。

当时，已是初冬的12月了。19日黄昏，桔红的太阳尚未隐没在黛青色的远山之后，兴都库什山区就已显露出冷静和可怖来。由于局势动荡不安，一入夜，除了阿明的巡逻队还在不紧不慢地到处游走外，当地老百姓都早早地躲入家中，整个喀布尔街上空空荡荡，白天的喧闹和聒噪像变戏法一样顿时消失得无影无提起喀布尔，它曾是一个繁华美丽的城市。那些浪漫的法国人和优雅的英国人在这个城市建造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商店高楼、豪华别墅、宾馆酒店、高级剧院，而金发碧眼的异乡人也曾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片兴旺和新鲜的感觉。

可如今，整个市区冷冷清清，凄凉萧条，许多曾经昙花一现的繁华场所如今都已大门紧闭，一片死寂。

刺杀未遂

夜阑更深，无星无月，整个喀布尔城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人民宫内还闪出几丝阑珊的灯光来。

昏暗的落地灯下，巨大的真皮坐椅里，总统阿明以手支头，陷入了沉思之中。近日来，他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他似乎也嗅出一点火药味来了。那

些该死的俄国佬不仅赖着不走，反而加速向这儿派兵。什么意思？对付几个穆斯林团伙，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

据情报部门反映，巴格兰姆空军基地已有1万多入了。他们还给阿明带来了不祥的消息：北面边境上，有几个俄国师已进入实战状态。

“他们想干什么？”阿明苦苦思索着。“不像围剿穆斯林叛乱分子的样子。是冲着我来的是吗？”

阿明越想越觉心烦意乱，不禁一时性起，将面前茶几上的一套昂贵的瓷器击落在地，碎片四处飞溅。旁边阿明的情妇失声尖叫。

这时，墙上的镶金桂钟敲过了12点。阿萨杜拉急冲冲地冲进阿明的房间。这个神色匆匆的中年人是阿明的侄子，阿富汗国家秘密警察首脑，并掌管着全国的情报治安与阿明的安全保卫工作。

“有什么消息？”阿明抬起双眉，表情严肃地盯着这个遇事沉不住气的侄儿。

“美国人传来可靠消息，”阿萨杜拉喘着粗气说道，“苏联特种部队已于前几天到达巴格兰姆。”

“啊？”阿明再也绷不住了，大吃一惊。对于苏联的特种部队，他听过许多传闻，什么苏联人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什么的，他额上顿时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来。

阿明倒吸一口凉气，吩咐阿萨杜拉：“你马上派出特工，火速监视并调查苏军的动向！”

“是！”阿萨杜拉欣然领命。他对阿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悄悄地掩上门，退了出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嚓”的一声，刚刚出门的阿萨杜拉一声惨叫，重重地摔在客厅里，气绝身亡。而与此同时，一颗子弹飞进阿明的房间，打穿了阿明的椅子靠背。阿明的俄国情妇柳德米拉“啊！”的一声，像抹了油的老鼠一样钻到了桌子底下。剧烈地颤抖着。

而此时的阿明也像吃错了药一样浑身筛着糠。这一半是出于害怕和惊吓，一半是出于恼怒。“谁这么大胆，这种地方都敢行刺？”

窗外，枪声渐渐远去，大约是警卫追赶刺客去了。柳德米拉上前抱住阿明的双腿，“嚶”地一声哭了出来。阿明静不下心来，心烦意乱地一脚踢开柳德米拉，皱着眉头细细地琢磨着：“刺客到底是准派来的呢？谁能对我的行踪这样熟悉？难道真是俄国人？”

他的眼光慢慢地转到趴在地上抽泣的情妇身上。

“你这个贱货，是你出卖的我吗？”阿明怒气冲冲地问道。

“……我？”柳德米拉顿时嚎啕大哭，“怎么会是我呢？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

阿明不耐烦地朝冲进来的警卫摆了摆手：“把这个女人先软禁起来，再慢慢地查清楚！”

阿明叹了口气，确定旁边的保安人员都在位后，慢慢地爬上床。这时，床头的电话遽然响起，阿明一哆嗦，手中的衣服掉在地上。在死一般寂静的夜里，这一声铃响格外得突兀、刺耳。

阿明抓起电话。

“总统吗？我是苏联大使馆一秘巴甫斯基。听说总统卧室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谋杀事件？”

阿明捂住话筒，惊恐万分，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来。他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恐惧的光。这才过了几分钟？苏联人就知道了？莫非……

“我对此事表示震惊，希望您加强保安工作。大使先生和顾问团团长一早将前来慰问。”巴甫斯基不慌不忙他说完自己要说的话，适时地把电话挂了。

阿明坐在床上，手中依旧拿着电话听筒，黑暗中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恐惧之中。他隐隐有种预感：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血溅人民宫

第二天清晨，苏联大使的高级轿车果然缓缓驶至人民宫前。警卫打开车门，队车里钻出了莫斯科驻阿特命全权大使兼顾问团团长维克多·帕普金。

帕普金已是秘密谍报工作的老手，尤其擅长于搞颠覆，对中南亚事务颇为精通，早年曾在苏联几个边境共和国的情报安全部门任职，其出色成绩很快受到上司的注意，因此他在短时间内就被晋升为中将，并进入克洛勃的领导班子，主管对伊朗、阿富汗及土耳其等国的谍报工作。12月初，维克多·帕普金就率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秘密来到喀布尔，以执行一项特殊使命。

出于礼节，阿明在三楼的一间会客厅会见了帕普金。他心里恨恨地想：“黄鼠狼给鸡拜年，哪能安什么好心？”但脸上仍陪着笑。

帕普金刚刚就坐，就开始侃侃而谈：“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总书记，向总统所遭遇的惊吓，向阿萨杜拉先生的遇难表示深切慰问。据我们分析，这肯定是穆斯林反叛分子干的。而当局则制止不力，应该尽快向苏联发出‘借兵’的邀请，以围剿穆斯林游击队。”

阿明心里暗暗冷笑着，他恨不得眼睛里生出一把刀子来，一下子把这个胡说八道的使者干掉。

“要知道，”帕普金接着说道，“阿富汗政府对苏联的巨大支持和无私援助太忘恩负义了。”

阿明收敛起笑容，换上一副严肃的神色：“什么？忘恩负义？是阿富汗忘恩负义呢，还是苏联不知薄厚？”

阿明心里明白，莫斯科已下决心要出兵阿富汗了。但他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还击他的客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会客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我最后提醒你一句，”帕普金芭蕉般的大手重重地落在桌子上，“请你注意目前形势的严重性！”

帕普金站起来，准备甩袖离去。

阿明的部下已明显地早在怒目而视了。这些俄国佬如此横行霸道，真是太过猖狂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生性蛮勇、直率，怎么能够看着外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大放厥词而无动于衷呢？

正在此时，帕普金向一名助手微微点头示意。那个助手打开黑色公文包，伸手向里掏着什么。

“他在掏枪！”阿明身后3个穿青色长袍的侍卫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出手一撩，就从长袍底下呼地抽出瑞典造的“欣达”微型冲锋枪，二话没说就是一梭子弹飞泄出去。阿明此时想制止也来不及了——帕普金和3名助手已应声倒在血泊里。

楼上枪声一响，楼下也枪声大作。楼下帕普金带来的保卫人员与阿明的

警卫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后，3名“超级黑兵”打倒了数倍于自己的对手后，跳上一辆空车，夺路而逃。

阿明怔怔地望着血泊中的4具尸体，心想：自己可闯了弥天大祸了。转眼之间就杀了1名全权大使及3名助手，莫斯科怎么能够放过自己呢？看来大祸临头，必须得有所准备！

当天下午，阿明带着全家大小和随员，离开人民宫，搬到郊外的布鲁曼宫去了——那儿的安全状况要比人民宫好得多。

当天晚上，苏联大使馆做出了一项令阿明百思不解的举动。苏联人宣布，帕普金的一切言行并不代表苏联政府的意思，应由他个人负责，并向阿明总统表示歉意，希望他不必多虑。最后，大使馆还出人意料地宣布：今年将为阿富汗增加3000万卢布的援助。

阿明面对着苏联人的缓兵之计，一时间懵了。

最后的搏杀

位于郊区的达鲁拉曼宫，是10年由英国首屈一指的建筑专家设计、建造的，是阿富汗值得称道的建筑之一。从飞机上俯瞰，达鲁拉曼宫像一颗巨型的银色珍珠，镶嵌在喀布尔市东南30公里的五角上。

整个达鲁拉曼宫由钢筋水泥构成，基实墙厚，气势雄伟，巍峨壮观。而5个大小形状相似的山包呈五角形排列着，每个角的山包上都建造了一座警卫楼。每座警卫楼内，都驻扎了一个警卫连的人马，警卫楼与警卫楼之间可形成交叉密集的火力网。另外，警卫楼与主宫之间建有地堡，形成蜘蛛网式多层次防线。

达鲁拉曼宫分设东南西北四门，正中是达鲁拉曼楼，四层高，呈圆柱形。一层驻有一个警卫营，二层是内卫队和阿明及政府要员的卧室，三层是服务人员和警卫团首领住房，四层则设有各种各样的轻重武器及探照灯。每层都设有机关暗道，宫内还有一条紧急秘密地道，可通向五角山。因而，用固若金汤来形容这幢现代化超级堡垒，一点也不过分。

阿明望着这座“蚊子都飞不进来”的城堡，嘿嘿地笑了。“俄国佬，有胆你就来吧，保准你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死五双！”

而此时在巴格兰姆空军基地，参谋人员也在紧张地工作着。

“报告上校，203特工送来了达鲁拉曼宫的防卫情报。”

“哦，太好了！赶快拿来！”贝洛诺夫接过参谋人员递过的这份珍贵的情报，欣喜若狂。自从他受命负责制定攻打达鲁拉曼宫的方案以来，他一直为得不到此宫详细准确的情况而异常苦恼。眼前的这份“五角山防御部署图”，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忍不住内心的狂喜，举着这份地图在屋子里跳起俄罗斯舞蹈来了。

贝洛诺夫毕业于克格勃特种技术学院，是一名能干的特种部队指挥官。他具有超常的、令人艳羡不已的能力：他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会使用多种单兵作战武器，会开许多种型号的飞机、汽车和装甲车……当他以出色的成绩离开学院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以平生之所学，干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这次袭击阿明官邸，是苏军入阿以来的第一个特种作战行动，他的任务已非常明确——将阿明首脑集团一网打尽。在组建突击队时，他在特遣二旅

精挑细选了 500 名优秀的特种队员，配备了各种先进武器及攀援器械，另外还有 12 辆坦克、20 辆步兵战车，10 辆装甲运兵车、20 辆摩托车。

如今，特战队员及装备已准备就绪，一切只等查明敌情，行动便立即开始。贝洛诺夫详细地查看了一遍“五角山防御部署图”，心里涌起一阵阵复仇般的冲动。现在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贝洛诺夫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对参谋人员下达命令：“明晚开始行动！”

兵贵神速。没有毅然的决策与出人意料的速度，纵是虎兵龙将也无济于事。就在阿明还举棋不定的时候，阿富汗北面几百公里的边境上，苏军的 5 个装甲师已经全面出动了。

与此同时，巴格兰姆空军基地也出现一派繁忙景象。米格战斗机、武装直升机都进入了临战状态，马达轰鸣，机翼齐旋，蔚为壮观。

12 月 26 日下午，克格勃特别行动部队的 60 多辆坦克及装甲车辆，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巴格兰姆空军基地的广场上。而在车队的后面，是站得笔直的 500 名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的特种队员。

“准备！”——青宏亮的命令从指挥位置传来。

话音刚落，所有车辆一齐喷出了淡蓝色烟雾。这时，贝洛诺夫上校从西边走来，一边敬礼，一边检阅了他的突击队。最后，他回到队伍中央，站在一辆装甲指挥车旁，手臂用力一挥：

“出发！”

随着一声口令，一排排战车驶出广场，只见尘土飞扬，烟雾飘荡，整个车队犹如一条灰色的巨龙向达鲁拉曼宫飞奔而去。

车队全速行驶，所向披靡，五号桥、宾顿哨卡、三叉口，都被一一抛在后面。

坐在指挥车上的贝洛诺夫望着这支干劲十足的队伍，看着穿上阿富汗传统服装的突击队员，想着所肩负的特殊使命，脸上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而同时，他心底又有几分得意——阿明，你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我们会给你点颜色看看的！

晚上 7 点，黛青色的天穹中还残留着一点夕阳的痕迹，天色已暗了下来。贝洛诺夫的突击部队经过数小时的全速行驶，已经可以遥望到达鲁拉曼宫的美丽剪影。

这时，达鲁拉曼宫前方两座警卫楼突然亮起了红灯。

“112、113 注意，袭击警卫楼！”贝洛诺夫的话音刚落，战车已开始发射榴弹。小小的榴弹带着尖锐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巴，已在警卫楼轰然炸响。

同时，主力部队趁机直奔主宫。20 辆摩托车挟风带雨，向主宫疾速飞奔。但它们距主宫只有几十米时，突然遭到一楼和四楼轻重火力的拦阻，并形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

“轰！”地一声巨响，坦克滑膛炮开火了。第一发炮弹即命中目标，主宫的墙壁立时被炸开一个大洞。同时，从装甲车上跳下来的几名突击队员立即向主宫发射了数颗高爆及装甲榴弹，巨大的爆炸威力顿时将四楼炸塌了一半，整座大楼也在爆炸声中摇摇晃晃。

只见从靠近大楼的摩托车上跳下几名队员，飞快地将数枚手雷投向二楼的每一个窗口，接着窗口一亮，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浓浊的烟雾涌了出来。窗口的火力顿时哑了。

在坦克和步兵战车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们端着 AK—74 冲锋枪冲进了大楼。

“跟我冲，不要俘虏！”贝洛诺夫嘶哑着嗓子喊道。

大楼里到处是一堆一堆的瓦砾及残缺不全的尸体。工兵们顿时冲了上来，迅速将障碍扫清，突击队员们向三楼冲去。接着，他们又用火箭筒劈开了通往四楼的道路。

战斗迅速地进展着。在每个房间，都有特种队员与阿明的卫兵拚搏、厮杀的影子。贝洛诺夫率 4 名精兵强将冲到阿明的卧室前，一脚踹开了反锁着的大门。

阿明抬头一看，原来是全副武装的“超级黑兵”、顿时大小便失禁，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旁边的内卫则迅速开火，突击队员与他们一对一地交上了手。

这时，有一名内卫将手按向门框的按钮，刹那间，东墙自动开启一个洞口。这名内卫扶起瘫在地上的阿明，企图夺路而逃。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贝洛诺夫一扬手，一颗手雷旋转着先阿明进入了暗道。一阵浓烟袭来，暗道门已被炸塌。

内卫红了眼，扔下阿明，拔出腰间的匕首，呲牙咧嘴地向贝洛诺夫扑来。显然，他想采取同归于尽的自杀战术。

危急时刻，只听窗口有人用俄语高声喊道：“趴下，上校！”

贝洛诺夫与两名队员迅速卧倒在地，而内卫仍不知所措地狂奔。

一串火舌从窗口飞了进来。冲锋枪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所有的内卫与阿明一起，在摇摇晃晃中迎接了上百发子弹，然后无力地瘫倒在地。那个狂奔而来的内卫重重地倒在贝洛诺夫身上，热乎乎的血流到他的脸上、脖子上，浓重的血腥味熏得他直想呕吐。

战斗很快结束了。没有一个逃走，全部击毙。贝洛诺夫从尸体中爬了出来，带着满脸的血污，翻开阿明弹痕累累的尸体，那骄横顽固的凶相、死不瞑目的恶眼，看来仍让人心惊。

“终于结束了……”贝洛诺夫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疲倦而欣慰地喃喃自语道。

“霹雳”行动：60小时智救人质

雪日劫案

1988年12月1日，苏联寒冷的北高加索地区，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奥尔忠尼启则市。

这一天，天气出奇得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袭击了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并落下了满天满地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和蔼可亲的女教师叶菲莫娃带着31名小学生，来到印刷厂参观印刷流程。在暖烘烘的厂房里，孩子们忘却了寒冷，他们惊奇地看着一张张白纸是怎样通过一道一道的轮子后，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画报。

“好了，亲爱的孩子们、”女教师看了看表，招呼学生们，“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许多孩子眼里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在女教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手拉手走出印刷厂。一出车间，走到雪花飞舞的外面，教师和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这么冷呀！

“看，那儿是不是接我们的车？”一名孩子兴奋地喊道。

女教师迎着雪花向前望去。果然，在厂门外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大轿车，车子正在发动。排气管喷出的热气融化了一片冰雪。每逢下雨天或下雪天，常有工厂义务为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派来车辆，接送他们上学或放学。

司机摇开窗户，那是一个长得挺和善的胖子。他微笑着对孩子们喊：“上车吧，孩子们，我是来接你们的……”

“那太感谢您了。”女教师感激地对司机说道。

孩子们哄叫青，争先恐后地踩着积雪跑过去，上了大轿车。叶菲莫娃最后一个上了车，车门被司机关上了。

大轿车内非常暖和，学生们激动地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互相谈着参观的体会。

“我将来要当一名出色的印刷工人。”一个叫彼奇的小孩子睁着大眼睛说。

女教师温柔地笑了。她知道，这堂生动而有教育意义的实践课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来，”她提议道，“大家来唱一支《劳动者之歌》吧！”

“我想做一名快乐的劳动者，走遍祖国的大川与大河……”欢快的歌声中，女教师绽放出欣慰的笑容。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一只魔爪正向她和孩子们伸来！

大客车后座上突然冒出三个青年男子来。他们表情奇特，目露凶光，对孩子们恶狠狠地喊：

“别唱了！都别唱了！”

孩子们一惊，齐刷刷地停了下来，扭头望去，然而接触到的却是几束凶狠的目光。

“把窗帘都拉上！”为首的那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叫维佳，他指挥着其他两个人把厚厚的玻璃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些3公斤重的汽油桶，在每个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并打开盖。浓烈的汽油味顿时挥发出来，胆小的女生不由得尖叫起来。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女教师有些哆嗦。

“你们现在是人质了！”维佳凶神恶煞地盯着一张张天真幼稚而惊恐不安的脸。“人质，懂不懂？要认真与我们合作，否则维佳掏出了打火打，把手放在按键上。

汽油遇火将会发生燃烧或爆炸，这是学生们刚刚从课本上学来的。孩子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怯怯地向女教师望去。

柔弱的女教师一时间没了主意。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她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考虑。寒意逼上心头，她又打了个冷战。现在，哪怕有再大的风雪，她也宁愿她和孩子们呆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人质……我们已成为人质。女教师在心里喃喃自语着。但车上这些既没有权、也没有钱的学生和教师，作为人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她向学生们望去。她的眼光里，包含了愤怒、不解及无助。“孩子的生命是宝贵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她轻轻地对歹徒说。

下午4点25分，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巴塔洛夫上校接到一个紧急报告：在州党委前的广场上，有人从一辆大轿车上向一辆标有警察标志的小车开枪，打伤了小车司机。用意非常明显，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巴塔洛夫心里犯了嘀咕：向警察开枪，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想到这儿，巴塔洛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驱车，赶到州党委前的广场上。

广场上看热闹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离出事地点保持一点距离，以免被意外的战斗殃及。

头脑清醒的维佳以这种手段与政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面对着匆匆赶到现场的巴塔洛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先扔一部对讲机过来！”

巴塔洛夫考虑片刻，示意旁边的胡加多诺夫少校：“把对讲机扔给他！”

维佳拿到对讲机，开始不慌不忙他说了起来：“不要试图靠近这辆车，更不要试图开火。这儿有31名可爱的小学生及1名漂亮的女教师，而她们旁边则是优质的契尔牌纯正汽油。任何一颗子弹都能将她们掀到天上去。”

不幸被言中了。巴塔洛夫心一沉。31名学生、1名女教师，这些无辜的人怎么会成为受害者呢？

“你们想要什么？”巴塔洛夫心情沉重地问。

维佳回答道：“我们就是你们所称的‘恐怖分子’。我们要求政府迅速向我们提供毒品、外汇和一架装备机组人员的大型运输机。”

“你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巴塔洛夫内心着急，表面沉着。

“以色列、南非，或是巴基斯坦。”维佳洋洋自得地答道。

巴塔洛夫捅了捅身旁的胡加多诺夫，以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语调轻轻说道：“赶快报告总书记！”

激烈辩论

当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到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主持一个有关改革会议。他迅速中止会议，放下手中大量的工作，转而与有关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

“人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眼光慢慢转着，最后停留在克格勃头目的身上。“事不宜迟。我建议，马上组织一个‘授于全权’的营救指挥中心，人员由克格勃、内政部、外交部及民航部等经验丰富的官员组成。当然，苏军特种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官员们都瞪大了眼睛。

特种部队官员谢里耶夫表示：“我们会把任务做得很好。”

“至于总指挥嘛，我建议由克格勃副主席波诺马廖夫来担任。这次行动代号就称为‘霹雳’。”

“总书记同志，我有些问题。”大家纷纷扭头望去，原来是外交部长站了起来。“由反劫机专家和特种部队组成突袭队当然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事情将无法收拾！”

“是啊，”内政部官员代表也插话说，“要知道，在歹徒手里的是孩子，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

这时，会议室的门被通讯人员推开了，他带来了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的最新要求：他们要求把其同伙克利沃诺索夫从监狱释放出来。

戈尔巴乔夫锁起了眉头。谈判在进行，而辩论也在进行。其实，劫持人质并不是个新问题，它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及北欧的神话里充满了这种例子。而如今，最令人感到棘手的是，歹徒们劫持的是手无寸铁、毫无经验的孩子！

制服暴徒，最迅速的方法当然是诉诸武力，但目前人们却倾向于派人出面谈判解决问题。

民航官员也站了起来：“让我们考虑考虑生命的价值吧，毕竟是30多条性命啊。如果派特种部队强行进行攻击，造成的伤亡可能比劫持者直接伤害的人数还要多。何况，犯罪分子声称在车内放置了大量的汽油，犯罪分子狗急跳墙时会大量杀害人质，或者同归于尽。”

“你们怎么能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抱有希望呢？”特种部队官员谢里耶夫辩解道。

“谈判可以赢得时间，”民政部的一位专家说，“在谈判过程中，劫持者会逐渐冷静下来，紧张情绪也许会逐渐放松，最后对劫持失去兴趣，从而减少人质伤亡的可能性。他们会变得疲劳不堪而掉以轻心。”

这位专家越说越激动，最后，这位老人拍着谢里耶夫的肩膀说道：“劫持者的任何错误都会对我们有利，年轻人。你想过没有，若是这些儿童中有你的儿子或女儿，你会采用武力吗？”

一时间，谢里耶夫被噎得瞠目结舌。在众人眼里，他似乎成了一个不懂人性的武夫。他满脸涨红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反驳道：

“尊敬的谢尔盖维奇同志，你不应该怀疑我们特种作战部队军人对苏维埃的忠诚，更不应该怀疑我们经过严格训练而得出来的技术。要知道，我的几名神枪手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内可以击毙任何残暴的匪徒！”谢里耶夫终于亮出了他的王牌。

在座的人听了这话，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谢里耶夫使前总理柯西金下不了台的情形。

那时，谢尔盖维奇曾陪同柯西金视察特种部队的狙击学校。在观看完学员们精彩的射击表演后，柯西金总理饶有兴致地问道：“这批射手每天要消耗多少子弹？”

“每人每天大约要消耗200至300发。”谢里耶夫立即答道。当然，这一数目对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苏联人来说算是“高消费”

柯西金总理明显地吃了一惊。他自言自语道：“这种消耗是否昂贵了一些……这需要多少卢布呢……”

谢尔盖维奇有些愤愤然他说道，“是的，太高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谢里耶夫接话道：“总理先生，你认为你的生命一无可以值多少发子弹？”

柯西金睁大了眼睛，哑口无言。在这所封闭的特种部队学校里，有学员们自己建设的1000米距离的靶场，有特别配发的250万发子弹，这些子弹可供学员在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中无限制地练习射击。的确，学员们连睡觉做梦都在射击。正像谢里耶夫说的那样：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员毕业后，也许执行突击任务时消耗的实弹数目只有几十发，但是用十万发实弹射击所‘养’出来的数十发实弹射击弹头，颗颗都会嵌进敌人的脑壳或心脏的！”

谢尔盖维奇沉默了。而谢里耶夫却来了精神，他大声地对大家说：“诸位还记得3年前黎巴嫩的那次绑架案吗？”

当然记得了，大家心想，这太令人难以忘记了。那时，恐怖分子在黎巴嫩绑架了4名苏联人、其中一个被残酷地杀害了。谢里耶夫奉命率领一个小组的特种作战队员在秘密警察的配合下，也绑架了恐怖分子头目的兄弟。他们将恐怖分子头目兄弟的阳具割了下来，并将那可怕的证物用绵盒包装起来，转送给那个恐怖组织。

在盒内的附条中，谢里耶夫写道：“这是你的第一期讨款。在12小时内，你将收到你兄弟身上的另一块。每12小时会准时给你送一块——直到人质获释。”

这正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还不到12小时，3名苏联人质被释放了，全国欢声雷动。

想起这次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其他代表沉默了。一场以武力解决恐怖分子的行动方案马上就要定了下来。

平静的“霹雳”行动

正当谢里耶夫准备营救计划时，形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匆匆迟来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恰普林走到总指挥波诺马廖夫将军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将军脸色变了，立即做出决定：

“答应恐怖分子的全部要求。内政部负责准备钱和外汇，民航部负责准备飞机。此外，我们还要派一名胆大心细的联络员去和恐怖分子周旋。”

“让我去吧！”谢里耶夫主动站了起来。“既然不进行武力解救人质，那么联络任务就交给我吧！”

将军表示同意。至此，营救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12月2日，清晨4时，黑暗的天空中仍不断飘着屑细的雪花。而那辆墨绿色的大轿车出现在矿泉城机场。

昏黄的车厢内，尽管学生们非常害怕，但由于疲劳而都在座位上进入了梦乡。“救命啊！”一位女生在睡梦中尖声叫道。

一直保持清醒的女教师叶菲莫娃急忙搂过女学生，一边拍打她，一边轻声抚慰她：“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很诀就回家。再坚持一会儿！”女孩哇哇大哭。

这时，维佳转过身来，把对讲机扔给了女教师。原来，自治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巴塔夫上校正正在对车内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慰问：“叶菲莫娃教师，

你们很快就要被释放了，政府将同意匪徒们的所有要求。”

叶菲莫娃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看见维佳也阴险地笑了起来。

从窗帘缝隙中，叶菲莫娃看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轿车。薄薄晨光中，谢里耶夫中校踩着积雪向大轿车走来。他没有携带武器，只身一人前来联络。

“你是维佳吗？”谢里耶夫在车下展开了与维佳的对话。

“是的。”维佳戒备十足他说道。其他几个恐怖分子都紧紧盯着谢里耶夫，生怕他采取什么行动，“美元带来了吗？”

“按照你的要求，总共 200 万美金，马上送到。”谢里耶夫平静他说。

“防弹背心和武器呢？”

“凡是你要求的东西，都有，只要你放了孩子们。”

“怎么飞机还没来？”

“这个请放心，马上就到。”果然，话音未落，机场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连夜从莫斯科赶来的四引擎伊尔—76 运输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维佳有些急躁不安。

谢里耶夫说：“先生们，我们已经答应了你们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人质是否还健在。”

他随着维佳进入大轿车内。密闭的大轿车内，憋得热哄哄的，加之浓烈的汽油味，空气很差。学生们都醒了过来，呆呆地望着这位身强体壮的陌生人，显出不明白的神色。而叶菲莫娃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了出来。

谢里耶夫心中掠过一丝痛楚。他努力笑笑，朝女教师和孩子们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维佳开始放人。他拍着学生们的头，一一让他们下车。然而，狡猾的他仍留下了 10 名学生，女教师也被留了下来。

8 名机组成员和谢里耶夫会合。这 8 人当中，5 人是由特种队员伪装的。谢里耶夫趁维佳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对他们说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武力。保护孩子们的生命第一！”

特种队员点了点头。而年过半百的机长则无奈地摇了摇头——在他的眼里，恐怖分子还是孩子。

维佳及同伙将飞机里里外外做了检查，又搜查了机组人员的身，并给机组人员戴上手铐。在确认没有危险后，他命令孩子们：

“你们，你们先上！”

剩下的 10 名学生吓坏了。他们满含眼泪，怯生生地望着身穿军服的谢里耶夫，仿佛在说：“你是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红军，现在怎能见死不救呢？”

谢里耶夫想起了自己可爱的女儿波西娃，她今年 9 岁，正在家中的卧床上香甜地睡着呢。而这群可怜的学生，却在风雪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有个建议。”谢里耶夫咬了咬嘴唇，坚定地对维佳说道，“看在这些可爱的孩子面上，请把他们放了。对了，还有这位女教师。我留下来代替他们当人质。”

一刹那，空气仿佛凝固了。学生们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盯着维佳。维佳一言不发，可怕地沉默着。风中，雪花粘在他的眉毛上，他的头发上，还有他紧紧绷着的嘴唇。他在想些什么？想他的童年？他的父母？还是……

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未了，维佳叹了口气，拍了拍剩下的学生的头。

学生们撒腿向外面跑去。

最后一个被放的是女教师叶菲莫娃，她已在轻声抽泣。她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凄楚地看了谢里耶夫一眼。这目光里，有委屈，有感动，更有感激。

“快走，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谢里耶夫轻轻说道。

叶菲莫娃的眼泪疯狂地涌了出来，她哭出了声。踩着深深浅浅的积雪，她一步一回头，终于痛哭着掩面跑开了。

谢里耶夫也像卸下了重担、暗暗地松了口气。

半个小时后，特战部队两名军官身着便服，送来了一个巨大的皮箱，箱内装满了绿油油的美钞。维佳看到一捆捆的、扎着银行封号的崭新的美金，眼里放射出贪婪的目光来。目的达到了，谢里耶夫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们把他推推搡搡地赶下了飞机。

12点25分，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劫机者控制的伊尔—76型飞机腾空而起，迎着雪花，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向铅灰色的天空中飞去。

20多年中的第一次，苏联当局对动机分子妥协。在过去的50多起劫机事件中，苏联从未手软过。但这次因为关系到孩子们的安危，动机分子得逞而去，可谓史无前例。

眼睁睁看着歹徒携巨款逃走，谢里耶夫表情茫然，心里很不是滋味。“霹雳”行动呢？他在想着。

事后，外交部副部长立即打电话给苏联驻以色列领事馆负责人马尔基罗素夫，请他立即与以色列政府联系，希望以色列协助解决此事，允许飞机降落，并逮捕劫机者，再引渡给苏方。

20分钟后，以色列外交部一位高官回复苏联外交部：“以色列政府准备配合，接收飞机，并将劫机犯逮捕。”

以色列答应了苏联人，但任务仍很重。国防部长拉宾亲自坐镇，指挥者则是经验丰富的反恐怖专家、武装部队参谋长沙龙。特种部队和武装警察联合封锁了位于特拉维夫东南1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数十辆军车和警车层层排列着，将停车场和候机大楼封锁得水泄不通。

下午3点半，飞入以色列境内的苏联伊尔—76型机与机场塔台联系，请求降落。以色列空军立即起飞一架战斗机进行降落引导。

3点47分，被劫持飞机在距候机大楼5公里的军用跑道上降落。以色列的特种部队立即包围了飞机，一架担任警戒的直升机则在天空中盘旋。

劫机头目维佳第一个走下飞机。当地打开舱门，看见机场上黑压压的部队时，脸色顿时变了。他扔下盛美元的箱子，企图拔腰间的手枪。

“不许动！”维佳的身后传来一声威严的吼声。

维佳回过头来，惊讶地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微型尖刀正顶着他的后腰。而被锁住的几名机组人员，手铐已无影无踪。

“你……你……”维佳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为首的特种部队成员对他露齿一笑，“记住，下次一定要先搜查腰带哦！”他拍了拍自己表面普通、实则存有夹层的腰带。

此时此刻，维佳真正感觉到，末日已经来临。

走下飞机后，维佳立即缴械投降。他们随即被押上警车，送往特拉维夫附近的阿布·卡比尔监狱。傍晚，苏联一个19个人的特种工作小组在谢里耶夫的率领下乘一架图154型客机飞抵本，古里安机场，4名恐怖分子被押到机场，引渡给苏联人。

维佳又见了谢里耶夫。谢里耶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像老熟人一样互相点头致意。一场历时 60 小时的劫机闹剧以没伤一兵一卒、没费一枪一弹而告终。

在驶往领事馆的路上，车窗外是特拉维夫美丽的夜景。阑珊的灯光下，人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的露天酒吧桌旁，轻声细语地聊天、无忧无虑地喝酒，尽情地享受这平静安宁的夜生活。

谢里耶夫摇开车窗，清新而凉爽的夜风挟着阵阵的音乐声吹了进来，他的眼睛微微地湿润了。

他的手下队员探头问道：“喂，头儿，我们明天干什么？”

“先享受一下特拉维夫动人的周末再说。”谢里耶夫打着哈欠说。

撩开面纱：前苏联特种部队

历史发展

前苏联的特种作战部队，是一支数量多、战斗力强、历史较为悠久及作战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这支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风衣和蓝横条衬衣、脚蹬皮靴、背上挎着短把冲锋枪、腰间别着匕首的部队，曾是苏联青少年争相效仿、极度崇拜的对象。在执行任务时，队员们脸上总是涂上黑色油彩，人们便把他们称为“超级黑兵”。

自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诞生时起，苏共就开始组建和使用特种部队，如最早的拉脱亚步兵和随后不久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总工特设委员会战斗支队，都曾担负过非常敏感而又神秘的任务。

1930年前后、欧洲各大国的陆军中，均有思想超前的军事家主张尝试进行空降作战，其中走在前列的就是苏联。当时苏联率先建立了装备有运输机和滑翔机的空降部队。1934年，苏联曾进行了一辆小型战车和46名士兵的空投试验。两年后，苏联又在一次演习中，令人惊讶地完成了2个营的空投试验，使得各国驻苏的武官吃惊不已。人们把这些空降部队称为“蝗虫战士”。

1936年，在短短两个星期内，苏联空降了6400名战士，同时又研制出可以运送18名士兵的军用滑翔机。

到了1938年，苏联已经拥有6个训练有素、编制完整的空降旅，伞兵总数达到18000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由于斯大林错误的肃反运动，使得大批伞兵军官被杀害或被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战场上，苏军空降部队主要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第一次是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从1941年1至3月，苏军共空投了3500名伞兵及7000名陆军战士、以对与德军苦战中的游击队和骑兵部队进行增援。第二次是1943年9月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此次作战是为了切断德军撤回第聂伯河的退路，并增援基辅东南方及第聂伯河大弯曲部的游击队。在战斗中，苏军共投了第1、第3及第5空降旅。

苏军伞兵部队由于有了与德军作战的经验，因而在1945年与日本关东军的作战中，充分发挥了特种部队应有的主动精神，显示出了高度的作战技巧及充分的想象力，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时，这些“从天而降”的部队抢先攻下了中国的放顺、大连及朝鲜的平壤等城市，“蝗虫战士”使日军猝不及防。最值得一提的是，苏军伞兵在8月18日空降突袭了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总部，俘虏了其参谋总长，使得60万关东军束手投降。

二战后，苏军特种部队得到了巨大发展，它们是原苏联当年推行全球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铮铮铁拳。在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及阿富汗战争中，这些特战部队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总参情报部的“斯贝茨纳兹”

前苏军特种部队又称“斯贝茨纳兹”，由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格勒乌）指挥，它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潜在或现实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潜力和士气而进行的侦察和破坏活动。

特种侦察的基本任务是：获取有关经济和军事目标的情报；将这些目标摧毁或使之丧失作用；组织破坏活动和颠覆行动；对叛乱分子实施惩罚；组织和训练暴动分子等等。一句话，苏联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和蓄意破坏。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战术核武器的大量部署，大大刺激了苏军特种部队的发展。苏军上层官员认识到，必须建立这种部队，能够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或战争爆发之前搜寻、发现并立即摧毁敌人的核武器。他们的结论是，不仅可以使特种部队对付战术核武器，而且可以使特种部队对付战略核设施，如潜艇基地、武器弹药库、飞机场和导弹发射场。

另外，利用特种部队，还可以对敌国的核心部位和能源供应系统进行攻击。苏军特种部队能够深入敌后 1000 公里活动，破坏的典型目标有：机动部署导弹、指挥与控制设施、防空设施、机场、港口和通信枢纽。另外，经过专门训练的小分队还担负着暗杀或绑架敌国首脑人物的任务。冷战时期，特种部队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

苏军特种部队的基本单位是由 8 至 10 人组成的小组，由 1 名军官担任组长，1 个准尉或专业军士任副组长。组员则包括 1 名无线电报务员和若干名爆破专家、狙击手和侦察员。小组成员多同时学习几门功夫，一旦某一专业人员牺牲，别人可以立即代替。

苏军特种部队的士兵是严格按标准征召的。他们身体强健，勇敢机智。选拔工作早在新兵服役之前就开始了。在征召之后，按照政治、体格和文化程度给每个新兵分类。列入最高一类的新兵被分配到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及特种部队。因此，特种部队可以挑选最好的人员，甚至可以挖其它精锐部队，如空降兵、战略火箭军和核潜艇部队的墙脚。

新兵到达特种部队后，除要接受短暂而非常紧张的军事训练，还要接受如下特种技能的训练：1. 跳伞；2. 无声杀人技艺，如柔道、空手道及持刀格斗；3. 使用爆炸物、纵火物、麻醉剂、腐蚀剂进行破坏活动；4. 渗透技艺，包括开锁术和破坏保安系统；5. 外语习和文化；6. 外国武器和车辆的使用；7. 识图、用图能力；8. 用绳索攀援悬崖；9. 野外生存能力；10. 绝境信息传送。

对外语的要求是，小组长须能较流利地讲目标国的语言，要求士兵掌握目标国的常用短语。

跳伞训练从固定拉绳跳伞开始，接着进行高空开伞和低空开伞训练。跳伞训练要在各种地形和天气条件下不分昼夜地进行。

技艺训练项目则包括严格的体力训练，如越障碍、强行军、爬山、滑雪等，而且通常是戴着防毒面具进行的。每个小组每年约有半年的时间用来进行野外训练，每年参加 1—2 次演习。

特种部队的战斗训练尽可能逼真地模拟实战环境。特种部队设有逼真的训练场地，场内设有与敌人武器系统和设备原物大小一样的模型。例如“长矛”式，“潘兴”式导弹及陆基巡航导弹，以及机场、核武器库、防空阵地和通信设施的模型。

苏军特种部队的潜伏特工人员，其工作性质和普通情报人员截然不同。一名潜伏人员可能除了等待为战争作准备的命令外，别的什么任务也没有；也可能仅负责准备一个安全处所，用于支援特种作战小组。

苏军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重要目标进行侦察，所以他们通常避免与

敌巡逻队直接接触。通常，特种部队在苏军内部也鲜为人知——他们从不宣传自己的存在和作战能力。他们的服装也并无特别之处。他们通常穿空降兵或通信兵的服装；海军特种部队则穿海军陆战队或潜艇人员的服装。

六十年代后期，4 人一组的苏军特种作战小组曾潜入南越，在实战中试验当时新研制的 SVD 狙击步枪。1968 年 8 月，苏军第 103 近卫空降师的官兵在熟悉了布拉洛机场及其防御设施后它所属的一个侦察破坏行动大队采取行动占领了布拉格机场，保证了该师后续部队成功着陆。

1979 年 12 月，苏军特种部队包围了阿富汗国家元首阿明在喀布尔郊外的官邸——达鲁拉曼宫，打死了阿明。一位阿富汗幸存者说：“苏联特种部队使用装有消声器的武器，像职业杀手那样打死所有在场的人。”

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还包括：伏击游击队首领、向游击队控制区渗透，以及用直升机打击游击队。

1982 年 10 月，在瑞典领海和 1983 年 8 月在日本领海分别发现了有小型潜艇在活动，而且潜艇的航迹刚好与在海岸上发现不明潜水员相吻合。人们认为，这是苏军特种部队在别国沿海举行渗透演练。

KGB 的“奥斯纳兹”

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也有一支类似“斯贝茨纳兹”的特种部队，被称为“奥斯纳兹”，即军事恐怖行动部队，在 25 万至 30 万克格勃部队中，真正承担特种作战任务的“奥斯纳兹”约有 3 万人。克格勃专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机构是其第 8 局，在它下面建有 16 个特种旅、4 个海军特种旅、41 个独立特种连、20 个特种谍报分队、7 个特种独立团，每个战略方向还专设一个特种作战指挥部。

“奥斯纳兹”与“斯贝茨纳兹”的使命是基本相同的，如果说要仔细区别的话，那就是前者既有对外职能也有对内职能，而后者仅是对付外部敌人。

“奥斯纳兹”人数众多，遍布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部门，监视人民的言行，侦察“恐怖分子”的活动。许多队员平时穿着与常人无异的服装，混迹在大街小巷、滚滚人流之中，身上暗藏武器。一旦发现他们盯梢的人有越轨行为，就进行告密或加以干预。另外，这支部队还担负着守卫克里姆林宫及其它一些重要目标的任务。

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奥斯纳兹”与“斯贝茨纳兹”经常进行对抗性演习。“奥斯纳兹”演练提高战备等级、戒备程度和击退来袭者的能力，后者模拟演练对政府机关、交通枢纽及其它重要目标实施攻击破坏的方法。

第四章 黑色旋风：法兰西黑衣队

国际宪兵：“黑衣队”揭秘

辉煌的历程

法国安全特种部队是法国政府专为应对法国境内外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例如暴乱、劫机、恐怖袭击等而成立的。

安全特种部队分为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隶属法国内政部的“警察突击队”（RAID），1985年由法国内政部长下令成立，其法文缩写字母源于“搜寻、协助、突击、吓阻”4个单词。该队约有100人，全部从国家警察中选拔。警察突击队的宗旨是“遇到严重事件时，应使用特殊的技术与方式，以制眼危险人物”。一般来说，警察突击队经常出现在劫持人质事件发生时，其主要行动方式或是与暴徒周旋、谈判，或是采取压制行动。

法国安全特种部队的第二大系统是隶属于国防部的“宪兵安全干预队”（GIGN）。因其队员在执行任务时，身穿黑衣黑裤，头戴黑色钢盔，脸涂黑色油彩，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黑衣队”。

这是一支专门从事于反恐怖活动的特种作战突击队，不仅在欧洲，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这支反恐怖突击队自创建以来，先后在国内外执行各种反恐怖任务达250多次，成功地营救出450多名人质、战绩卓著，令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胆战心惊。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杰出的表现，赢得了荣誉和赞扬，成为法国安全特种部队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队伍，也成为世界精锐部队中的后起之秀。

法国反恐怖突击队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狂潮的浪尖上应运而生的。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恐怖分子肆意猖獗，无所顾忌。1972年，以色列11名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残酷杀害，这使西方各国政府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73年，沙特阿拉伯王国驻法国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又使法国政府感到大失脸面。这一事件促使法国政府决心尽快组建一支精干强悍的反恐怖特种突击队。于是，在1973年11月3日，法国反恐怖突击队——国家宪兵干预队宣告正式成立。

国家宪兵干预队，作为宪兵部队的一部分，直接隶属于法国国防部领导，但实际上它又有很大的独立性。最初，国家宪兵干预队分为两个指挥部，第一指挥部基地设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幽静美丽的地方——迈松阿尔福，负责法国北部；第二指挥部基地设在蒙德马桑，负责监视整个法国南部。

起初，这支部队编员仅为15人，编为3个行动小组，每组5人，统一由克里斯迪昂·布鲁托中尉指挥。实际上，他就是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的创始人。此人身材硕长，温文尔雅，红润的面颊上戴着一副细巧的眼镜，说起后来文质彬彬，俨然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他对犯罪心理学颇有研究，厌恶使用暴力手段。同时，他又是一名东方武功的高手，精通各种形式的械斗和徒手格斗。布鲁托认为，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胜在于谋而不在于勇，特别是在反恐怖战斗中，需要的并不是力量无比、敢于冲杀的猛士，而是经验丰富、老练沉着的勇士。

鉴于此种观点，布鲁托挑选人员的标准与众不同。别的国家反恐怖突击

队的成员平均年龄在 25 岁左右，基本上是未婚者；而布鲁托手下的队员们，年龄最小的 25 岁，最大的 40 岁，而且都有了家庭和孩子。这些队员的家属和孩子都住在迈松阿尔福的干预队基地里。

1976 年，干预队的两个指挥部合二为一，编制也扩大到 2 名军官和 40 名军士，编成 3 个突击小分队和 1 个本部。每个小分队编有 2 个 5 人小组、1 名小分队指挥员和 1 名军犬员。一般情况下，每个突击小分队每周有 3 天处于 24 小时状态，随时都可遣往事件突发地区。指挥官仍为布鲁托，但此时他已升为上尉。

干预队成立后，便在世界反恐怖斗争中崭露头角，频频出现在反恐怖的第一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1976 年 2 月，干预队突击队员乘飞机跨海远航飞到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前去执行营救被索马里恐怖分子劫持的 30 名法国儿童。他们以高超的作战技能，消灭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取得了仅有 1 名儿童中弹死亡、其他儿童全部获救的最佳战果。1979 年 11 月，素有“宗教之都”的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地——麦加大清真寺，被一批武装恐怖分子强行占领。沙特王国动用军队进攻麦加大清真寺也告失败。处于无可奈何之中的沙特政府，急电向法国求援。这一艰巨的作战任务又落在法国突击队员的肩上。干预队派出了 3 人突击队，前往沙特，率领 90 名沙特士兵，采取施放毒剂、催泪剂等防暴手段，然后迅猛突击，一举彻底消灭了极端恐怖分子，麦加大清真寺完好无损。干预队的突击行动，受到了沙特阿拉伯王室成员的高度赞扬。1981 年 5 月 2 日，一架从爱尔兰飞往巴黎的“波音”737 大型客机被一名恐怖分子劫持，要求飞往伊朗。因油料用尽，紧急降落在法国北部的一个机场。干预队的 16 名突击队员在布鲁托队长的率领下，受命前往进行营救。突击队员们利用机场救护车转移劫机者视线的最有利时机，在夜幕下从潜伏的草丛中一跃而起，兵分两路，闪电般地从舱门和飞行员通道同时冲进了飞机，没等劫机者反应过来，就被降服，炸药包被飞快地扔出飞机机舱。就这样，一枪未放，滴血未流，一起严重的国际劫机事件就被成功地粉碎了。

除了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外，法国干预队也用来制止囚犯骚乱。例如，1978 年 2 月，法国著名的克莱尔沃监狱的囚犯发动暴乱，企图越狱。干预队的神枪手们准确无误的射击，打垮了几百名暴乱分子，拯救了数名人质的生命安全。此外，他们还担任训练外国反恐怖部队以及要员警卫部队等任务，以此来扩大法国的外交影响，如 1979 年，干预队在沙特袭击麦加大清真寺时，对沙特阿拉伯王室警卫营进行过训练。干预队还负责训练一些其他部队，特别是那些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的军队，干预队也由此赢得了“国际宪兵”的殊荣。

干预队的队员们通常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是每天所必须例行的。比如，担任要员保镖等。尽管如此，干预队的警惕性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法国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这支短小精干，被人称为“微型”的反恐怖突击队随时都会动身前往，一展他们的英雄本色。

1984 年，率领干预队出生入死 10 余载的布鲁托队长光荣引退。继任者是马赛林上尉。此时的干预队已扩编为 54 人，其中军官 4 人，军士 50 人，编为 4 个突击小分队和 1 个本部。1985 年，一位智勇双全、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菲利浦·勒戈尔米上尉走马上任，成为干预队的第三任队长。

现任队长是法维尔，宪兵少校军官，已婚，并有4个孩子。入宪兵队前受过两年军官学校培训。多年的宪兵生活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以出众的才华深得上司常识，1992年5月23日，法国国防部部长破格任命他为宪兵突击队队长。

20多年来，法国干预队在世界反恐怖活动中，所向披靡，战果累累，在其经历的250次极其危险的反恐怖战斗中，成功地营救出450多名人质，而自己仅有5名队员以身殉职。这在世界各国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的作战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反恐怖史上的奇迹。

多流汗少流血

风光旖旎的塞纳河上，景色迷人，周围的一切又是显得那样的平静。1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悠闲地躺在浮床上，欣赏着塞纳河上秀丽的风光。突然，一艘重型游艇向他急驶而来，他感到一阵恐慌。毫无疑问，只要游艇从他的头上驶过，船底肯定会压碎他。只见他飞身入水，迅速地推起浮床游向一边。在重型游艇从他的身边直驶而过时，他和游艇间的间隙仅有几米那样近。游艇若无其事地走远了，当潜水员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他还活着时，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无法抑制的欣喜。原来，此人是法国干预队的1名成员，正在与游艇进行水上对抗练习，以取得进入干预队的资格。

和其他精锐部队一样，法国的反恐怖突击队也要进行非常艰苦而又极其严格的作战训练。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他们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各种各样的训练。干预队特别重视体能和战斗技能的训练，要求其成员个个都成为多面手，诸如跳伞员、“蛙人”、登山运动员、高速驾驶员、特等射手、拳击手、爆破专家等等，还要通晓法律学、犯罪心理学、语言学、电子学、机械工程、弹道学等多门知识。

射击训练对于干预队成员来说是要求非常高的。准确无误的射击，在反恐怖行动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训练中的干预队成员，将来在作战行动中他们要单枪匹马对付恐怖分子，稍有差错都可能危及人质和自身的生命安全。对干预队成员的训练要求是：5秒钟内，用自动手枪击25米远的距离上的6个目标。最初他们使用的是9毫米自动手枪，后来使用0.357英寸马格南转轮手枪；用装有消焰器的7.62毫米FR—F1先进狙击步枪射击，至少要保证对200米以外距离上的目标达到93%的命中概率。干预队的成员大多都能保持比这还要高的纪录。这样高的射击水平没有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是难以达到的。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在1年的训练中就要打掉1.2万发子弹。

此外，他们还要在各种假设情况下进行训练。比如在机场、街道、高楼、室内、或者在密林、水面、高原、沙漠等不同地形条件下，迅速而准确地首发命中目标。在昏暗的月夜下，用装有微光瞄准镜的自动步枪射击，一枪便能击中250米以外的一枚硬币。还有一项极其危险的射击训练，这就是在20米的距离上，用手枪进行实弹对射。射击双方仅穿一件防弹背心，这要求有相当高的射击技能，否则对方不是被击伤就是毙命。

所有的干预队成员都是滑雪能手和爬山专家。法国伞兵学校设在比利牛斯山脉丘岭地区的波城，干预队成员在这里每年至少要进行5次跳伞训练。同样，他们的游泳本领也是不同寻常的。除了开头所描述的游艇与人对抗练习外，还要求队员们能够长距离地泅渡，有时还要拉上一个75公斤重的假

人，相当于救一个人的负荷。

此外，他们还要进行潜入水沟的底部，在水下用防水纸写字回答问题以及在水面与水底之间往返等练习。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水下呼吸设备的情况下完成的。

他们也练习仅凭一条降落伞背带或绳索从高空飞身而下的特技，尤其在从直升机上下落时，这种特技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法国干预队有这样一条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意外伤亡。

徒手格斗是干预队又一项重要的训练科目。因为干预队得到法国政府的训示，在万不得已而且不会危及人质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致敌于死地的各种武器。所以他们的反恐怖活动往往是通过徒手搏斗而制服歹徒的。干预队的每一名成员都曾获得过“高段黑腰带级徒手运动员”的称号，个个都是擒拿格斗的高手。

耐力训练是干预队成员每天必须进行的常规训练。每天清晨，他们要负荷达数十公斤重的武器装备，连续快跑几千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他们练就了一副健壮坚韧的钢筋铁骨。

“黑衣队”突击队员还特别注重根据不同时期恐怖分子的活动特点，加强训练。反劫机行动更是他们经常性的训练项目。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登上正在执行任务的班机，进行实地演练。

干预队成员还经常到设在法国东南部的科利乌尔和蒙路易地区的法军突击队全国训练中心，去进行单兵“隐蔽”、“野炊”、“寻找食物”、“攻击撤退”等专门训练。有的甚至用直升机把他们空投到南美圭亚那的森林沼泽之中，让他们忍受瘴气、毒蛇、吸血蚂蝗、食人鱼的袭击，以提高“黑衣队”队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我生存的能力。

只有全部通过这些训练以后，干预队成员才能得到象征他们身份的黑腰带。“黑衣队”的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深深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突击队员们的超常而近乎残酷的训练换来了他们出师必捷的辉煌战绩；突击队员们的辛勤汗水赢得了累累硕果和极高的赞誉。

异邦降妖：神枪手扬威吉布堤

一伙武装歹徒在法属吉布堤疯狂劫持了 20 多名法国儿童，天真无邪的孩子顿时成了生命危在旦夕的人质。“黑衣队”受命出击，在异国他乡，导演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特战险剧。

1976 年 2 月 3 日，早晨 8 点的钟声敲过不久，在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吉布堤市，一辆满载法国军事基地学校学生的班车，正在风驰电掣般朝学校驶去。车上的几十名学生兴高采烈地笑着唱着，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厄运正悄悄向他们逼近。

就在汽车快要到达学校之即，突然，从路边窜出 4 名歹徒，声嘶力竭地叫道：“赶快停车、赶快停车、再不停车，我们就要开枪了，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惊慌之中，司机颤颤微微地把车停下。恐怖分子跳上汽车，一名歹徒窜入驾驶室，用枪口对准司机的太阳穴，威逼要他将车开到离索马里边境哨所 180 米远的地方，其余三名歹徒窜入车厢，将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恐怖分子把汽车劫持到吉布堤与索马里边境的既定目的地之后，便立刻向法国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是索马里民族勇士。我们要求法国当局同意领地马上独立，如果你们在 36 小时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将杀死所有人质。”

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曾以法属索马里著称，即现在的吉布堤（1977 年 6 月 27 日独立），位于非洲东部，红海出口处。法国在此设有军事基地。在当时，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法国则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组织的成员劫持法军子弟学校学生班车的恐怖事件。车上有 30 名 6—12 岁的法国儿童。

学生班车被劫的消息即刻传到法国，极大地震惊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迅即做出决断，派遣著名的法国宪兵干预队——“黑衣队”前去营救。

就在发生劫持事件的当天，一辆蓝色埃斯塔菲特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了迈松阿尔福干预队总部，把正在指挥队员们训练的布鲁托队长召到法国国防部。国防部的一位将军向他下达了营救作战命令，要求立即出发。

于是，布鲁托中尉率领一支 9 人干预队突击小分队，于当夜零点 45 分乘一架改装过的 DC—8 运输机，神秘飞往吉布堤。

抵达吉布堤机场后，布鲁托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立即在机场大楼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随后又在负责营救行动的布拉萨的指挥所里分析了局势。为了准确地了解恐怖分子的情况，布鲁托又亲自去做了实地侦察。

对付这几个劫车分子，对布鲁托中尉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小分队感到棘手的是，在距学生班车 180 米远的地方还驻有索马里边防军。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此，同情心只能放在一边，因为他们无法阻止第 5 名恐怖分子登上学生班车，而且显然这场劫持已得到索马里军方的默许。为此，法国调动了法国驻外军团的一支部队，为干预队突击小分队提供火力援助，以对付索马里军方的任何军事行动。

突击小分队配有众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高能电子窃听器到“万能”开门钥匙。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装备的作用就显示不出太大的优势，只能依靠平日练就的那种过硬本领、顽强的毅力和稳准狠的射击技术。经过仔细的

勘察后，布鲁托中尉将他的9名狙击手，于拂晓时分布置在学生班车的周围。巧妙地伪装，使他们与周围的地形地貌融为一体，恐怖分子丝毫也没有察觉到他们。

非洲的烈日当空高悬，如火焰般的阳光毫无遮挡地照在非洲的大地上，广袤的沙漠被烤得像个蒸笼，热气逼人。突击队员们纹丝不动地潜伏着。他们从巴黎出发到现在，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凝神屏气，虎目圆睁，通过枪上的瞄准镜死死地盯住不远处的学生班车。

布鲁托中尉要求他的神枪手与他之间要保持不间断的通讯联络。因此，每1名狙击手的脖子下面都有一个微型无线电传话器。每1名狙击手的任务是监视学生班车的某一部位。只要他接到所有恐怖分子进入狙击手视野的情况报告后，他就可下达开枪的命令。要采用一次性狙击射击，用最快的速度消灭歹徒，这是确保车上的学生免遭惨杀的惟一办法。关键的问题是，在狙击手瞄准目标之前，恐怖分子会不会挺而走险。

但最让布鲁托中尉担心的是，班车上的学生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因此，他决定采用一种冒险的作战方案。然而，一旦劫持分子发现他们的意图，后果将不堪设想。

2月4日下午2点，恐怖分子同意给学生送饭，布鲁托中尉让送饭人员在饭里放了镇定剂，以使学生处于睡眠状态。恐怖分子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一着。当30名学生吃完食品以后，便都昏昏然地倒在车座上，恐怖分子以为是学生们受了惊吓再加上饥饿所致，便没有在意这些。

经过10个小时难以忍受的潜伏和等待之后，队员们盼望已久的进攻机会终于降临了。所有恐怖分子都进入了狙击手各自的视野之中。听到这一情况后，布鲁托中尉才算松了口气。下午3点47分，布鲁托中尉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转眼之际，射出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无误地射向目标。车上的4名恐怖分子应声倒下。第5名恐怖分子也被击毙在校车旁。接着现场顿时一片混乱，索马里边防哨兵向干预队突击小分队开火，阻止他们向前接近学生班车。法国驻外军团的增援部队当即对边防哨所实施炮火还击。

与此同时，布鲁托中尉亲自带领队员前去营救学生。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们刚刚进入班车的一刹那，第6名恐怖分子也正要登上汽车，但被眼急手快的一名突击队员击毙。好险哪，如果他们再晚到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混战中，索马里哨兵射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一名小女孩，突击队员们立即进行还击。复仇的子弹同时射向恐怖分子和索马里边防哨兵，在干预队突击小分队掩护小组和法国驻外军团冰雹般的子弹打击之下，导演这场劫持事件的罪魁祸首，也一命归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吉布堤行动是一次出色的营救人质行动。在接到紧急命令后，干预队突击小分队从他们的家乡远赴异邦，迅速搜集有关情报，制定作战计划，耐心等待时机，严格地按计划行动，在营救的30名人质中，有29人安然无恙，突击小分队无人伤亡。这次行动受到了法国政府的高度评价，使干预队的队员们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金光灿灿的勋章。

这仅仅是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无数次反恐怖作战行动中的一幕，作为闻名世界的反恐怖突击队，他们任重而道远，并将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更艰巨

的任务正等待他们去完成。

血溅喀岛：“黑衣队”救人质再现雄风

蒙面大侠抓人质

1988年4月22日拂晓。

一件突发事件在南太平洋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发生了。

离喀岛东北岸不远的乌韦阿小岛上，万籁俱寂，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天空。在法国宪兵军营前，30几条黑影打死了哨兵，打开大门，迅速冲了进去。几十名从梦中惊醒的法国宪兵，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见这些头戴面罩，手持步枪、斧头和大砍刀的“侠客”已冲到了面前。有几个法国兵惊慌中从床头操起自动枪，手指还没摸到扳机，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兵营里一片混乱，不少人光着上身、仅穿着一条短裤就当成了俘虏。蒙面汉们在兵营里四处冲杀，打得法国宪兵鸡飞狗跳。

宪兵队长奥尔从床上跳起，在黑暗中滚到桌旁，趁着窗外的火光，拿起了直通法国宪兵总部的电话机。此时，尽管他还不知道事变的具体情况，但心中早已猜到了几分。他用颤抖着的手指按下电话机上的按键，神经质地说道：“终于发生了，终于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大声问道。

然而奥尔队长已来不及回答对方的问话，一把寒光闪烁的大砍刀抵在他的脖子上，那高大凶狠的蒙面汉，一把夺过电话，冲着话筒恶狠狠地喊道：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否则就让你的兄弟见鬼去吧！”

经过短时间的交战，这些蒙面袭击者打死4名法国宪兵，俘虏27名，俘虏们被三三两两地捆在一起，在蒙面汉们的胁迫下，很快消失在黑莽莽的丛林中。奥尔惊呆了，他意识到这次卡纳克人是要动真格的了。

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领地，位于南纬20度、东经170度附近的西南太平洋上，首府努美阿。岛上居民约有14.5万人，其中土著卡纳克人6.4万人，占了近一半，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5.5万人，其余为波利尼西亚人和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人。

岛上居民长期以来就对新喀里多尼亚岛归属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土著卡纳克人主张摆脱法国统治，实行独立，他们有个号称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而法国人后裔则主张喀岛仍留在法国，其主要组织是新喀里多尼亚大会共和党。两派营垒分明，针锋相对，近年来武装冲突不时发生。

1986年7月，法国政府公布的新喀里多尼亚岛地位法，规定由公民投票决定其自治程度。在1987年的公民投票中，只有59%的居民参加投票，投票者中，有98%的人赞成继续留在法国。由于卡纳克人抵制公民投票，所以矛盾并未解决，双方陷于僵持对抗状态。

法国在喀岛的宪兵部队遭袭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黑衣队”紧急出动

1988年4月22日，早上，巴黎时间8时，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密特朗总统习惯在书房一边进早餐，一边翻阅晨报和观看早间新闻。今天，总统的心情十分愉快，因为昨天他关于重振法国经济的电视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就在总统准备离开书房时，法国领地部长贝尔纳·蓬斯急匆匆地来到总统跟前，带来了一个令总统吃惊的消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有一伙蒙面人抓走了法国宪兵部队的 27 名军官。贝尔纳·蓬斯十分着急。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他甚至还不明白喀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蓬斯刚刚从床上被他的部下叫醒，便带着部下送来的文件直奔爱丽舍宫，在车上他才慌忙翻阅了一下文件。

“27 名人质现在情况怎样？”总统焦急地问。

“不知道。”蓬斯不安他说。

密特朗总统决定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现代化的大国对一个荒蛮的小岛，也许动武力是最为简便可行的。

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清楚，对于那些宁可拿大砍刀也不用自动枪来进行决斗的土著人来说，恐吓、威胁者是不起作用的，而必须进行真正的战斗。

“和那些土著人作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十分凶狠、残忍，而且擅长山地丛林战斗。”蓬斯说。

“把营救喀岛人质的事交给宪兵特种部队去干。”总统最后做出了决定。

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黑衣队”的勒戈尔米上尉接到命令，率 20 名队员随同领地部长蓬斯，登上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赶赴喀岛。突击队员们全副武装，身穿迷彩服，依次坐在运输机舱的地板上，只有蓬斯部长坐在一把临时搬来的椅子上。

勒戈尔米搬来一个食品箱，把喀岛地图摊在上面，半蹲着同蓬斯部长研究营救人质问题。

“队长，带兄弟们出来旅行，也没有空中小姐陪陪。你告诉部长阁下，就连这张地图还是抢来的！”

朗托中士朝头儿喊道，引起了队员们一阵哄笑。

原来，因为情况紧急，准备的事项又多，直到昨夜勒戈尔米上尉才想起作战地图。于是，他立即叫朗托带两名突击队员去弄地图。

朗托赶到国防部侧绘局，值班员告诉他没有上司的批文和宪兵总部的报告，是绝不能把地图交给他们的。因时间紧急，朗托就对值班员说，要他先打个电话给图库管理员把图先准备好，他马上去总部打报告。朗托并未去总部，而是直奔图库。找到图库，管理员已在等候他们，朗托说明了情况，要管理员通融一下，管理员十分固执地拒绝了朗托的要求：

“除非见到批件，否则我就报警了。”

“这关系到 27 个人的性命！”朗托大声喊道。

管理员告诉朗托，这不关他的事，他必须按规章办。朗托气极了，一挥拳头将管理员打倒在座椅上，随后取走了地图。

勒戈尔米上尉听到朗托的喊叫，对部下故作威严他说：“任务完成后，我一定要处分你，朗托！”其实，他说这话是给部长听的。因为对外人来说，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夜降小岛

夜色中，飞机在新喀里多尼亚岛首府努美阿机场降落。法国驻喀岛军队总司令雅克·维达尔将军和领地军政要员已在机场等候。突击队一下飞机就

被接到了法约恩兵营的营救人质临时指挥部。蓬斯和勒戈尔米则被接到努美阿的法军司令部。部长立刻召集当地军政要员急商对策，命令 300 多名治安宪兵到乌韦阿岛搜索人质下落，海军巡逻艇沿岛巡逻，海军航空兵集结待命。

勒戈尔米上尉听取汇报后，一个营救人质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了。

乌韦阿岛上林木繁茂，地势崎岖复杂，洞穴密布。因而法国搜查部队用了好几天的功夫仍未发现人质下落。

勒戈尔米从海军航空兵那里借调了 3 架“小羚羊”直升机。昼夜飞行在山谷丛林中，仍未发现人质的藏身之处。这几天希拉克总理又频频来电询问。

正当突击队员们为人质的下落焦虑万分时，卡纳克武装分子意外释放了 12 名人质，还带来了奥尔队长的一封求救信以及对方的谈判条件。这一行动，泄漏了关押人质的秘密地点，人质就关押在乌韦阿岛北端的一个山洞里。

勒戈尔米上尉立即着手制订营救人质的作战方案。突然一名突击队员报告说：有一个法国人来到临时指挥部，要求见他，此人名叫让·比昆科尼，是乌韦阿当地法官的助理。他对勒戈尔米说，他与卡纳克人有些交情，为了避免过多的流血，愿同卡纳克人谈判，争取释放人质。

勒戈尔米听后，灵机一动，一个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作战方案，在脑海中闪现出来。他表示赞同比昆科尼的建议。他想借机带领 5 名突击队员一同前往，以探虚实。为随时与维达尔将军保持联系，勒戈尔米出发时带上了一部便携式电台。

菲利浦·勒戈尔米上尉，1985 年出任“黑衣队”第三任队长。他今年 36 岁，擅长中国武术，精于各种形式的械斗和徒手搏斗，曾因顺利解决两起法国监狱犯人扣押人质的危机而名噪一时，被誉为处理危机能手。

“黑衣队”是法国宪兵部队为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恐怖活动，于 1973 年建立的。它由 80 名身怀绝技、精明强干、勇猛强悍的宪兵组成。这个突击队成立后，奉命执行过 200 多次特殊使命，其中 40 次与营救人质有关。他们的足迹遍及法国各地和国外一些地方。

关押人质的山洞，在环形山谷的底部，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崖，只有谷口一条路可进入平坦开阔的谷地。谷地杂草丛生，洞口怪石嶙峋，山地树木参天。整个谷地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勒戈尔米在谷口观察着谷地的地形，暗想：“这地方真不错，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他对比昆科尼说：“我们俩往前走，其余的人在后面。”

比昆科尼和勒戈尔米上尉一行人到达扣押人质的山洞附近，他们两人一前一后接近洞口时，突然从丛林背后窜出几个人，两人还没做出反应，便成了俘虏。当其他随行的突击队员上前解救时，手持武器的卡纳克人一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突击队员们只好交出武器，束手就擒。

然而，卡纳克人却并未想到，这样轻易就俘获到几名突击队员，正是勒戈尔米上尉精心策划的一个圈套。在混乱中，他的突击队员已将一口袋武器和打开绳索镣铐的工具藏在洞口的草丛中，同时也把突击队员们安插进入无法进入的山洞。

勒戈尔米细致观察了洞外的情形。当他被带进洞内，才发现这是一个狭长弯曲并朝山腰延伸的多层洞。洞的上层有一个较为平坦的大空间，人质们被捆在一起，看样子由于饥渴都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勒戈尔米从一个人质那里了解到极为重要的情况。这里虽有近 50 名卡纳克人，但平常都在洞下休

息，只有两名卡纳克人在上层洞里看守。一旦有情况，谷口最高的那个山顶上的哨兵便发出信号，洞里的卡纳克人迅速从下层洞出来，占领四周的山脊，此时即使洞里的人跑出来也会被他们打死。

比昆科尼同卡纳克人的头领交谈了好一阵，把勒戈尔米介绍给头领，欺骗说是法官助理的保镖。经过勒戈尔米上尉同卡纳克人讨价还价，他们同意当天下午释放勒戈尔米，让他同蓬斯部长和维达尔将军见面。他们把一名人质捆在树上，对勒戈尔米说：

“如果你明天早上 10 点不返回山洞，那就处死他！”

勒戈尔米通过电台把情况报告给维达尔将军，不一会儿，一架“小羚羊”直升机飞到了谷地上空，勒戈尔米爬上软梯，乘直升机立即赶回了临时指挥部。勒戈尔米回到临时指挥部，立即向维达尔将军和蓬斯部长做了汇报。因为过度劳累和焦虑，他的眼窝已深深地陷了下去，他擦了擦满脸的尘土，对将军和部长说：

“卡纳克人就释放人质提出了三项条件：从乌韦阿岛撤走法国全部治安部队；取消地方选举；法国总统和总理指定一名调解人就喀岛自决问题进行谈判……”

“办不到！我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维达尔将军从座椅上跳了起来。“部长阁下，是采取武装行动的时候了。”将军愤愤地说。

“维达尔将军，作为喀岛驻军司令，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关系到法国的荣誉和众多人质的性命，应该慎重处理。”蓬斯部长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继续说道：“我们要尽力做到不流血解决问题，尽量缩小事态。不得已再使用武力，这要由希拉克总理做出决定。”

“勒戈尔米上尉，你有什么想法？”部长转过头问。

“凌晨我必须按规定返回山洞。作为反恐怖行动突击队，我们的格言是‘以牙还牙’。以什么方式解救人质，这不是突击队考虑的问题。”勒戈尔米的内心恨透了这个外交官式的政客。

最后，蓬斯部长做出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武力，要报总理批准。

勒戈尔米急不可耐地回到了突击队驻地，他决定实施已在他脑中成熟的行动计划，他告诉队员们：

“没有多少时间，战斗就将打响，人质的性命就在你们的手中，在法国宪兵特种突击队的手中。”他告诉队员们，要加紧丛林低空飞行训练。所有的问题就看是否能迅速击中目标。勒戈尔米上尉已把战斗准备的计划部署了下去，凭他多年处理危机的经验，他感到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最后期限

按照扣押人质的卡纳克人的要求，勒戈尔米乘直升机准时返回山洞谷地。在下机前，他指着山洞对面山脊上一块突出的大岩石。对朗托说：

“记住，你的直升机首先要消灭掉这里的目标，这是对洞口威胁最大的火力点。”

上尉双手抱着脑袋在几名卡纳克人的押送下进到洞里，他把蓬斯部长的和平建议转达给了他们。卡纳克人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卡纳克人的头目冲着上尉大喊：

“不同意我们的条件，从明天开始，我们每天砍掉一个人质的脑袋。”

勒戈尔米告诉他，卡纳克人的条件还是有希望接受的，蓬斯部长已向总理报告，正在等待答复，希望不要冲动，以免把事情搞糟。

“48小时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将把所有的人质炸死在洞里！”卡纳克人警告说。

时间十分紧急，勒戈尔米趁给受伤人质分送药品之机，把战斗计划悄悄告诉了在洞中的5名突击队员。

最后，卡纳克人再度同意勒戈尔米和比昆科尼出面斡旋。

勒戈尔米和比昆科尼匆忙从海军直升机跳下，直奔驻军总部。队他俩的眼神中，蓬斯部长已感到情况不妙。

“部长阁下，和谈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我们只有48小时……”勒戈尔米报告说。

“一切都不用讲了。”部长打断上尉的报告，把头转向将军：

“维达尔将军，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我的职责是向总理汇报。”

维达尔将军为自己的预见感到得意，说：“使用武力是必然的，我们还是尽快着手制订营救方案，向巴黎报告吧！”

将军计划使用一个连的兵力，包围山洞，迫使卡纳克人投降。全然不把宪兵干预队放在眼里，他对勒戈尔米上尉说：

“你的突击队已有5人成了人质，其余的人对这里情况不熟悉，但可以配合驻军作战。”

他把一份作战计划放到部长眼前，要求蓬斯就此报告总理。

在勒戈尔米看来，这个愚蠢的计划完全不是在营救人质，倒很像是为了攻占山洞。

将军又补充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稳定喀岛局势，尽快结束人质危机是首要的。任何计划都不能保证所有人质的绝对安全。”

勒戈尔米坚决反对维达尔的意见。他向蓬斯和维达尔讲述了自己的全部想法和部署。然而，紧急关头，部长却毫无明确的主见，他只是同时将两个方案报告希拉克总理。

维达尔将军设想，如果等巴黎的回音，部队再行动，恐怕来不及了。因此，他命令攻击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山谷附近。他想等希拉克总理的答复一到，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攻进山洞，打卡纳克人一个措手不及，成功的希望会很大。他十分自信，总理一定会同意他的方案。

在维达尔将军的部队向山后运动时，勒戈尔米赶回他的突击队驻地。他对驻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夜色降临，丛林一片寂静，维达尔的攻击部队，已悄悄来到山谷附近，根据将军的计划，这支部队要在谷地周围潜伏，等待发起攻击的命令。

潜伏十分成功。卡纳克人并未发现300多人的部队在谷地附近。然而，在天色微亮的时候，一名在谷口埋伏的士兵，被前来送食品的卡纳克人发现。随即响起了枪声。

这意外的情况，使营救人质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部队被发现的情况和希拉克总理的答复几乎同时到达临时指挥部。总理批准了勒戈尔米上尉的计划，要驻军协助，并亲自定名为“胜利行动”。

勒戈尔米上尉此时才知道了驻军行动的情况。他大为震惊，人质的性命已危在旦夕。

希拉克总理在“胜利行动”的电文里说：

“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有效地救出人质。这关系到法国的形象和在外交方面的地位。这也是总统的愿望。”

勒戈尔米不知道现在战斗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人质究竟怎样，卡纳克人做出何种反应。

突击队员们迅速登上3架“小羚羊”直升机，螺旋桨把清晨的霞光搅得粉碎。他抬手看了一眼手表，离谷地枪响时间5分钟！

峡谷鏖战

“起飞！”

随着勒戈尔米的命令，3架“小羚羊”腾空而起，疾速向北飞去。

意外的枪声，惊动了埋伏在谷地周围的攻击部队，也惊醒了山洞里的卡纳克人。攻击部队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他们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在没有接到维达尔将军命令的情况下，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只好组织部队向谷地发起冲锋。

然而，卡纳克人已抢占了谷地四周的高地。一群士兵刚冲至谷地，便被卡纳克人猛烈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无法前进一步。人质在洞里听到枪声后，5名突击队员挣脱了绳索，一起扑向2名看守，并缴获了武器。然而，底层洞里的卡纳克人，迅速冲了上来。突击队员们无法打开所有人质的手铐，也无法冲到洞外去拿事先准备的武器，双方僵持不下。

在洞下的另2名卡纳克人，正在敷设炸药和导火索，准备将人质炸死在洞中。

正当洞里和谷地周围枪声响成一片，情势十分严峻之时，勒戈尔米的3架“小羚羊”出现在谷地上空。

上尉命令，一架飞向洞口，以炮火打乱卡纳克人的炸洞计划，另两架迅速消灭四周高地的火力点！

顿时，整个山谷淹没在巨大的枪炮声和一片火海之中，在勒戈尔米的指挥下，朗托的直升机向大岩石扑去，机肚下不断地喷着火舌。他一拧发射钮，连续向大岩石顶部卡纳克人的两挺机枪发射了60发炮弹。

在这突如其来的空中火力猛攻下，卡纳克人的火力网已被撕破。谷口的攻击部队已重新跃起，向洞口冲来。

就在这时，上尉看到有几名卡纳克人从洞口窜出，随后洞外的草丛中冒起了一股向洞口移动的白烟。上尉顿时明白，忙对朗托喊道：

“他们已点燃导火索，快飞到洞口，让我跳下去！”

此时，要从软梯上下来，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很容易被敌方的子弹击中，朗托完全知道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过去训练中，跳机都是在海滩上进行的，直升机飞得很低。然而现在，下面是坚硬的岩石，地面上长满了树木。

朗托本想让上尉驾驶直升机，自己跳下去。可是在上尉的催促下，他只好操纵直升机往下降，在参天的大树中快速穿行。朗托想：“低点，再低点。”这样，上尉和另两名队员下跳的危险要小一些。

直升机很快接近了山洞前的地面，上尉一面射击，一面纵身跳了下去。紧接着两名突击队员也飞身跳下。

勒戈尔米感到右臂一阵巨痛，在地面上翻了几个滚。他顾不得许多，立

即从地上爬起向山洞飞跑。另一名队员也紧跟了上来。第2名队员却再也爬不起来了，他的头重重地撞在一块突起的尖石上，鲜血直流。

就在上尉和一名队员割断导火索时，上尉感到身后一热，回头一望，朗托的直升机已在树梢上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直升机油箱被卡纳克人击中，起火爆炸了。他飞得太低了！上尉大喊一声：“朗托！”端着自动枪向山腰冲去。此时，一颗手雷在勒戈尔米身后爆炸，他扑倒在地，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杂草。

激战持续到午后才结束。18名卡纳克人当场死亡。队长勒戈尔米上尉身负重伤，死在努美阿医院。突击队两名队员在战斗中丧生。人质全部救出，无一伤亡。

法国当局以武力营救人质的行动，造成双方21人死亡，这是法国自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撤军后在海外领地采取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

3具深红色的棺木，一字摆放在停机坪上，棺木上面盖着法国国旗。朗托死后，只找到了残存的几块肢体和折断了的自动枪托。几名士兵在仪式后，将3具棺木缓慢抬上归国的飞机……

天罗地网：“直接运动”的丧钟

这是1988年1月11日的清晨。寒风吹散了晨雾，巴黎在霞光中更显得秀丽动人、安宁清新。塞纳河还是那样平缓地流淌着，穿城而过，像是巴黎城缠绕的一条银白色的纱巾。

然而，在塞纳河的法国中央刑事法庭附近，空气却紧张得要凝固了。法庭周围戒备森严，金属路障横卧街头。四周房顶上，随处可见身穿防弹背心、手提冲锋枪的防暴警察。

法国有史以来防范最严密的审判，即将在这里举行。审判的案犯，就是法国最大的恐怖组织——“直接运动”。

巴黎街头的枪声

六十年代末期，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法国就是风暴的发源地。

1968年3月22日，法国农泰尔文学院的大学生，在社会学系学生丹尼尔·科恩帮迪领导下发起学潮，占领了农泰尔的行政大楼。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大学生，成立了名为“三·二二运动”的组织。学潮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影响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警察的镇压，更使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学生和警察使用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和石块，在大学区展开了搏斗。法国工人也于5月13日宣布总罢工，与学生运动汇合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潜在危机。

这场风暴持续几个月，把整个法国都闹了个天翻地覆。但毕竟是自发而分散的，注定不可能持久。戴高乐总统以强硬、不妥协的姿态，宣布运动中产生的组织都是非法的，最终使“五月风暴”平息下去。

这次风暴的余波飘洋过海，冲击着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并使这些国家产生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组织。在七十年代前半期，当日本为“赤旗军”所扰，西德疲于同“红军派”相搏，意大利被“红色旅”搞得焦头烂额时，法国作为“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却相对平静。然而，矛盾并未消除，平静是暂时的。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必将会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七十年代末期，巴黎一批怀着激进思想的青年逐渐集结到一起。他们之间的核心人物让·马克·鲁伊朗和他的未婚妻娜塔·梅尼贡，决定组织一个用具体行动而非空泛言论来对法国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组织，他们把这个组织命名为“直接运动”。他们“要发起西欧游击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象征性恐怖”的打击。

经过鲁伊朗及其未婚妻的精心策划和组织，1979年，一批思想偏激的年轻人，聚集在鲁伊朗手下，在一家灯红酒绿的酒吧间后厅，成立了“直接运动”。

“直接运动”成立后，便大力招募新的恐怖分子。招募工作非常谨慎，一般先招募那些单独活动的恐怖分子，然后交给他们一项任务，看他们能否忠诚地按要求完成。最后，再根据其表现来决定吸收他们加入组织。此外，“直接行动”也选择一些流氓地痞入伙，但要求他们必须先脱离原来的流氓集团。

“直接运动”吸收了新的恐怖分子后，就要进行射击和爆炸训练，教给他们作案技巧。在巴黎郊外的维里那尔森林里，“直接运动”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每逢星期天，那些有各种伪装身份的恐怖分子就在这里集合，进行射击训练。当警察来查问时，狡猾的恐怖分子就装成一群从城里赶来打猎的假日旅游者，轻而易举地蒙混过关。

疮生成了，就会流脓；恶虎长大了就想吃人。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直接运动”迫不及待地要登上国际恐怖舞台，用暴力行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诞生。

1979年5月的一个夜晚，巴黎街头繁华都市特有的喧嚣声已渐平息。尽管这座有“花都”之誉的城市夜生活是活跃的，但此时霓虹灯下已不见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队。

在法国雇主联合会总部门口，更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只有树叶在夜风中轻轻地摇摆着。突然，几条人影从黑暗中闪了出来。

“哒哒哒哒……”阵阵猛烈的冲锋枪扫射声撕破了夜空的沉寂，枪声中还夹杂着玻璃的破碎声和金属的撞击声。几分钟后，枪声戛然而止。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循声赶来时，袭击者连个影子也不见了。现场上，法国雇主联合会的门窗墙壁被打得百孔千疮，一片片碎玻璃散落在墙脚下，空气中还飘浮着硝烟气味。

这次袭击虽未造成任何伤亡，但却给相对安宁的巴黎上空罩上一片阴云，意味着一系列恐怖活动的开始。参加这次袭击活动的，就是“直接运动”的一伙“元老”：鲁伊朗、梅尼贡、若埃尔·奥帕隆、莱吉斯·施雷歇尔，弗雷德里克的爱丽埃特·贝丝。他们用袭击“资本家俱乐部”的行动，向巴黎人宣告了“直接运动”组织的问世。

从此，巴黎街头便频频响起了“直接运动”的枪声和爆炸声。一伙人在短时间内，旋风般袭击了法国移民委员会总部、以色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欧洲航天局等在巴黎的机构。雷诺汽车、法国电气等一些大公司和法国劳工部、发展合作部的办公楼，以及一些右翼报馆，都成了“直接运动”高爆炸药的对象。闹得巴黎鸡犬不宁，人们心惊肉跳。

由于“直接运动”初期的活动主要以搞破坏和造声势为目的，每次袭击都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但并未有犯下人命血案。“直接运动”十分善于利用舆论力量，每次行动后都发表长篇累牍的声明，借助现代化的新闻传播媒介，它很快成了法国声名显赫的头号恐怖组织。

东山再起

对于“直接运动”日益猖獗的恐怖攻势，法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而视之。巴黎警方接到来自最高层的指示，务必全力以赴就地铲除之。

那是1980年9月发生的事。当时，在与法国“宪兵黑衣队”的一场枪战中，鲁伊朗和梅尼贡都陷入了警察的包围圈。鲁伊朗见逃生无望，便放下武器投降了。而梅尼贡却显示出女恐怖分子的顽强，她向警察打完两梭子弹后，冲出了包围圈。但是，梅尼贡并没有在法网外逍遥几时，就被警察抓获了。不久，其他一些骨干也相继落网。

俗话说，蛇无头不行。“直接运动”的头子被捕了，这个刚成立不久的恐怖组织，似乎一夜之间就被摧垮了。

鲁伊朗在狱中没待多久，便时来运转了。1981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后，实行夏季大赦，宣称“把过去的事一风吹了”。便把包括鲁伊朗在内的250名恐怖分子释放出狱。不久，梅尼贡也因病获释。

鲁伊朗夫妇恢复自由后，并没有弃恶从善，而是如同猛虎归山，更加凶残狡猾。他们随即潜入地下，再树战旗，使“直接运动”死灰复燃。不到一年，一系列恐怖事件再次震惊法国朝野。

在一次抢劫银行的行动中“直接运动”击毙了一名出纳员，这是它第一次杀人。

1983年5月31日，莱吉斯·施雷歇尔又在街头打死了2名警察。这表明，“直接运动”在恐怖手段上已有质的变化，从对物的袭击转向了对人的袭击。

法国总统密特朗见势不妙，急忙宣布“直接运动”为非法组织、下令解散，但为时已晚。此时的“直接运动”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人患。

东山再起的“直接运动”，作案技巧远远比“业余”的恐怖分子高明。每当实施过一次恐怖活动后，他们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作案水平。他们能伪造证件，用收报机截收警方的情报。他们使用的非常尖端的反跟踪技术，使最高明的警探都感到吃惊，对他们手足无措，可望而不可即。

一系列的持枪抢劫，使“直接运动”拥有了满意的财政基础。

暗杀成了“直接运动”的主要恐怖手段。在每次行动前，他们都要进行周密的准备，用类似谍报机关的技术搜集情报。他们一般采取的办法是，在预定暗杀对象的寓所和工作地点，暗中隐藏一架配有远距离镜头的摄像机。录像带连续运转两小时后，再派人把它取回。“直接运动”也从电视上搜集知名人士的资料，再进行复制剪辑，分析整理。鲁伊朗就是根据这些情报，写出行动计划，上面详细标明暗杀对象住处的街区地点、汽车号码、个人活动习惯等等，还把此人的活动规律绘制成图并标以箭头。在图上，鲁伊朗甚至还标上反向箭头，这是以防万一，在暗杀行动中紧急撤退时的路线。

“直接运动”的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恐怖组织的特色。正由于它的数次行动都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出手突然，而且精心选择暗杀目标，所以，“直接运动”的每一次暗杀和袭击活动都是必获全胜。

“直接运动”的一次次成功行动表明，它已从濒临遭取缔的险境中东山再起，成为一个组织健全、作案手段娴熟、凶暴残忍的恐怖组织。

恶魔国际大串联

为了便于开展恐怖活动，“直接运动”内部分设了国际部和国内部。

“直接运动”的几个头目亲自负责国际部，加强与国外恐怖组织的勾结。八十年代初，一大批意大利的恐怖分子在六国遭到打击后，纷纷逃亡法国。他们和“直接运动”互相传授从事秘密暴力活动的方法和持枪抢劫的技术。为了获得活动经费，这些恐怖分子多次联手合作，劫得数千万的巨款。

1981年9月1日，恐怖组织在葡萄牙的波尔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是欧洲各国恐怖活动国际化过程的重要事件。参加会议的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联邦德国等国的一些恐怖组织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直接运动”和它的同行们交流情报和行动的经验，协调行动，结成了一张覆盖

欧洲的恐怖主义黑网。

在法国与意大利恐怖分子的相互接近上，“直接运动”中的一男一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就是莱吉斯·施雷歇尔和爱丽埃特·贝丝。53岁的贝丝是“直接运动”中最年长的成员，被称为“妈妈”。她在巴黎创办了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发行的《国际》，专门报道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动态，虽然这本杂志只办了一年（1983—1984年），却使得“直接运动”有可能把欧洲各国的“革命”联合起来，并把这种联合扩展到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南美国家。这两个人为意大利恐怖分子转租公寓，提供伪造证件。围绕着这两个人，形成了紧密的法——意恐怖主义轴心。

“直接运动”随着实力的增加，还向别国“输出革命”。比利时的一个恐怖组织“C·C·C”就是在“直接运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1984年6月2日深夜，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附近的埃科西纳采矿场，当地恐怖分子盗窃了816公斤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F15树胶。沿着恐怖主义网的地下运输渠道，这种炸药被迅速送到了欧洲各国。8月间，“直接运动”把28公斤的这种炸药放置到一辆汽车里，并把车停到了巴黎西欧联盟总部门前。然而，不知发生了什么故障，炸药意外地没有爆炸。

“直接运动”国际部表现不俗，国内部不甘人后，也有可怕的行动。恐怖分子曾冒险潜入巴黎刑警总部，在厕所里安放一颗定时炸弹，炸死了一名高级警官。前司法部长佩雷菲待却死于非命，“直接运动”还计划报复专职审讯恐怖分子的法官，幸好炸弹被及时发现，法官死里逃生。

在巴黎克卢区有一所大楼，这里就是著名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1986年5月16日晚8时许，总部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一片繁忙。

一辆小汽车沿着公路疾驱而来，“嘎”地一声，停在了国际刑警总部门前。随即，两名恐怖分子跳出车来，端着冲锋枪，对着大门就是一阵猛扫，接着又扔出了几颗炸弹。刹那间，附近几辆汽车被炸毁，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大门火光冲天，一片混乱，两名恐怖分子乘爆炸混乱之机钻入汽车，逃之夭夭。

是谁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头上开刀？在现场上，人们找到了“直接运动”散发的传单。

重新出山的“直接运动”向法国社会开战了。人们震惊之余、心里始终不安地嘀咕着：下一步，“直接运动”不知又会使出什么新鲜而又残忍的招数来。

“直接运动”组织国际部的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它同全球各个角落的恐怖组织建立联系，遥相呼应，互相配合，越闹越凶。在1984年前后，随着联邦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派”实力的恢复，“直接运动”和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终于结成了同盟。

1985年1月14日，一份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写就的文件送到了巴黎法新社。这是“直接运动”和“红军派”的联合公告。在公告中，这两个恐怖组织宣布正式结盟，成立“西欧政治军事联合阵线”。

人们都明白，这两个凶险的恐怖组织的联合，必定会引发出一串令人目瞪口呆的恐怖惨案。

“直接运动”和“红军派”结盟后，决定联手实施暗杀行动。他们共同制订了一张暗杀对象名单。这些暗杀目标大都与国防领域有关，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人员，就是政府与工商界的领袖。用恐怖分子的话来说，都是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也许是对自己的行动过于自信，也许仅仅是为了凑趣，这张暗杀名单是以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恐怖分子计划，按照从 A 至 Z 的顺序，一个个处死法、德两国的这些知名人士。

双方达成协议后仅 10 天，“直接运动”和“红军派”就在法国开了杀戒。

1 月 25 日，在巴黎西郊富人集居的拉塞尔占区，他们用一阵暴风雨般的猛烈扫射，把法国国防部国际司长奥特朗将军打死在他的小汽车里。将军身上被穿出了 6 个枪眼。奥特朗是机械工程师出身，负责法国的军火进出口贸易，在工作中成绩显著，深得上司赞赏。在事后寄给法新社和德新社的信中，“直接运动”宣称，“我们处死了奥特朗，因为他是国防部的首脑之一。”实际上，奥特朗最先遭到毒手，也和他姓氏的第一字母是 A 有关。

接下来，恐怖分子把枪口转向了字母表上的第二个字母“B”。作为回报，“直接行动”派出几名杀手，到联邦德国去协助“红军派”。

1986 年 7 月，恐怖分子暗杀了联邦德国最大电子公司西门子公司总经理贝库尔兹。

1986 年 10 月，在西德，恐怖分子又按计划杀害了外交部第一司长布劳恩姆尔。

罪恶的幽灵

“直接运动”如同罪恶的幽灵到处肆虐。它很想在法国也杀几个姓氏以 B 开头的人物来血祭战旗，进一步扩大“战果”和影响。

于是，法国军队高级将领布朗丹和法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布拉马先后遭到“直接运动”暗示小组的袭击，险些丧生，虽然两次暗杀都没成功，“直接运动”仍不甘心，继续把枪口指向姓氏以 B 开头的名流们。

这一次，“直接运动”选定了法国实业界巨子贝斯。几个头头亲自出马，秘密侦察，精心策划，定要一举成功。

1986 年 11 月 17 日晚，巴黎刚刚被笼罩进夜幕之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竞相闪烁着，把这座世界名都装点得分外艳丽迷人。

在车水马龙中，一辆擦得程亮的雷诺 25 型小轿车，在街灯的照耀下发出蓝色的光亮，车内端坐着法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汽车制造厂家——雷诺汽车公司总经理乔治·贝斯。

58 岁的贝斯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工程师。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干逐渐出人头地，成为卓有成效的企业家，被誉为法国的当今工商奇才。80 年代初，他经过 3 年努力，曾使法国最大的铝片生产公司扭亏为盈。1985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请他担任亏损达 18 亿 9 千万美元的雷诺汽车公司总经理，希望借他之手使公司起死回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贝斯果然不负众望，走马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推出新车型，使公司赤字逐渐下降。到 1986 年 9 月，雷诺公司居然能颇有盈余。贝斯创造的奇迹使他又一次成为法国企业界的骄傲。此时，经过一天紧张工作的贝斯，坐在汽车里还在考虑着公司的事业。

晚上 8 时，司机把汽车开到巴黎奎尼特街，在贝斯寓所门前停下，待贝斯下车后即离去，贝斯走上宽阔的人行道，向对面的家门口走去。

这一带的居民们，几乎可以根据贝斯的作息时间来对表。这位法国最大

汽车公司总经理的生活极有规律，几乎每天清晨 7 时 30 分，按时离开他那幢灰色的石屋；晚上八点，他也一定准时回到家里。

除了邻居以外，显然还有其他人注意贝斯的行为规律。此刻，就有两名妇女在前边窥视着。

看到贝斯一步步走近，躲在暗处的那两名女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人大声叫道：“好极了，上吧！”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女人掏出于枪，一个箭步跳到贝斯身边。朝他的肩部开了一枪。贝斯惨叫一声晃了几晃，倒在地上。

那两名女子急步上前俯身察看，只见贝斯双目紧闭，肩部往外冒着殷红的鲜血，胸部剧烈地起伏着。一名女子对准贝斯的喉咙和眼睛，又各补了一枪。

一个女子问：“是这个人吗？”

另一个女子说：“错不了，就是他！咱们快撤。”

凶杀发生时，有几个过路人目睹了全过程，但都给吓呆了当那两名女杀手经他们身边撤走时，一个女凶手手挥着枪，恶狠狠地威胁着他们：“你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知道吗！”

等到警察闻声赶来，身中 3 枪的贝斯早已魂归西天了，那两名恐怖分子逃之夭夭，在夜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贝斯之死使法国朝野万分震惊。希拉克总理闻讯后在严密保护下赶赴现场，他对这种残忍的凶杀感到愤慨，要求警方“尽一切力量抓住和惩治罪犯”。正在国外访问的密特朗总统也发回唁电，发誓“对恐怖主义决不退缩，决不妥协”。

4 天后，包括西欧一些主要汽车制造公司负责人在内的 2000 多人参加了为贝斯举行的隆重葬礼。密特朗总统亲自把一枚法国最高荣誉勋章安放在覆盖着法国国旗的贝斯灵柩上。

是谁杀害了贝斯？毫无疑问，这是“直接运动”的“杰作”。在贝斯遇害后不久，就有人打电话给警方，自称是“直接运动”的代表，宣称为这起暗杀负责。贝斯的遇害，使西欧各国工商业巨头人人自危，深怕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一时间，私人保镖，防弹背心和防弹汽车等大受欢迎。为防止暗杀事件再次发生，警方也千方百计地预测“直接运动”下一个可能攻击的对象，巴黎被搞得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

贝斯遇害后，西德反恐怖机构得到情报，获悉法德两国恐怖分子有这样一个字母暗杀计划，便及时通报法国当局，并将其捅给新闻界，公诸于众。法总理希拉克的姓氏第一个字母便是 C，极有可能是继贝斯后的下一个暗杀目标。法国总理会同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警察局长等人讨论，决定采取严密措施，加强对有关人员的保护。联邦德国警方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对有关人员的保护。联邦德国警方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直接运动”和“红军派”感到执行该计划风险太大，便暂时中止了字母表暗杀计划。

警钟长鸣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运动”恐怖活动的急剧升级，正是它走向灭亡的开始。

过去，法国政府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报复性恐怖活动，在打击恐怖主义

行动中束手束脚，但在奥特朗·贝斯被暗杀后，以及由恐怖分子策划的一些爆炸事件发生后，法国举国上下为之震惊，纷纷要求政府改变过去对恐怖主义的软弱立场，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来确保法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些在野党还纷纷指责密特朗总统当年大赦鲁伊朗等人是纵虎为患，咎不容辞。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决心采取铁的手腕打击恐怖组织，铲除“直接运动”等社会毒瘤。

法国警方采取一系列反恐怖措施，主要包括：

1. 加强反恐怖警察力量。自 1988 年底开始，投入反恐怖的警方比过去增加了几乎一倍。警方在机场、火车站、地铁、市中心广场等都部署了更多的军警，并恢复了身份证检查制度。

2. 对可疑的恐怖分子巢穴监视。警方派出大批警探，对那些与恐怖分子有牵连的住宅、工厂和旅馆，长期进行监视和电话窃听。

3. 设立重金悬赏。政府专门拨出几百万法郎做悬赏费用，来鼓励广大群众向警方提供恐怖分子的线索，政府还负责对提供线索者的姓名保密。为了追捕暗杀贝斯的杀手，警方曾悬 100 万法郎通缉梅尼贡和奥帕隆。结果，巴黎情报铃声不断，每天接到报告情况的电话近 30 个。

4. 广泛开展反恐怖国际合作。1986 年 11 月，法国与西德商定，今后两国将通力合作，联手追捕恐怖分子。1987 年 5 月，法国又与西方八国商讨加强反恐怖合作的措施。此外，法国还同前苏联就反恐怖合作问题进行过磋商。

为了摧毁“直接运动”，法国警方成立了专门小组，用电脑对收到的零星情报进行分析，研究“直接运动”的活动规律。反恐怖活动专家同警方加强合作，出谋划策，广布罗网，陆续抓获了该组织的几名成员。然而，“直接运动”组织严密，戒律森严、其成员的素质也非一般恐怖组织可比。这些被捕者个个守口如瓶，不肯透露半点情况，使搜捕工作进展十分困难。

瓮中之鳖

皇天不负有心人，警方的机会终于来了。1986 年底，警方发现了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热尔曼的“直接运动”成员，并将她秘密逮捕。经过耐心的争取，热尔曼同意充当警方的情报员。这样，警方通过这条内线，从内部掌握了“直接运动”的一些机密，接二连三地捕获了该组织的一些成员。

战果正在逐渐扩大，终于接近了“直接运动”老巢。

这是 1987 年的早春 2 月，凛冽的寒风涤荡着法国中部平原，在维特利区河边的几个农舍的屋顶上还有斑斑残雪。在这个僻静的小村庄的村边，有一幢孤零零的农屋，所有的门窗都整天关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这幢神秘的房子，就是“直接运动”的巢穴。

原来，面对警察的追捕，“直接运动”的头目鲁伊朗、梅尼贡等人并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逃亡国外，而是潜伏在卢瓦雷省的维特利区。这儿人少林密，距法国中部城市奥尔良不过 20 公里，离巴黎也不过 100 公里。3 年里，他们化名租下了这座农舍、对外诡称是不坐班的资料员，并与周围的农户保持着不即不离的邻里关系。这里便成了他们策划恐怖活动的指挥部。

2 月 21 日这天，鲁伊朗他们像往日一样，白天站在农舍的阁楼上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四周的树林和田野，晚上聚坐在餐桌周围认真讨论着行动计划，准备用绑架人质来换取已落网的同伙。此时，“直接运动”有 4 个重要头王

都在巢穴里，他们是鲁伊朗、梅尼贡、奥帕隆，以及专门负责与西德恐怖组织联系的乔治·西普里尼亚。

他们四人讨论得忘乎所以，哪知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时，数十名身穿黑色夜行衣、套着黑色头罩，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在夜色的掩护下，已悄无声息地逼近这所农房，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人正是法国反恐怖特种精锐部队、宪兵干预队——俗称“黑衣队”的士兵。

随着一声令下，农舍厚厚的橡木门被一股巨大的爆炸气浪冲开。扬起的烟尘尚未落尽，几名突击队员已飞身跃入房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餐厅。

屋内4人毫无防备，被这突击其来的情形惊呆了，显得手足无措。鲁伊朗到底非等闲之辈，最先反应过来，企图越窗而逃。冲进来的突击队员一个点射，子弹打在了鲁伊朗脑袋上方的墙上，迫使他停止逃跑。紧接着，鲁伊朗腰部重重地挨了一枪托，扑倒在地，呻吟不止。那两名杀人不眨眼的女“豪杰”此时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们拼命地挣扎，手足并用，乱踢乱咬。梅尼贡竟然张嘴咬了一名突击队员的手。而奥帕隆又闹又骂，直到脸上挨了一枪托，当即鼓起了一个大包，才老实下来，接着，这4个人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无论如何，鲁伊朗他们作梦也设想到会被一网打尽，以至于他们丝毫来不及销毁农舍内的十多公斤机密文件和60余盘录像带，以及大批搞恐怖活动的器材。真是每一件武器都有一段曲折的来历，都凝结着一层血迹。

当法国内政部长面对搜查来的“直接运动”的文件时，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直接运动”最先要绑架的目标就是他，只是由于他警卫严密，恐怖分子才转而挑选了其他知名度稍低、更容易得手的人物。

“直接运动”的一个个恐怖计划披露以后，法国朝野为之震惊不已。人们庆幸，幸亏反恐怖突击队赶在新的一轮恐怖狂潮爆发之前抓获了这几个魔头，否则不知多少人会遭其毒手。

重张巨网

法国政府虽然对这一胜利大喜过望，但警方却不敢得意忘形而放松丝毫。他们知道，若干名危险分子还逍遥法外，“直接运动”的最后一个领导人马克斯·弗雷罗尚未就擒，此人是个爆炸专家，只要他一天不归案，巴黎上空响起“直接运动”枪声的危险就存在一天。法国宪兵干预队深感除恶务尽的道理，把捉拿弗雷罗当成最重要的任务。

一张大网撒向了全国，到1987年11月，警方终于嗅到了弗雷罗的踪迹。

11月27日深夜，寒风阵阵，更深夜静，整个里昂市似乎都在沉睡中。夜幕中，“黑衣队”的勇士们悄悄包围了一幢房屋。枪手们选择好最佳位置，手中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严阵以待。

在这幢房屋的窗下、门前以及一切可能的出口都有人把守。整个房子被围得像铁桶般滴水不漏。

原来，这天下午，法国宪兵干预队从情报机关那里获悉，弗雷罗正在这幢房屋里过夜。“黑衣队”马上进行了紧急部署，仅仅半个小时，12名精兵强将便集结完毕，整装待发。

然而，正当身穿黑色防弹服、头戴黑面罩的突击队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破门而入时，黑洞洞的室内悄无声息，空无一人。他们打开电灯后搜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却一无所获。狡猾的弗雷罗也许嗅到了不祥的预兆，早已逃之夭夭。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来也该弗雷罗倒霉。就在“黑衣队”在弗雷罗原定住所扑空的时候，另外两名“黑衣队”队员却在里昂“梅居里”饭店停车场里与弗雷罗意外相遇了。

那天晚上，“黑衣队”突击队员丹尼斯和扎莱克执行正常巡逻任务，走到了这家饭店的地下停车场。这里停满了各式车辆，却空无一人，非常寂静。就在此时，一辆摩托车由远而近驶来，车上坐着一名男子。两人本来不准备理他，但转念一想，今晚非同寻常，城里有重大行动，执行任务出发前，上司再三告诫他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放过一个可疑人员。

于是，当摩托车正要擦身而过时，他俩急忙上前拦住摩托车，进行例行公事的身份证检查。那名男子大约30岁左右，亚麻色头发，神色安然。他满不在乎地掏出身份证递给丹尼斯，但眼神却不易察觉地流露出几分警觉和不安。

丹尼斯接过身份证，仔细端详着这名男子，发现他的相貌和身份证上照片不太相符，便对他进行盘问：

“对不起，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能配合我们。”丹尼斯语调平静地说。

“当然，当然，配合警方执行任务，这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骑摩托车的人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与不安，故作镇静地应对着。

“那好，感谢您的合作，现在请您跟我们到宪兵队去一趟，我们发现您的身份证有些问题。”丹尼斯依然和言悦色地说。

那人嘴上唠唠叨叨地解释着，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把双手插入了口袋。

突然，这名男子后退两步，双手已从口袋里抽出了两支手枪。他飞快地向丹尼斯和扎莱克各开了一枪，然后撒腿就跑。一颗子弹打在丹尼斯的金属扣上后改变了方向，使他大难不死。扎莱克则中弹倒地，身负重伤。

这两名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当场拔枪还击。一时间，停车场里枪声大作，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

几分钟过后，受伤的扎莱克在正面射击掩护，吸引对方注意力，丹尼斯则躬身借着汽车遮挡，从侧面成功迂回到了那名男子身边。

只见丹尼斯以饿虎扑食之势从汽车后跃出，打掉了对方的手枪。两个人立即扭打在一起，翻来滚去打得难解难分。担任掩护的扎莱克枪伤在身，无法上前助阵，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丹尼斯与那名罪犯搏斗。

在这万分危急关头，一名出租汽车司机闻声赶到，帮助丹尼斯制服了罪犯。不一会，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现场。

原来，去弗雷罗原定住所扑空的突击队员在返回营地的路上，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他们便寻声迅速赶了过来。

回到宪兵队总部，突击队员们喜出望外。原来，丹尼斯和扎莱克抓获的正是他们四处寻找不见的马克斯·弗雷罗。他这天已做了精心化妆，把头发由黑色染成了亚麻色，而且鼻子下面贴了一块假的胡须、无怪乎“黑衣队”的小伙子们没有认出他来。

弗雷罗如此狡猾，但最终未能逃出“黑衣队”布下的天罗地网。他是最后一个尚未归案的“直接运动”领导人。他的被捕，意味着这个猖獗一时、

给法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欧地区带来严重灾难的恐怖组织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黑衣队”这个令恐怖分子和一切罪恶的幽灵闻风丧胆的精悍之旅，擂响了“直接运动”的丧钟。

再壮军威：“黑衣队”力克绑匪

绑架和劫持人质是一种古老的恐怖手段，也是恐怖分子所惯用的“拿手好戏”。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然而，绑架和劫持入质之风不仅未见削弱，反而愈刮愈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浊流，令各国反恐怖部队为之伤神。

法国首都巴黎，这个体现高度现代文明的国际大都市，是艺术精品的荟萃之地，可如今却滋生了恐怖主义的怪瘤，以至一起夏尔科司令幼儿园歹徒劫持幼儿和老师为人质，勒索一亿法郎赎金的事件，引起了巴黎乃至法国全社会的轰动。

祸从天降

按照西方人的观念，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西方人的观念确有几分道理。果然，1993年5月13日这天，不幸降临到了巴黎夏尔科司令幼儿园德雷弗斯及其负责照看的21名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身上。

1993年5月13日，星期四。巴黎，初夏的早晨，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位于巴黎市中区的夏尔科司令幼儿园内一片欢腾，几十名天真活泼的男女幼童在老师德雷弗斯小姐的带领下做着游戏，一名叫莱姆伯特的儿科大夫则在为孩子们进行健康检查做准备。

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司空见惯，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平和自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厄运正悄悄朝这群无辜的人们逼近。

上午大约9点钟左右，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园内，德雷弗斯小姐正愣神之际，他大声冲在场的人吼道：“你们马上靠墙站住，我身上有炸药！”

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几个胆小年幼的孩子见此场面，顿时吓得哭叫起来。

闯入者挥着手中的枪对德雷弗斯小姐威胁道：“快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并把他们集中到屋内的墙边，否则我将把你们统统炸死！”

“孩子们，这位叔叔要同老师和莱姆伯特先生商量点事情，请你们先回教室做游戏好吗？”惊魂未定的德雷弗斯小姐一边这样安慰着孩子们，一边赶快按照歹徒的要求，把孩子们招回到教室。

接着，歹徒命令德雷弗斯接通巴黎政府当局的电话，并开始同当局进行谈判，他声称幼儿园师生已被作为人质扣留，要求政府付给他1亿法郎的赎金，并要求法国总统、总理和内务部长一并辞职。如果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身上绑有16块炸药，他将引爆这些炸药，与人质一起同归于尽。

巴黎当局为此事颇感震惊，整个巴黎城被一片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所淹没。

巴黎市政府立即商讨对策，同时命令宪兵干预队立即派出英勇强悍的突击队员赶赴出事地点，并包围了整个幼儿园。

与此同时，巴黎当局为了争取时间，稳住绑匪，寻求一安全妥善的解决办法，正在与歹徒进行艰苦的谈判。

劫持者在与当局谈判中亮出了他的最后通牒——一份标明“H·B”、意为“人弹”的文书。这份最后通牒措辞强烈，杀机腾腾。形势顿时变得严峻起来。

怨世的破落者

据当局取档调查，这名绑匪名叫施米特，现年 36 岁，他 1957 年 7 月 31 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尔多，后随父母迁居法国南部的贝齐埃尔。他结过婚，但没有孩子，因婚姻破裂至今仍孤身一人。

1987 年，他在巴黎郊区经营的电器用品商店倒闭；1991 年，他在法国南部经营的电脑店又告破产，并负债累累。生意场上一败再败，终于使他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为此，他心中充满了怨恨。据他的一位朋友说：“施米特因负债累累而被逼到了绝境，他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他的弟弟也对警方说，因为破产和失业，他对这一社会“恨到了极点”。他们认为这也许就是他铤而走险的真正原因。

施米特施行劫持幼儿计划后，开始显得特别紧张，一度与当局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并非常警惕外面送进的食物，总是让其他人先品尝后自己才食用。随着对峙的持续，当局为避免伤及无辜的孩子们，一直同其好言相谈，并部分地满足其愿望——付了一笔钱，以让其保证不伤害孩子。渐渐地，这名歹徒变得温和了起来，他甚至同孩子们一起玩，而对于那些 3——4 岁的孩子来说，也并未完全意识到危险，并相信德雷弗斯小姐说的这个“带枪的叔叔”要去“打大灰狼”的话。

令人揪心的等待

劫持事件发生后，尽管当局尽量封锁消息，以缩小影响，但还是惊动了不少人围观。同时，对他们来说，如今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如何做好被劫儿童家长的安抚工作。

事件发生后，被劫儿童家长纷纷聚集到了出事地点。然而，谁也无法接近孩子们，人们只能一堆堆地聚在幼儿园的运动室内焦虑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亡命之徒随时都有可能对孩子下手，20 多名天真可爱的幼儿凶吉未卜，家长们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亲生骨肉的劫难，结局究竟怎样？还有什么比这种煎熬更让人揪心，更让人难耐的呢？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夜幕降临，当局同劫持者的谈判仍未达成协议，幼儿的家长被隔离在幼儿园运动室内十分烦躁，甚至感到不安，有一位孩子的妈妈独自一人背靠着贴满各种图画的墙壁开始抽泣起来，并用一手托肋，另一只手不停地擦着流出的眼泪。

“黑衣队”的队员们则在大窗帘的另一边来回走动，边观察着关押人质的室内的情况变化，边研究着对策，对讲机内不时传出几句上级的指示与问话……

此刻，一些再也控制不了感情的家长开始冲着突击队员声嘶力竭地嚷叫：“给他钱，这一切该结束了！”但突击队员们只有无可奈何地向他们做出解释，请家长们保持镇静。

僵局有所突破

经过当局的不懈努力，劫持者同意释放部分人质，先后有 14 个孩子被释

放了出来。

凌晨 1 时左右，经劫持者允许，纳伊市长尼古拉·萨尔科齐进入关押孩子们的房间，并带出来被施米特释放的又一个孩子。

他疾步走进运动室，身边还跟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她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洛朗斯·德雷弗斯。萨尔科齐手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孩子，所有的人都同时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但尼古拉·萨尔科齐并没有停步，而是大步流星地向隔壁的阅览室走去。他手里的孩子尖声地问道，“是回家吗？”这是梅拉尼的声音，她是被扣留的最后 7 个孩子中的一个。大伙儿却跟着萨尔科齐来到隔壁的房间，梅拉尼的父母也在那里。

梅拉尼算是被释放了，但是，还有 6 个孩子被扣留在那里，几乎就在这堵墙的隔壁。尼古拉·萨尔科齐把家长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救出了两个孩子，总之，从今天早上起已有 15 个孩子被释放。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了。我们已给了他一些钱，但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被扣押，我们就不能把钱都给他。我跟他说明银行已经关门了。他很平静，但他要求别人别再打扰他。就今天晚上来说，再采取别的尝试也无济于事了。我们不要去冒任何危险。我们明天早晨再接着谈判，但我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怕他万一有什么话要说。”

就这样，剩余孩子的家长们只好继续他们难熬而令人揪心的等待，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尽快安然出来。

斩除恶魔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对峙，劫持者渐渐丧失了信心，他已预感到形势发展的不妙，但又不肯罢休。萨尔科齐向等待在这里的被动儿童家长们通报说：“那个人说他想死，但是不想打一针安乐死、他怕感染上艾滋病。他希望再同另一名政府部长谈判。这伴下去会没完没了。因此，我必须停止谈判，让宪兵突击队采取行动。我们为一举营救 6 名儿童而战斗。你们放心，他还比较平静，还同孩子们一起玩。我们录了音，请听这盘磁带。”

萨尔科齐转身打开了录音机，顿时，机器里传出了被劫幼儿嬉戏玩耍的声音，孩子家长们情绪都十分激动……

市长接着说，绑匪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大家听得目瞪口呆。“歹徒提出了要求，他要索得足够的钱，以便劫持事件终结后，去度假。”萨尔科齐向孩子家长解释说。家长们看到市长的所作所为，都十分感动，同时，他们由此看到了希望。

夜半时分，劫持者又提出了索要两辆汽车和 4000 万法郎的要求，以及准备用 5 个孩子换两个成年人的建议。

得知这一信息后，宪兵队迅速制定了行动计划：即在绑匪上车前将其制服，彻底解决人质危机。与此同时，为了稳住绑匪，宪兵队通过德雷弗斯转告劫持者，当局已同意他的建议，并让他放下武器。

德雷弗斯尽了最大努力，想让施米特相信，当局已完全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却事与愿为，德雷弗斯回来后，神情沮丧地对宪兵队队长法维尔说：“不行了，他一定要带着炸药走。他说，否则，他就死。”大家一声不吭，意识到又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降临了。

5 月 15 日早晨 7 点 20 分，宪兵干预队的突击队员们从监视器的荧光屏

上，看到疲惫不堪的劫持者人已睡着了，握着引爆器的手也松开了。他在房间的两个角落里安放了 21 根炸药棒，身上也捆着炸药，引爆器就在他手里握着，几乎一刻也没松开过。然而，也许他在急于求成当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他同意了当局在他劫持人质的房间里安装了监视器，以让人看清楚他不会虐待那些儿童。这使“黑衣队”能够对绑匪的行动一览无余，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展开行动。

正当“黑衣队”突击队员们准备冲进去之时，他们又产生了疑虑：他是不是在装睡呢？人命关天，他们仍不敢贸然行动。

7 点 25 分，接替女教师德雷弗斯照料仍被扣留的 6 名孩子的莱姆伯特医生从房间里对着监视器的镜头发出了信号：解开了他衣服上的第一个纽扣，这是预先约定的信号。这信号表明，他认为此时有最大的可能性来解除那个人的威胁。只能说是最大的可能性，在解决这类绑架人质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在经过 46 小时的等待之后，现在也许是风险最小的时候了。

据心理分析家们认为，当一个人引起众人的愤怒，而又被那么多警察包围，不得脱身的时候，想睡觉，这就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信心，意志低落了。对于埃里克·施米特来说，他的路已经走到头了。法维尔发出突击行动的信号后，10 名身穿黑制服、头戴黑面具的“黑衣队”突击队员冲进了教室，8 人去保护孩子撤出，两人端着无声冲锋枪奔向那个“人体炸弹”。他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做了一个要去抓引爆器的姿势。两名突击队员立即朝他开了三枪。他朝后倒了下去，三枪全部击中头部。

一件劫持案就此画上了句号，“黑衣队”大获全胜，人质无一人伤亡。然而，这 46 小时的绑架案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梦断巴黎：“空中客车”历险记

圣诞来临之际，四名恐怖分子劫持了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号航班并梦想在巴黎上空引爆。圣诞除夕之夜，成了巴黎人的梦魇之夜，而法兰西“黑衣队”成功营救人质的辉煌战绩，则成为献给巴黎人及法兰西人民的最珍贵的圣诞礼物。

“空中客车”被劫

1994年12月24日正午时分，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国际机场。法国航空公司的A130“空中客车”号宽大客机静静地躺在平坦的停机坪上。227名来自法国及西欧国家的旅游观光者、商人或政要等不同身份的乘客已陆续登机。是啊，他们要在圣诞前夜赶回家园，与家人一起共度全世界基督徒最盛大隆重的节日——圣诞节。

这时，机舱的扬声器里响起了空中小姐那柔美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由巴黎至阿尔及尔的213号航班。欢迎您乘坐我们的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望大家系好安全带，以免飞机颠簸时发生危险。现在，空中小姐要向大家示范氧气罩的使用方法……”

刚刚用过午餐的旅客们，似乎感到一丝疲倦，他们倚躺在宽松的航空椅上，准备迎接长达数小时的航空飞行，并憧憬着与家人团圆、共度圣诞节日的美好时光。

按照惯例，213号航班的机长恩斯坦在飞机起飞前来到客舱巡视。他刚刚踱到客舱中部，忽见乘务员领班慌慌张张冲了过来，气喘嘘嘘地报告说：“机长，有人劫机！”

恩斯坦机长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但这位具有20多年飞行生涯的老驾驶员马上恢复了镇静：

“你快回去和他们周旋。”他边说边往回跑，三步并着两步飞奔进驾驶舱，“砰”地一声将门锁上。

“快用无线电通知机场控制塔，并通告巴黎，我们被劫持了！”他一面吩咐助手，一面迅速接过操纵杆，立即关闭了刚刚启动的发动机。因为，在恩斯坦看来，飞机在地面遭劫持或出任何变故，自然比在上万米的高空飞行中发生变故的安全系数似乎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机舱尾部传来一阵骚乱声，只见三男一女从机尾的厕所内冲出，手中挥舞着手榴弹和瑞典“欣达”式手提机关枪，其中一人大声喝道：“都坐着别动，飞机被我们劫持了！”

随后，两名动持者留在客舱看管人质，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径直朝驾驶舱猛冲过来，其中一个身材粗壮，穿黑色短衫、戴着墨镜的恐怖分子，使尽全身的解数用脚踢着门说：“快让我们进来！我们是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成员，飞机已被我们劫持，如果你们不服从命令，我们马上炸掉飞机！”

恩斯坦缓缓打开舱门，面对动机者头目艾哈迈德·侯赛因，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满脸疤痕的沙希德眼露凶光，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按我们的要求，向巴黎发出最后通牒：限法国当局在36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圣诞节午夜之时释放巴黎监狱关押的所有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成员，与此同时，向本组织提供1000万法郎的赔偿金。如果法国当局在最后期限内不能满足我们的

要求，我们将把本机劫持至巴黎上空引爆，使巴黎在圣诞之夜陷入一片火海……”

至此，恩斯坦已经意识到，为了机上 200 多条性命的安全，他及 213 号航班已别无选择。

“ 黑衣队 ” 临危受命

噩耗首先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得到证实。

这一天，密特朗总统正在抱病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下午 1 时 10 分，即 213 航班被劫持后五分钟，最年轻的阁员、运输部长雅可比就向总统及其与会阁员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特别指出，机上机组人员 12 名，乘客 227 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圣诞之际归国探亲的法国公民。

由于突发劫机事件，会议从中午一直进行到傍晚。然而，面对劫机者的最后通牒，阁员们个个愁容满面，默默无言。他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最后决定的份量，他们每个人都明白无论做出何等决议都将牵动着机上 200 多名人质的生命安全。

人命关天！十分钟后，密特朗总统做出的也许是“法兰西建国史上一项最屈辱的决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了。决定内容是：与劫机恐怖分子谈判，并争取使他们将最后“期限”推迟 24 小时，即到 26 日午夜；与此同时，宪兵干预队充分搜集情报并做好营救人质的突击准备。

拖延！每一名阁员都知道，一切可能的计划都需要时间。为了掩人耳目，《法兰西时报》25 日晨报的头版头条便是《哀告动机者书》。

次日凌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公开报道了一架载有 227 名乘客及 12 名机组人员的法航班机在阿尔及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广播每隔 10 分钟重播一次，中间插播法国国歌《马赛曲》。依据惯例，除了各种庆典日，平时播放国歌，必有重大事件发生。

渐渐，音乐声越来越响，像地中海汹涌澎湃的早潮，女播音员的声音也突然变得尖厉、凄惨、悲凉，简直就像母猿在血色黄昏中吼向旷野的嘶鸣。

整个法兰西部被这突如其来的劫机事件搅翻了，整个巴黎都被笼罩在恐怖的圣诞前夜中。

正当法国举国上下为劫机事件而失魂落魄之时，法国反恐怖宪兵突击队——“黑衣队”在绝对保密中早已悄悄进入待命状态，并在为此次突击行动加紧动员和准备。

“百里挑一，才能以一当百。”这是宪兵队长法维尔选调突击队员的一贯原则。

此时，正值圣诞假期，不少宪兵队队员早已告假回家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去了。尽管如此，在法维尔接到紧急待命的指示之后，“黑衣队”屡经战火锤炼的 45 名精兵悍将组成的突击队，已经集中到了法维尔的麾下，那些紧急归队而未能入选的士兵为不能参加这千载难逢的战斗而难过地流出了眼泪。

圣诞节的巴黎，正值隆冬季节，大西洋的海风夹带逼人的寒气侵蚀着大地。在巴黎远郊的宪兵突击队一秘密基地里，一架与被劫持的 A130“空中客车”型飞机一模一样的大型宽体客机正静静地停降在训练场上。而在机舱内，准备出征的“黑衣队”突击队员正在进行战前反劫机演练。

在声嘶力竭的呐喊中冲锋、卧倒、射击、爆破、擒拿，身穿黑色防弹衣

裤，头戴黑面罩的“黑衣队”士兵们，个个全都像发了疯一样不知疲倦地反复冲杀着。没有命令，中止进攻就是犯罪。冲锋时任何一丝迟疑都意味着耻辱。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能拼死一击。

突击队的个人素质和战斗技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在1988年营救喀岛人质的那场震惊世界的特种作战中，就是他们，在队长勒戈尔米的率领下，成功营救了被当地土著居民扣押的宪兵队驻喀岛的20多名官兵，从而轰动了当时整个世界，从此以后，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都像看待一个重话诞生那样重新审视这个出师必捷、英勇善战的特战群体。

女吟，“黑衣队”已今非昔比，它已成长为一支更加强悍的反恐怖特战部队，宪兵干预队建队以来最为艰巨的任务正等待着他们去完成。

最后通牒失效

让我们再回到阿尔及尔国际机场目睹一下被劫法航客机的情况。

这就是最现代化的“空中客车”座舱？当机长恩斯坦在一名劫机者押送下，来到客舱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舷窗全被关死，只靠几盏舱壁灯照明。昏暗的灯光透过混浊的空气，映在失魂落魄、精疲力竭的旅客身上，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空调被关上了，没有一丝风。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像烟道里的烟气，直往恩斯坦鼻孔里钻，他的五脏六腑开始翻腾。

“不要东张西望，快回驾驶舱！”押送他的劫机者猛地在恩斯坦背上推了一掌，又补充一句说：“如果法国人采取突击行动，我们一定和飞机同归于尽。”地上肮脏得设法下脚，大人的呕吐物和小孩的屎尿全部搅和在了一起，厕所已被关闭，便急的人只好就地解决。

劫机歹徒们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不停地向外窥视。当他们得知法国当局“愿意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并同他们谈判时，便个个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为自己的初步胜利而欢呼：骄悍的法兰西人终于屈服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名劫机者取出啤酒，开始狂饮起来。已至午夜，但他们却没有得到法国当局的任何回音，恐怖分子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尽管离他们限定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天一夜时间，但他们已渐渐失去了耐心，担心法国人是不是在拖延争取时间以伺机解救人质。

一个自称“可汗”的恐怖分子不禁勃然大怒，一脚把一名乘务员从5米高的饥舱口踢下，并凶残地朝他开了一枪，这位无辜的乘务员成为第一个惨遭杀害的人质。

其他恐怖分子也开始把一瓶瓶白兰地倒在机舱过道和座位上，接着，他们把报纸撕碎、丢在洒满啤酒的地毯上。恐怖分子头目艾哈迈德·侯赛因舞着打火机，对机长吼叫着：“我们需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现在就要！”

恩斯坦急忙央求艾哈迈德冷静一下。然而，艾哈迈德已经不耐烦了。他重重地打了恩斯坦一个耳光，然后在驾驶室地板上点燃了一张报纸。

恩斯坦马上将劫机恐怖分子近乎失去理智的疯狂行动，向机场指挥塔里法国当局派来的谈判代表进行了汇报，而巴黎方面的答复仍是命令他们要尽一切努力稳住歹徒，并力图使恐怖分子答应将最后期限再推迟一天。

于是，法国谈判代表告知劫机分子说，法国政府正在办理释放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囚犯事宜，并正在筹集劫机者索要款项。

听到巴黎方面的回音后，艾哈迈德情绪慢慢有所好转，并同意将最后期限推迟到 26 日午夜。

对于劫机者来说时间的确过得太慢了，等待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俗话说，做贼心虚。尽管巴黎当局已经通过谈判代表向劫机分子转达了他们的回音，但艾哈迈德仍怕夜长梦多。

到 25 日凌晨 6 时 30 分，艾哈迈德等得不耐烦了。他霍地站起身，对着无线电话筒大声吼叫道：“不再同可恶的法国佬谈判了，人质交易作罢！我们到法国去，到巴黎去，我要让巴黎的圣诞节在火海中度过！”

说完，他如同一头发疯的野兽猛扑进驾驶舱，声嘶力竭地对恩斯坦说：“我限你在 5 分钟内发动引擎，否则我们就开始继续杀乘客！”

213 航班在恐怖分子的挟持下，穿越地中海，经过近 3 小时的航行进入法国南部名城马赛市上空。一进入法国领空，对祖国和人民的眷恋之情在恩斯坦机长的心中油然而生。表面看似平静的他内心却在激烈地斗争着：是否按劫机分子的要求将飞机驶往巴黎呢？如果恐怖分子孤注一掷，将飞机在巴黎上空引爆，如果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那么，法兰西共和国及她的人民将蒙受难以估量的耻辱和灾难；如果以自己的智慧挫败恐怖分子的阴谋，恐怖分子残暴无度，也许他随时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恩斯坦机长毅然选择了后者。

他机警地向艾哈迈德报告说，由于仓促起飞，飞机在阿尔及尔机场未能及时加油，所以，飞机燃料所剩无几，难以抵达巴黎，因而请求在马赛机场补充燃料后再飞往巴黎。

集愚昧、无知、凶残于一身、且对飞行技术一无所知的艾哈迈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了恩斯坦的建议，决定在马赛机场迫降，补充燃料后再见机行事。

恩斯坦马上将他的想法通过无线电报告给了法国航空公司。早已等候在那里急干了解 213 航班情况的政府代表马上向政府报告了这一情况。

正在为被劫飞机已从阿尔及尔起飞，可能飞往巴黎而心急如焚并正在商讨应争措施的法国当局听到这个消息后，如释重负，马上回复同意飞机在马赛机场降落。

25 日深夜近 11 时，飞机在马赛机场平稳降落。

此时的艾哈迈德已完全失去耐心，他对答应将最后期限推迟一天的决定追悔莫及，并让恩斯坦告诉法国当局，如果明天上午还得不到法国政府的答复，他将开始杀害人质，并准备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26 日上午，惊恐万分的劫机者迎来了新的一天，法国当局仍未给予回音。穷凶极恶的艾哈迈德开始命令杀害人质。仅在自称“可汗”的歹徒手下就有 9 名人质遭到杀害。

到了傍晚时分，双方谈判仍无结果，法国政府仍未对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予以理睬。

功告马赛城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到如今，对于被扣押的 200 多人质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每耽搁一分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无辜者遭到杀戳。

傍晚 6 时 50 分左右，隆冬的马赛城已漆黑一片，213 航班的机舱里，疲

惫不堪的人质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自从恐怖分子开始残杀人质以来，他们已经对法国当局彻底绝望，并已似乎放弃了求生的欲望，许多精神崩溃的人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此时此刻，艾哈迈德如同输红了眼的斗败的公鸡，他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已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准备铤而走险。他一把揪住恩斯坦机长的衣须，恶狠狠他说：“告诉那帮该死的混蛋们，限他们3分钟，如果再不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就要继续杀害人质并将飞机劫持到巴黎上空引爆！给我做好准备，马上起飞！”

与此同时，艾哈迈德命令其他3名恐怖分子将20个烈性炸药包分布在客机座位下，并吟颂了临终前的祈祷。

在这危急时刻，法国政府毅然下令，宪兵突击队出击，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飞机飞往巴黎。

早在飞机降落在马赛机场不久便已悄悄潜伏在机场附近的“黑衣队”队长法维尔及其45名突击队员，听到出击的命令后，不顾在极度紧张状态下已待命几十小时的疲劳，迅速抖擞精神，如同脱缰的野马旋风般冲向213号航班。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身着防弹衣，从头到脚一身黑色，头上套着黑头罩，露出两只眼睛，腰间插着手枪，腿上绑着匕首，手指紧扣着冲锋枪的扳机，这些枪都装有精确的瞄准器和消声器。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对劫机者格杀勿论！

事先，法维尔制定的突击计划是，既要有效制服劫机分子，又要尽可能地保护所有人质的生命安全。他将突击队员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由他亲自率领袭击并围歼劫机分子，另一小组负责转移人质及保护人质的安全。

法维尔率领突击队员蹑手蹑脚地逼近飞机后部，把包了橡胶的铝梯架在机门下面。

“出击！”随着法维尔一声令下，他亲率由25名突击队员组成的先锋队，并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并第一个打开了飞机驾驶舱的右前门。

突见神兵天降的劫机分子惊恐万状。

“给我顶住，赶快点燃炸药包导火线！”艾哈迈德一边声嘶力竭地朝他的帮凶们怒吼着，一边疯狂地端着冲锋枪朝冲上来的法维尔及其他突击队员猛烈扫射。

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的突击队员们机智地用更猛烈的火力，把劫机者的注意力尽可能地引向自己。趁劫机者顾此失彼的机会，另一组突击队员潜入后舱，分批救出了人质。

经过24分钟的激战，突击队员完全控制了局势，4名劫机分子也陆续被击毙。战斗中，共有10多名乘客、3名机组人员及9名突击队员受伤。历时54小时的劫机事件，终于以宪兵突击队胜利完成任务而告终。

这次行动是宪兵突击队建队以来执行的最为艰巨的一次任务，而他们再次表现出的英勇、果敢，更使该队名扬世界。

病重之中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得知这一喜讯后，欣喜万分，不顾病痛的折磨，抱病亲自接见了法维尔及其参加此次战斗的“黑衣队”突击队员。他两手扶着法维尔的肩膀激动而满怀深情他说：

“你们干得好！你们是法兰西人民的骄子。我以总统的名义并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将近六千万人民感谢你们！”

第五章 德意志“捷豹”与纳粹“魔鬼部队”

德意志“捷豹”：德国第9边防大队（GSG9）

德国第9边防警察大队，简称第9边防大队，德文缩写为GSG9，是当今德国主要致力于反恐怖作战的精锐特种部队，也是世界反恐怖斗争中的一支劲旅，尤以擅长反劫机扬名天下。20多年来，他们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屡建战功，被人们称为“德意志捷豹”。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支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的突击队，当初竟是孕育于血泪之中，催产于恐怖之中，诞生于耻辱之中。

“捷豹”从耻辱中诞生

1972年8月，第20届奥运会在德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著名城市——慕尼黑市隆重举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祈求降临尘世以彰显自己，让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这雄壮嘹亮、激奋人心的《奥林匹克会歌》在阔别30多年之后，又一次回响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回响在多瑙河畔。

这届奥运会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为此，组委会竭尽全力，精心组织，以使德国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抹去1936年德国举办第11届奥运会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丑恶印象。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令组委会最难堪的事情发生了。当奥运会举行到第11天时，8名来自阿拉伯“黑九月”恐怖组织的杀手，乘夜幕悄悄地潜入了奥运村，对以色列运动员发起了血腥般的武装袭击，当场打死2名以色列运动员，另有9人遭到绑架。刹那间，奥运会上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德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300多名边防警察队员，包围了恐怖分子劫持9名人质占据的一个军用机场，并本着和平、妥善解决问题的宗旨，与恐怖分子进行对话谈判，但无济于事。束手无策的德国政府最后只好下令边防警察发动武装突击。由于这些边防警察平日缺乏训练，枪法欠佳，突击行动组织不当，其结果造成了9名人质、1名飞行员和1名边防警察随同所有的恐怖分子全部丧生在枪林弹雨之中，让世人目睹了这一惨绝人寰、恐惧可怕的场面。

顿时，世界舆论哗然，他们纷纷指责德国警察无能，指责德国政府是“无能刽子手”、“视人质生命为儿戏……”

这次恐怖事件，让德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但也使德国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危机感。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决心立即组建一支专业化的反恐怖特种作战部队。

于是，一只凶猛的“捷豹”特种作战部队从耻辱的烈焰中窜出，这就是德国第9边防警察大队。

德国第9边防警察大队，正式组建于1973年。根据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金斯奇的命令，由乌尔里奇·韦格纳上校负责组建。韦格纳上校是一名公认的反恐怖专家，1958年就是一名边防警察，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受过训练，也曾受过以色列特务机关的训练。韦格纳上校走马上任后，立即做好了组建的准备工作、并选定带有金鹰徽章的绿色贝雷帽作为反恐怖特种作战部队的标志。第9边防大队最初的功能仅限于反恐怖活动，后来又增加了保护

要员、警卫政府要害部门及执行秘密活动的功能。

第9边防大队总部设在首都波恩东南郊30公里处的圣·奥古斯汀，位于莱茵河畔。在密林中建有一个训练基地，周围用铁刺栅栏、锐钩铁丝网、纯种军犬和隐蔽的微型摄像机保护着，戒备极为森严。

第9边防大队最初的编员为188人，1977年以后，编员增加到219人。编有3—4个突击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编员为30-42人，这是第9边防大队的核心力量。基本作战单位为特别行动小组，每组5人。在反恐怖特种作战中，这些突击小分队通常是得到第9边防大队总部、保密通信侦察分队、技术研究分队和直升机分队的支援和保障。

第9边防大队的队员都头戴带有徽标的墨绿色贝雷帽，身穿黑色制服。战时则戴黑色钛制头盔，盔内装有微型步话机，或者戴四角防弹帽，身穿防弹背心、防火服和弹簧靴等制服装。他们一律不佩带军衔级别标志。

1979年，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员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举粉碎了一起严重的国际劫机事件，出色地完成了营救人质的任务。顿时，韦格纳上校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领导的第9边防大队，为德国反恐怖作战赢得了荣誉和骄傲，并显示出第9边防大队在反恐怖活动方面所具有的超群本领。

“ 捷豹 ” 从零开始

午夜时分，夜风习习，万籁俱静，淡淡的月光洒在飞机的跑道上，隐约可见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停在机场上。突然，一群身穿墨绿色制服的人从黑暗中鱼贯而出，悄无声息地迅速靠近这架客机。他们有的肩扛涂了黑漆的铝合金伸缩梯，有的携带冲锋枪，个个身形矫健，动作灵敏。他们在机舱大门和安全出口处竖起了梯子，然后一节一节往上升。当包裹着泡沫塑料的梯子最上端轻轻地靠上飞机后，每架梯子上都有4名全副武装的壮汉轻如飞燕般地向上爬去，丝毫没有一点吱吱声。最先爬到顶端的人把身子紧贴机壁，手慢慢地向舱门外的把柄移去。随着一声令下，他们同时把机舱大门推向一边。刹那间，这些手持转轮手枪或冲锋枪的人蜂拥而入。他们敏捷地穿过一排排座位，锐利的目光四处横扫，搜寻着恐怖分子。与此同时，驾驶舱也已被他们的人控制了。

原来，这是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员进行的一场实战演习，模拟袭击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了的客机。

第9边防大队在组建时，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从零开始。正是这个口号，鞭策激励着第9边防大队每一个人。他们的目标是洗雪耻辱，赢得荣誉，成为一支过硬的反恐怖突击队，让世人刮目相看。

作为一支反恐怖特种作战部队，人员挑选是关键。韦格纳队长认为，反恐怖最有效的形式只能是编制精干、人员精选的一支小型精锐部队。因此，第9边防大队自组建起，就十分重视人员的挑选，其标准是极其严格的。要求应征者的年龄必须在25—27岁之间；必须在军队或边防警察其他大队服役多年或者当过多年巡警、便衣警察等；身高必须在1米80以上，体魄强健，机智灵活；具有特殊战斗技能。队长韦格纳上校曾这样说过：“我们不需要只会开枪杀人的莽汉，需要的是胆大谨慎、武艺高强而又遵守纪律的人。”具体他说，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超群出众的耐心；能够克服紧张心理，

具有集体观念；必须反应敏捷，思想集中；有临危不惧、遇事不慌的胆量。

应征者首先需要接受长达 5 个小时的智力和心理素质测验、采用的是著名刑警心理学家沃尔冈·扎莱福斯研究的检测办法。接下来还要经过 3 天让人感到精疲力尽的考核。在这 3 天里，主要考核应征者的耐力和能力。在这一阶段，有 70% 的应征者将被淘汰。有幸过关的应征者也不能自豪得太早，在以后的严格训练中淘汰率高达 90%。

应征者成为第 9 边防大队新队员后，就开始接受长达 8 个月的艰苦训练，严格筛选。训练是在第 9 边防大队训练基地进行的。

前 5 个月是基本技能训练，主要项目有：徒手格斗、射击爆破、武器知识、法律常识、心理学、军人职能等。徒手格斗每天训练 1 小时，要求队员在武艺高超的教练手下人人过关，空手道是格斗训练的主要科目。射击是一项重要的训练项目，约占基础训练的三分之一时间。射击要求在各种情况下必须百发百中，在 300 米距离上能命中直径只有 28 毫米的一枚马克硬币，并要求从出枪到射击在一秒钟之内完成，第 9 边防大队成员们称此为“一秒钟功夫”。武器课不但要求熟悉自身装备的各种武器，还要了解和掌握恐怖分子可能使用的以及常用的各种武器。为了锻炼体魄，队员们还要经常进行攀登、着陆、游泳等训练。其中攀登训练花费的时间多达 140 小时；着陆训练要求达到能在数十米高空沿保险绳迅速着陆。这些训练的目的在于使队员们的身体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保持高昂的斗志。心理学课程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时的特殊思维和特殊行为，以便能够迅速制定出“敌变我变”的相应对策。

后 3 个月是特殊技能训练。主要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分别进行重点训练。比如跨越惊险万分的深谷山涧，在狭小曲折的小巷胡同里进行巷战训练，对驾驶各种运输工具的恐怖分子进行跟踪和测定方位，突击作战中的相互协作以及小分队突击战术等。其中还有从直升机上甲冲锋枪扫射正在行驶的小轿车发动机水箱这样的特技。在训练的最后几周里，队员们要经常来到法兰克福国际机场进行反劫持模拟演习。训练如何隐蔽地接近飞机、如何冲进飞机、如何袭击劫机者、如何保护人质和如何迅速撤离即将爆炸的飞机等等，并且要在各种型号的飞机上反复演练，以加深对各类飞机的内部结构、性能特征的印象。

在 8 个月的时间里，训练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进行，其训练强度大大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的程度。坚持下来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百步穿杨的高手。只有那些历经大浪淘沙而幸存的精粹，才能成为第 9 边防大队的正式队员。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由一批身强力壮、机智灵活、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精英组成的第 9 边防大队，其武器装备也是世界一流的。最基本的武器装备是 9 毫米 Mp 系列冲锋枪，包括 MP5 式冲锋枪和 MP5SD 微声冲锋枪。这两种枪弹匣容弹量均为 30 发，配有白光瞄准镜和夜视仪。此外，还配有步枪、狙击步枪、轻机枪、霰弹枪、火箭筒及榴弹发射器等。队员们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则依个人的爱好、专长和习惯自由选择，但大多数队员选用的手枪是德国 HK 公司生产的 9 毫米 PSP9 自动手枪。

其它装备也是非常齐全的，有红外望远镜、防毒面具、攀登特制绳索、照明灯、烟幕弹、催泪弹、小型电台、防寒防火手套、防虫袜、防刺靴、伪装网、睡袋、水壶、餐具、帐篷、十字镐和急救包等。

一切从零开始的第9边防大队逐渐成长起来,开始走向世界反恐怖的“舞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耻者而后勇”。第9边防大队的队员们卧薪尝胆数载,艰苦磨炼,严格训练,盼望有朝一日能使他们扬眉吐气,大显身手,赢得光荣,洗雪慕尼黑耻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魔火行动”：决战在摩加迪沙

黑色的“13日”

1977年10月13日正午，秋光明媚。在美丽如画的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略卡岛帕尔马国际机场，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LH181“皇冠”号波音737喷气式客机，载着86名旅客和5名机组人员，正准备起飞，驶往目的地法兰克福。

中午13时，“皇冠”号机长朱尔根·舒曼机长稳坐在驾驶台上，胖而多毛的双手紧握着操纵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客机的发动机疯狂地咆哮着，推动着银色的庞然大物，越冲越快，最后昂首冲天，直插云霄。

舒曼机长看了看手表，10月13日13时。生性敏感的机长心头隐隐掠过一丝阴影：真是晦气的日子，晦气的时刻！“13”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今天偏偏让他们给赶上了。因等几名迟到的乘客，今天飞机起飞较往常稍微晚了一些时间。

踏上归国的航线，37岁的机长舒曼和比他小两岁的副驾驶维托稍稍松了口气，对家人的眷恋之情油然而升，对他俩来说，驾驶这种一般的小型客机实属家常便饭。在来汉莎航空公司任职之前，他俩就是联邦国防军中第一流的飞行员。对这架共有103个座位的小飞机的技术数据他们了如指掌。这架喷气式飞机每小时耗油2640公斤，在加满油的情况下，飞机最长可以飞行300分钟。

“皇冠”号在舒曼机长的操纵下，掠过蓝天白云，飞越高山大海，在正常航线上向着法国南海岸飞去。

驾驶舱后面的小间内，空中小姐纳济雷·皮格莱、安娜·玛丽亚·斯特琳格和迪比·迪尔曼正在准备着冷盘鸡肉、小面包和黄油，这是班机为旅客准备的午餐。

飞机的马达声正常，旅客们心安神宁，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之中。后舱的左侧，有7名绝色的年轻女子毫无隐晦地展示着她们的魅力。许多旅客被这些尤物吸引了，尤其是坐在她们前面的一位40开外的瘦男人，不时扭头瞟着，脖子的筋都转酸了。他叫希施费尔德，是一名研究避孕技术的专家。当然，此刻他琢磨的不是这些小姐们的生育问题。他惊奇地发现她们体态微胖，丰满矫健，比起那些身材窈窕但神经过敏的女郎更具性感。胖，显示着一种神赐的力量。一年前，她们在埃尔·阿雷那的“察普林伯爵舞厅”被选为美女皇后，这次到略卡岛旅行一周是对她们的奖赏。

她们不仅有一副好面孔，也有着一副好胃口，不一会儿就将托盘中的午餐吃了个精光。旅客们只要看看她们也足以引起超常的食欲；她们津津有味的咀嚼比任何广告都能说明这佳肴的质量。

大约1点45分，飞机越过意大利厄尔巴岛上空。突然，机舱后部骚动起来，最后一分钟才登机的两名男子和他们的女友从座位上跳起来，叫嚷着穿过通道，朝前舱奔去。他们横冲直撞，像是喝多了酒的醉鬼、然而，他们拿的不是酒瓶，而是货真价实的手榴弹和手枪。

驾驶室的门猛地被踢开了，正在指挥飞行的副驾驶维托吃惊地转身一看，只见一支乌黑的手枪正对着机长舒曼的脑袋。维托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肋骨一侧就挨了重重的一脚，这一脚将他从座椅上踹了下来。

劫机者先用英语，而后用德语命令道：“你们被劫持了，举起手来！”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机舱内的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瞠目结舌，先是感到惊异，而后是大为震惊，最后则呆若木鸡。

15点30分，意大利米兰飞机安全中心报告：“汉莎181号在厄尔巴岛附近离开了马略卡——法兰克福航线，一架电台呼号为GP的飞机朝罗马航向飞去。”

最后通牒

20分钟后，“皇冠”号客机出乎意料地降落在罗马国际机场。

在波恩，内政部长麦霍夫接到报告，赶紧为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城总理府召集“营救指挥部”核心小组会议做准备。这时，他接到了意大利同行打来的电话。麦霍夫在电话里坚决请求：“千万不要让飞机再度起飞。务必想方设法，无论如何要拦住它。”

10分钟之后，米兰飞机安全中心逐字逐句地转告了自称“上尉法瓦尔特·马姆特”的恐怖分子头目用夹着阿拉伯腔调的英语通过无线电传来的电话：“我们已完全控制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死存亡以及一个多月前被绑架的德国企业界知名人士汉斯·马丁·施莱那的生命将完全取决于施密特总理先生是否愿意满足我们的以下六项要求：

第一，从西德监狱里释放巴德尔等11名红军派领导人、并发给每人10万马克；

第二，从伊斯坦布监狱中释放两名巴勒斯坦战友；

第三，按照附加规定，交付红色革命联盟1500万马克；

第四，请总理与越南、民主也门，索马里等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商定接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战友；

第五，被释放的囚禁人员要用总理提供的飞机把他们送到要去的目的地。他们要途经伊斯坦布尔接收从那儿释放的两名巴勒斯坦战友。此要求已经通知了土耳其政府。所有获释的战友都必须在星期日，即1977年10月16日格林威治时间8点之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另，要求提供的款项必须在这段时间内交付；

第六，如果这些要求达不到或总理企图拖延和搞什么阴谋，则最后通牒随即告终，并立即处死汉斯·马丁·施莱那先生和机上的全体旅客及机组人员。

劫机事件震动了整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得悉这消息时，正在参加德国第二电视台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外交部长根舍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即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代表政府发表了声明：

“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严酷的最后通牒的压力之下。波恩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个明智的、符合人道的解决办法，营救86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及施莱那先生的生命是政府毫不动摇的目的。”

由于神经高度紧张和通宵达旦的疲劳，伯林的声音发颤沙哑，显得有些软弱，只有在公开由马略卡到迪拜劫持事件的详细经过时，他才表现出因为愤怒而引起的激动。

内政部长麦霍夫又做了一次努力，敦促意大利政府尽力设法“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要让被劫持的飞机起飞。可是就在这次通话不到 20 分钟之后，罗马向波恩通报：“汉莎 181 号班机未经允许，强行起飞了……”

这是 17 点 50 分。

18 点 20 分，波恩获得报告：“皇冠”号的航向是塞浦路斯。

19 点 55 分，联邦政府发言人国务秘书伯林向波恩的新闻记者披露：“我们已经派专机送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去塞浦路斯了。”

几经周折，“皇冠”号如同丧家之犬窜到塞浦路斯、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威特，都被拒之门外，最后降落在波斯湾的岛国巴林，这时已是第 2 天凌晨 1 点 54 分了。

然而，飞机只在巴林机场停了 1 小时 40 分钟，又于 3 点 34 分再次从跑道上起飞，在茫茫夜空中飞了两个多小时。5 点 51 分，强行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机场降落。

在劫机事件中，职业犯罪和精神病患者并不难对付。前者一般是为了钱，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断绝他的后路，他们一旦意识到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之后，就会向政府投降。后者可采取一些措施从体力和心理上消耗他的精力，直至迫使他合理正常地思考和规范自己的行动。

恐怖分子则是所有劫持者中最危险的一种。他们想极力张扬他们的“事迹”，以爱国者及自由战士自居、借此博得同情。他们的成员尽管不多，但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纠合在一起的，在采用任何手段和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方面，他们全是行家里手，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甘愿杀身成仁。经验证明，人质谈判者必须使其相信，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局正认真考虑，而且已引起世界关注。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伤害人质是不得人心的，将导致人民的反对，有害于他们的事业。

波恩的政治家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意见一致过：如果联邦政府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挟，也许能拯救飞机上人质和施莱耶的生命，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释放的恐怖分子不久又会潜回国内，制造更为可怕的恐怖事件。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洛伦茨被绑架一事就是证明。

当初，为了营救他，释放了恐怖分子，并用飞机将他们送到了也门。在那以前，他们还只是恐怖事件的协从犯，但在后来他们潜回国内后，参加制造了更为血腥的凶杀暴行。

这一次、波恩政府决不让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得做出牺牲。联邦总理施密特在反对党领袖们的支持下，承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对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王牌罩集结待命

当劫机事件传到了德国、传遍了世界，人们为之震惊、舆论为之哗然之际，德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施密特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急对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决定亮出第 9 边防大队这张王牌，组织精锐突击队，以武力营救人质。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成立了营救人质反劫机行动总指挥部。内政部长的秘书将电话直接打到了第 9 边防大队总部，向队长韦格纳上校下达了作战命令，让他们立即做好出发准备。听到这一消息的第 9 边防大队队员们，无比兴奋，个个擦拳摩掌，准备迎接战斗考验。

命令下达仅 1 小时后，一支精干的突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到了韦格纳

队长的面前。第1突击队共30人，包括队长韦格纳上校、韦戈尔特分队长、副官鲍姆、2名爆破专家、1名通信技术员和24名突击队员。与此同时、另一支同样由30人组成的第2突击队也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韦格纳突击队此次行动所使用的武器均属世界军火工业制造的最先进、最昂贵的武器：毛瑟66型精确防卫专用手枪，每支价值3000马克；

PS型口径5毫米的手枪；史密斯——韦森38型左轮手枪。为了配合这次行动，突击队又补充了便于夜间作战的强光度猫头鹰眼型探照灯，轻似羽扇的机枪，特制的手榴弹及无线电发报机；甚至配有带红外夜间瞄准仪的步枪、轻机枪、带有话筒和耳机的钛制头盔以及可以穿透30厘米厚墙或普通防弹玻璃的枪弹，全重7公斤。同时，英国反恐怖部队也为此次行动提供了“惊异”式炸弹。这种炸弹爆炸时发出的光可达50千瓦，发出无法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可以使敌人在5——6秒钟内全身疲软瘫痪。炸弹只有15厘米长，是用一种软质材料制成的。爆炸时，软质材料化为灰烬，不留任何碎片。

突击队开始行动了，先行出发的第2突击队，他们化装成身穿田径服和体操鞋的运动员，于14日晚10点13分在波恩机场登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1231次航班的“波音”737客机，沿着恐怖分子的踪迹向前搜索飞行。然而，这架飞机与法兰克福机场的通信联系被以色列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监听到，以色列新闻界立即播发了这一消息。为了掩盖第9边防大队已经出动，德国政府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些借口，同时电令1231次航班立即返回。第2天又神秘地改乘另一架“波音”707客机飞往国外。韦格纳队长亲率第1突击队于15日乘“波音”707客机飞往阿联酋首都迪拜，准备在那里应战劫机分子。

孤注一掷

距“皇冠”号几百米远，在专程送国务部长汉斯·于尔根·韦施纳夫斯基到迪拜来的波音707机舱里，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们正在俯身研究机场平面图，袭击“皇冠”号的战略方案提出来了，又被否定了，他们周密思考论证，反复权衡利弊。

韦施纳夫斯基看上去不像55岁的人，他身材笨重却显得年富力强。这位东普鲁士人是联邦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7年前。他在处理一次飞机劫持事件中曾创造过奇迹。那是1970年9月，阿拉伯的自由战士劫持了3架客机，被迫降落在约旦达弗松的费尔德沙漠机场上，在427名人质中间，有两名韦施纳夫斯基的同胞。当时这位社会民主党联邦代理人的任务就是要营救这两人。他凭着机智、善辩获得了成功。

此刻，他正向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代表和联邦边防军的官员部署一场冒险的计划。

与此同时，马姆特正在机舱里凶神恶煞地威胁着乘客们。23岁的空中小姐迦比·迪尔曼结结巴巴地充当着他的翻译：

“如果我们不得不杀死你们，这决不是我们的错！这完全取决于你们政府的态度，我们不是杀人犯。”

入夜了，迪拜机场上一片寂静，阴森可怕。指挥塔上的望远镜还一直瞄着闪着微弱灯光的客机，机翼上的红绿方位灯渐渐熄灭，表明电瓶里的电业已耗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长穆哈默德·伊拉·阿·马克图姆在两个

同样披着白色传统披风的士兵陪同下，登上了一辆救护车，驶到“皇冠”号客机的附近，然后减弱了车灯灯光。

“皇冠”号飞机的前门打开了，马姆特出现在门口，挥动着手臂要求他们离开。

三人用阿拉伯语呼喊着什么，又站在车灯的光圈里，解开衣服，以表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举着双手向飞机走去。但狡猾和心虚的马姆特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举枪射去，子弹蹭着国防部长的耳边飞过。他们不得不用英语高喊：“不要开枪，我们没带武器！”

枪声盖过了他们的喊声，而且又有两支冲锋枪伸出舱外。

一见不好，国防部长和两名随从赶紧躲回救护车。想智取劫持者的企图，由于劫持者太敏感而来得手。

在机场大厦，人们仔细地检查了从“皇冠”号卸下的垃圾。除了纸盒和空瓶子外，还发现4盒尚未打开的香烟和4张签有机长舒曼名字的登机牌。韦施纳夫斯基明白这是舒曼再次向外界发出信号：机上只有4名暴徒。他越发不安起来，紧张的气氛越来越令人难受。

在此期间，又有两名神秘的英国人来到迪拜。他们装扮成人质的家属，实际上是前来帮助德国人营救乘客的英国伦敦反恐怖专家小组的特工人员。

在机场的机坞前，德国边防军反恐怖第9纵队的突击队员和迪拜的士兵一起正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飞机上进行神速无声的打开机舱门的练习。

可是，迪拜的国防部长仍断然拒绝对“皇冠”号进行武力袭击。

指挥塔上的挂钟显示出当地时间16点整，离恐怖分子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有最后一个小时。突然，耳机里传来马姆特的叫喊：“快把那该死的配电车调开，给你们120分钟，否则，我就要枪毙一名人质！”

国防部长预感不妙，忙拿起话筒问：“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起飞！”

国防部长身旁的德国大使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问：“最后通牒由我单独决定，我说要走就要走！”

“请问你们的目标在哪里？”

“这不关你们的事。”

大使再次用几乎是央求的声调对着话筒说：“请你们保护飞机上的乘客的生命安全。”

听筒中再也听不到回答，只是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声。

当地时间16点30分，也就是德国时间14点30分，“皇冠”号腾空而起，去向不明。

汉斯·于尔根·韦施纳夫斯基看了一眼身旁卫兵看守的一只黑箱子，那里面是他从财务部提出的1500万德国马克，这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恐怖分子赎买人质的生命的。这钱是他的坚强的后备军。

在这危难的时刻，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的手。在波恩，外国国王、总统、独裁者和酋长们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信件堆成了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费舍尔从东柏林来函，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充当调解人。80岁的罗马教皇保罗六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作为人质去替换乘客……

人们关心“皇冠号”，可“皇冠号”哪里去了呢？

这时的“皇冠号”已经走投无路了，它先朝马特腊的方向飞去，尔后又

调转机头向北飞往阿曼，但那里的机场已关闭，飞机不得降落，只好重新改变方向，往南也门的利扬机场飞去，可那儿也不能降落，因为跑道已用汽车封锁住。飞机在空中绕了个大圈子，又飞往亚丁。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将载重汽车和装甲车统统开到跑道上，以阻止飞机降落。

这时，飞机的燃料用完了。曾经出色驾驶过 F—104 星座战斗机的舒曼机长以非凡的技术强行将飞机安全迫降在机场附近的沙坑里。他那胖而不肥的身上渗出一层冷汗。

南也门部队的装甲车包围了飞机。

穷凶极恶的马姆特要求马上给飞机加油、可机场方面根本不理睬他，没听见似的。这个恐怖头子发疯了。他借口舒曼机长在下飞机检修时与南也门当局进行联络而丧心病狂地开枪打死了他。舒曼机长沉重的躯体倒在地毯上，他表情还是那样平和、谦恭，大度、甚至带点微微的冷笑。暴徒们还威胁说，要是再不给加油，他们就要杀掉所有旅客。人们沉默了，似乎发现了面前这些刽子手们的真正面目。

也许是慑于恐怖分子的恫吓，午夜时分，终于有一辆加油车驶向“皇冠号”。但机场指挥塔同时传来指令：“加油之后，必须马上飞走，否则就不给加油。”

深夜 1 时，10 月 17 日的 1 时，副驾驶员于尔根·维托被迫驾驶飞机离开不断汀滑的沙坑、登上跑道，沉重地起飞了。

“皇冠号”飞向科威特，但是一会儿，又突然转向往非洲之角索马里方向飞去。

即日清晨 4 点 30 分，飞机在摩加迪沙强行着陆。马姆特再次提出了兑现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他威胁道，如果不能按时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将杀死所有人质并炸毁飞机。暴徒们还残忍地将舒曼机长的尸体抛向飞机跑道。显然，劫机分子已经孤注一掷，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向人们表白他们扬言要炸毁飞机的叫嚣决不是危言耸听。

“魔火行动”告捷

17 日凌晨 5 时许，当西德联邦政府得知“皇冠号”客机已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着陆后、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从清晨 6 时许便开始召开“营救指挥部”核心小组会议，会后亲自召集“营救指挥部”全体会议就解决人质问题进行商讨。最后会议决定，在索马里政府支持下，在摩加迪沙解救被扣压的人质，粉碎恐怖分子的阴谋。

会议之后施密特总理与索马里国家元首穆罕默德·西亚德，马雷将军通了电话。

施密特总理用低沉而充满坚毅的语调对马雷将军说：

“马雷将军，联邦政府已做出最后决定，要在贵国首都彻底解决劫机危机问题。我们希望贵国政府能予以支持和配合。我们不希望索马里成为第二个恩德培。”

马雷将军深知施密特指的是什么，他想起了 2 年前以色列特战部队袭击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的“闪电行动”。

那是去年 6 月 27 日，一架以色列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中途在希腊首都雅

典停留时，被巴勒斯坦人劫持到与以色列反目的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以色列当局没有获得乌干达政府的同意，决定派突击队营救。

100名突击队员们趁大雾弥漫的黑夜，分成3组，突击组在火力组和抢救组支援掩护下，分乘3辆吉普车，直接冲向关押人质的候机楼，击毙劫机者，救出全部人质。这次行动中被打死的乌干达士兵就达22人，击毁停在机场的各型飞机11架。

巴雷将军当然不愿“闪电行动”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他答应给予协助。

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宝贵的时间，拖延至午夜便于采取行动，德国政府冒险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骗局。下午1点多钟，德国国务部长维辛纽斯基和韦格纳率领的突击队追踪恐怖分子也抵达了摩加迪沙机场。通过谈判，他们使马姆特一伙相信了巴德尔等11名“红军派”恐怖分子已经从德国监狱释放出来，正在飞往索马里的途中。为了使这一假象更令人置信、他还提供了附有飞行时间和航线的飞行图。于是恐怖分子将最后期限推迟到了18日凌晨2点30分而就在此时此刻，威斯巴登的联邦刑事侦察局反恐怖处长盖哈特伯登与边防大队队长韦格纳一起为袭击“皇冠号”正在加紧做最后准备。

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在摩加迪沙。此时是中欧时间17日23点50分。韦格纳接到了政府关于开始实施“魔火行动”的命令，这是第9边防大队在摩加迪沙袭击恐怖分子、营救人质计划的代号。

说时迟，那时快，韦格纳上校率领一支侦察小队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们悄悄地接近到被劫持的客机30米处，进行战斗前的最后一次侦察。通过红外夜视望远镜，他们进一步确证在飞机机舱内有2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马姆特，但他们难以准确确定另外2名恐怖分子的位置。

韦格纳上校断然做出决定，一旦在出击命令下达的紧要关头，还不能搞到准确的情报，那么在突击队员冲进机舱时就向机舱内的人发出“趴下”的口令，没有趴下的一律用枪扫射。他坚信，机舱内的人质都会迅速地将头埋进座椅的下面。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成功的。

18日凌晨1时，韦格纳率领突击队进入了摩加迪沙机场上一个有沙丘遮挡的地域，这里距被劫持的飞机有2000米远。两支突击队汇合在一起，共计60名精兵强将。他们当中有神枪手，有携带晕眩防暴手榴弹的袭击者，还有2名应德国政府请求从英国赶来的特别空勤团成员——梅杰·莫里森少校和萨金特·戴维斯中士。

尖刀正悄悄地接近被劫持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737“皇冠”号客机。

此时此刻，对于德国第9边防大队的突击队员来说，5年前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在他们的国土、几乎在来自全世界人的眼皮底下杀害了以色列运动员这一耻辱的历支震撼，远远超过了他们肩上所担负的86名人质的生命安全。这次行动，他们决心要洗去那段耻辱的历史，并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之辈，而是如同他们的雅号“捷豹”那样大智大勇的精悍之师。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大决战、成与败的大搏斗、荣与辱的大较量！

凌晨1点50分，“魔火行动”战斗打响了。在恐怖分子与地面指挥塔通话，声称要立即炸毁飞机之时，韦格纳率领第9边防大队的突击队身着黑色防弹背心，脸上涂着黑色迷彩迅速进入了预定的进攻位置。他们匍匐穿过散发着热气的飞机混凝土跑道，如同狸猫般灵活敏捷而无声无息地靠近“皇冠号”。其中一支突击小分队埋伏在机尾的下面，另一支隐蔽在机翼和机头突

出部分的下面。他们将包有布条的金属梯子轻轻地靠在飞机的机身上，把灵敏度极高的窃听器和磁性炸药包放在飞机前后门的右侧，狙击手举起了狙击步枪瞄准了飞机。

2点零7分，也就是在距恐怖分子规定的最后期限仅剩23分钟的时刻，只见一道强光划破了漆黑的机场夜空，飞机前方由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员预先放置的一个汽油桶爆炸燃烧，将机场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惊慌失措的歹徒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随着飞机猛地一抖，机舱门就被磁性炸药包炸开，莫里森和戴维斯迅速地将晕眩弹投进了机舱。

在晕眩弹刺眼的强光和震耳的轰鸣声掩护下，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机舱。韦格纳上校亲自率领一支突击小队，冲到飞机的前门，另外两支突击小队爬上机翼。同时，第四支突击小队从后门冲进了机舱内。韦格纳带领队员们边向前搜寻边对着乘客高喊：“低下头，快卧倒！”接着又命令道：“从这儿出来！”

突击队员的射击角度预先都准确计算过。正如韦格纳队长事先预料的那样，随着突击队员的一声令下，人质们迅速将头埋在了自己的座位里，趴下了。当然只有负隅顽抗的亡命之徒暴露无疑。韦格纳当场击毙了1名恐怖分子。马姆特和他的女帮凶闻声冲出了驾驶舱，发现自己已落入圈套，忙拔出手枪，但为时已晚，几名突击队员同时朝他们射去了仇恨的子弹。马姆特顿时满身布满弹孔，但他没有立即倒下，还是做了最后挣扎，用尽最后的力气，扔出了两枚手榴弹，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马姆特最终带着满腹的绝望和他未尽的“事业”瘫倒在地上，而这里正是他亲手杀害舒曼机长的地方。

那位与马姆特一同走出机舱的女歹徒也被击中头部而当场毙命。另一名女恐怖分子仓皇逃到厕所里半掩着门在做最后顽抗，惊慌地胡乱射击，子弹打伤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脖子。然而，她最终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在大腿被击中后就擒。

在担任攻击任务的突击队与恐怖分子搏斗的同时，负责掩护和保护人质的突击队员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从应急门和客舱门将人质转移出舱外，随后命令他们卧倒在洼地里，以避免飞机的爆炸和流弹的误伤。

一切进行得如此井然有序，韦格纳队长即使连最小的环节都考虑到了，他要努力万无一失，要把伤亡降低到最小程度。

韦格纳成功了！第9边防大队成功了！

在“皇冠号”客机起落架的前面，躺着3具恐怖分子血肉模糊的尸体，马姆特的眼珠翻在外边，呆望着夜空，似乎仍对他悲惨的结局耿耿于怀。他的左手伸向斜躺在身旁的女帮凶的脑袋上。身负重伤的另一名女歹徒躺在担架上，被人们抬往候机大厅，她血流满面，奄奄一息。医务人员竭力地拯救她，她却突然举起右手，叉开食指和中指做了个V字手势，用阿拉伯语声嘶力竭地叫嚷道：“杀死我吧！”

从发起攻击到结束战斗，前后不到5分钟时间。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击毙了3名、重伤1名恐怖分子；

86名人质及5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仅有4人在混战中受了点轻伤。

“春天！春天！我是捷豹！魔火行动告捷！”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在摩加迪沙向指挥部发回了捷报。国务部长维辛纽斯基立刻向施密特总理报告了胜利的喜讯。德国沸腾了，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德国电台还特意播放了一曲贝多芬雄壮的交响曲《欢乐颂》以示庆贺。

全世界各通讯社竞相报道了这一消息。欧美各国一致称赞施密特总理的英明决断和第9边防大队的英勇善战。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员一语道出了千百万德国公民的一致心声：“慕尼黑的阴云和恶梦终于了结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德国人是自豪的，因为，我们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特战部队，我们能够对付一切罪恶的恐怖活动。”

德国第9边防大队突击队在摩加迪沙的突击行动，可谓是世界反恐怖史上一次经典性战例。一年后，好莱坞的导演将此次反劫机事件拍成了惊险动作片，使得第9边防大队的名声更为大震、韦格纳队长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和功臣。

附：“魔鬼部队”：布兰登堡连与史可尊尼空降营

提起德国特种部队，人们也许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那神出鬼没的特种作战部队——陆军大德意志师以及被视为第三帝国的一张王牌的SS武装近卫队。而SS武装近卫队是一支带有传奇色彩的德军精锐之师，它甚至保持着帝国御林军的古老传统，俗称“魔鬼部队”。

当初，这支部队的建立是为了取代已经消失的禁卫军——普鲁士警卫团，以恢复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因此，SS武装近卫队的作战方式也与传统陆军相同，而完全不使用在当时被视为特种部队专用的装备与技术。这就使得这支部队在以后的战争中，只能扮演一般陆军正规军的角色、不能起到特种部队应有的作用。

后来，事实证明希特勒最宠爱的这支部队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特别效果。即使SS武装近卫队拥有精心挑选出的成员与大量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只是一支精锐的正规军。而且由于它并未配属陆军、因而未能在战略运用上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可以说，真正的德国特种部队是隶属于空军的执行特殊作战任务的空降部队以及陆军的布兰登堡连队。

以空降方式执行战斗任务的德国伞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立下赫赫战功，使欧洲国家望而生畏。

1940年4月在对挪威及丹麦的进攻战役中，其首次突然出现完全出乎防御者的意料之外，使得丹麦及挪威的部队甚至无法还手，完全达到了战术上偷袭的效果。

一个月后，一支由华特·科霍上尉率领的特种部队，利用滑翔机悄悄地空降到比利时据声称是全世界最坚固的要塞之一的埃本·埃马尔炮台的顶上，以闪电般的攻势直接打击比利时防御系统的要害部位、经过短暂的交战即占领了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

在对荷兰的进攻中，同样地利用了空降部队。德国伞兵部队夺取了荷兰国防防线区域中的重要桥梁与机场，并支持到突破防线的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到达后，方行移交。这种特殊的作战方式不但使荷兰的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也阻断了法国对荷兰的救援，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侵占荷兰的战役在短短几天内即告胜利。

然而，在对希腊克里特岛的战役——水星作战中，德军空降部队即尝到了悲欢交织的滋味。这次战役曾使德军的许多高级将令对这类作战行动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但是德军空降部队指挥官寇特·史徒登将军却力排众议，反复强调了它的必要性。

在这次战役中，德军空降部队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守住所占领的地区，有一个营在空降后即遭到全军覆灭的下场。同时，在德国空军飞机轮番的俯冲轰炸下，坚守的英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由于英军一次命令的误传，其防线产生了一个不应有的间隙，德军趁隙投入著名的第5山地师进行增援。增援部队配合先前空降部队的残存者，才一步步地扭转了战局。

这一战役使德军参谋本部极为震惊，因为伤亡率高达33%、其中伞兵战死者竟达1/4；另外，空军的损失也非常惨重。这使得希特勒气急败坏地下令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不准再使用这类作战方式，因而导致在往后的战役里，在突尼斯、意大利、法国、西北欧甚至东线战场上，这些空降旅均被当作步兵使用。这对一支特种部队而言实在是一种名声扫地的悲惨结局。后来，

希特勒为挽救其惨败的命运，又不得不启用伞兵部队进行空投作战。最后一次空降作战是在 1944 年的保加利亚战役中进行的，但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次作战空投 800 人的兵力，由于降落地点过于分散，以致于美军得以下费吹灰之力便将之歼灭。

完全由布兰登堡郡人组成的布兰登堡连队也是纳粹德国有名的特种部队之一。这支部队由德国陆军实施教育训练，后来逐渐扩大为师级的兵力。

这支部队完全用于渗透，在敌后进行骚扰和制造假象，以使敌人恐慌和迷惑，从而配合主力部队来夺取战术上的重要据点或目标。这是一般特种部队的典型作战方式。虽然它们并未像英国特种部队那样深入敌后，但也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它们最著名的一次执行任务是在 1940 年，当德军攻打荷兰、比利时之际，这支部队的成员装扮成平民，有的则穿着荷兰和比利时部队的制服，深入对方境内，目标是夺取梅斯市的一座具有战略价值的桥梁。在这次行动中，有些队员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有些则草草收场或不了了之，但大部分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希特勒的授勋，有个连队竟然得到 92 枚铁十字勋章。

SS500 空降营是希特勒德国的另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特种部队。它于 1943 年组建，半数以上的成员是 SS 武装近卫队的志愿者，其余的则是由各部队中正在服刑的军事犯人组成。这支部队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南斯拉夫波希尼亚逮捕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但由于部队受到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打击而以失败告终。这支部队后来又在法国克兰德战线上重新成立，由绰号“刀疤脸”的奥图·史可尊尼少校领导，主要以会说英语的志愿者为成员，编成 SS600 空降营。

有一次与美军的交战中，SS600 空降营的成员身着美军制服，开着缴获的美军军车，扮演和当初比利时战役中布兰登堡师一样的角色。最初，的确把美军搅得一片混乱。后来，美军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对策，即问一些只有地道的美国人才知道的问题，如褐色轰炸机是什么，答案是拳王乔路易，从而识别出并抓住了史可尊尼部队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暴露后，均被视为间谍，以军法执行枪决。

史可尊尼部队也有其戏剧性的成功记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营救被拘禁在阿布鲁奇山格兰沙索镇的一座旅馆里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

魔鬼行动：抢夺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崩溃中的意大利帝国

1921年，贝尼特·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党。翌年，他开始上台执政。此后经过18年的时间，意大利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政府对内加紧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强权政策。

但是，意大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均没有能力像希特勒的德国一样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对是否参战迟迟犹豫不决。

1940年4月10日，面对英法联军节节败退的战局，以为有机可乘的墨索里尼政府宣布站在轴心国一边，对英法宣战。

墨索里尼非常嫉妒德国取得的巨大胜利，忍不住也想更多地对别国进行占领和掠夺。同年10月28日，他不顾军方和政府中大多数人的反对、进兵希腊。结果，遭到希腊军队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直到1941年4月，德军大举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才使意大利军队挽回败局，但却也使其大为丢脸。

希特勒根本看不起和信不过意大利，意大利人因此一再蒙受屈辱。为了振奋国威，墨索里尼坚持派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

除了在东部战线意军并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成果之外，在北非战场上，从1940年12月到第二年年年初，意大利军队被韦维尔将军指挥的英军打得大败。意大利不得不向德军求援。1941年2月，德国的埃尔温·隆美尔前往非洲，德军很快就扭转了战局，这又一次使意大利人丢尽了脸面。不但如此，德意军队的好景不长，不久，蒙哥马利的英军很快就席卷了北非。到1943年5月15日，突尼斯的陷落使德意联军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意大利本土即将面临美英盟军的进攻。

7月10日，美军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这使得国内局势本来就动荡不安的意大利惊恐万状，在一片混乱之中，意大利陆军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认为，要把意大利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只有更换领袖。

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对内外局势忧心忡忡，曾考虑要墨索里尼卸任。在法西斯党内部也有人指责墨索里尼，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同时，一些人要采取措施，遏制墨索里尼的国民军司令加鲁维亚扩充势力。一个驱逐墨索里尼的计划正在逐步形成。

“恺撒大帝”被捕

1943年7月13日，墨索里尼接到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要求召开会议的请求。他心情不佳，勉强答应在7月24日星期六下午开会。

实际上，以工会主席迪诺·格兰第和德·波诺将军、德维埃凯将军等为代表的一批政界及军界要人早已进行了秘密协商，要求墨索里尼下台。

在7月24日召开的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墨索里尼与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25日表决的结果，以墨索里尼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天下午，墨索里尼接到国王埃曼努尔的通知，要立即接见他。

他驱车前往国王居住的萨沃亚宫，想到最高委员会的表决结果，想到连他的女婿、前外交部长齐亚诺也反对他，一路上忐忑不安。

这是一个宁静而又十分闷热的星期天。国王亲自来到宫门迎接。墨索里尼这时发现，国王不但身着元帅服，而且宫里布置了警察。第一次见到这种反常的情况，他未免更增加了几分紧张。

在同国王谈了一会儿以后，国王笑容可掬地对墨索里尼说：“亲爱的元首，内外形势正面临严重关头，军队士气低落，最高委员会已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现在，人们对你怨声载道，我成了你仅有的一个支持者。处于对你的安全的考虑，我来保护你吧！我打算请巴多利奥元帅接替你。”

墨索里尼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他立即意识到一切都完了。

接见仅进行了几分钟。墨索里尼同秘书一起走出宫门，朝自己的汽车走去。但皇宫卫队长和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拦住了他，将他带进了一辆敞着后门的“红十字”白色救护车。

直到此时此刻，墨索里尼仍然相信，是国王在保护他。

墨索里尼就这样被捕了。这位不可一世，以“恺撒大帝”自誉，执掌意大利政权达 21 年之久、并最终将意大利带入战争深渊的法西斯头目，如今成了阶下囚。

罗马一时谣言四起，什么盟军伞兵部队在意大利南部着陆啦，墨索里尼被带到德国去啦，他已被暗杀啦等等。

密切注视意大利政府动向的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赞当天即向本国发回电报称：“墨索里尼于上午 10 时与国王一起被监禁。”

晚上 10 时 45 分，意大利电台广播说，“国王批准了政府首脑贝内特·墨索里尼阁下的辞职，并任命波得罗·巴多利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这一消息立刻在全国传开，人们涌向街头，欢呼墨索里尼下台、呼吁结束战争。

随后不久，盟国部队跨过墨西拿海峡，进军亚平宁半岛。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意大利新政府，经与盟国多次秘密接触后，准备掉转枪口，向德国宣战。

“狼穴”受命

也就在 7 月 25 日、在柏林伊甸园饭店的餐厅里，希特勒特种部队的突击队长斯科尔兹和他的几个伙伴正在畅饮。华灯初上时分，一个党卫军士兵匆匆推门而进，来到醉熏熏的斯科尔兹身边，向他耳语道：

“上尉，基地司令部到处找您。元首要在大本营接见你，听说有紧急任务，飞机已准备完毕。”

斯科尔兹酒意已去掉一大半，他立即招呼几个部下，驱车直奔机场。他一边登上飞机一边对久候在机上的驾驶员说，“快，腊斯登堡！”

这个斯科尔兹和希特勒一样，本是奥地利人，1938 年德奥合并，他才成为德国公民，而他的祖先却是斯拉夫人。和许多奥地利人不同，他的性格更像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任性、勇敢、坚毅、倔强、严谨、深沉。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工学院，30 岁时在技术上已有所成就。他曾仰慕飞行员的生活，毅然加入德国空军，接受了 5 个月的飞行训练，但被教官刷了下来，说他不适合做一名飞行员。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完全是因为他平时根本不买教官的账所致。后来，他很快加入了著名的阿道夫·希特勒装甲师，即党卫军第 1SS 装甲师。他是从若干志愿人员中被选中的 12 人之一。凭着他的知识和积极努力的劲头，很快便崭露头角，被任命为见习军官。

不久，他被调到达斯·来西师，即党卫军第 2SS 师。从 1940 年到 1941

年，他参加过进攻巴尔干、莫斯科等战役。同样由于他那桀骜不驯、任性抗上的性格，虽然战功不小，军衔也只升到中尉，与他的勃勃野心相差甚远，他这样的人物是决不会满足的。

一个偶然的机，他终于获得了施展其才干和满足其冒险心理的职务。

1942年春，希特勒心血来潮，要组建一支类似英军“哥曼德”突击队的特种部队，以执行特殊任务。党卫军司令部负责物色、招揽这类特种人员。

一天，正在柏林医院养伤的斯科尔兹接到通知，要他去司令部报到。

“司令部需要精通技术并能完成特殊任务的人才。”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说，“英军利用小规模奇袭部队对我军实施的作战行动获得了成功，德国也需要仿照他们建立小规模奇袭部队。”

“我们研究了你的经历和表现，认为你适合这项工作。不知你个人态度如何？”司令部的一个处长进一步说明了要他来报到的目的。

“我感到喜出望外，我第一次到了我应有的位置。”斯科尔兹在战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胆大妄为，粗暴抗上，不是一个好军官。但我却能独立指挥一支突击队。英国的‘哥曼德’盗抢荷兰境内的雷达站，偷袭北非隆美尔的司令部，支援希腊的游击队，这些我都能干！”

1943年4月18日，斯科尔兹晋升为上尉，当上了德国最早的特种部队——弗里登突击队队长。弗里登是一个基地，离柏林不远。德军特意从苏德前线调回了一个作战勇猛的连队，由斯科尔兹在弗里登进行训练。到墨索里尼事发前，这支突击队已训练成熟，只等一显身手了。

“这次元首紧急召见，莫不是与此有关？”在飞往腊斯登堡的途中，斯科尔兹不断想着这个问题。

那天夜里，他赶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狼穴”。奉召前来的共有6名军官。在经过了一段简短的谈话以后，希特勒将斯科尔兹上尉一人留下。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后，希特勒对他说：“我们的盟友、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前不久被迫辞职，看样子已被监禁起来了，其后任好像是已多利奥元帅。他即将同盟军开始谈判投降，墨索里尼有可能被引渡给盟军，我不能抛弃这个盟友，想营救他。”

“你的任务很明确，”希特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科尔兹，继续说道，“必须把这位意大利领袖抢救出来！墨索里尼是个宝……我们控制了他，对稳定南线战局大有用处！”

他最后指示说：“准备把你调往空军，执行营救墨索里尼的任务。除你外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5个人。你可以用你喜欢的办法去营救他。有关细节，请你听从空降兵司令施托尔腾的指示。

问题是，不知墨索里尼现在何处。祝你成功。”

听完元首的指示，斯科尔兹心中一颤，没想到他的小小突击队的首次使命竟如此事关重大，又如此棘手难办。但惯于以冒险为乐趣的他，未曾露出一丝畏惧。

“是，元首！”

他决心不辜负元首对他这位奥地利同乡寄予的无限厚望。

跟踪追寻

斯科尔兹在受命的第二天就飞赴罗马，与驻意大利的德国空降部队取得

了联系。接着，由第七空降团一营挑选出的 60 人和 10 名谍报专家也从弗里登赶来，他们同斯科尔兹的突击队一起，共同组成了一支精干的营救部队。

抢救墨索里尼最急切也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墨索里尼被拘押在何处。意大利政府已充分考虑到德军劫走墨索里尼的可能性，因此墨索里尼的关押地点不但高度保密，而且还不断进行转移。

墨索里尼被捕后，被带到科因奇诺·塞拉大街的宪兵队宿舍里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接着被送往莱尼亚诺大街的警察宿舍。第二天，墨索里尼向巴多利奥元帅要求，希望回到故乡罗马涅地区的普雷达皮奥，但遭到拒绝，政府认为对他暗杀，绑架的可能性尚未消除，需要严加保护。7 月 27 日，他被用汽车转移到罗马东南加埃塔。次日，他又被秘密转移到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中间的加埃塔湾的小岛——蓬察岛上，那里人烟稀少，不易走漏风声。

斯科尔兹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半个月过去了仍一无所获。连神通广大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感到希望渺茫，他叹息说：“只能去算卦了。”

搜索了 3 周以后，斯科尔兹好不容易获得了第一份情报。

据那不勒斯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位水果贩子说，他的大主顾家的一个女佣人同在蓬察岛上执行任务的一个警察订了婚，可 20 多天来，上司既不准警察回来探望，也不准未婚妻上岛去与他约会。斯科尔兹从这一情况推测，这个岛上一定关着重要的政治犯，那个警察正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警卫任务。

几天后，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向他的德国同行吹牛，说墨索里尼是被押在“柚赛福纳”号猎潜艇上从那不勒斯转移走的。这一情况证明墨索里尼在蓬察岛的判断是正确的。

斯科尔兹立即将情报向大本营报告，希特勒当即命令：“用德国军舰抢回墨索里尼！”正准备实施营救计划时，消息传来：墨索里尼又被从蓬察岛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原来，生怕德军营救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在 8 月 6 日那天，已把他转移到不大出名的撒丁岛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后来又把他带到撒丁岛以北 5 公里处建有海军基地的拉·马达累纳岛上。墨索里尼在这个岛上，被监禁在一个叫做凯伦山庄的公馆里。

斯科尔兹从安插在罗马邮局的一名德国间谍那里获得了有关情报后，便以南线德军司令部军官的身份，访问了驻该岛的一支德国海军分舰队。他从一个运送蔬菜和水果的农夫口中证实了上述情报的可靠性，因为那位农夫说，岛上的公馆里的确关着一位“大人物”。

斯科尔兹喜出望外，他决定用伞兵部队进行奇袭，因为凯伦山庄由配备有重武器的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他返回了德国。

8 月 18 日，斯科尔兹率领突击队乘上亨克尔轰炸机，向拉马·达累纳岛飞去。途中突然遭到英国战斗机的攻击，未等机上人员反应过来，轰炸机即被击落坠海。斯科尔兹大难不死，但被摔断了三根肋骨。他们被意大利船员们救上了撒丁岛，斯科尔兹则返回德国进行治疗。

在晋见希特勒时，他提出了所制定的袭击方案，并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过了几天，伤未痊愈的斯科尔兹装扮成船员又来到撒丁岛上。为万无一失，在载着突击队员的巡逻快艇在拉马·达累纳岛靠岸后，斯科尔兹先带一人上岸，并向凯伦山庄的洗衣场走去。他们正走着，居然碰上了墨索里尼看守，当时他正在搬运要洗的脏衣服。这位看守开始还有所警惕，但当听到斯科尔兹说：“好像墨索里尼死了”这句话时，他立刻一本正经他说：“没有，今天

早晨我还看到他，他正要乘一架白色飞机到什么地方去。”而在码头附近的酒馆里，他们刚结识一个醉醺醺的意大利军官也对他们说：“3小时前，海军的一架白色飞机把他接走了。”显然，墨索里尼确实又被转移了。

斯科尔兹大失所望，暴跳如雷，他的袭击计划又落了空。

在大萨索山上

墨索里尼到底又到哪里去了呢？

事实上，墨索里尼在8月28日由意大利海军的飞艇送到罗马平原的布拉齐亚诺湖，又从那里换乘救护车和缆车转移到亚平宁山脉的大萨索山上。

很快，斯科尔兹手下的通讯员截获了一份意大利内务部的电报，电报称：“大萨索山一带的警卫措施已经完成。”发报人为“库那里”，库那里是负责警卫墨索里尼的将军，这一情况斯科尔兹已经掌握。这份电报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已转移到了大萨索山。

斯科尔兹的注意力也就转向了大萨索山。大萨索山位于罗马东北120公里处，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在海拔2000米的山腰处，战前修建了一座冬季体育中心，在其间的一个三面凌空悬崖上，建有一座名叫康因特莱的旅馆。旅馆和山下的村谷之间通有缆车。虽有上山的小路，但小路崎岖陡峭，人们通常都是乘缆车到达旅馆。斯科尔兹不难判断，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高山旅馆，就是墨索里尼的囚禁地。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转移到此地，可谓考虑周全，万无一失。

斯科尔兹确认墨索里尼被软禁在这座饭店以后，于9月10日乘飞机侦察了附近一带的地形和意军防守情况。上山的各条路口都有重兵把守，如果强攻，需要一个师的兵力，况且需要花费时间，即使成功，墨索里尼也早已被杀害。

在空中侦察时，斯科尔兹发现旅馆后面有一块杂草丛生的三角形空地，是一个理想的空降场地，他的脑际浮现出了用滑翔机营救的方案。

回到基地后，斯科尔兹立即开始制定具体营救计划。空军参谋们的意见是：“若地面作战难以实施，只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或是伞兵跳伞，或是用滑翔机机降。但是，旅馆后面的着陆场对这两种方法来说都太小了。再说，对付200人的警卫部队，至少要用同等数量的兵力。然而，无论是伞兵跳伞还是滑翔机着陆，由于着陆场的关系，都只能限制在20人左右。”

斯科尔兹对上述意见很不满，他毅然决定大胆采用滑翔机着陆的办法。

他计划用“汉莎”轻型飞机拖曳12架滑翔机，每架滑翔机机载11名官兵。各滑翔机的任务如下：一、二号机先行着陆，掩护后续机着陆；三、四号机一起负责营救墨索里尼，斯科尔兹坐阵三号机指挥整个营救行动。其它各机负责掩护，压制守军火力。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打进旅馆、撤出战斗、掩护支援等地面作战的要领以及各有关问题的细节。关于撤出方案，决定事先由伞兵部队压制大萨索山以南20公里处的阿奎机场，用汉莎轻型飞机或“费赛勒怪岛”联络机来接应。

袭击前夕，9月11日夜，斯科尔兹集合起132名袭击队员以及全体飞行员，详细说明了这一行动计划及其巨大危险性。最后他表示：“我们务必要争取成功。”他还指出不愿参加者可以退出，决不强求，但没有一人退缩。

凯旋在康因特莱旅馆

9月12日，斯科尔兹预定奇袭的日子终于到了。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里维拉飞来的滑翔机没有按照斯科尔兹的营救计划准时到达罗马以南25公里的普拉特克·德·马雷基地，因而清晨偷袭无法实现，可能要在白天强袭。

意大利人午饭后有长时间休息的习惯，这反倒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利用袭击时间的推迟，斯科尔兹派副手拉道尔奔赴罗马，找到对德国素怀好意的意大利苏莱蒂将军，告诉了他即将发起的袭击计划，要求他予以合作，到时说服监禁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卫兵不要反抗。苏莱蒂将军听了这个大胆的计划惊愕不已，但又不得不答应拉道尔的要求。他立即被两大汉带上了等候在门口的吉普车。

中午12时30分，所有的飞机全部到齐。盟军空袭过后，下午2时，大多数飞机凌空而起，但最后两架因陷在空袭时被炸开的大弹坑里，无法起飞。

飞行时，机舱内闷热难受，队员们昏然无力。肥胖的苏莱蒂将军面色苍白。当飞到亚平宁山脉上空时，斯科尔兹取出伞兵用的匕首，在帆布舱底和舱壁上刺穿了几个洞，机舱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大家感到好受多了，苏莱蒂将军的脸色也渐渐恢复正常。

半小时后，阿奎拉山谷呈现在眼下，大萨索山快到了。斯科尔兹看不到一、二号机，决定三号机第一个着陆。他让队员们戴上头盔，使滑翔机与拖曳机脱了钩。滑翔机缓缓地划着圆圈，开始降落。尽管康因特莱旅馆后面的空地实在太小，但现在已无法返回。突然，机轮触地，飞机摇晃着向前滑行，舱底裂开了，机翼也受了伤，但总算平安着陆，人员无损。飞机在距旅馆40米处停了下来。

由于一、二号机没有降落，他们必须在无掩护的情况下发动突击。斯科尔兹第一个跃出机舱，向大门冲去。门口的卫兵不知怎么回事，以为是飞机遇险迫降、反而跑过来准备救援。他们立即被解除了武装。后面的4个突击队员迅速占领了门口的机枪阵地。门左边的土堆上有一个哨兵，似乎刚反应过来，举枪准备射击。被一名突击队员后拥着的苏莱蒂将军高喊：“不要开枪！”迅即，他也束手就擒。

斯科尔兹带队冲入院内，靠门口的耳房里，一个意大利士兵正坐在电台前。斯科尔兹一脚踢翻了他的座椅，顺手用枪托捣毁了电台。这时斯科尔兹看到室外有个阳台，便踩着一个队员的肩膀跳了出去。他发现对面的窗口上露出墨索里尼的面孔，便赶忙用德语喊道：“快从窗子里跳出来！”

墨索里尼呆若木鸡，憔悴的脸上露出麻木的神情。后续的突击队员们成群结队涌进旅馆，同卫兵交火，并冲散了从山下上来的援兵。卫兵的抵抗不一会儿就结束了。

斯科尔兹跑步登上附近的台阶。从两个年轻的意大利军官手里救出了墨索里尼，并要突击队员施贝尔中尉保护墨索里尼进入到一个房间里。这时，所有起飞的10架滑翔机均已着陆。到此。整个营救行动只用了4分钟！

所有意大利士兵在一个上校的带领下全部投降以后，斯科尔兹来到墨索里尼所在的房间，他跑到这位胡子老长的可怜的领袖面前，“啪”地一个法西斯举手礼，大声喊道：“尊敬的领袖，元首希特勒命令我营救您，您自由了！”

墨索里尼激动得紧紧抱住斯科尔兹说：“元首没有抛弃我！

元首没有抛弃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不无巧合的是，警卫墨索里尼的负责人库那里将军，这天因偶然到大萨索山来，不幸也乖乖地做了德军的俘虏。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尽快逃出去。由于同罗马无法联系，不知道阿奎拉机场是否已经占领。斯科尔兹只好决定飞往普拉特克·马雷基地。预定用于营救的汉莎轻型飞机降落架受损不能起飞，于是决定调用在空中盘旋的“费塞勒怪鸟”式飞机。斯科尔兹拥着墨索里尼，钻进这架飞机，并命令这架飞机冒险强行起飞。

飞机吼叫着，在卵石地面上蹦跳着向前滑行，未等完全加速，就已滑离崖边，直向山谷底下跌去，墨索里尼惊恐地捂上双眼。慢慢地，机头终于拉了起来，迎着午后耀眼的阳光咆哮而去。起飞居然奇迹般地成功了！

“怪鸟”式飞机小，速度慢，到达普拉特克·马雷机场时，已快到下午4点钟了。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在这里换乘一架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向维也纳飞去。

当晚，他们二人住进了帝国饭店。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凯特尔等相继打来电话向他二人表示祝贺。

翌日，墨索里尼飞往慕尼黑，见到了已逃出意大利的妻子拉凯莱和两个孩子。9月14日，他在腊斯登堡同“没有抛弃他”的希特勒重逢。

突袭成功了，斯科尔兹因此而被希特勒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少校。对他的祝贺从各方面纷至沓来。在柏林和维也纳，庆祝大会接连不断。柏林的报纸把斯科尔兹的这次奇袭称为“魔鬼的杰作”。

墨索里尼被救出来了。但马多利奥政府已向盟军投降，罗马不久也将由盟军接管，墨索里尼于9月17日宣布，在罗马以北500公里的撒罗湖畔建立共和国政府，并就任总理。然而不久，整个意大利均被盟军占领，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最终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死在绞刑架下。

“上帝斧头”：偷袭埃本·埃马尔要塞

1940年5月11日晚，即德军向西线发动进攻的第二天，柏林广播电台在发表的特别公报中宣称：

“德军一举攻克了德比边境的艾伯特运河防线，此刻正向比利时心脏地带布鲁塞尔挺进。”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安培尔趁机大肆鼓吹说，德军的成功，依赖于一种暂时还保密的“最新攻击方式”。下一步战争中此种攻击方式还将大显神威。

这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按预定作战计划，英法联军正在日夜兼程，紧急向比利时增援。年长的欧洲人都记得，26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比军依托运河的坚固工事，成功阻击敌人半用之久，为此德军不得不付出25000人的代价。人们惴惴不安地打开地图，希望寻找一个能够在心理上支持平衡的地点——埃本·埃马尔要塞。

“你们说，欧洲最坚固的防线在哪里？”

在诚惶诚恐的德军参谋部首脑们面前，希特勒总是这么盛气凌人。他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循规蹈矩、搬经弄典的老派普鲁士军人。在制定进攻波兰的“百色方案”时，他们就持反对态度。27天，波兰灭亡。面对这军事史上空前的奇迹，希特勒曾得意洋洋地奚落了他们一番。

“不，不是马其诺，是比利时的艾伯特运河，是运河防线上的埃本·埃马尔要塞！马其诺我可以避开，但这里不行，我必须从运河上跨过去！”

在盖住整面墙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前，希特勒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神经质地挥动着指挥棒，把将军们的视线引向比利时的东部边境。

自上次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出于对德国这个强邻的畏惧，苦心经营20余年，沿艾伯特运河构筑了一条绵亘不断的防线。在防线中段的重镇列日以北一座孤兀突出的岩质高地上，建有埃本·埃马尔要塞。要塞面向德国一侧是悬崖绝壁。艾伯特运河就从悬崖下流过。要塞拥有四座半地下炮台，配置有近40门巨型要塞炮。炮台外部披有厚厚装甲，可以抵御大口径火炮的轰击。此外，各种明暗火力点比比皆是，火力点间均由坑道沟通。要塞火力控制着横跨运河的三座桥梁，遇有危急情况，随时可以断桥阻止敌人。要塞共有实际兵力1200人，粮弹充足，士气高昂。在西方盟军看来，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谓是整个运河防线的一把锁。要塞北面是坦荡的比利时平原，无险可守，因此，整个比利时的安危皆系于此。

希特勒已经胸有成竹。在这之前，当他与斯图登特将军研究作战计划时，他那不可捉摸的疯狂的大脑突然蹦出一个令人惊愕的设想：

“在波兰的闪电战已属一般。对比利时人，我将发射一种非常规的闪电，上帝的斧头将从天上砍下去，而不是地面！”

对于这个大胆的主意，希特勒感到十分得意，他自负地笑了，笑得令人毛骨耸然。

5月10日凌晨3时，莱茵河畔科隆附近的机场上，40架滑翔机在容克52型运输机的牵引下，依次升空，向目标飞去。这时，近千里之外的艾伯特防线一派寂静，整个欧洲都在沉睡之中。

斯图登特将军目送飞机隐去。作为希特勒的空降兵司令，他深知此举关系重大。宝已押上，只等揭盘。虽然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到绷得根紧，但他相信：元首永远是正确的！

滑翔机群共载有 400 名德军，分为四支突击队，每队 100 人。任务是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和运河上的三座桥梁。

1 小时后，机群越过德比边境，滑翔机开始解缆，分别向指定的目标飞去。埃本·埃马尔要塞顶部是一片宽阔的平台，也许正是这一因素触发了希特勒空降伞兵突袭的动机。在直升飞机尚未诞生的时代，滑翔机无疑是极好的空降突袭装备。它们依靠硕大的翅膀，无声无息从天而降，像一个个黑色死神。只在落地的一霎那，才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但对于防御一方来说，敌人已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出现在面前，任何应急措施都已来不及了。

好一场精心策划的偷袭！

滑翔机在着陆时，一架翻下运河，另一架迷航，里面坐有指挥官维哲希中尉。降落在要塞顶部的 80 名突击队员一时群龙无首。

“全部听我指挥！生死成败，在此一举。”

涅齐尔中士。一个希特勒的狂热信徒，自动担任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官。

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空的寂静。突击队员按照预先的编组，疾速向各个坑道口扑去。这里的地形太熟悉了，因为他们曾在模拟要塞上足足演练了 4 个月。4 个月，就是为了这决定命运的 10 分钟。

比军的乔德兰特少校从睡梦中被惊醒。他是被滑翔机对要塞顶层的冲击声惊醒的。

一周之前，西线战云密布，他的上司视察过这里。作为要塞司令、他当场拍过胸脯：

“没有问题！除非德国人插上翅膀。”

要塞司令不幸言中！枪响了之后，一切怀疑顿消。乔德兰特纵身而起，一把拉响了床边的警报器，随后抓过话筒，向各炮台和人力点的守备分队下达命令：“不要惊慌，立即冲出坑道口，占领表面阵地！”

冲出坑道口的比军和奔跑而来的德国突击队相撞。一阵机枪扫射，前排的比军倒了下去，后面的又返回坑道，坑道口立即被猛烈的火网封锁住了。

从一个被德军忽略的坑道口突击出来的少量守军，占领了要塞顶部的两个工事，但未及展开火力，即被德军消灭，这个坑道口也被封死了。

乔德兰特在坑道指挥所里心急如焚，他很快发现，坑道工事的所有炮台，机枪火力点，射击方向都限定在四周的前下方，对顶部的敌人毫无办法！

头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德军工兵开始破坏炮台工事。

10 分钟，仅仅 10 分钟，一座经营 20 余年，被誉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就这样在涅齐尔这个小小的中士的手里土崩瓦解了！

上午，要塞工事被破坏殆尽，几十门巨炮一弹未发就成了一堆堆废铁。从一个残存的了望孔中，乔德兰特看到，大批的德军正跨过失守的运河大桥，开向比利时内地。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德军特种部队的突袭，使战争的发展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从此都开始迈入立体时代。

第六章 猛将奇兵：以色列将靛部队

血腥追杀：“死神突击队”的死亡名单

奥林匹克惨案

1972年9月6日、联邦德国名城慕尼黑。

在可容纳8万人的第24届奥运会中心会场，122个参加国的国旗在旗杆半腰处低垂。奥运会历史上最悲哀、凄惨的集会正在贝多芬所作的葬礼进行曲的威严、庄重的旋律中进行——为被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黑九月”突击队杀害的11名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举行追悼会。

就在前一天凌晨，五名“黑九月”突击队员潜入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村，突然袭击了以色列体育代表团驻地。这些人闯进正在熟睡的以色列男运动员寝室，当场打死数名以色列运动员，并把另外9名扣为人质。

经过紧急交涉，联邦德国当局声称：同意恐怖分子携带人质前往民航机场，飞往由“黑九月”组织指定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

但是，当三架运载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西德的菲斯特菲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时，却突然遇到了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西德保安部队袭击。

激烈的枪战持续了35个小时。结果是：8名恐怖分子中有5名被当场击毙，3名受伤被俘，1名西德保安警察阵亡。

绝望的“黑九月”突击队在就戮前的最后一刻，引爆了满载人质的飞机，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所有人质。

以色列利达机场。死者的父母一起扑到了11口灵柩上嚎陶大哭。这些棺材是由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运回的，上面覆盖着中间饰有六角大卫星的蓝白两色旗。

全世界都被这罕见的暴行震惊了。

庄严而感人的音乐没有能平息摩萨德领导人兹维·扎米尔的痛苦和怨愤。他在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面前大声吼道：“又有一些犹太人束手待毙了。而且，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别人仍在奥林匹克的球场上踢着足球，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其实，这是扎米尔在极度悲怨中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怒吼。此时此刻，以色列举国群情激昂，愤怒到了极点。

好斗的以色列女强人、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无情地杀死他们！”

随后，在紧急召开的一次特战部队秘密会议上，她对参加会议的全体军官背诵了《圣经》上的一条严厉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战争、流血、暗杀和反暗杀、恐怖和反恐怖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闻所未闻的地下战争。当世界上安分守己的公民们正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时，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此时，激烈的生死杀戮正在他们身边悄然进行。

血腥追捕

根据梅厄总理的指示，由军方及摩萨德组成一支特战部队“死神突击队”。这些突击队员将在以色列境外行动。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黑九月”组织慕尼黑大屠杀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祸首，并将他们一一干掉。

这支作风神秘，行动迅速凶狠的突击队从此开始了一场当今世界最大，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地下追捕。秘密战线的搏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血腥味，它旷日持久，难分胜败。一个名叫阿布·达乌德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巴黎被捕了。两天以后，一名以色列特工却大白天在西班牙马德里暴尸街头。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地下战争的迹象偶尔像汽泡一样冒出水面。

以命抵命，恩怨分明。以色列的阿拉伯敌手决非无用之辈，他们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死神突击队”复仇的决心。凶悍的扎米尔和他的助手们一直主张以暴力对付暴力。在他们看来，既是暴力活动，则必然会有伤亡。他关心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恐怖分子以最沉重的打击。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会考虑，怎样使部下的伤亡降到最低水平。

事实上，扎米尔打得又准又稳。散逃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一个个被找了出来，他们的结局殊途同归，有的死于爆炸，有的死于“中毒”或“车祸”，有的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并不是所有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都一概参加过奥运会凶杀事件。以色列人的“复仇”行动在恐怖分子的队伍中打开了许多缺口。

“死神突击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特别行动小组，每个这样的小组，由若干名老练的摩萨德特工、加上一名从以色列陆军中借来的神枪手组成。给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在以色列境外，按照提供的线索，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最狡猾的敌人。他们的信条是：“一个优秀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该死的恐怖分子。”

梅厄总理最担心她的“孩子们”——她总是这样称呼特战队员——可能会在这种复仇行动中做出无谓的牺牲。她直率地说道：“仅仅为了杀几个阿拉伯人，我看不必要去牺牲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为了保证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每一次行动的组织工作都花了最大的心血。

在“死神突击队”的暗杀黑名单上，首先倒霉的两个人是布迪亚和哈姆沙里。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农民家庭的布迪亚，以巴黎为中心，领导着整个国际恐怖组织网。哈姆沙里则是他的第一副手，也是“黑九月”组织里的一名老战士。袭击慕尼黑奥运村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就是由他俩组织转往西德的。可以说，他们俩是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人。

慕尼黑事件发生后，布迪亚和哈姆沙里知道大事不好。梅厄夫人的讲话更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俩太了解以色列特战部队了。十几年明争暗斗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次以色列人决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他们就发现已经受到了监视。从那一刻起，十几名彪形大汉的保镖便日夜不离左右，甚至，连他们同情妇鬼混时，门外始终都有贴身警卫保护。

面对无孔不入的“死神突击队”的血腥追杀，一切防卫措施都已无济于事。

慕尼黑事件刚刚结束两个月，“死神突击队”的第一次打击首先降临到

倒霉的哈姆沙里头上。

这是哈姆沙里在法国巴黎的住宅。近日来，哈姆沙里的外线电话似乎出了“毛病”，无法正常与外界通话。这天，正当哈姆沙里准备通知电话局前来修理“故障”时，一个受过良好专业技能训练的电话局技师来到哈姆沙里的住宅，接响了门铃，声称“例行查线”。哈姆沙里连声致谢，并赶紧把“技师”引进房间，并告知“技师”他的电话出故障已有数日，请求“技师”帮忙，尽快使其电话恢复正常。

“技师”一本正经地卸开电话，“认认真真”地检查修理了好一阵子后又装好，说是修好了。哈姆沙里信以为真，一边不断向“技师”表述着感激之情，一边将其送出住宅。

十分钟以后，当哈姆沙里和情妇刚刚沐浴完毕，从洗澡间出来的一刹那，房间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弹爆炸了。哈姆沙里同他的法国情妇，在巨大的爆炸气浪中被抛向半空，当他们再次落回地面时，支离破碎的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了。

哈姆沙里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面容慈祥的“技师”竟是“死神突击队”队员，他给自己电话里装的是一颗可塑炸弹。

可塑炸弹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成功的，曾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为游击队打击德寇广泛使用。50年代以后，各国谍报机关和世界恐怖组织也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种烈性炸药具有绝对的可塑性，可以把它伪装成塑料制成烟灰缸、花瓶、衣箱外壳等任何形状的物品。放入哈姆沙里电话机里的，就是这样一种微型定时可塑炸弹。

时隔不久、惶惶不可终日的布迪亚同样难逃厄运。

自从哈姆沙里被炸后，布迪亚对电话特别留神。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却忘了留神他的汽车。也难怪，无孔不入的“死神突击队”的确令人防不胜防。

一天，当他驾车飞驰时，汽车在巴黎枫丹白露大街爆炸了，他的一条腿血淋淋地吊在车门外，数千名惊恐万状的行人站在街道两侧人行横道隔墙里，亲眼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

布迪亚在遇害之前、曾亲手干掉了以色列一名优秀特工巴鲁克·科恩。这个科恩装扮成一个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成功地打进了在巴黎的阿拉伯恐怖分子组织。当他奉命进一步搜集布迪亚的详细情报时，一招不慎，引起了布迪亚助手们的怀疑。

布迪亚暗中查明了科恩的真实身份后，耍了一个花招，他先派人把科恩引到西班牙马德里，然后用无声手枪把科恩杀死在大街上。

冤冤相报，“黑九月”的顽强抵抗丝毫没有阻止“死神突击队”的复仇，相反，追杀计划和行动变得更加严密、无情。

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报复的目标是恐怖分子首脑之一阿巴德·谢尔，他也是策划慕尼黑事件的“黑九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他正改头换面，为组织新的一场恐怖活动而四处奔波。

那位利用法国电话除掉哈姆沙里的以色列电子专家，又寻迹来到了塞浦

路斯，在阿巴德·谢尔下榻的奥林匹克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这位电子专家断定，处决阿巴德·谢尔的最好办法还是电话。

这一天，看来并无异常。谢尔与往常一样到二楼餐厅用早餐。

监视谢尔多日，对其生活起居早已了如指掌的突击队员乘机来到他的房间门前，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间。

很快，一枚和作死哈姆沙里一样的可塑炸弹被放进了阿巴德·谢尔的电话里。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定时引信，而是一种更为精致的瞬发引信，只要有人拿起电话，瞬发引信就会起爆可塑炸药，从而引起猛烈爆炸。

接下来的事就变得很简单了。这位“死神突击队”队员从外面给旅馆打来个电话，要求和阿巴德·谢尔通话。接线员很快就把电话接通了。

当阿巴德·谢尔用完早餐返回房间取下电话时，随着一声巨响，爆炸毁坏了整个房间，他的身子被炸成碎片从窗口迸散出去。事后，这家旅店的女电话员回忆说，当时听到了“某种奇怪的声音”。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因为这是阿巴德·谢尔生前最后一个有意识的动作了。

这时，以色列特工就坐在距这家旅馆不远的酒吧倚窗的座位上，炸弹响过之后，两只盛满香槟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死神突击队”暗杀黑名单上接下来的一个人，是住在罗马的巴勒斯坦诗人瓦迪·阿卜杜勒·兹米特。这位富有的阿拉伯人挥金如土，他的邻居们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教授”。

但根据“死神突击队”掌握的情况，兹米特是“黑九月”组织在意大利的头子，负责把受“黑九月”重金雇佣的日本“赤军派”分子从德国边界送到罗马机场的就是他。同时，他还是袭击利达机场、杀死100多名以色列朝圣者的三名凶手中的惟一幸存者。兹米特还在意大利组织了好几次暴力行动。

慕尼黑奥运会刚刚结束三个星期。一队游客到了罗马机场。他们之中有一位以色列籍的美丽快乐的姑娘。在检查护照的时候，她对机场工作人员说，她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这个“不朽之城”访问。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姑娘坐到了一辆汽车里，她的头温柔地靠在她的“男友”肩上。“男友”驾驶汽车，在距诗人兹米特住宅不远的街口停了下来。在任何人的眼里，他们都是一对司空见惯的热恋中的情人。

此时此刻，诗人兹米特全然没有察觉，正当他与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郎待在家里男欢女爱时，一对奇怪的“情人”正在一辆停在他家对面的小菲亚特车里调情。一连好几个小时，那位意大利女郎都在痴迷地聆听诗人忘情地朗读自己的诗作。女郎对她所崇拜的诗人的双重身份自然一无所知，她更难想象，此时正是诗人的命运将要终结之际。

后来，女郎要回去了，兹米特含情脉脉、依依不舍地一直把她送上了汽车。当他向自己的住宅走去时，有两个人从阴暗处跳了出来，紧紧地跟上了他。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在距兹米特三米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响了，兹米特脑浆迸裂，只哼了一声，便倒在地上。

事情干完后，暗杀者跳上了那辆菲亚特车，车里的两位情人突然松开了手。几秒钟之后，汽车就无影无踪了。

不久，人们找到了这辆被人抛弃的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一点指纹。

1973年的春天早早地来到了大地。4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巴兹尔·库

柏西博士徒步穿过了协和广场。他中等年纪、学识渊博、深孚众望，是美国人办的贝鲁特大学的教授。

教授现在正在度假。他来到了马克西姆之屋前，然后停了片刻，打量着马德莱娜教堂的考林辛式圆柱。在炎炎烈日下，这些圆柱呈现出一种鲜艳的琥珀色。

教授一直都很喜欢这座教堂。在贝鲁特他的家里，他珍藏着先前从一位巴黎大学生的手中买来的一幅画。这幅画所描绘的就是这座教堂。在教堂的墙脚下，画着无数的花商在他们那四条腿的木桌上摊放着丛丛叠叠的花束。

然而，如此有教养的教授却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参加了向慕尼黑惨案的杀人犯提供武器的那个组织的活动。此刻，当夕阳轻拂着美丽的马德莱娜教堂那古老的石墙时，库柏西正谋划着给那些获准离开苏联的犹太人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些难民正经由维也纳去以色列。

一连几天来，库柏西博士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天，当库柏西正流连于风景如画的马德莱娜大教堂广场之时，有三名游客正在观光。他们悄悄地走近了库柏西博士。接着，三人一下子从口袋里拔出了无声手枪，对准“教授”扣动了扳机。

仅仅一秒钟的时间，库柏西就倒在地上了，鲜血从他的头部直往外喷。他又最后向后边跳了一下，接着倒了下去，半个身子斜躺在阴沟里，再也没有起来。

歼灭“黑九月”

现在，每一个人都闻到了风声。

凡是和慕尼黑惨案事件有关的每个恐怖分子都被“挂上了号”。

在欧洲发生了接二连三的暗杀之后，仍然活着的恐怖分子都感到大祸临头，纷纷龟缩到贝鲁特。

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认为在贝鲁特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种想法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场更残酷、更血腥的凶杀正等待着他们。

1973年4月初，一位名叫吉尔伯特·兰伯特的比利时商人来到了贝鲁特机场。他在豪华的桑德旅馆里为自己和他那迷人的女秘书莫尼克·布伦租了两个房间。吉尔伯特·兰伯特是乘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飞来的。

一个从罗马出发、经由阿里塔利亚来到贝鲁特的富豪工业家迪特尔·冯·阿尔特诺德也下榻在桑德旅馆。

第二天，贝鲁特机场又来了三名普通模样的实业家。他们是从巴黎来的夏尔·布萨特、从伯明翰来的乔治·埃尔德和安德鲁·梅西，后者是从法兰克福来的又一个英国人。一家德国旅行社为梅西在阿特兰塔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间。布萨特和埃尔德则住在科拉尔旅馆。

这些游客看上去都不像犹太人。

他们的护照全是正式的。他们讲着地道的德语、法语或英语，总是在旅馆里或旅馆附近的小饭馆里吃饭。这群人中惟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迷人的女秘书莫尼克·市伦。

这些“实业家”在贝鲁特逗留期间，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越轨的地方。

白天，他们和每一个初到贝鲁特的游客一样，在市内各处名胜古迹参观游览，而且各自都租了一辆默塞德斯牌轿车，这是完全符合有一定地位的人

的身份的。

然而，只要夜幕一阵临，他们的活动便有些异常了。他们总是驾车沿着拉姆拉特——贝达公路行驶。公路居高临下，两侧尽是矗立着的陡峭悬崖，崖底就是狭长的沙滩。

兰伯特和他的女秘书曾两次把车停在一座八层楼房的附近。从他俩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的样子来看，兰伯特留在比利时的妻子必将会同其喜新厌旧的夫君发生夫妻纠纷。

然而，“布伦”贴着她老板的耳边并不是谈情说爱。她在一米一米地逐段研究这座大楼的正面，把看到的情况默记在心里。当她看到新添的由沙袋掩护的岗哨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这个岗哨正好保护着大楼的入口处。为兰伯特工作的一名当地特工人员证实，这个岗哨是新近增设的。

当行人对这对情人送来异样的目光时，另外几位“实业家”也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尽可能地靠近大楼，为的是仔细观察进出大楼的通道、内部结构和防卫体系。

几天下来，“实业家”们如愿以偿，大楼内的结构情况甚至还有防卫体系，全被他们一一掌握了。

原来，“实业家”们侦察的这两幢大楼正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巢营。

4月10日晚，两艘以色列导弹快艇离开了海法港、驶向茫茫大海。导弹快艇上载有一支由蛙人伞兵部队和特战队员组成的奇袭队。这些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他们的反应迅速，能在复杂多变的战斗中随机应变，独立作战。

在特拉维夫，准备参加这次行动的各方面负责人全聚集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办公室里。

以色列特战部队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预定的行动计划是他们一手制定的，行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死神突击队”送回的情报的准确性。这些特战队员为这次奇袭行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零时57分正，以色列导弹快艇比预定时间提前三分钟到达目的地——对着贝鲁特的黎巴嫩海域。

通过“实业家”们设在海滩上的灯光信号，奇袭分队泅渡上岸，分乘几辆轿车，直捣恐怖分子的巢营。

汽车队按预定时间到达了目的地。训练有素的伞兵们无声无息地摸向那幢神秘的大楼警卫。一道冷光闪过，正在打盹的警卫喉咙上喷出一股鲜血，仅几秒钟，便一命呜呼了。

黑暗中，莫尼克·布伦——“迷人的女秘书”一身戎装，带领一队伞兵，直扑“黑九月”组织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纳贾尔的房间。

突击队员按照她的指点，冲向一个扣着铁门的房间，对着锁孔一阵猛扫。为首的士兵猛地一脚踢开大门，几个人旋风般冲进室内。这时，一丝不挂的纳贾尔正和一个漂亮的女恐怖分子躺在寝室的席梦思床上。

没有任何迟疑，以色列伞兵手起枪响，两人当场被打的浑身窟窿。

在另一套房间里，“黑九月”组织的首席军事指挥官卡迈勒·阿德万在睡眠中，被猛烈的射击声惊醒。他急忙从枕下摸出自卫手枪抵抗，躲在床下，对冲进走廊的突击队员开了火，然而他连开3枪都未击中目标，自己却在一阵急促的扫射中中弹身亡。

就这样，在“死神突击队”的死亡名单上，慕尼黑事件组织者又消失了

3 个名字。

被枪声惊动的恐怖分子，知道死期已近。困兽犹斗，纷纷抓起武器对着黑暗盲目地胡乱放枪，企图阻击以色列奇袭队。

人数上居劣势的以色列人暂时停止了射击，他们从恐怖分子的火力分布中发现，对手已大部分集中于大楼西侧时，两名突击队员掏出随身携带的 K409 反恐怖手雷，投进恐怖分子据点。

K409 手雷是韩国生产的一种不伤肉体，但却能使人产生精神错乱，暂时失去活动能力的新式防暴武器。这种呈圆桶状的手雷投出之后，外壳先炸裂，内置的 7 个爆炸机构立刻散开，在 2——4 秒钟内连续爆炸，在产生震耳欲聋巨响的同时，发出 5——7 万新烛光的强烈闪光，使人的视网膜和神经中枢受到严重刺激，处于昏迷状态。

几声巨响过后，K409 的效果出现了，绝大多数恐怖分子瘫倒在地，失去了抵抗能力。

遵照以色列指挥官的命令，突击队员们按原计划将 400 公斤烈性炸药从一辆汽车中取出，堆放在大楼中厅，两名工兵迅速装好了电力起爆管。

另外几名突击队员则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往汽车里抬几个大箱子，那里边、装的全是从恐怖分子头目房间里获取的绝密文件。

一切准备就绪，奇袭队指挥官下令立即撤退。然后，他对站在身边等候命令的两名工兵一挥手。

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之后，八层大楼像积木一样倒塌下来，躺在楼里的几十名恐怖分子全部丧生。

黎明前，无一伤亡的以色列奇袭队乘导弹快艇安全返抵海法港。这次行动是“死神突击队”对恐怖分子的一次最严厉打击。对以色列来说，那些缴获的文件更为重要，那里面有恐怖组织的情报员、间谍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些他们未来计划的材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死神突击队”决定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与慕尼黑惨案有牵连的恐怖分子，一个个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全部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对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恐怖分子总部进行的袭击，是对“黑九月”组织最致命的一击。它向世人表明：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瞒过“死神突击队”的目光，以色列凶狠的报复是无所不及的。

恶梦终结：千里奔袭恩德培机场

“空中客车”遭劫

1976年6月27日，一个美好的星期日。

湛蓝如海的天空上，平静地飘游着一叶扁舟。这是一架A30“空中客车”型喷气式大型民航机。乳白色的机身舒展着双翅，垂直尾翼向后高高翘起，在午后的阳光里，宛如娇小玲珑的白雪公主，和着发动机平稳舒缓的旋律在亚平宁半岛上空欢快地滑去。

“这是法兰西航空公司139航班，正从希腊雅典飞往巴黎。法航祝各位旅途愉快！”设在机舱舱壁里的隐形扬声器中，传出空中小姐用英、法和希伯来语连续广播的柔美声音。

法航139班机是往返特拉维夫——雅典——巴黎的固定航班。凌晨，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1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后，经过三小时飞行，在雅典着陆小憩，再次起飞飞往巴黎。

飞机在雅典着陆时，有游客打扮的三男一女四名旅客，中途说说笑笑地登上飞机。女乘客的护照上写着，姓名：布丽吉特·库尔曼；国籍：联邦德国；出生地：汉诺威；年龄：28岁；职业：大学生。

刚刚用过午餐的旅客们，倚躺在宽松的航空椅上，透过圆圆的舷窗，从10000公尺的高度俯瞰着机身下面波涛叠翠的海面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

“2000多年以前，这里曾孕育了辉煌的迈锡文化，公元前431年，这里爆发的战争使修斯底德跻身于著名的历史学家行列。”坐在舷窗边的美籍犹太学者爱波斯坦轻声赞叹着。他是专门研究欧洲史的。2000年对他，对欧洲似乎已经是极限。在他看来，那比这更早的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石碑、中国秦兵马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到了巴黎你会感慨更多！”他身边的女友埃丽娜说。这个身材硕长，婀娜健美的金发姑娘此刻正倚偎着他。白嫩的脖颈，高耸的乳房和从裙子中裸露出的光滑大腿，已经牵动了周围几个阿拉伯商人贪婪的目光。

20分钟以后，“空中客车”已经可以窥视爱琴海蓝色的胸膛了。

雅典登机的女乘客神态自若地拉开了她的旅行包，这是一个体态优美的雅利安姑娘，一头秀发如同一匹瀑布，不夹不束一直倾泻到腰间，光彩耀目。

姑娘身边的一个犹太老妇人以犹太人对这个种族的任何人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随便向她的旅行包送去敏感的一瞥。30多年前，在纳粹德国煽起的那场“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法西斯狂飙中，数百万被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惨死于希特勒党徒的屠刀下，这悲惨的往事至今使犹太人记忆犹新。突然，老妇人的眼球凝固了，随即脸色泛白，头一偏，颓然倒在座椅上昏晕过去。

布丽吉特·库尔曼从旅行包里提出的是一支乌黑锃亮的瑞典“欣达”式手提机关枪！

此时，139航班在自动驾驶仪操纵下，改入平飞。机长巴科松了一口气。他拿起电话，要后舱空中小姐给他和旁边的副驾驶送两杯咖啡来。

“砰！”地一声，驾驶舱门开了。巴科扭头一看，突然，脸色变了。

“你们……”他捅了一下副驾驶，声音有些颤抖。

副驾驶是个年轻人，刚一回头便一声惊呼。

一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从后面顶住了正驾驶巴科的头颅，“降低高度，航向 130，转飞利比亚班加西机场！”

低沉恐怖的命令如同枪管一样冰冷。至此，巴科和 139 航班已经别无选择。

特拉维夫以南 100 公里。以色列贝尔巴希空军基地建立在一块沙漠绿洲中。相传，犹太人的祖先阿布拉哈姆曾在这个城里掘井驻兵，鲜为人知的以色列空军紧急作战指挥中心就设在这里。

在距地面 300 尺的地下作战室中，中央控制中心光线暗淡。正墙上，是正在显示地中海沿岸，及其附近海域上空飞行区域的巨大荧光屏，屏幕上每隔数秒钟，即切换一次显示区域。各种形状的彩色图形、符号、数字令人眼花缭乱，闪烁不停的绿点表示正在飞行的飞机，弯曲的白线则代表空中管制区和雷达扫描区的分界标志。

硕大的荧光挂屏下面，并列着一排雷达监视器，它分秒不差地显示着该地区每架飞机的经纬度。所有测得的数据，都将在另一侧的计算机中心予以复核。在那里，两架美国“IBM”公司的高速计算机，以每秒数千万次的速度“验证”着每一架飞机的航线和高度。

突然，标号为“F139”的一个绿点从显示屏幕上消失了，监视器灯和计算机蜂鸣器同时发出声光信号。

年轻的操纵兵心里一惊。他知道，民航机一旦从屏幕上消失，多意味着飞机突然出现意外。他随即旋动开关，把显示器增益开关扭到极限，希望那个熟悉的绿点再次出现。

“糟糕！”他的大脑神经立刻出现了不祥的预感。

“法航 139 航班在雅典以南上空突然失踪！”他马上向值班军官报告。

“迅速查明情况！”值班军官命令。

操纵兵一按计算机终端打印机开关，“IBM”计算机在瞬间便送出一组数据：F139 航班，法航 A—300 型飞机，由特拉维夫经雅典至巴黎。巡航时速 800 公里，平飞高度 8000 公尺，载有 245 名乘客和 12 名机组成员。

“立即报告空军司令部，通报内阁交通运输部及以色列航空公司！”值班军官又一次命令，几秒钟后，他的耳机中就响起了以色列导航中心空中管制官急切的英语呼叫：“F139、F139，这里是特拉维夫导航中心，请速回告你的位置！请速回告……”

天啊！这就是最现代化的“空中客车”坐舱？当巴科在一名劫机者押送下来到客舱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舷窗全被关死，只靠几盏舱壁灯照明。昏暗的灯光透过混浊的空气，映在失魂落魄、精疲力竭的旅客身上，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空调被关上了，没有一丝风。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像烟道里的烟气，直往巴科鼻孔里钻，他的五脏六腑开始翻腾。“不要东张西望，快回驾驶舱！”押送他的劫机者猛地在巴科背上推了一掌。

地上肮脏得没法下脚，大人的呕吐物和小孩的屎尿全部搅和在一起，厕所已被关闭，便急的人只好就地解决。

“上帝！上帝！我随你去那路撒冷！”被库尔曼吓晕的那个犹太老妇人在冥冥之中念念有词。

“给我住嘴！”库尔曼一个耳光过去，老妇人脸上多了五道暗红色的指

印。

“哈哈！我们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端出香果、佳肴……”她疯了，强烈的刺激终于摧毁了她的神经。

历史学家爱波斯坦脸色苍白地瘫在座椅上，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过两次了，多亏了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和女友的照顾。刚才，女友也因挡不住折磨而呕吐了。他濒于崩溃的神经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下次心脏病发作时，干脆把急救药免了。

“乌于达夜航计划”

噩耗首先在以色列内阁得到证实。

这一天，以色列内阁正在召开会议。下午1时30分，即139航班被劫持后5分钟，最年轻的阁员、运输部长雅可比就向内阁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特别指出，在机上的245名乘客中，有83名以色列籍犹太人。

劫机！曾担任过以色列陆军总参谋长的总理拉宾，迅即做出了可能性最大的判断。

在他的紧急动员下，一个以总理为首，由国防部长佩雷斯、摩萨德局长霍菲、外交部长阿隆、运输部长雅可比、不管部部长加利利和总参谋长古尔将军组成的应急指挥部成立了。

遵照霍菲的命令，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捕捉有关法航139航班和乘客的消息。

两小时之后，潜伏在利比亚某地，代号“女妖”的摩萨德特工，发回第一份密电：“被劫持的139航班A—300客机已在利比亚班加西机场着陆并加油，似有再次起飞迹象。”

午夜，一名打入巴解组织上层的情报人员来电称：已查明，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策划了这次劫机行动。该组织重要干部瓦第阿·哈达德医生力行动直接指挥者，飞机将被劫往乌干达。

霍菲对哈达德的名字并不陌生。在情报部门的“巴解组织危险分子”档案里，42岁的哈达德是一名狂热的国际反犹太游击队领导人。在他指挥下，其部下曾于1972年5月劫持过一架比利时萨伯纳航空公司的客机。

次日凌晨，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架载有83名以色列乘客的法航飞机被劫往乌干达的消息。

广播每隔10分钟重播一次，中间插播以色列国歌“哈的卡瓦哈”。

除了各种庆典日，平时播放国歌，必有重大事件发生。“六日战争”时，突袭埃及的以色列空军第一攻击波飞行员，就是在“哈的卡瓦哈”的乐曲声中振臂高呼“上帝保佑以色列”后，驾机起飞。“十月战争”中，埃及军队突破“巴列夫防线”后20分钟，国歌就响遍了以色列每一角落。

渐渐，音乐声越来越响，像地中海汹涌澎湃的早潮，女播音员的声音也突然变得尖厉、凄惨、悲凉，简直就像母猿在血色黄昏中吼向旷野的嘶鸣。

整个以色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劫机事件搅翻了。

这时，法航139航班已经进入乌干达恩德培上空，被维多利亚湖三面包裹的恩德培半岛从空中看去，就像一个从乌干达本上割下来的金皇冠。

A—300“空中客车”掠过波平如镜的维多利亚湖，平稳地降落在被红色沙质包围的恩德培机场宽阔的跑道上。引擎倒转，发出阵阵轰鸣、满脸倦容的巴科拉下制动器，飞机缓缓滑向停机坪。

动机者们雀跃欢呼。

停机坪已经被由乌干达总统阿明率领的一支精锐乌干达伞兵包围。在其支持下，劫机分子将全部乘客扣为人质，押往恩德培机场候机楼。

6月29日，乌干达国家电台广播了劫机者的一份声明，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西德、肯尼亚、瑞士、法国的总计53名“革命者”，作为释放法航139航班人质的条件。乌干达电台还广播：出于正义和人道主义，乌干达总统阿明愿意在劫机者和以色列之间充当“公正调停人”。

6月30日，全体以色列内阁成员默默无言地坐在总理拉宾的官那里。三天以来，内阁会议已经举行了好几次，但没有一次议出结果。

疲倦、沮丧困扰着他们，由于劫持者态度强硬，几天中通过各种外交渠道进行的努力全都失败了，阁员们个个愁容满面。

刚才，他们接到由乌干达政府转交的一份劫机者的最后通牒。劫机者声称：如果以色列政府在7月1日下午2时前不做出满意的答复，他们将每小时处死一名犹太人质，直到以色列政府答应条件。

人命关天！10分钟后，“以色列建国史上一项最屈辱的决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了。内容是与劫机恐怖分子谈判，并呼吁他们把7月1日的“限期”推迟到7月4日。

拖延！每一名阁员都知道，一切可能的计划都需要时间。为了掩人耳目，《以色列时报》7月1日下午头版头条仍是《哀告劫机者书》。

然而，暗地里，以色列的政客们在忙碌，军人们在忙碌，作为大卫国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战队员们更忙碌。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7月1日当天，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化妆成商人，分乘两架以色列航班，抵达与乌干达毗邻的非洲国家肯尼亚。晚间，即由陆路秘密越境潜入乌干达。

仅仅一天时间，摩萨德便搜集到了乌干达军队和劫机分子的如下情报：

乌干达军队总兵力2万1千人，拥有坦克、装甲运兵车270辆，大口径火炮60余门，包括米格-17、米格-21在内的各型飞机80余架。乌军兵力二分之一部署在恩德培和首都坎帕拉之间。恩德培机场附近，驻有两营机械化步兵，装备若干防空火炮和坦克，平时，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执勤分队不足70人。

更令以色列军方高兴的消息是，直到今天，动机分子们并未向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在关押人质的候机大楼“遍布炸药”。

按照美国——以色列秘密情报协定，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发来了有关恩德培机场的最新情报：机场新旧两条跑道的长度、宽度，机场油库及贮油种类，关押人质的旧候机大楼外观及内部布局，驻场警戒部队防主火炮、坦克、兵力配置详图，机场雷达种类、数量和“盲区”特点、民航班机进场要领等。

万事俱备！以色列军方最后下定了用武力解救人质的决心。

以军总参谋长古尔将军在同幕僚们彻夜筹划后，走进了总理拉宾的办公室。

总理宽大的黑色办公桌上，摆着由古尔起草的那份题为“乌干达夜航计划的文件”。

首先映入总理眼帘的是扉页上的“AAA”，这是以色列最高密件等级的标号。即使在内阁中，这种密级的文件也只供总理和几名核心内阁成员阅看。

在他的身后，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那路撒冷圣城全景油画。为了这座世界上宗教色彩最重的城市，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们已经为争夺它

进行了几千年的战争。

伏在办公桌上的以色列总理正在审阅“乌干达夜航计划”，手里握着一支闪闪发亮的美国“派克”金笔。

按照以色列宪法，总理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军方拟定的任何作战计划须经其批准后方可执行。

“你知道这支笔的分量吗？”总理不动声色他说，“它将决定83名以色列人质的生死命运。”拉宾翻完最后一页文件，目光落到古尔脸上。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军人，他深知“乌干达夜航计划”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和困难。

“一个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不是吗？”

“完全是。也正因为此，它亦将载入世界著名战例。”古尔少将用世界上所有国家少壮派军人固有的那种自信回答拉宾。

拉宾手中的笔似有千斤之重，几次欲在计划上签字，但最终还是犹豫了。拉宾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所有的人看来，古尔制定的这个“乌干达夜航计划”，也就是派遣突击队突袭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作战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了。

乌干达位于非洲腰部，距地处西亚的以色列约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整个东半球才有几个四千公里呢？且不说这中间还隔着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这些国家全是渴望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永远抹掉的国家，尤其是容留劫机恐怖分子的乌干达本身，就是个最狂热的反犹国家。

乌干达总统阿明，原是英军皇家复枪团的一名军官，身体魁伟、作风强悍、擅长拳击，曾多次获得英军重量级拳击冠军。骄横的阿明，曾不止一次地嘲笑那些在阿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阿拉伯将军“软弱无力”，并表示，迟早要让不知天高地厚的“犹太佬”，尝尝他的“乌干达铁拳”。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突击队一旦踏上乌干达土地，它面临的对手，就将不再是几个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国防军。

力量悬殊之巨，已经超出了常人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去战斗，不如说是去送死！

从表面上看，古尔的计划是完全没有理智的、疯狂的幻想。

但在拉宾看来，恰恰就是这一点，使计划成为可能。鼓励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是以色列军队常胜不败的法宝。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拉宾最后下定了决心。“乌干达夜航计划”正本扉页上多了一行希伯来文字，那是拉宾的亲笔签名。

当拉宾把这一纸千钧的计划还给古尔时，神情变得严肃而深沉：“突击队指挥官是谁？”

古尔双腿立正：“总指挥由伞兵司令薛姆尤担任，袭击分队指挥官是乔那桑·内特雅鲁中校。”

“我要去部队营地接见他们，就现在！”

空前的远征

一小时后，拉宾的车队驶进了代号为“野小子”的以色列特种作战部队训练场。薛姆龙准将和内特雅鲁中校率队在营区入口处列队恭候。

古尔向他们宣读了“乌干达夜航计划”。

此时的薛姆龙——这位以色列最年轻的将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考究的呢料深黄色将军制服，已经被一身花纹斑驳的尼龙避弹迷彩服所取代。

“我有我的理由，”薛姆龙曾私下对内特雅鲁说过，“每当我穿上和你们一样的野战服，就会产生一种亲临前线的感觉，仿佛我已在前线率队冲锋，这将有损于我神经高度亢奋，反应更加敏捷。”

拉宾与全体军官握手后，来到薛姆龙面前，“我想问你一句，这次行动会不会失败？”

“失败不属于以色列！”薛姆龙立正高声回答。

哀兵必胜，拉宾深知这一点。

“有一点我要重复一下。”古尔说：“全部作战行动必须在4日凌晨2点半前结束。那时英国不列颠航空公司的‘子爵号’伦敦——毛里求斯航班将在恩德培机场降落，以色列不想惹恼大英帝国。”

“还有什么训示！”薛姆龙问。

拉宾和古尔交换了一下眼色，神情庄重他说：“以色列荣誉在此一战！”

这时，薛姆龙的老上司，曾任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的现任摩萨德局长霍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给薛姆龙一点帮助。

按照霍菲的指点，薛姆龙和内特雅鲁驱车驶向一处神秘的地方。

40分钟后，他们停车了。距他们停车处20码开外，霍菲和几名随从正向他俩走来。

薛姆龙和内特雅鲁钻出汽车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荒凉的沙漠中，一座土木结构的大型机场赫然出现在眼前，就像阿拉伯神灯唤来的宫殿。看得出这是模型，但却与真正的恩德培机场形状完全一致。

“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们将去的恩德培机场。”霍菲在一旁不无得意他说。

“多么精确，连一级台阶都不少！”内特雅鲁在“候机大厅”前，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根据摩萨德特工和美国提供的卫星照片突击搭建的。

在神通广大、无往而不胜、以色列举国引以自豪的“耳目”摩萨德和现代科学技术面前，一切都难以隐瞒。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就看你们特种部队的了。”霍菲说。

远处，“梅卡瓦-1型”坦克往来驰骋，烟尘冲天。近处，是摩萨德便衣警戒线，三三两两的便特特工在沙丘和灌木丛中时隐时现。

霍菲同他俩分手时说：“这一带已被完全封锁，明天你们把部队带来训练。你们还有整天时间，但是，这也是惟一的一天。”

在老上司面前，薛姆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火热的太阳煎烤着大地。即将万里远征的以色列反恐怖特种突击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战前演练。在声嘶力竭的呐喊中冲锋、卧倒、射击、爆破、擒拿，头带红色贝雷帽的士兵们，全都像发了疯一样不知疲倦地反复冲杀着。没有命令，中止进攻就是犯罪。冲锋时，任何一丝迟疑都意味着耻辱。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能拼着头颅死命一击。

突击队的个人素质和战斗技能是不容怀疑的。内特雅鲁的部下个个身经百战。在197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赎罪日战争”中，就是他们，在沙龙将军率领下，驾驶缴获的埃及坦克，回兵西进，从埃及两个军团结合部，插入西

岸，使东渡运河的埃军腹背受敌，奇迹般地扭转了战局。

“百里挑一，才能以一当百。”薛姆龙在内特雅鲁选调突击队员时再次强调。

一小时之后，由部分摩萨德特工和“野小子”特种作战部队屡经战火锤炼的280名精兵悍将组成的突击队，已经集中到了内特雅鲁麾下，那些未被挑选上的士兵难过地流出了眼泪。

连接亚非两洲的西奈半岛，是一个切割的石灰质高原。它的南部，是花岗岩交错形成的卡特里纳山。高原东部又以极大落差陡降到亚喀巴湾。这是一个干旱的世界，战略重地沙姆沙伊赫就位于它的最南端。此刻，它又成了以色列的君士坦丁堡，以色列突击队十字军式的远征将从这里出发。

的确，这是一次空前的远征！横跨大洋的远征。4000公里的空中距离密布着十余个敌对国家，而一支不到300人的突击队，却要从这布满荆棘的险途中神速穿越，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又不可想象！

的确，由于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革命性进展，分毫不差的精密雷达连空中一片金属屑部不会放过，更何况一个庞大的军用机群。在现代战争中，任何一次“超国界行动”，如果没有钢铁的翅膀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支援“乌干达夜航计划”，以色列空军慷慨献出了自己的精华：5架C-130“大力士”军用运输机、8架F-4E“虎”式喷气式战斗机、2架“波音707”远程运输机。

“十字军”是庞大的。如果是检阅，这机群可称威武，但作为一支奇袭机群，不免有些笨重。

然而，笨重是必要的。一切都经过电子计算机精确计算。

3日傍晚，当落日正缓缓地向红海海面下垂之时，突击队驾驶的飞机滑过被烈日暴晒后迷雾升腾的跑道，直刺云霄，渐渐落入血红的晚霞之中。

地面、空勤人员个个双手合十、默默地为这些生死未卜的勇士们祈祷、祝福。

飞机在爬升。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无数地面物体以极快的速度被“浓缩”变小。从空中看，不仅以色列这个“袖珍国家”，就连与之毗邻的几个阿拉伯国家，此时，也凝聚成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块块黄斑。

一身戎装的内特雅鲁，在“C-130”一号机的前部客舱正襟危坐。眼前的景致，使他想起了几天前刚刚看过的那些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传送给摩萨德的大比例卫星照片。那上边，阿拉伯和以色列赖以自豪的一切：金字塔、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阿斯旺高坝、圣城那路撒冷锡安山圣殿、犹太教“哭墙”全都不见了。依稀可辨的只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绿野、地中海东岸诸国的褐色高原和苏伊士运河的蓝线……

思绪中的蓝色开始蔓延扩大，铺天盖地的蓝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扑来，刚飞过蒂朗海峡，飞机便急剧降低高度，紧贴红海海面飞行。

狭长的红海，被两块神秘而荒凉的沙漠拥抱着。西边是埃及，东边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从这里直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长达数千公里。他们每一分钟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以色列南部惟一的出海口，有形和无形的眼睛成了无数张网。

内特雅鲁回头望去，低调色彩的机舱里，只亮着几盏航行灯，颇有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山洞”的神秘气氛。部下们全副武装，姿态各异，正闭目养神。

他知道，这些曾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虎狼之兵，此刻，内心世界绝不会像他们的表面一样安详恬静，只要他把座椅上方的告警红灯轻轻一按，他们便准一个个像弹簧一样蹦起来，在一秒钟内抽出手枪——30米内枪枪10环。

机群在红海最窄处的德曼侮峡猛然右转，以超低空突防方式，纵贯吉布提领空，取道埃塞俄比亚，进入肯尼亚空域。担任指挥和野战医院任务的两架“波音707”降低高度，在肯尼亚内罗毕埃姆巴卡西军用机场降落。

与以色列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肯尼亚政府事后说，由于以色列是世界民航组织成员国，故按国际法惯例，肯尼亚政府不能拒绝其民航机在内罗毕机场紧急降落的请求。

“检查装备！”机群刚刚进入乌干达领空，内特雅鲁便发出命令。沉寂多时的机舱顿时被凝重。紧张而忙碌的气氛所打破。突击队员们对全部作战装备进行了最后检查。

66型毛瑟枪，63/SGI突击步枪，乌兹11型冲锋枪，红外线微光夜视仪……以色列突击队使用的武器堪称世界一流。

最后，各突击分队军官又挨个检查了每个士兵身穿的凯夫勒防弹背心，这种由芳香族聚氨酯纤维制成的防弹服，防弹能力五倍于同等重量的钢甲。

内特雅鲁抬腕看了一下夜光表：

22点30分。凭他的感觉，这架C-130正以每小时460公里的巡航时速飞行，再过十几分钟，全部飞行将结束，4000公里属于历史了。

22点40分，突袭机群进入恩德培机场雷达控制区。摩萨德安插在机场附近的特工用预定频率，接通了盘旋于乌干达维多利亚湖上空的佩莱德座机：“机场一切正常。”

经过7个多小时的飞行，以色列突袭机群按计划，在午夜10时45分，乌干达时间11时45分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远远望去，整个机场灯火通明，毫无戒备迹象。

机舱里铃声大作。“战斗警报！”全体突击队员持枪一跃而起。

扩音器响了：“我们现在恩德培机场上空，机群准备强行着陆。”

停放在飞机后舱中的所有装甲车、吉普车随即发动起来，浓烈的汽油味立刻充斥了整个机舱，轰鸣声响成一片。

此刻，恩德培机场塔台雷达已经发现了这群不速之客。

“Where from? And where to?”（哪里来？到哪里去？）塔台飞行监察官用熟练的英语在国际民航通用频段上发出一连串询问。

“这是东非航空公司航班，我们从以色列运来了劫持者要求释放的巴勒斯坦人，请允许降落。”

以色列人的回答十分流利，因为谎言已经重复练习了上百遍！

“C-130”一号机一面与指挥塔周旋，一边率先降落。接着，另一架“C-130”二号机以一种可紧急复飞的姿态，尾随进入跑道。在一片轰鸣声中，“C-130”三号机也在刚刚启用的新跑道上着陆成功。

指挥塔里一片欢呼。强悍的以色列终于“屈服”了！

急于报功的人们立即拿起电话，想抢先把这消息报告阿明总统，但电话却打不出去。

按预定计划，从23点起，摩萨德已经切断了机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狂热的情绪，驱使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拨号，他们不知道，胜利的梦与他们早已无缘了，而一个恶梦，却带着死神正向他们逼近——数百名武装到

牙齿的以色列军人来了，他们跨越 4000 公里，突袭一个国家，一个首都，一个机场。

这是梦，可又不是梦。

可以感到飞机在急速下降，耳膜被挤迫得生痛。

“G-130”重约 70 吨。此时，它已经把全部副翼收起，4 个涡轮螺旋桨已经先后停下转动，同时，打开着陆减速伞。突然的失速，使两侧机翼无法承受笨重的机身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机翼弯曲得几乎要折断。

“轰隆”一声巨响，又两颠。飞机触地！

美利坚航空工业的尖端技术和犹太民族的智慧同时创造奇迹。

内特雅鲁命令道：“准备冲锋！”

装甲运兵车和美式 GMC 军甲吉普满载突击队员，驶向飞机后舱门。满脸油质迷彩、沾满尘土的野战伪装服，泛映着冷光的各种杀人利器，使这些突击队员们恍如一群自天而降的凶神恶煞。

飞机在刹车，负重的起落架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发出尖厉的啸叫。

为了防止被机场探照灯照射，缩短冲锋距离，内特雅鲁命令飞机继续滑行，驶出跑道，尽量向扣押人质的机场旧候机楼靠近。

后舱门在飞机滑跑中已经打开，恩德培机场跑道灯如流星般掠过。

“乌干达——中非的明珠！”内特雅鲁心里一阵冲动。作为一名著名美籍犹太学者的儿子，他早就知道，脚下这片土地在本世纪初，曾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先驱们魂牵梦萦的“犹太国”建国之地。

而今天，他来了。

飞机停稳。但发动机没有停车，小拇指般粗壮的高压喷油管，仍不停地向发动机燃烧室喷吐着高烃烷燃料，以便一有情况就紧急升空。

“冲锋！”内特雅鲁大吼一声。驾驶吉普车从后舱门第一个窜出，从数架飞机中涌出的大批装甲车紧随其后，仿如怒潮决堤，势不可挡。

内特雅鲁把油门踩到极限，车如离弦之箭，直扑候机楼大战前，内特雅鲁根据不同任务，将自己所率地面突击队分成了 4 个突击组。

第一突击组 35 人，由自己率领，乘三辆装甲车，以神速动作突击候机大楼，抢夺人质；第二突击组 30 人，乘装甲车攻击塔台和军用停机坪。停放在机场的乌干达军用飞机，对返航的以色列机群威胁很大，必须将其全部摧毁在地面；第三突击组 36 人，负责夺取机场油库并为自己飞机加油，同时伺机夺取法航的 A-300“空中客车”；第四突击组有两个任务：一是随时准备增援第一突击组，二是在通往机场的重要道路上设伏，阻击乌干达援军。

真是运筹帷幄，机关算尽！

奇袭 45 秒

恩德培机场旧候机楼内灯光昏暗。惊恐万分的人质们迎来了第 6 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劫持他们的恐怖分子昨天就向他们宣布：如果以色列当局在最后期限，仍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就将每隔 4 小时处决一名人质，直到以色列政府就范或是将人质斩尽杀绝！

这天下午 5 点，乌干达总统阿明身着雪白的总统礼服，乘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来到机场。他对人质们说：为了拯救你们的性命，我已经想尽了办法；至于能否在最后期限内解决危机，就看以色列政府了。

说完，他洋洋得意地走了。在过去的 72 小时中，由于劫机事件，乌干达这个小国，竟成了世界舆论的中心。在刚刚结束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阿明出尽了风头。

9 点已过，劫机恐怖分子伯泽和布丽吉特在候机大厅门前警戒，另一个恐怖分子加贝尔则带领一名巴勒斯坦“敢死队”成员，在人质当中流动巡视，一个头缠阿拉伯头巾的巴勒斯坦青年手持苏式冲锋枪，守候在候机大厅北侧。

疲惫不堪的人质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自从昨天听到那个五雷击顶的消息后，许多精神崩溃的人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那神情，就像当年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的前夜。

11 时 50 分，内特雅鲁的吉普车旋风一般出现在候机大楼门前。几名突击队员在疾驰的车上突然开火，准确的射击，使十几名担负外围守卫任务的乌干达士兵全部毙命。

车到人到。内特雅鲁推开方向盘，端起冲锋枪朝候机大厅猛扑过去。在他后边，狂飙似地紧跟着 35 名突击队员。虽然灯光很暗，但他们奔跑如飞，以色列沙漠中一整天的战前演习极大地帮助他们。

枪声爆起，布丽吉特第一个跳了起来。她一切都明白了。事已至此，只有毁灭一切，包括自己！

另外几个动机分子也从枪声中知道大事不妙。他们自知难逃一死，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做最后抵抗。

布丽吉特明白以色列人为何而来，她端起枪逼近人质，手指在扳机上加力……

枪口前，是一位犹太男孩，典型的犹太脸庞上闪烁着一双极度惊恐的大眼睛。布丽吉特的手指松下一下，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过程只延续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万死不辞的冷漠神情，扳机被再次扣紧。

千钧一发之际，内特雅鲁率队冲入候机大厅，全体人质和劫持者都被惊呆了。

“卧倒！”一声凄厉的希伯来语的大声呼叫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响彻大厅四壁，并立刻产生巨大的回响。顷刻间、所有以色列人质都听懂了这只有他们才能明白的命令，赶紧趴在地上。

一幅奇特的画面出现了。夹杂在人质群中的劫机恐怖分子，和十余名乌干达守军顿时像海潮退尽后的礁石，裸露在以色列突击队员的枪口前！

没有任何一丝迟疑，36 支乌兹型冲锋枪以极高的射速喷吐出火舌，稠密的火网吞没了一切。

劫持者和乌干达守军在弹雨中痉挛。

候机大厅，四壁密布弹孔，粘满血迹，火药的硝烟几乎要窒息呼吸。

几秒钟后，大厅里暴涨起呻吟与哭喊的狂潮。

这里的战斗只持续了 45 秒钟便告结束。劫机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守军全都被打死，突击队无一伤亡。惟一不够理想的是，两名来不及卧倒的人质被误伤。

事后，据乌干达人统计，在这些被打死的人身上，总共出现了近千个弹孔，平均每人身中数十弹。

一部世界战争史表明，奇袭作战对于没有准备的一方，只意味着两个字：

杀戮。

射击停止后，突击队员立刻把被伤的人质和 4 名受伤乌干达士兵抬出大厅，运往二号机紧急抢救。

高爆手雷的巨响和火箭弹的轰鸣从外面传来，另外几个突击小组也相继大打出手，停放乌干达军用飞机的停机坪已是火海——“陶”式导弹在这里，又一次像在西奈坦克战中一样大显身手。它那能在瞬间高速贯穿坦克钢甲的巨大侵入力，毫不费力地便穿透了排列整齐的一队队米格式飞机银灰色的机体。

在猛烈的爆炸和冲天的烈焰中，乌干达空军精锐不复存在攻击塔台的战斗进行得却不顺利。顽强的乌干达守军经过一阵慌乱之后，调整了部署，在来自指挥塔上的猛烈侧射火力掩护下，驻守机场的乌军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击。

苏式“卡尼什科夫”冲锋枪射出的绿色光弹、加上“p11L”火箭筒，还有打平射的四管高射机枪，在以色列突击队前进道路上交织成弹幕，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在这关键时刻，内特雅鲁把人质全部送上飞机后，率队赶来支援。在他的指挥下，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第一次齐射，就打哑了乌军几个重要火力点。正在集结冲锋的乌军步兵，失去了火力掩护后正待撤退，刚好遇上以色列突击队转移火力，几十支冲锋枪像刮风一样射出的子弹，立刻使成群的乌干达士兵扑倒在机场坚硬的混凝土跑道上。

兴奋至极的内特雅鲁同他身边的几名突击队员，平端起冲锋枪，干脆从掩体后面冲上跑道，迎面扫射正在四散溃逃的乌干达士兵。

就在这时，塔台上一处乌军火力突然复活了，大口径机枪从侧后击中了内特雅鲁。内特雅鲁大喊一声，慢慢地倒了下去。

就在他倒地的同时，第一架满载人质的“大力士”飞机正急切地扑向夜空。从突击队落地到返航的第一架飞机起飞，仅用了 40 分钟。

热浪从尚未完全闭严的飞机后舱门卷入，肆虐地煎熬着挤满机舱的人质。脱险后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一些老人和妇女儿童禁不住哭泣起来。

指挥官阵亡！这消息立刻在以色列突击队中引起了空前的愤怒。狂暴的以色列士兵在装甲车掩护下，不顾一切地冲向塔台。有两名士兵甚至把载有速射无后座力炮的吉普车，开到距塔台仅数十米处，进行抵近射击。

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下，仅数分钟，高大的塔台便在浓烟烈火中化为废墟，怒不可遏的以色列士兵乘势冲进去，捣毁了所有设备。

在特拉维夫以军总参谋部，参谋人员正紧张关注着“乌干达夜航计划”作战结果。

一个小时以前，盘旋在坎帕拉南边维多利亚湖上空 8000 米处的佩莱德座机，已经发回了“袭击成功”的第一份电报。

内罗毕时间 2 时零 6 分，运载人质的“C-130”二号机率先在肯尼亚内罗毕机场着陆，不一会儿，佩莱德座机“波音 707”一号机也跟着降落。轻伤员立刻被转移到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波音 707”二号机上进行抢救，重伤员则被急速送往肯尼亚肯雅塔国立医院。

在此后的 30 分钟内，“C-130”三号、四号、一号机相继到达。为了安全起见，摩萨德情报人员与内罗毕警署配合，在以色列机群附近设置了隔离线。

凌晨 2 点，阿明正在昏睡。宽大的席梦思软床上，躺着他和两个妖艳肥硕的白种女人。这个拥有数百名“妃子”的昏君，素以“淫魔”著称。

彻夜纵欲加上为解决人质问题而提前结束非统组织例会急速返国的旅途劳累，此时，这位昏君正鼾声如雷。

一阵电话铃响，以色列原驻乌干达军事顾问团团长沙列夫上校，从特拉维夫打来电话，劈头一句就是：“承蒙关照，非常感谢！”说完，电话即断。

由于所有通讯线路均被特战队员们切断，睡意正浓的总统此刻仍被蒙在鼓里。他迷迷糊糊放下电话，摇晃着粗壮的躯体扑向寝床，两个白种女人裸露的肥嫩胴体又唤起了他的欲火。

就在这时，贴身侍卫官气急败坏，神色惊慌地闯了进来。

恼怒至极的阿明正待发作，“以色列突击队袭击恩德培机场，全部人质被抢走，守军和机场设施损失惨重！”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五雷击顶，阿明顿时呆若木鸡。

7 月 4 日凌晨。一支由阿明亲自率领的乌干达装甲纵队，隆隆驶进已成一片残垣断壁的恩德培机场。他们刚好赶上为以色列人送行。最后一架 C-130 大力士飞机唱着歌，像一只斗胜的公鸡，从他们头顶 5000 米上空掠过，盘旋两周后，转而向南凯旋而去。

当天下午，阿明接通了特拉维夫的电话，他抗议以色列突击队对乌干达机场和军队的“野蛮袭击”。

然而，谁心里都明白，抗议是徒劳的。

最后，他又说，“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钦佩以色列有一支无所不能的特别突击队。”

上午 10 点，由肯尼亚返航的以色列机群，编队进入以色列领空。在这之前，以色列绝大多数国民已经从凌晨 3 时的特别广播中，得知了人质获救的消息。

这是一次真正的凯旋。机群降低高度，在长约 120 公里的以色列核心地区泽夫隆——夏隆沿海平原上空飞过。到处是一片欢呼，整个以色列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全世界的犹太人仿佛在一夜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美国犹太富商们从纽约汇来了巨款，简短的附言只有一句话：勇敢的大卫王子孙应予奖赏！

奔袭恩德培机场大功告成！特种作战部队立了头功！然而，此时此刻的薛姆龙却是冷静的。他的身边，躺着已经开始僵硬的内特雅鲁的尸体，他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下一个回合的厮杀即将来临。

“外科手术”：横扫巴比伦

核设施的巨大爆炸

1979年4月4日，三名年轻的男子，乘晚班客机从巴黎飞抵法国南部小城土伦。他们三人虽是老熟人，却在当晚分道扬镳，分别住进三家二流旅馆。这几位先生除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外，别无它物。他们亮出法国护照，全部预付了一夜的房费。深夜11时许，三人几乎“不谋而合”，同时离开旅馆，先是漫无目的地在城区散步，以便判定身后确实无人盯梢。接着，他们在火车站附近一条黑暗的小巷内会面。

停在那里的一辆“雷诺12”型轿车，载着他们驶向土伦北郊一座孤零零的别墅。途中，没有人说一句话。轿车拐进一道院门。别墅内，有四名男子在等候他们。

“你们搞到卡车了吗？”一位新来的客人劈头就问。被称作“吉尔贝特”的那个人点了点头：“三天前就搞到了。”

“第一方案还是第二方案？”

吉尔贝特说：“我们想去偷。只要稍有不测；就改用第二方案——炸掉它。”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吉尔贝特答道，“天气预报说，明天阴天。夜里没有月亮。”

众人围着桌子，仔细研读那张盖满了整张桌面的大地图，这是“地中海海军造船厂”的平面图。

半夜1时许，他们七个人又悄悄地再度分手。

这七个行迹可疑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以色列特战部队成员。

不错，以色列军方正在策划对伊拉克实施一次打击。

战场——土伦南部7公里处，傍海的塞恩。塞恩实在称不上是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颗明珠。那里既没有沙滩，也不见古城，连令人神怡的小酒家也难见到。偶尔会有一位旅游者“误入歧途”，来此观光。拥有四万八千居民的塞恩，不过是个工作城而已。

拥有5300名职工的“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老板，是该城的第一大亨。这个厂制造军舰和机器，百分之六十供出口。这里没有特别严格的安全规章；港口附近的厂区，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警戒制度。

1979年4月4日，亦即特战队员持假护照潜入土伦的当天，造船厂的企业主在一个私家安全服务机构预订了几辆装甲卡车。厂方对货物种类闭口不谈。但是，在该厂潜伏的一名“内线”早已窥透了幕后的马戏：此刻，在第三车间的圆形容容器里，储藏着法国打算为伊拉克提供的“七月一号”和“七月二号”两座核反应堆的关键部分。4月8日夜间，反应堆部件将装上卡车，经N559号高速公路运往马赛港。港口停着一艘货轮，将把这些珍贵的货物运往伊拉克。

5日上午10时，塞恩港新到的那几名“游客”开始外出“游玩”。这些身经数战的特战队员们来到塞恩，实地察看那些迄今只是在地图上见过的目标。地中海海军造船厂及其各个车间。他们首先注意观察了三个涂成蓝、白、红三色的大厂棚的精确位置。接着，又牢牢记住了几架大吊车的位置，并仔细打量了一下厂区四周大约1.80米高的砖墙。整个观察没用多长时间，这几

位“散步人”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4月6日凌晨1点。从土伦市郊的这家别墅里驶出两辆大卡车，朝塞恩方向疾速驶去。7名待战队员开始了他们神出鬼没的行动计划。城内，万籁俱寂；空中，没有星月。当这两辆重型卡车拐上岸边的公路时，司机熄灭了前灯。以色列人知道，午夜零点至凌晨3点之间、造船厂值夜班的哨兵不巡逻。

4人留在车上望风。3人跳下车，把几块水泥墩移近围墙，像猫一样机灵地翻过墙去。他们直奔右边那个蓝白红三色工棚，用事先潜伏在厂内的那位特工人员偷出钥匙而后自配的一把打开滑门。其中一人破坏了报警装置。

队员们手中有一张有关地中海造船厂的详细平面图，对“伊拉克的东西”藏在何处了如指掌。左边，存放着为比利时的一座核装置和莱茵河下游卡尔卡的反应堆所生产的成品，他们连碰也没有碰。他们揭开覆盖在伊拉克核反应堆部件上的帆布，企图卸下其中被称力“蜂房”的关键部件。根据上司的旨意，他们要把“蜂房”运回以色列。

特战队员在悄无声息地紧张工作着。40分钟过去了，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一方案。这套设备十分复杂，在下一轮哨兵巡逻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无法拆除并运走。于是，这些人开始实施“第二方案”。他们在“蜂房”部位安装了炸药，接上定时引信，然后快步撤离。特工人员翻过围墙，跳上那两辆已经涂成深色的卡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凌晨3时5分，船厂哨兵刚刚开始新一轮巡逻。此时此刻，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在第三车间的圆形容容器里，一枚定时炸弹正在嘀嘀嗒嗒作响。

“10、9、8。7、6、5……”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救火车风风火火地开来了，核专家匆匆忙忙地赶来了，但都无济于事。两座反应堆装置的百分之六十被炸毁。事后查明，损失高达4000万马克。

这些不知名的肇事者手段实在高明，法国专家对此惊叹不已。炸药的剂量计算得十分精确，丝毫没有殃及卡尔卡反应堆和比利时核装置的部件。警方遇到了一大谜——这些高明的爆破“行家”会是谁呢？他们受何人指使？

为蛊惑人心，以色列特战队员甚至还设下了一条假线索：爆炸后的第二天，土伦警察局接到了某个“法国自然保护组织”发言人打来的电话，承认这次行动是该组织所为，并声称，“反核力量”还将采取此类行动。警察局果然中了计，调查结果一无所获。法国人直到今天尚未弄清，这次破坏行动的背后是否有以色列特工部的黑手。

以色列总参谋部，人们则高兴地庆贺此次行动大功告成。

筹划“外科手术”

然而，山不转水转。1980年3月，巴黎政府完全出人意料地宣布，它将彻底调整核政策，决定向伊拉克出售浓缩铀；1981年底之前，将向巴洛达提供一座大型反应堆，并在巴黎培训600名伊拉克科技人员。巴格达还队意大利得到了价值逾亿马克的核研究实验设施。以色列核专家估计说，伊拉克人最晚在1984年即可制造出原子弹。

“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必须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在几天后举行的一次讨论是否对伊拉克核反应堆进行“外科手术”式

打击的内阁会议上，贝京用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口吻最后拍板：

“但有个原则，袭击的对象仅限于伊拉克核设施本身，不得攻击除此之外的任何伊拉克目标。要最大限度减少法方援建人员和周围平民的伤亡。就像动手术，既要摘除毒瘤，又要避免大出血。”

这番话，是贝京对以色列空军司令艾弗里说的。紧接着，他又对站在身边的刚刚上任不久的特战部队负责人霍菲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袭击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准确、细致。”

霍菲将军冷静地点了一下头。特战部队的这位新头目素以严肃、冷酷著称。出任特战部队首脑前，他曾是以色列“军中之花”第101伞兵突击旅副旅长，当时他的直接上司，该旅旅长是以色列的“巴顿将军”——阿里尔·沙龙。

一队防弹装甲轿车沿着耶路撒冷旧城曲折的街道驶向郊外。

6月的中东，骄阳似火，热浪蒸腾。在靠近“死海”的一处沙漠林荫中，随着一扇重达30吨的钢甲防爆门的开启，汽车驶入了一个恍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山洞”，一个金壁辉煌的地下世界瞬间呈现在眼前。

这里是以色列绝密的军事情报中心，全部设施均隐蔽在距地面40米的洞穴中。

以色列空军司令艾弗里、以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萨古伊先后从车内钻出，从第三辆汽车中下来的便是特战部队头目霍菲。

由值班军官领路，艾弗里和霍菲一行来到了中央控制大厅。

这里装有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定位和网络通讯系统，坐在操纵台前的转椅上，就能通过以色列自己发射的卫星——“地平线”号观察整个世界。由人造卫星、地面预警雷达、电子侦察飞机、遥感变送器构成的电子监测网用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束，紧紧裹住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就好像地球被“浓缩”后放在了这里。

指挥台正面墙上，数个彩色大屏幕显示器正同时显示着世界各“敏感地区”的军事态势图。通过与美国间谍卫星的实时传输系统并机联网，这里可以调看、复制由美国卫星上高分辨率摄像机拍摄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高清晰度照片。

霍菲的眼光，落到了屏幕上出现的一个白色建筑群的中央，这便是正在建设中的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工程。

值班军官的手指向一个半地下建筑物，操纵机器的技术人员立刻将这一画面放大。随后，按动打字键盘，一行希伯来文字出现在屏幕下侧：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堆体厂房。

霍菲这时才抬起头，他的目光，恰巧同艾弗里的目光碰到一起，他们相对而视，艾弗里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也许从这时起，伊拉克核反应堆就气数将尽了。

为了获得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精确坐标位置，和发动袭击所必需的激光制导炸弹，以色列人像往常一样，要求他们的庇护神——美利坚台众国提供支持。

“最重要的是争取得到美方的支持和协助！”这是贝京对以色列访美特使交待的最后一句话。多少年来，以色列每逢决定重大事件都要先通报美国。

作为在中东地区美国意志的体现者，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所有行动，几乎都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

然而这一次却例外了。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美国不同意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情报和技术，去做刺激伊拉克情绪的事情。毕竟，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且控制着国际战略通道——波斯湾。

“官方渠道”堵死了。

但特战部队毕竟神通广大，它找到了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 20 克重的缩微胶卷。

胶卷立刻被送到了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特殊处理后放大的拷贝上，清楚地显示了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备、安装分布位置及其经纬坐标。

20 克重的胶卷导致了以色列—伊拉克的军事天平出现了倾斜。“知己知彼”，所有主动权都落到了以色列人手里。

“美国人够朋友！”当惊喜万分的技术人员把整理完毕的资料送到霍菲的办公室时，正在伏案疾书的霍菲更是欣喜若狂，按捺不住地自言自语，赞颂美国人。

特战部队首脑的亲笔签字使这些绝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向各有关部门。

三天后，一个与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模型，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出现了。

第五天下午，以色列空军轰炸机群便对“目标”进行了第一次“轰炸”演练，与此同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只等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向奥西拉克进军。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巴比伦行动”。

准备执行“巴比伦行动”的 6 架 F-15 战斗轰炸机和 8 架 F-16 战斗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一字排列在跑道上。

为了掩人耳目，这 14 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全部漆成了约旦空军黑白灰三色圈军徽。

以色列与伊拉克之间隔着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为了穿越这些敌对国家而不被其发现，以色列可谓费尽心机。

这 14 架由美国援助的世界最先进飞机，是即将开始的“巴比伦行动”的主角，它所具有的全天候远距离奔袭攻击能力，促使以色列下定决心，对伊拉克核反应堆设施进行一次地球上罕见的“外科手术式打击”。

巴比伦行动

天边的夕阳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演员，正企盼着早点回到群山背后去卸妆，它仿佛知道，在这个不安宁的世界上，夜幕一旦拉下，魔鬼就会把罪恶降临。

“巴比伦行动现在开始！”

1981 年 6 月 7 日耶路撒冷时间下午 4 点，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情报部门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的命六架 F-15 战斗机腹下，总推力为 20 吨的两台 F100—PW—100 型涡扇发动机喷管立刻怒吼起来。紧接着，八架 F-16 战斗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强烈的尾喷气流顿时吹得沙飞石走。

“啪！啪！啪！”三发红色信号弹在塔台上空腾起。这时，带队长机巴哈里上校的耳机中，传来了塔台指挥官，“起飞”的命外挂导弹和副油箱，担任战斗掩护的F—15战斗机起飞了。

载着激光穿甲爆破弹的F—16战斗轰炸机起飞了。

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E—2C预警飞机，早已升空待命。

初夏的中东，气候已极其炎热了。跑道上腾起一片热雾，飞机轮胎似乎在融化，粘糊糊地升不起来。满载高辛烷航空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KC—10A，仿如一头负重的老牛，四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直到跑道尽头，飞机才腾空。

机群在空中绕场一周，编队完毕后，转舵向西北方向飞去。

这是一只钢铁长臂，它几乎囊括了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从现在起，它就要以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的速度，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那块巴比伦低地挥过去。这一次，“大卫长臂”要砸烂的目标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30公里处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以色列总参谋部军令处对所有军事行动都有备案，但此时，值班军官对面计算机屏幕上，绿色的字符显示却是：军事演习。代号：巴比伦行动。

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以色列人知道：惟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高技术、低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战争，突然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

战争、对于有准备的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演习的重复，但对于毫无准备的另一方，却绝对意味着灾难。

按照霍菲的指示，早已潜入伊拉克的特战队员，从巴格达发来了“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在那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隐秘制高点上，通过一架西德“蔡司”公司的大倍率望远镜，距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里的一切，全都被特战队员们一览无遗。

除此之外，一个精干的特别爆破小组正秘密向那里靠近，万一飞机轰炸未能摧毁反应堆，那么，剩下的“活”将由这些特战队精英们来完成。

天上，地下，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已经织好，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在劫难逃了。

8000米高空，以色列突袭机群在风驰电掣般高速飞翔。带队机长巴哈里瞥了一眼舱外，几朵晚霞正向后掠去，机翼下方就是西奈半岛的尽头。这地方他太熟悉了，那深黄色的沙漠，既是当年法老们生息过的地方，也是他——一个参加过三次阿以战争的老兵血洒长空战地。至今，在他的左臂胛骨里，还有一颗埃及高射机枪子弹的弹头。如今这里钻塔林立，在这看似荒凉的沙漠下面，涌动的可都是无价的石油啊。正是为了争夺这块土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这已经厮杀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啊，地中海！这俏丽无比的姑娘无声无息地迎了上来。想说什么？什么也别说了。你那婀娜多姿的躯体和含情脉脉的神情已经足够了。上帝在你身边创造了人，而抚养人的还是你。你是否知道，驾驶着14架飞机的14名犹太子孙，在这场已经开始的生命赌博中的凶吉祸福？

巴哈里思绪悠悠却不敢大意。

由于实行全航程无线电静默，耳机里，只有在机群左侧20000米上空飞行的电子干扰机发出的“滋滋”电流声。再往后，这架E2—C“鹰眼”式预

警飞机，就将与机群脱离，沿以色列—约旦边境做往返巡逻飞行。从它那功率强大的电子吊舱中发出的有源干扰信号，将会使叙利亚和约旦所有的苏制警戒雷达出现“迟钝”。这样，在他们的雷达扫描器上、由这 14 架飞机密集编队所产生的反射波投影，仅相当于一块带电的高空积雨云。

飞机在折转约旦——沙特边境“Z”字形拐点最西端的卡夫镇上空时，耳机中传来了一阵频率极高的快速发报声响，在天电杂波“噼啪”的干扰中宛如一汪清泉。按照预先的规定，这是基地指挥部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暗号，告诉他们：伊拉克方向，一切未见异常。

巴哈里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下面的事，就是应付沙特空中警戒区值勤官的查询。他知道，在沙特由美国引进的最新式雷达监测系统面前，一切干扰都是无效的。

很快，在国际通用的应答频道上，出现了沙特空中管制官的英语询问。很显然，沙特警戒雷达已经发现了这个机群。

“约旦空军，例行训练。”巴哈里用流畅的英语回答。沙特空中管制官信以为真了，沙约两国素来交好，军机偶入国境是常有之事。

巴哈里在确认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注意他们这批“约旦空军”之后，用“黄沙丘”的这句暗语，向总部发回了表示飞行顺利的密语电报，以色列空军总部将从这短短的几个字中，了解突击编队的飞行情况。

尾随的 KC—10A 加油机左翼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信号。这是加油机悬垂着的加油管上方的红色指示灯。为了保持静默，空中加油，只能由事先约定的灯光信号进行联系。在能见度大大降低的暮霭中，只有一丝蹒跚于天边的太阳发出的微弱眩光，高速战斗机驾驶员完全凭借平时练就的高超技术，完成了别人白天都感到困难的动作。

6 点 10 分，突击机群飞临伊拉克领空。巴哈里上校驾机飞在编队最前方，只见他一推操纵杆，紧随其后的另外 13 架飞机骤然降低高度，进入伊拉克雷达“盲区”。

从这时开始，为了保持袭击的最大突然性，防备遍布伊拉克的苏制“萨姆”导弹，以色列机群又一次采取了它惯用的低空突防战术。

空袭，将从 60 米左右的“树梢”高度开始。

“现在，还看不到以色列将对伊拉克核反应堆工程进行某种破坏的明显迹象。”这是退役法军上校情报军官，法国援建团保安顾问杜邦，同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门进行紧急磋商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按照援建合同，奥西拉克反应堆将于 7 月 1 日投料试运行。随着竣工日期的临近，法伊双方加强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保卫工作。尽管有消息说，以色列对伊拉克建立核军备一直存有戒心，但目前势态，还未发现以色列会有什么举动。

想到不久就要结束工作返回法国了，杜邦惦记着续弦新娶的娇妻，内心禁不住一阵冲动。

既然一切正常又值周末，杜邦主意已定：找个舞厅玩个痛快。

这是 6 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初夏的巴格达，华灯初上，车流如水。街道两侧，建筑物上闪烁着巨大的霓虹灯广告，充满诱感情调的爵士乐，在深夜的星空余音袅袅。

杜邦走进伊莎贝勒舞厅。离家日久，寂寞难耐。自从妻子探亲返回法国后，每逢周末，他都要在此消遣到深夜。

蝴蝶般的舞女，穿着薄如蝉翼的舞裙在人群中徜徉，半裸的乳房，挑逗的神态，引诱着宾客们贪欲的邪念。

一声惊呼骤起，杜邦侧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客人在伴舞的舞女腿上拧了一把，他的嘴角闪过一丝嘲笑。

作为一个法国绅士，杜邦先生在公众场合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

“先生，您要点什么？威士忌还是苏打水？”一个漂亮的年轻女招待，推着装满饮料的小车，在舞池旁的客座席间往返服务着。

“来，跳一个！魔鬼还要过个周末呢。”操着伊拉克南部口音的两个醉汉在角落里划拳。他们搂着一个舞女浑身乱摸，舞女挣扎不脱，叫苦不迭。

看得出来，他们是从伊拉克南部胡齐斯坦战线上下来的老兵，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已经拖垮了他们的神经。

歇斯底里的迪斯科把舞厅气氛推向高潮，旋转变幻的灯光照射着灯影斑驳的舞厅。

一双双踩了火炭般快速移动的双脚。

一对对像蛇一样扭动的腰肢。

一张张极度兴奋而变得通红的脸庞。

杜邦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他解开领带，准备走下舞池。

就在这时，一声凄厉的警报突然传进了耳膜，几秒钟后，数不清的警报器同时啸叫起来，这铺天盖地的嘶鸣把疯狂的舞曲猛地打了个句号。

“奥西拉克反应堆遭到不明国籍飞机轰炸！”伊拉克战时广播电台的紧急广播，使杜邦犹如五雷击顶。他疯一样地跑上附近一座高大建筑的楼顶。

抬眼望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反应堆工地上空，高射炮火已经把天空染红，几股黑烟冲天而起，地面已是火海一片。

“完了。”杜邦叹了口气，瘫倒在地。

大获全胜

下午6点30分，千里奔袭的以色列轰炸机群飞抵目标上空。从空中望去，整个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工厂像一具凝固的塑像，在落日余辉映照下，白色的建筑群呈现出对比强烈的高反差。以色列飞行员们惊喜万分，触摸投弹按钮的手指开始发痒。

按照袭击方案，担任攻击任务的8架F—16战斗轰炸机迅速爬升，转舵由西向东，用俯冲姿态进入目标区投弹轰炸。采取这种方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此时，飞机自西向东背向阳光发动攻击，视野清晰，可以准确投弹，保证命中精度。而驻守厂区的伊拉克防空高炮部队，对从太阳方向飞来的敌机只能迎着阳光射击，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

待轰炸结束，即临的夜幕又可成为以机摆脱伊拉克截击机群的最好屏障。机关算尽！自然因素也被犹太人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攻击的第一枚炸弹是由驾驶F—16的巴哈里投下的。这枚高爆激光制导炸弹，从距反应堆堆体550米的空中径直落下后，由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使炸弹垂直贯穿了敷在反应堆堆体顶层、厚达数米的防爆水泥隔层，引起了反应堆主体内部猛烈爆炸。

紧随其后的另外7架F—16，依次飞过带队长机的中心投弹点，投下了14枚炸弹，扩大了对反应堆核心部位的破坏效果。

这时，伊拉克防空火炮开始还击。苏制六管速射高炮的串串火舌，在空中交织成数道弹幕，硝烟和横飞的弹片充斥半个天空，附近居民门窗的玻璃全部被震碎，人们像往常躲避伊朗飞机空袭一样，纷纷躲进防空掩体。

从第一拨攻击中撤出的以色列机群，此刻又绕回了背向阳光的西方。附近伊拉克空军机场正在开晚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截击机群升空至少要20分钟，于是，巴哈里下定决心，把担任警戒掩护的另外6架F—15战斗机也投入轰炸编队。

一声令下，6架F—15战斗机从5000米高度冲向地面，加入了第二拨攻击。

呼啸而来的以色列轰炸机全部打开了加力装置，雷爆般的轰鸣震撼着大地。

“胡辛，我们已接近目标，把前方右侧挂有防空伪装网的建筑套入瞄准光环。”F—15战斗机的长机飞行员通过机内通话器提醒僚机。

“明白。我已锁定目标。”25岁的僚机驾驶员加卜莱·胡辛右手拇指在红色投弹按钮上使劲按了一下，悬挂在机翼下的两颗250磅的“白星眼”激光炸弹立即沿激光光束向目标飞去。

摧毁反应堆主体之后，以色列机群按预先分工，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反应堆附属设施进行破坏性轰炸。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响，一架超低空飞行的F—16用火箭助推侵彻炸弹击中核反应堆体另一侧埋在地下6米深处的核废料存贮罐，巨大的烟柱立刻冲天而起，浓烟席卷烈焰，火柱高达数百米。

14架以色列飞机在奥西拉克反应堆上空横跃翻飞，如人无人之境。奈格夫沙漠的数百次演练极大地帮助他们。“命中目标！”“目标起火！”激动的驾驶员不待脱离目标区，便争先恐后向带队长机报告战果。

当以色列飞机把16吨炸弹倾泻一空，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已经荡然无存。

6时45分，空袭的以色列机群踏上了返航的归程，它们身后，夜幕开始降临。

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又似乎一切都已结束。

在高爆炸弹的成千上万块金属颗粒进击下，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心脏”部位：生产铀238的重水堆机房已成一片废墟。

巨大的粒子射线屏蔽钢罩被撕成几截，歪七扭八地躺在残垣断壁之中，安放巨型计算机的中央控制室房倒屋塌，千疮百孔，缕缕黑烟随着晚风四散飘游。

6月8日早晨，一叠照片送到了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办公室，这是昨天空袭行动的效果检查，刚刚由美国最尖端的KH—11卫星实时传输系统发来的。照片表明，以色列人的炸弹几乎一米不差地落到了反应堆堆体上，主建筑彻底被毁、水泥顶盖被掀掉，辅助设施损毁严重，反应堆全部选定目标均被彻底摧毁。

看过照片后，贝京站起身来，他拍着站在身旁的霍菲的肩膀说：“你们作为大卫国的耳目当之无愧，感谢你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杰出贡献！”

这是巴格达执政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总部。

在弥漫着浓烈阿拉伯烟草气味的会议室里，政治局委员们正愤怒地向军队提出质问。

“我们的飞机导弹干什么去了？”

“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将军们个个垂头丧气，无言以对。
是啊，“败军之将，不可言兵”。

第七章 东洋部队：樱花国的王牌劲旅

敢死英雄：自卫队突击队秘闻

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因国情不同，其存在、发展和使用的情况也不一致。日本的特种部队就较有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军国主义和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曾有过像“中野学校”那样的情报特务机关，有过名噪一时的“自杀特遣队”，其中包括“神风突击队”、“人弹攻击队”等，它以队员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敌舰，与敌同归于尽的“自杀式”攻击法而让对手吃了不少亏。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他国的失败结局。在战时，日本没有像英国“哥曼德”、美国“绿色贝雷帽”那样的专门特种部队。只是在必要时临时编成特种部队进行特种作战。

现在，日本名义上仍然没有特种部队，但实际上它有一支相类似的部队——日本自卫队突击队。该突击队成立于1956年，现在大约有3200名队员。队员主要来自大学生中，少量来自部队。在训练中心，经过艰苦和历行的训练，要掌握适应各种情况的特种作战技能和生存技巧。

自卫队突击队分为地面突击队和空降突击队。前者在静岡县的富士学校及指定的部队训练，后者在千叶县习志野的空降兵教导队进行培训。毕业后，前者分配到全国各地部队，后者则配属在千叶县习志野的第1空降旅，成为空中尖兵。两者均接受与特种部队同样严格的训练，是日本自卫队的精锐。

从日本突击队的编制和装备可以看出，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后进行侦察、破坏、袭击作战，而不负责国内治安。只有在得到请求时，突击队才配合警方行动，进行反恐怖作战。1972年2月28日，5名恐怖分子持枪在浅间山庄的别墅绑架了一名人质。保安警察在突击队员的密切配合下，断然采取特殊手段，向恐怖分子发起攻击，平安地救出了人质。

富士山下的“鼯鼠”——地面突击队

东京以西约100公里，沿东京一名古屋高速公路行驶1小时后，经过御殿场高速公路出口，再向右拐，沿国家公路138号线行驶约10分钟，便到达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校舍座落在神圣山峰——富士山腰标高850米处，东连箱根山脉。它是陆上自卫队最大的教育机关，负责培训陆上自卫队的主力——步兵、炮兵、装甲兵三个兵种的官兵。

该校成立于1954年8月20日，是由原福冈县久留米步兵学校、原千叶县习志野炮兵学校、原群马县相马原坦克教育队合并而成的。

目前，校长为陆军中将，下设步兵部、炮兵部、装甲兵部、综合研究开发部。此外，作为管理机构，设有总务部、管理部。

1956年10月，日军任命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干部为教官，对6名干部、4名士官首次开设培养突击队教官的讲习课程。在连续举办了2次突击队研究课程后，于1958年开始举办正式课程，对干部、士官等实施有关教育。1968年8月设立了新课程，迄今已培训了19期。一年培训2批学员，每批25人。

现在，干部和士官突击队员的培养途径有所不同，干部在富士学校进行

13 周的教育；士官则主要是在步兵团，由配属于该团的具有教育官资格的人对其进行 9 周的培训。

地面突击队员要挑选身体好，反应快，适应性强，意志坚定的士兵组成。地面突击队员的选拔标准是：300 米短跑要求是 60 秒；手榴弹投掷要达到 30 米；单杠引体向上次数为 7 次；跳远要达到 4 米；搬运 50 公斤的沙袋 50 米跑为 14 秒；持 64 式步枪 2000 米长跑为 9 分 30 秒；俯卧撑要达到 25 次；着训练服、训练帽、半长靴、子弹带。除此之外还要求会游泳。训练分两个阶段：前半期主要进行基础训练，目的使队员具备初步技能和体力。后半期根据各种想定组织实际训练，使队员能够灵活运用基础训练阶段的训练成果。基础训练共有 10 项：体育训练、格斗训练、识图训练、破坏设施训练、水路潜入训练、通讯训练、射击训练、陆空协同训练、生存技术训练、山路潜入训练。综合实战训练是突击队员的最后训练，预先设定的训练内容有：侦察敌军前沿阵地；伏击敌军轻重部队；袭击敌军物资屯积地；分散潜入敌方；袭击敌人军事要地和从空中或水中潜入敌后，爆破桥梁、夺取敌人轻重军需、攻击游击队据点、破坏敌人交通设施等。

突击队训练的目的在于，使被选拔出来的队员，具有独自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能力及其精神力量。训练是极严格的。

自卫队地面突击队配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如：62 式 7.62 毫米机枪和 64 式步枪、84 毫米反坦克无后坐力炮、60 式自动 106 毫米无后坐力车载炮、肩抗式 89 毫米火箭筒、单兵地雷爆破装置和背负式火焰喷射器、微型爪状手雷等。

空中尖兵——空降突击队

从东京坐电车约需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千叶县习志野市，这里便是空降突击队的基地。自从 1916 年原陆军骑兵学校由东京的目黑迁到此地以来，长期是骑兵的“麦加”圣地。在战火纷飞的 1945 年，骑兵学校迁到兵县库青野原后，这里成了坦克第 29 团的驻地，直到战争结束。

另外，早在 1873 年 4 月，遵照明治天皇圣谕，西乡隆盛率 4 个近卫大队在这里举行过首次大规模演习。当时此地称为大和田原。据说在这次演习中担任指挥的筱原国干少将表露了超群的指挥才能。因而此地按筱原少将姓名的字谐音，命名为习志野原。

这里驻有培养伞兵与空降突击队员的空降兵教导队和第 1 空降旅（从教导队毕业的学员均分配到该旅任职）。

教导队成立于 1955 年，原称临时空降练习队。

空降兵教导队有三项任务，一是培养普通空降队员，二是培训突击队员，三是研究有关业务。

1958 年 6 月，日军将 101 空降大队扩编为第 1 空降旅。该旅隶属于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队（军），是自卫队唯一的伞兵部队。

编制：该旅由旅部及旅部连、步兵营、炮兵营、反坦克队、工程队、卫生队、管理连、降落伞维修保养连组成。编制 1300 余人。该旅官兵军事素质良好，体质较强。其校级军官多数是旧军人出身，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参加过东南亚的空降“奇袭”作战，具有一定的空降作战经验。尉级军官均为战后从陆军部队选拔培养出来的，虽无实战经验，但军事素质较好，体质较强。

在士兵中，除少数从新兵教导队选拔的以外，多数是由陆军部队选调来的有半年以上军龄的士兵。与各步兵师的士兵相比，该旅超期服役的老兵多，平均年龄大，军龄长，体质好，训练素质高，部队生活经验多。

任务：主要执行战术空降，担负深入敌区建立“空降堡”（即控制一个要点），钳制对方，配合进攻：出其不意，向敌军阵地后方实施空降，破坏对方作战线、后勤基地、交通和通信枢纽，捣毁指挥所，瘫痪敌军，推进战斗进程；以小部队空降于敌后，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破坏活动。

训练：空降突击队员训练是对经选拔的空降队员进行的一种训练。由于空降突击队员也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行动，所以选拔考试与地面突击队员同样严格。训练包括基础训练和实战训练。基础训练就是跳伞训练，内容包括体力训练、地面训练和机上跳伞（徒手跳、全副武装跳、夜间跳）。基础训练均在空降教导队进行，从陆军各部队选拔的官兵和从新兵教导队选拔的士兵，要分别在这里训练 8 周和 15 周，训练期满时，经 5 次跳伞测验合格者，即由空降教导队转入实战部队。跳伞训练高度为 300400 米，实战时要求达到 15 米。空降队员不仅能够在着陆之前使用手中武器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而且在着陆后 2 分钟内即可完成战斗准备。其实战训练主要是进行地面战斗和“游击战”训练。“游击战”训练主要进行地图判读、方位判定、通信联络、攀登峭壁、胆量锻炼、求生术、敌后侦察、破袭等。这不仅是对空降队员技术战术的检查，而且也是对他们精神和体力上的全面考核。训练中，1 周只带 4 餐食物，在高山丛林中日夜奔走，经受严寒或酷热等各种恶劣气候的考验。

附：死亡搏杀：“神风”特攻队的覆灭

“神风敢死队”，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残酷、疯狂、愚昧的一页。那些用狂热的武士道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熔铸成的年轻飞行员们，带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不顾一切地驾机对目标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杀撞击，它所表现的以身相拚的武士道精神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灵魂……

这是1945年8月15日的夜晚，暮色掩盖下的东京郊外一幢别墅里，一个留着仁丹胡的矮胖子，跪在客厅的地板上，面前放着两架“零”式战斗机模型。几页留着遗言的信笺飘落在周围，首页上一行“致特攻队员的英灵”的字迹依稀可见。此人就是日军神风特攻队的创始人，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白天，当他听完天皇的投降诏书后，便对一切都彻底绝望了。此刻，他取出那柄象征帝国武士精神的军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想起了“零”式飞机撞向美军航空母舰的壮烈场面，还有那3500余名以己身做“肉弹”的年轻飞行员。

终于，他放下飞机模型，托起闪着寒光的军刀，冷不防，他把军刀切入腹内。剧烈的疼痛使他的面孔扭曲了，鲜血从伤口涌出来，像小蝌蚪似地在地板上游动……

大西一命呜呼，他率领的曾使盟国舰队恐怖一时的“神风特攻队”也随之覆灭。

黔驴技穷

1944年10月，美军第3舰队在哈尔西将军的指挥下，对日军占领地实施毁灭性的空中打击。

10月10日，飘着膏药旗的马尼拉，成千上万的炸弹倾泻到日本占领军的基地和港口，飞机被炸毁，舰船被击沉。

10月12日，美军600余架舰载机，又对日军占领的台湾高雄、马公等港实施空袭。230余架日机升空迎战，被实战经验丰富的美机打得落花流水。

10月22日，美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菲律宾群岛中南部那个面积不大、不为常人瞩目的莱特岛大举登陆。

美军的登陆，点燃了美日莱特湾大海战的导火索。

当日晚，东京的战略家们又集聚在一起。尽管他们谁也拿不出扭转败局的高招，但他们都知道菲律宾的战略地位。失掉菲律宾就意味着切断了日本从南京供应石油和橡胶的生命线，意味着这场战争的彻底失败。

日本海军的决策者们更是如坐针毡，万般无奈之间，只好实施大本营下达的“奏捷一号作战”命令。

代号“奏捷”即决战胜利之意。日军大本营在命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作战的指导方针在于向这一道防线进攻的敌人进行决战，以望藉此扭转战局，用以寻觅光荣结束战争的途径。

于是，各兵种纷纷据此制订作战方案，企图做困兽之斗。

这是一个黑风急的夜晚，海军中将大西优治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由于实行作战时间灯火控制，整座大楼停电、到处一片漆黑。只有办公桌上的一盏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咪、咪”，一团白乎乎的东西爬过来，那是大西最爱的波斯猫。可此刻，他的心情实在太烦了。波斯猫不知主人的心态，

不识相地在他身上抓来抓去。“八格！”他一伸手，把波斯猫拨得老远，受惊的波斯猫就地一个翻滚，慌忙逃走，忙乱之中，又把桌上的煤油灯打翻了，盛满煤油的玻璃瓶砸得粉碎，水泥地板上顿时腾起一团火苗。

卫士们循声冲了进来，火马上被扑灭了，又一盏煤油灯点上了。

望着刚刚重新点亮的煤油灯，一个近乎荒唐的念头在大西的头脑中萌生。小小的煤油灯砸在地板上会燃起大火，如果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在航空母舰上，航空母舰又会怎样呢？蓦地，他脑海中又闪现出板田房太郎飞行中尉的影子。就是他，在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中，炸弹扔光了，又发现了美军的飞机库，出于对天皇陛下的忠诚，中尉驾机一头撞下机库，引起连锁爆炸。这叫特别攻击！他嘿嘿地笑了起来。

或许是法西斯军人黔驴技穷，大西的这一自杀作战的罪恶计划竟然得到了许多日军将领的支持。驻守在马尼拉的第二航空战斗队司令官有马正文海军少将对此大加赞赏，积极筹备招募敢死队员。有马自己身先士卒，亲自参加特攻队。

“神风特别攻击队”一夜之间在日军大本营广为流传，它下辖“敷岛”、“大和”、“朝日”、“山樱”、“新高”等数支分队。大西在召见特攻队第一批飞行员时，歇斯底里地叫嚷：“在这非凡的时代，不能不掀起一阵神风。”

“神风”一词在日本颇有点传奇色彩。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两次率舰攻打日本九州，皆遭台风袭击，船毁人亡，以失败而告终。历来崇尚神灵的日本人把巧遇的暴风称之为“神风”。此时此刻，面对即将败北的侵略战争，法西斯分子在乞求神灵相助了。然而，神风也挽救不了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神风特攻队”充其量也只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殉葬品。

首次拥抱死神

1944年10月25日上午，菲律宾莱特湾雾气弥漫，但激烈的大海战不时把天空撕开一道道口子。呼啸的炮弹，巨大的水柱，还有被炮火击中冒着浓烟的军舰，把平静的莱特湾搞得乱七八糟。空中，不时掠过交战双方的飞机和落下的炸弹，惨烈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激烈的大海战已到了关键时刻，双方都在不断地增派兵力，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手置于死地。

上午7时25分，驻守在菲律宾马巴拉卡特机场的指挥官接到指令，美国航空母舰机动队在菲律宾四方海面上行动，估计是增援莱特湾海战，宜立即对美军航母实施毁灭性打击！

机场指挥官立即明白了大本营的意图。很快，9架“雷”式战斗机跃上云天。机场上的地勤兵看到，其中5架飞机刚离地，着落轮胎就自行飞掉了。

这5架飞机就是神风特别攻击队“敷岛队”的特攻机。座舱里，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壮士”们头上扎着白色的缠头。在他们身边的空隙里，塞了整整1000余公斤的烈性炸药。一旦发现美舰，就连人带机撞下去，以实现对天皇的效忠。

飞在头里的长机驾驶员关行男上尉，是个狂热的好战分子。起飞之前，他和他的同伴们就早已写好了遗书，并把自己的“遗物”捆在一个大箱子内，以期带回日本，留给在九州的姐姐。说到姐姐，关行男上尉眼圈红红的，因为姐姐给他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说不清是绝望的哀鸣，还是亡命

之徒的狂噪，关上尉一声“八格牙路”，把床前的一座女神石膏雕像打得粉碎。

按照规定，神风特攻部队的5架飞机在机场上空绕场3周，关行男上尉左右摇摆机翼，表示向送行的人们告别。地面上全体军人肃立在起飞线，与帝国勇士诀别。

10时40分左右，特攻队飞临雷伊特湾上空。晨雾早已散去，海面上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美军护卫航空母舰“姗鲁”号等舰船，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日本海军栗田舰队，还没有来得及歇一口气，又被神风特攻队盯上了。

对深藏在云端的特攻机，美舰竟毫无防备。尽管舰载雷达天线在转动，但观察员却趴在荧光屏前睡觉了。水兵们实在太疲劳10时50分，关行男上尉率领5架特攻飞机到达美舰队上空。说时迟，那时快，5架日机带着毁灭的激情，分头不顾一切地朝舰队俯冲下来。

“敌机！敌机！”一名在甲板上担任了望任务的美军水兵望着直扑下来的日本飞机，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

话音未落，关行男上尉的那架装满烈性炸药的飞机就撞上了“姗鲁”号的甲板。“轰”地一声巨响，航空母舰上燃起大火。2分钟后，下部汽油引火爆炸，巨大的火柱喷上空中300多米……

这时“姗鲁”号周围也相继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其余特攻队的飞机也以同样的方法，撞向“吉堪贝”号，撞向“卡利宁贝”号，撞向“白王子”号……

5架特攻机，击中4艘美军航空母舰。21分钟后，“姗鲁”号慢慢沉没，另外3艘受到重创。

4架护卫飞机的飞行员目睹了神风特攻队自杀攻击的悲壮一幕。

当天晚上，东京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神风特攻队首战告捷的头条新闻。第二天，步着“敷岛”队后尘的“大和”队也想露一手，尝一回当勇士的滋味。然而这一回，他们拥抱死神是成功了，但攻击美舰却不像“敷岛”队那样走运。

5架特攻机，分两个批次出击。当时美航空母舰正在收容追击栗田舰队后回来的飞机，甲板上，有的飞机刚刚降落，有的正在加油，还有的飞机正准备起飞。

当“大和”队的特攻机呼啸而下时，雷达兵发现了日机的魔影。也许有了前一天的教训，各舰队马上组织火力封锁空中航线。由于以死相拼，特攻队员们几乎是无所顾虑，飞机冲向炽热的火网，笔直撞向护卫舰“姗帝”号。飞机贯穿了甲板，撞了一个大洞，有43名官兵受重伤。但燃起的大火很快被扑灭了。

另两架特攻队飞机未能闯进火网，被护卫舰“斯瓦尼”号和“贝多拉贝”号的炮火和机枪击落，撞入大海后爆炸。不过仍然有一架特攻机，被枪炮击中后，拖着黑烟栽下来时，该机飞行员居然能把行将爆炸的飞机驾驶到“斯瓦尼”号上空，并击中机库甲板爆炸。

神风特攻队自杀式的攻击震惊了美军舰队，许多人谈“神”色变。许多官兵一听到空中飞机的轰鸣，就以为神风特攻队又来了，如同患了“神风”恐惧症。

“樱花”凋零与“玉碎”计划

“神风”初露锋芒。日本大本营犹如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想以此挽回败局。东京的战略家们接二连三地电令大西加快步伐，全力以赴实施“神风”攻击。

然而，“神风”毕竟是需要人去充当“肉弹”，而且是要会驾驶飞机的飞行员。有关当局曾打算募集亡命之徒，予以特殊待遇。但此举难以推行，只得重找门路。为掩人耳目，决定称：凡志愿特攻之义烈将士，以个人资格配属于作战队，临时编为特攻队，以攻击美军舰船。

尽管日军崇尚武士道精神，但真正甘当亡命之徒的也有限。

随着战役的推进，志愿赴死的特攻队员越来越少。1944年11月，大西将军回东京，向海军部请求增加特攻机和驾机人员。刚巧有一批被称之为有人滑行炸弹（代号“樱花”）的飞行员训练结束。一旦发现目标，“樱花”们驾着装满炸药的滑翔机从机舱内滑出，向目标作决死撞击。残酷的法西斯式的教育训练，使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态。他们几乎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只求为天皇陛下速死无怨。

大西中将争取到了50朵“樱花”。想到“樱花”就要在美军舰艇上盛开，给美军以沉重打击。大西不由得喜形于色。

这群被日本大本营叫做“神雷”的特攻队员，一个个抱着必死的信念。从入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着天皇的肖像宣誓。接下来，是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尤其是直线俯冲科目，要求飞行到百米以下低空才拉起来。面对机舱外扑面而来的大海或原野，本能会引起特别攻击队的飞行员在最后的瞬间闭上眼睛，但闭眼就会影响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模拟训练不允许飞行员闭眼。

极其艰苦的训练之后，就是最后的享受。被选作特攻队员的，大多是18至25岁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谈过恋爱。在最后时刻，军方给他们安排了一批慰安妇。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放纵情欲。

11月下旬，日本刚刚造好的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作处女航。大西选上的50名“樱花”也搭舰奔赴火线。大概是日本军方的疏忽，“信浓”号刚刚驶离横须贺军港，美军海军就获得了情报。两艘潜水艇悄悄埋伏在“信浓”号必经的路途上。

“信浓”号机舱一角，50名“樱花”在镇静地打扑克、下棋，有几个还在用飞机模型作俯冲动作。似乎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不是死亡，而是某一个约会。11月29日，“信浓”号航行到大孤南方30公里处时，猛地舰身一阵剧震，随即就燃起了火。

原来，设伏的美潜艇“亚杰费雪”号早就通过声纳发现了航空母舰，而“信浓”号竟然一无所知。短短的几分钟，美潜艇发射的6枚鱼雷全部命中目标，冰凉的海水从泄漏处喷射。数小时后，“信浓”号沉没，50朵“樱花”尚未绽放就早早凋零了。“樱花”凋零的消息令大西沮丧，可他还想做垂死挣扎，启用仅存的神风特攻队对美军舰船进行报复，并冠之以“玉碎”行动的美丽名称。

1945年1月5日，“玉碎”行动拉开序幕。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马巴卡拉特机场就忙开了，115架装满炸药的特攻机齐刷刷地停在起飞线上。机舱内，全身戎装的特攻队员待命起飞。

7点15分，两架奉命侦察的飞机发回电报：在尼多罗岛西方海面发现大批美军舰船。大西中将马上明白了，这是运载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只有完全阻止其行动，才能为扭转战局争取时间。

大西决心孤注一掷，把全部神风特攻飞机用在“玉碎”行动上。

披着太平洋的晨雾，15架日军特攻机从马巴拉卡特机场相继起飞。接着，又有8架特攻机飞离易杰克机场，5架特攻机从安赫洛机场起飞。

望着渐渐消失在天际的飞机，大西中将心中竟生出一丝悲哀。可马上他又露出了凶残的本性，拿起对空话筒狂喊：“神风队员们，勇敢地出击，天皇陛下在注视着你们。”

第一批飞机发现了海面上的目标，但美军的舰载飞机同时起飞迎战。“神风”队的拼命精神，令美军飞行员丧胆。小田次郎驾驶的特攻机与一架美机相遇，准备格斗的美机还没转过神来，就与特攻机迎头相撞，空中爆起一个火球，随即又变成两团火球，一上一下地扎入大海。

几架突袭到美军舰队上空的特攻机遇到了猛烈的舰载炮火的攻击。舰船上，许多准备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也操起轻武器对空射击。一时间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冲锋枪、轻机枪声响成一片，海面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大田津子上尉的特攻机终于冲破高射炮织成的火网，向一艘航空母舰飞驰而下，眼看撞上目标已不可避免。好家伙，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不含糊，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大概大田津子被飞蝗般的弹雨击中了，在离航空母舰不远的空中，飞机突然失去控制，一头栽在距航空母舰50米左右的海面上，激起了一股冲天的水柱。舰上的陆战队员雀起欢呼！

这一天，大西的“玉碎”行动没有阻挡住美军的舰队，美军的舰船只沉没两艘，有7艘受伤。随着美军在菲律宾的登陆，日军大本营在菲律宾的“神风”特攻作战宣告失败。

特攻队战败琉黄岛

1945年早春，当和煦的春风撩开了日本海薄薄的晨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血雨腥风的战火。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美军舰队摆开阵势，舰空母舰“泰堪狄洛嘉”号、“朗克列”号威风凛凛，驱逐舰“马克多斯”号紧随其后。

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新高”队奉命出击。11架特攻机，全由舰载轰炸机充当，分成了3个编队，飞向战区。

厚厚的云层，为特攻队创造了条件。但还是在距舰队数十公里处被雷达发现了。特攻机不顾一切地向舰队猛冲，美军克拉曼“巫婆”不时吐出火舌。不一会，两架特攻机被击落。特攻队编队队形立时乱了套。这一乱套给美军拦截带来了困难。特攻机四处奔逃，寻找攻击目标，“巫婆”穷追乱打，闹不好击中自己的飞机。稍一迟疑，“神风”的第二攻击编队却乘隙突破了防线。空中响起一阵阵尖利的呼啸，一架架特攻机撞向美军舰艇。马上，两艘航空母舰上冒起一股股黑色的烟柱。

突破“神风”队的一次次死亡攻击，庞大的美军舰队还是如期攻到硫黄，叩响了东京的前门。

日本大本营慌了手脚，可他们已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抵抗美军的情锐之师。惟一被他们作为最后王牌的只有全力展开特攻攻击。

东京近郊的海军基地，海军第三航空舰队寺网谨平中将担任神风特攻队的总指挥。尽管当时的神风特攻队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仍像鸦片一样刺激着特攻队员的灵魂为天皇尽忠。

1945年2月中旬起，美军的舰载飞机频频向硫磺岛发动攻势，守岛部队连连告急。

神风特攻队又一次出击。

2月21日早晨，32架特攻机黑压压地飞离基地。硫磺岛海面，特攻机与美军展开激战，部分特攻机葬身大海，只有少许飞机特攻成功。这天美军一艘军舰、4艘运输船被击沉，还有3艘舰船受创。

然而，“神风”队未能保住硫磺岛。3月初，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在硫磺岛强行登陆成功。

硫磺岛失守，东京前门洞开。扭转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日本军界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本土作战上。

3月21日，美军3艘航空母舰游弋于日本本土南方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隐藏在云海深处的日军侦察机反复观察，竟没有发现舰队应该配备的护航飞机。

情报传到大本营，这帮输急了的赌徒像突然摸到一张救命牌。

“樱花出动！”日军神风特攻队配属的“樱花”部队指挥官宇垣缠觉得机会来了。

机舱内“樱花”们一个个头缠白布，搭乘在“滑行炸弹”上，等待着他们引以为荣的时刻。

11时35分，野中少校指挥的18架飞机腾空而起。没想到，新的情报送来了，美军航空母舰上的护航力量远远超出日军的估计，特攻作战难以成功。

然而，晚了。美军的50架克拉曼战斗机向特攻队机群发起了攻击。护卫的“云”式战斗机左冲右突，迎战克拉曼，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好听天由命。

为了与克拉曼飞机对抗，为减轻机载重量，只好舍弃了搭乘的“樱花”。在一阵阵“天皇陛下万岁”的喊叫声中，一朵朵“樱花”跃出机舱，消失在浩瀚的云海里。即便如此，仍有14架特攻机被击落，有两架企图撞击美机，自杀未遂，就再也没有返航。

“樱花”又一次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神风”魂断冲绳

冲绳，一个美丽的长形岛屿。岛的四周有许多陡峭的山岩、高耸入云的断崖，还有无数天然的溶洞，挂着一串串神态各异的钟乳石。

1945年4月1日，美军开始向冲绳挺进。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美丽，而是因为它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长达95公里的岛屿，是通往荷属东印度石油地带的必经之路，又支配东海、福建到朝鲜的中国沿岸的位置。对盟军来说，冲绳是攻向日本的最后跳板。

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大本营已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守住冲绳。“神风”特攻队又一次首当其冲，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4月12日，日军出动了80架神风特攻机，8个“樱花”搭机前往。为避免遭到美军拦截，攻击编队采取四条航路，分头向冲绳冲击。

装载“樱花”的陆军攻击队8架飞机杀在最前头，机翼下出现了盟军舰

队。“樱花”们纷纷滑出机舱，飘向大海中的目标。

搭乘 2792 号飞机的土肥三郎开始一直躺在机舱蒙布里睡觉。飞到冲绳海面时，他被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透过机舱，他看到距飞机 7 公里处的一艘美军战舰。

“准备出击！”他喊了一声。随机人员立即拉出炸弹飞机“樱花”，他坐进了装有驾驶仪的控制舱。

弹舱门洞开，载着土肥中尉的“樱花”飞向目标。数分钟后，土肥中尉的“樱花”在美军驱逐舰“马纳多·L·亚华尔”号上盛开，50 分钟后，该舰沉没。

美国海军“大事业”航空母舰，是一艘老牌舰，它几乎参加了每一场海战。先后击沉了 70 多艘敌舰，击落了千余架飞机。日本人将“大事业”号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

1945 年 5 月 15 日早晨，日军侦察机发现了“大事业”号的行踪。很快，25 架“神风”特攻机迅速从西南方飞来，直往航空母舰冲去。

盟军的拦截异常勇猛，格斗战术远远超出日军刚刚训练完毕的“神风”飞行员。一架架“神风”机被击落，被汹涌的大海吞没。只有一架特攻机完成了真正的使命，撞入了“大事业”的正中央，穿透了三层甲板。由于早作防备，抢修分队动作灵敏，进水口被堵住，“大事业”号终于没有沉没。

冲绳岛终于失守。

随着冲绳岛的失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法西斯的战败而告结束、“神风”特攻队也最终覆灭。然而，它所表现的以身相拚的武士道敢死精神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那些用狂热的武士道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熔铸成的年轻飞行员们，带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不顾一切地驾机对目标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杀撞击。在那轰然爆炸的一瞬间，血溅长空，玉石俱焚。

“神风敢死队”，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残酷、疯狂、愚昧的一页。

荒原降妖：浅间山庄的枪声

一个罪恶幽昆的诞生

6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散尽多年，“神风敢死队”作为可怖可憎的神话似乎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然而，历史似乎经常重演。自从六十年代末兴起一场新的地下世界大战——国际恐怖活动以后，“神风敢死队”精神阴魂不散，并借尸还魂。日本极左派恐怖组织“赤旗军”，就被称为当代的“神风敢死队”。他们虽然高喊的是“世界革命”而不再是效忠天皇，但和“神风敢死队”同样狂热、残酷，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他们煽动着恐怖主义的翅膀，撞击着亿万平民的和平生活，威胁着芸芸众生的性命。

1968年，法国学生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五月风暴”。名目繁多的“新左派”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法国学生游行示威，占领校园，与警察武斗，工人们也举行了罢工。这场横扫一切的风暴，几乎造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垮台。最后，戴高乐凭他的威力和魅力，勉强平息了风潮。

在巴黎街头飘扬的旗帜虽然已被卷了起来，但它的影响却飘洋过海，传到了日本。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又在日本列岛兴起了。京都大学、明治大学等就是左派学生最集中的堡垒。学生们不断走上街头示威，并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向警察投掷燃烧弹。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69年，由激进的极左学生组成的“赤旗军”诞生了。

“赤旗军”的头面人物是一位女性——重信房子。她是“赤旗军”的缔造者之一。“赤旗军”选择了这样一位黑发美女做首领。重信房子是“赤旗军”领导机构“政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牵头制定行动计划，然后交给下属的军事、组织和后勤委员会去执行。在最鼎盛时，重信房子手下有200多名“赤旗军”分子。1970年5月，日本警方曾以企图谋杀罪等数条罪名把重信房子逮捕，但不久又把她释放了。1971年2月，重信房子与“赤旗军”骨干奥平冈结婚后，随即潜往贝鲁特。从此，重信房子频繁往来于中东、东南亚和西欧，遥控指挥“赤旗军”的恐怖活动。重信房子在海外建立了一些据点，并同中东的恐怖组织和国际头号杀手卡洛斯建立了密切联系。重信房子由于策划了一系列血腥事件而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但她身居海外，行踪不定，深藏不露，已逍遥法外20年。在当今世界上，重信房子在还活在世上的国际恐怖组织领导人中，算得上资格最老的一个了。

“赤旗军”的第二号领导人叫丸冈修。1950年，他出生于一个裁缝家庭。在少年时代，他沉默寡言，很少嗜好，学习成绩不佳。1969年，他在一所大阪府立中学高中毕业后，一心想考入当年的学生运动中心京都大学。他住进一所预备学校，并在那里初次与左翼分子有了接触。后来，他在两次入学考试中均名落孙山，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在一家领带店找到了工作。他的雇主回忆，当时丸冈修穿着整齐，举止良好，非常能干。1971年8月，丸冈修辞去工作，并告诉父母说要到希腊去学习建筑艺术。其实，他是改路到贝鲁特一处训练营，学习如何搞破坏的技术。几年之后，在一场又一场的劫机、屠杀、绑架活动中，丸冈修变成了一名无比狂热、嗜血成性而又老谋深算的恐怖分子，在“赤旗军”中爬上了第二把交椅。他以各种伪装做掩护，轻松地越过各国边境，频繁穿梭于各大洲之间，亲手制造一起起震惊全球的

恐怖事件。

血腥的恐怖

“赤旗军”成立后的首次恐怖壮举，是被称为“凤凰计划”的劫机行动。1970年3月31日，以民谷高师为首的9人赤旗军小分队带着手枪、炸药和武士剑，混上了一架从羽田飞往福田的波音727民航客机。其中年纪最轻的柴田泰弘，当时还是一名16岁的高中学生。当飞机正在飞越富士山上空时，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并把机上131名旅客和7名机组人员扣为人质。动机者命令飞机飞往朝鲜首都平壤。机长曾试图哄骗他们而在匆匆伪装过的南朝鲜汉城机场降落，但劫机者并未上当。当飞机最后降落到平壤后，动机者向朝鲜政府投降，并释放了所有人质。这次劫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飞机也没有毁坏，因此算不上一次严重事件。但是，它标志着“赤旗军”正式拿起恐怖主义的武器，并使赤旗军获得了从事行动的“声誉”。日本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已不满足于一味地同防暴警察进行徒手搏斗，叫嚷着要参加这个真正选择了新斗争方向和手段的组织。

“赤旗军”人数迅速增加，在日本站住了脚跟。但是，由于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等长期在国外，鞭长莫及，难以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在日本的“赤旗军”内部分裂成了许多小宗派。这些小宗派时而联合行动，时而互相倾轧，从而削弱了赤旗军的力量，并引发了日本保安机关的大规模搜捕。

1971年7月15日，一个以森恒夫为首的小组同另一个极左恐怖组织，组成了“赤旗军连”。森恒夫曾带领部下抢劫过几次银行与邮局，手中握有大把钞票；而这个极左恐怖组织在女首领永田洋子指挥下，袭击过一家枪店，夺得不少枪支弹药。这样，一方有钱无枪，一方有枪无钱，因此一拍即合。在以后半年多中，“赤旗军连”干下了一系列血腥勾当。

1971年12月3日，由森恒夫带领的“赤旗军”小组和永田洋子指挥的恐怖组织在山梨县保利泽山中的“新苍秘密基地”会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7岁的永田洋子是一个相貌丑陋、性情怪僻的女人，她权欲极大，嫉妒心极强。在“赤旗军”小组中有一位叫远山美枝子的姑娘，她身高1.7米，一张瓜子脸配上垂肩黑发，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永田洋子一见到漂亮的远山、便不禁醋劲大发。这位心狠手辣的女人，蓄意把“赤旗军连”的第一次讨论会变成审讯远山美枝子的法庭。她劈头盖脸地质问远山美枝子：“远山，听说你早已被‘赤旗军’的男人宠惯了。请问你来山上的目的是什么？说呀？”

远山从事“左翼”活动资格较老，一向热心，不落人后，再加上长得漂亮，在赤旗军中的人缘一直不错。她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个恶婆娘，分明是故意找麻烦，便没好气地回答：“为什么问这种问题？答案不是明显的吗？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而我也决心当游击战士，如此而已。”

“别装糊涂，我问的是你上山的真正动机。”

“真正动机？什么真正动机？我不懂。”

永田洋子步步紧逼：“那好，我问你，你留这披肩长发干什么？干嘛不剪掉？还有，为什么化妆？在这儿需要化妆吗？”

远山不禁愣住了，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怎么扯到发型和化妆上来了呢？

永田洋子仍然紧追不舍地逼问：“你早上起床后不是照镜子了吗？这又

是为什么？”

“留长发是……以前是短发，为了不让警察认出，才改留长发。至于化妆，来到山上后恐怕皮肤会变粗糙，所以才……”远山急忙辩解。

“你干嘛那么在意自己的外貌呢？”永田洋子丝毫没有轻意放过远山的意思。

森恒夫此刻也坐在旁边。他一向优柔寡断，处处迁就永田，但他此刻看到老部下被逼得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力，不得不站出来圆场。“好了，这问题很复杂，一时讨论不清，留待下次吧。”

远山暂时松了口气。然而，她哪里知道死神正在悄悄地向她招手呢？

“赤旗军连”启程前往群马县的榛名基地。在那里，永田洋子坚决主张“针对组织内永田洋子的成员，施以再教育，彻底整肃思想落伍的成员。”

从12月28日这天开始，榛名基地一下子变成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这一天，加藤能敬与小屿和子在接吻时，被永田洋子撞见了。当天晚上，两人就跪在地板上，接受水田的审讯。小屿跪得两腿发麻，苦不堪言，不得不招供：“以前就和加藤发生过性关系。”

不待永田施令，森恒夫就对加藤怒喝道：“你和小屿还没结成夫妇、居然干出这种事。像你这种人，一定也和其他女人胡搞过。来人呀，把他绑在柱子上，给我狠狠地打。”

在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命令下，众人不得不围着加藤能敬拳打脚踢，狠揍了一顿。加藤被打得血流满面，气息奄奄。永田洋子还威逼着加藤能敬的弟弟加藤伦敦与加藤元九：“你们如果真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就上去用力打。否则，你们也有问题。”

这兄弟俩一向敬重大哥，可如今面对这个母夜叉一样狰狞的女人，如果不立即表明立场，下一个被整肃的可能就是自己了。两人犹豫了几秒钟，不得不紧握拳头，走了上去。

看到恋人被“整肃”得奄奄一息，小屿和子哭得泣不成声。永田洋子得意地凑近她，怂恿道：“那家伙背着你，一定也和其他女人胡搞过，快，上去揍他几下。”

看到小屿不肯狠下心来去打自己的情人，永田洋子勃然大怒，她恶狠狠地嚷着：“小屿也该整肃，把她绑起来。”

几个男子被逼无奈，拿着绳索走上前来。永田立即挥手制止，说道：“让男子绑的话，这家伙会有快感，让女子来绑！”

最后，按永田洋子的命令，加藤能敬和小屿和子都被绑在屋外的柱子上。屋外正是冰天雪地，寒风阵阵，而奄奄一息的加藤却耐力惊人，在冻饿交加中一直挺了7天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小屿和子数天没吃没喝，大小便也就地排泄。每当小屿小便时，残酷的永田洋子就如恶鬼般尖叫：“看呀，那个贱货在男人面前小便、享受快感。”

2名成员被用最惨无人性的方式处死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接着，22岁的尾崎充男成了第三个丧生者，因为他在整肃加藤能敬时，曾有过同情的表情。

看到一连整肃了3个原属永田洋子的部下，森恒夫心中暗想，应该从手下“赤旗军”成员中挑几个血祭才行。于是，他借口进滕隆三郎好色，使他成为第4个牺牲品。森恒夫还想把留守在新苍基地的6名“赤旗军”分子也叫到榛名基地，参加整肃与被整肃、杀人与被杀的行列。这6人中的行为正

时与远山美枝子立即成了第五、第六位牺牲品。

远山美枝子一向被公认为“赤旗军”中的美女，可这回却因其美貌而被折磨得最惨，姣好迷人的面孔被打得不象样。一个叫寺冈恒一的家伙还手持一条木棍，朝她的大腿一连猛击三、四十下。而永田洋子和森恒夫却面带残忍的微笑，在旁边观赏远山的痛苦表情。

接着，“赤旗军连”又整肃了6名成员，整肃的方法也愈来愈惨绝人寰。女成员金子通世是被扒光衣服，赤条条绑在树上冻死的。她的罪名是结婚和怀孕，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有一个男成员是由于疼痛难忍，咬掉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还有一个女成员被捆绑起来后，推到茅屋地板下面。她在下面能够听到其他人照常吃饭、喝酒、说话、打人的声音，自己在饥饿和寒冷中熬了3天才死去。那个丑陋而凶残的永田洋子，还故意地把这些整肃者剃成光头，尽量使他们看起来更丑陋不堪。

到1972年2月24日处死山田孝为止，赤旗军连共整肃了12名自己的成员，但严格地说，应该是害死了13条人命，因为金子通世死时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骇人听闻的惨剧震动了这个“从来都没有如此美好的生活的日本国”。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呢？

在与外界隔绝的荒山里，只有狂热，没有公理；只有强权，没有法律。大多数人看到一个接一个同伴被整肃，心中恐怕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就必须在永田洋子和森恒夫面前表现得很坚决、很积极。在整肃别人时，只能推波助澜，绝对不能表示同情或反对，即使亲如兄弟、夫妻也不例外。自然，也没有人会冒险向同伴吐露心声，因为当时人与人之间已没有依赖，只有猜疑。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他们别无选择。

赤旗军这一连串荒谬的行为，早已超越所谓“整肃”与“再教育”的范围，他们只不过借整肃之名，把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嫉妒、猜疑、自私、懦弱和残忍——发挥到了极限而已。

因这起事件被逮捕的16名赤旗连分子中，森恒夫于1973年元旦在东京监狱留下一封自我批判的遗书后，上吊自杀。永田洋子和坂口弘已于1982年被判处绞刑。

如果说“白雪谋杀案”给“赤旗军”带来了沉重打击，那么，“浅间山庄枪战”则给“赤旗军”在日本的恐怖活动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山庄枪战

早在“赤旗军连”成立后不久，日本保安当局便不断接到地方民众的密报；有一伙行踪可疑的人，背着行李走进山中。到1972年2月间，警方在神奈县丹泽山、群馬县榛名山和迦叶山等地，发现了废弃不久的“赤旗军连”秘密基地。2月17日，“赤旗军连”的头子森恒夫和永田洋子双双落入法网。

警察试图继续扩大战果。1月19日下午2点40分，他们在长野县一座荒山上的别墅附近，发现雪地上有凌乱脚印。当警察想靠近搜索时，有人自别墅内向外射击，2名警察应声倒下，接着，5名男人冲出别墅，闯进500米外一家三层楼的旅馆“浅间山庄”，抓庄看门人的妻子牟田泰子为人质。

原来，这5人正是“赤旗军连”的骨干分子坂口弘、坂口国男、吉野雅邦、加藤伦敦和16岁的加藤元九。他们举着来福枪、猎枪和手枪，并预备了一些燃烧瓶，准备抵抗警察的围攻。

浅间山庄立即被增调而至的 1200 名警察团团围住。那 5 名恐怖分子显然已成了瓮中之鳖。最初，警察不打算用武力进攻这家设有路障的旅馆，决定包围到底，同时让恐怖分子承受最大限度的心理紧张，以拖垮他们。警察们用刺眼的探照灯照亮旅馆，并开来装有大功率扩音系统的装甲车，用高音喇叭放出录制好的一连串刺耳噪音：摩托车的引擎、推土机和士兵走路的声音。当局还派飞机接来了其中 3 名恐怖分子的母亲，请她们向自己的儿子劝降。

然而，恐怖分子用枪声来回敬，表示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放下武器。

这时，各电视台也纷纷赶到现场，用摄像机录下了每个细节，进行了日本电视历史上耗时最长的一次实况转播。据调查，全国 92.2% 的电视观众观看了现场实况。浅间山庄事件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不少人还打电话给警方出谋划策。

一切都还照旧是嘈杂声、灯光、偶尔的枪声。直到 200 多个小时后，警察相信恐怖分子已被拖垮了，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28 日下午近 6 时，在隆隆的发动机声中，警察把一辆起重机开到旅馆前。接着，起重机吊着一个重达一吨半的钢球，像甩钟摆一样，在旅馆的房顶和墙壁上砸开了几个大洞。然后，警察往洞口里扔了几百罐催泪瓦斯，并用水龙软管灌进了大约 60 吨水。在凛冽的寒风中，水喷到房子上就成了冰。浅间山庄似乎变成了一座银白色的鬼的坟墓。

面对警方的一次次攻击和近十天的围困，5 名恐怖分子仍不投降，企图做最后挣扎。

坂口弘拿着无线话筒声嘶力竭地吼叫道：“谁要是靠近山庄一步，就立即打碎人质的脑袋！”

恐怖分子负隅顽抗，他们疯狂射击，并扔出一颗颗燃烧弹。在乱枪中，指挥突击的警长和一名巡官脸部中弹而亡。

29 日黄昏，就在警方与恐怖分子僵持不下的时候，几名警察装束、威武勇猛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飞奔而来，如猛虎扑食一般冲向洞口，向浅间山庄发起了突然进攻，一举击毙了 5 名恐怖分子，救出了人质。

战斗结束后，敏感的新闻记者包围了警方负责人，争先恐后地问道：“有几名警察似乎不是警方人员，他们在战斗中极为敏捷干练，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特种部队的？”

面对“老记”们的一连串提问，警方负责人只好回答道：“我只能答复你们一句，他们来自富士山下，别的无可奉告！”

事后证明，袭击战中，的确有几名警察是假的。那几位骑着摩托车来的“警察”，正是来自日本自卫队精锐部队——地面突击队的勇士们。

追斩顽凶：“国际持枪暴徒”的末日

路德机场惨案

尽管经过“白雪谋杀案”和“浅间山庄枪战”之后，“赤旗军”在日本的恐怖活动遭到毁灭性打击，然而它并没有轻易从国际恐怖舞台上消失。在浅间山庄枪战事件结束后仅3个月，重信房子用最残酷的方式证明，赤旗军即使不能给日本带来“革命”，它仍然要以“世界革命”的事业而进行血腥屠杀。

1972年5月30日晚，从巴黎飞来的一架法国航空公司132号航班，载着上百条生命，从血腥满天的黄昏驶入杀机四伏的夜幕，降落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路德机场。

下机的人们很快溶入机场海关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他们直接来到三号行李传送带旁等候自己的行李。等到背包一到，他们立即打开，竟取出了3支苏制VZ58型阻击步枪和几颗威力巨大的霰弹手榴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拥挤的人群开火，并扔出了3枚手榴弹。刹那间，大厅变成了鲜血淋漓的屠宰场，血肉横飞，叫声连天，碎玻璃满地。这场恐怖袭击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场的持冲锋枪的警察都没有来得及还击。

等硝烟散去，地板上已躺着26个无辜丧命的旅客，以及72个奄奄一息、呻吟不止的伤员。遇难者中，大多数是美国籍的波多黎各人耶路撒冷朝圣团员，还有一些以色列商人、前来接人的亲友及机场工作人员。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韦茨曼研究所生物学教授卡齐尔也当场被打死。

恐怖分子显然实施的是一次“神风敢死队”式的自杀性攻击。凶手中的两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学生奥平冈就是那位一年前和重信房子结婚的“赤旗军”分子。第三个袭击者是24岁的日本鹿儿岛大学退学学生冈本公三，他当场被警察活捉。

凶手之一的冈本公三供认，他们是日本“赤旗军”的成员，他们所使用的枪枝弹药，都是由重信房子在罗马亲自给他们的。冈本公三毫不掩饰他为什么会去扮演这样一个杀人凶手的角色。他说：“我的职业是‘赤旗军’战士。战争就是要屠杀和破坏。我们不能把战争局限于破坏建筑物。我们相信，屠杀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实现世界革命的手段，我们必须创造世界赤旗军……”这个冈本公三后来被以色列人判处终身监禁。

路德机场事件，是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恐怖分子的跨国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路德机场大屠杀在“赤旗军”历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浅间山庄枪战”标志着“赤旗军”势力在日本国内土崩瓦解；那么，路德机场事件则意味着：在国际恐怖舞台上，过去默默无闻的赤旗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恐怖明星”。

从此，“赤旗军”一手制造的国际恐怖事件接连不断。在西方舆论界，“赤旗军”被称为国际持枪暴徒。

魔爪伸向世界

搞劫持活动、扣押人质、勒索人质并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这是“赤旗军”在70年代活动的主要特点。赤旗军横行全球，攻击的对象时而是飞机，时而是轮船，有时则是外国大使馆。“赤旗军”中很多骨干分子，曾在擅长于劫机的恐怖组织中受训。也许是这个原因，劫机成了赤旗军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成功率之高是罕见的。

1973年7月20日，“赤旗军”派出其骨干丸冈修，伙同3名中东人和1名厄瓜多尔妇女，联手劫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东京的日本巨型喷气式班机，扣押了机上145名人质。恐怖分子控制着这架飞机飞越欧、亚、非三大洲上空，最后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丸冈修一伙把乘客赶下飞机后，便在机上点燃了导火索。几分钟后，在震天的爆炸声中，这架价值一千万英镑的飞机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铝。丸冈修等人向利比亚当局投降。

1974年1月31日，2名“赤旗军”分子光晴生和田义照人等，在新加坡壳牌炼油厂投掷燃烧弹，烧毁了一个储油箱。恐怖分子作案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劫持了“拉裕”号渡江客轮，携着5名人质驶入了公海。他们要求当局派飞机把他们送往外国。当局寄希望于用谈判拖垮恐怖分子，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长期紧张状态而最后投降，于是开始了长达8天的马拉松式谈判。然而，在谈判的同时，另外一批恐怖分子又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为人质。在两伙恐怖分子的共同压力下，日本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屈服了。一架日航喷气客机奉命飞往新加坡和科威特，最后把全部恐怖分子送到了南也门。

1974年9月，“赤旗军”又在荷兰的海牙兴风作浪，占领了法国驻荷兰的大使馆。恐怖分子打死了2名荷兰警察，并把大使雅克·塞纳尔和其他10人扣为人质。这次行动的骨干是奥平纯三，就是路德机场三杀手之一奥平冈的弟弟。这帮恐怖分子以人质为砝码，要求法国政府释放关押在法国监狱里的“赤旗军”分子山田义昭，并为人质付出100万美元赎金，恐怖分子又一次得手了。法国政府被迫答应释放了山田。荷兰方面则派出一架波音707飞机把占领使馆的家伙们送到了叙利亚。惟一没有使“赤旗军”满意的是，他们只得到了30万美元赎金。

大约就在此前后，中东地区混乱的局势大大不利于赤旗军的训练和行动计划，赤旗军的基地也变得岌岌可危。聪明的重信房子便带领人马离开贝鲁特而进入巴黎。当时，欧洲有大量日本留学生、游客和忙碌穿梭的日本商人。当欧洲各国警察严密关注中东恐怖分子流动的时候，赤旗军分子已悄悄淹没于日本人的海洋中，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欧洲警方逐渐对赤旗军的存在感到不安，法国、瑞典都在日本人聚居的社区进行搜捕，并悄悄地把一些日本人驱逐出境。真是“狡兔三窟”。重信房子见欧洲气候已不利，又转而面向东方，着手在亚洲组建活动基地，特别是加强了在东南亚的恐怖活动。重信房子发表宣言，声称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开展反对日本的行动。

1975年8月，那是一个酷暑难熬的盛夏。赤旗军派出5人突击队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举占领了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50名外交官的命运都沦为“赤旗军”手中讨价还价的砝码，其中包括美国领事罗伯特·斯蒂宾斯和瑞典临时代办弗里德兰克·贝斯特拉。恐怖分子释放人质的条件是：立即提供一架DC8型飞机，把突击队员和7名关在日本狱中的赤旗军分子送往国外避难。重信房子要求释放的7名成员包括：浅间山庄枪战中的神枪手坂

田国男，负责筹集资金的银行抢劫犯孤口博和佐佐木规夫，曾参与袭击法国驻荷兰使馆的西川纯等。

赤旗军的营救活动成功率之高，是其它恐怖组织望尘莫及的。这次事件发生在三木首相访美前夕，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不得不再次痛苦地让步。日本航空公司的一客机把5名在押犯送到吉隆坡，作为交换，人质也获得了自由。

吉隆坡事件，使“赤旗军”再次声名显扬，并补充了5名有经验的恐怖分子。而日本作为一个立宪国家却不得不再对重信房子屈服、让步，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大丢脸面。

人们这样评价吉隆坡事件：“这有如放虎归山，并在世界上播下了麻烦的种子。”

然而，奇怪的是，在吉隆坡事件后2年时间里，“赤旗军”没有用任何活动来证实这个预言。没有暗杀，没有绑架，也没有劫机。“赤旗军”，这颗在国际恐怖舞台上活跃了多年的“明星”，突然销声匿迹了。它似乎不再是现实中的魔鬼，而仅仅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噩梦。

“赤旗军”是否已成为强弩之末了呢？

然而，在国际恐怖舞台上，短暂的平静往往孕育着更大的风暴，是拉开重大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没有一个恐怖组织会自行引退。所有恐怖分子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继续制造惊人的恐怖，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否则就会被人忽略、遗忘，导致灭亡。

重信房子就正躲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准备着实施一个惊人之举。她要凭这次行动克服困扰着她的两个难处，一是人员不足，二是经费缺乏。

这是1977年6月28日的清晨。从巴黎飞往东京的日航DC8型客机披着一身霞光，正平稳地在印度孟买上空飞行。机舱内航空小姐彬彬有礼地给乘客分发糖果、点心和饮料。东方女性典雅、温柔的微笑更增添了机内恬静的气氛。乘客们有的在吃喝，有的在看书报，有的人心已飞到了灯红酒绿的东京，向往着风光旖旎的富士山。在前排座位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双目微闭，正盘算着此行的日程。他就是美国第一流的银行家、卡特总统的密友约翰·卡布里尔。

“都不许动！”飞机舱中突然传出一声大喝。卡布里尔如听到晴天霹雳一般，忙惊恐地睁眼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年轻人已从不同位置上一跃而起，几乎同时掏出了手枪和手榴弹。其中为首的一人继续狂喊着：“飞机已被我们劫持，如果有人乱动，我们就炸毁飞机。”这个家伙看上去眉目清秀，皮肤白皙，只是凶狠和紧张把他的脸扭曲了。卡布里尔发现这名劫机首领不时用眼睛盯着自己，不由打了几个冷战。如果他知道此人就是赤旗军中大名鼎鼎的二号人物丸冈修，而且此次行动主要就是针对自己而来，他恐怕早已吓昏过去了。

乘客们一听飞机已遭劫持，吓得个个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哇”地一声，一名妇女抱着的孩子哭出声来，其他女性开始抽泣。男子们则在默默地祈祷，请求上帝或真主保佑他们平安。

劫机者控制了飞机，并强令驾驶员把飞机降落到了达卡机场。几分钟后，丸冈修从驾驶舱钻出来，扬了扬枪，故作轻松地对乘客们说：“先生们，女士们，受惊了。我们是‘赤旗军’的国际战士，为了营救战友不得不打扰大家。如果日本统治者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你们的生命和自由都能得到保障。

否则，请记住，是日本统治使你们一个个升入了天堂。当然喽，第一个见上帝的，将是可爱的约翰·卡布里尔先生。我们清楚你和美国总统卡特的特殊关系。哈哈……”丸冈修一边说着，一边狡猾地向卡布里尔挤了挤眼睛。

“完了！”卡布里尔脑子里“嗡”地一声，整个瘫倒在座椅上。

日航公司客机被劫持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世界，尤其是牵动了日、美两国政府的神经。同时，劫机犯释放人质的条件，也已通知了日本当局，那就是：立即按名单释放日本监狱中的9名犯人，并交出6000万美元赎金。

令外界迷惑不解的是，重信房子要求释放的9人中有1人是与“赤旗军”毫无关系的刑事犯。恶贯满盈的家伙叫泉水博。他生于千叶县木更津市，高中没读完就退学到东京一家酒楼挣钱。

1960年，他闯入文京区一高级职员家里，残忍地将主妇杀死，抢走了14000日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后来被捉拿归案，判处无期徒刑，囚于旭门监狱。但泉水博在狱中也不安分，又劫持了一名看守作为人质，要挟狱方改善待遇。这场狱中斗争使他再次成了新闻人物，并受到了“赤旗军”的赏识。重信房子后来解释说，他并不在乎泉水博是抢劫杀人的刑事犯，营救他是因为觉得此人特别能“战斗”。

6月29日清晨，在日本首相府的一间密室里，烟雾弥漫，气氛沉闷。政界、外交界、警界的高级官员们不断商讨着如何处理这起劫机案。桌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表明他们已度过了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怎么办呢？日本已被世界称为最容易在恐怖活动面前屈膝让步的国家，如果这次再后退，难免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而且事实已证明，让步是会引发更大的恐怖狂潮。但如果不让步，151名人质的生命危在旦夕，美国总统朋友有脑袋随时可能开花的危险。而日本却没有武力突袭救出人质的能力，更谈不让获胜的把握了。思前想后，掂来量去，最后的结果是难堪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为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采取非常措施，立即接受赤旗军提出的一切条件。一名高级警官无可奈何地总结道：“我们就像一群温驯的马驹，而鞭子却操在赤旗军手中。”

赤旗军又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一架飞机载着6000万美元和9名犯人飞往了达卡，换得了卡布里尔等151名人质释放。泉水博后来接受了全面的恐怖活动训练，成了重信房子的一员“大将”。

然而，鉴于释放泉水博出狱的是为营救人质而采取的“超法规行动”，日本检察官在他出狱的同时就签发了一张收监令，命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一抓到泉水博，就必须立即把他送入监狱中继续服刑。

达卡劫机行动的成功，再次使赤旗军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得到了补充，真是如猛虎添翼。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重信房子又会使出什么新的毒辣招数。

然而，这个心狠手黑的女人却迟迟没有行动，似乎神秘地从世界上消失了，或者是已良心发现，放下了屠刀。

这一停，就是整整8年。赤旗军已经完蛋了吗？

不会。世界各国的警察和反恐怖专家都头脑冷静地在搜寻着“赤旗军”的动向。相信，重信房子不会洗手，那不符合她的性格。这个女人和她的人马，一定正躲在地下，潜心经营，观测风向，伺机反扑。“赤旗军”掀起的恐怖逆流随时可能爆发。

原来，重信房子在战略上已做了重大调整，她看到，“赤旗军”建立10年来，虽然杀遍全球，犯案累累，但仅仅是空有“神风敢死队”的恶名，“世界革命”成功之日遥遥无期。重信房子不会放弃恐怖主义的斗争手段，却不能不重新审视她的战略和策略。

而且，“赤旗军”的活动已越来越困难。它此时只拥有30多名行动人员，只不过每次行动时，他们都换用不同的姓名。而各国的海关和警察都已熟悉了这些面孔和名字。欧洲已彻底把“赤旗军”拒之门外了。

重信房子的新计划大体是：暂停劫机、绑架等表面上引人注目的行动，不再单纯追求轰动效应，而是悄悄地积蓄力量，发展组织，扩大基地，做细致的准备工作。“赤旗军”还特别把目光投向东方，面向家乡，试图在日本重建稳固的基地，在东南亚和日本弄到资金，补充各国警察所不了解的新兵。在这静悄悄的8年中，赤旗军极力争取把早已四分五裂的派别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恐怖组织。在东南亚，“赤旗军”已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建立了小据点，组成了初具规模的恐怖分子网络。日本警方认为，“赤旗军”至少新发展了100名成员，其中不乏财界和政界要员的子弟。重信房子还亲自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对这些新手进行训练。

正当重信房子暗中积蓄力量的计划进展顺利的时候，一起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又在精神上给“赤旗军”起到了打气作用。

1985年5月20日上午，瑞士日内瓦机场上秩序井然，数百名新闻记者翘首等待，准备采访即将开始的以色列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交换战俘仪式。

时针指向了10点。随着一阵席卷而来的呼啸声，3架以色列专机依次降落。舱门启开，400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巴勒斯坦战俘走下飞机。机场上一阵骚动，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拥向栅栏。一副副望远镜，一架架长焦距照相机，都在寻找着一个特殊人物。

他出现了。只见一个粗眉毛、厚嘴唇的亚裔青年，带着若无其事的神情，晃悠悠地迈着脚步走着，似乎有意远离其他战俘。

就是他，一阵劈哩叭啦的快门声，表明他又再次成为新闻中心人物。

这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就是数年前因参与制造路德机场大屠杀而震动了世界的冈本公三。他在废除了死刑的以色列虽免于死，但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事情仅过了13年，冈本就重新获得了自由，这不能不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冈本公三出生于日本熊本县。1971年，他同二哥一起加入“赤旗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冈本成了“赤旗军”的一个中心人物，被称为“赤旗军”的“教父”。他因血洗路德机场案而被捕后，在狱中表现沉默，有时语无伦次，甚至连日语也说不上来，似乎有些神经错乱。他的身边常放着一本日语《新约全书》和日本歌集，嘴里常哼着以色列歌曲《回家》。

在狱外，冈本公三已成了国际恐怖分子的一种象征，受到崇拜。然而，冈本公三获释的消息传到日本，犹如扔下了颗重磅炸弹，朝野为之震惊不安。第二天，东京警视厅就对身在国外的冈本公三发出了通缉令。日本治安部门忧心忡忡地指出：获释的冈本公三会成为日本一群偏激的年轻人的崇拜对象，并会大大鼓舞“赤旗军”的士气。

确实，冈本的被营救出狱，使重信房子感到精神振奋，她立即加快了重新出山的步伐。

一只罪恶的黑手，悄无声息地四处延伸着，期待着最后狠狠的一搏。

古语道：静极思动。经过 8 年的苦心经营，1986 年前后，重信房子感到羽翼渐丰，开始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重新走上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前台。

1986 年 7 月，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遭到土火箭袭击，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1986 年 11 月，日本三井物产公司马尼拉分公司经理王子信行在菲律宾遭绑架。直到 136 天后，恐怖分子勒索了大约 250 万美元，才将他释放。

虽然重信房子在作案时改换手法，没有亮出“赤旗军”的旗号，但日本警方已经查明，这两起案件都是“赤旗军”所作。警方还透露，在 1986 年 6、7 月间，“赤旗军”暗杀小组曾在冲绳“恭候”天皇驾临。后因天皇患病取消行程，“赤旗军”才没能得逞。

小试锋芒尝到了甜头，不能不让重信房子信心大增，得意非凡。她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重振威风，闹它个天昏地暗。

斩魔除妖

一个个恐怖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赤旗军的历史，不仅使重信房子 8 年来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而且使“赤旗军”元气大伤，陷入困境。

这里是东京成田国际机场。1987 年 11 月 21 日夜 11 时许，从香港飞来的大型客机降落了。当熙熙攘攘的乘客逐渐散去，灯火通明的机场大厅重又平静下来。这时，有个头发灰白、略有秃顶的中年男人站在机场的一个角落，正神情紧张地打着电话。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为此时已届深夜，打电话的人很少，格外引人注目。尤其倒霉的是，日本当局头一天刚搞到情报，说可能有人要从国外向日本偷运军火，因此警方已在机场加强了警戒。果然，两名目光敏锐的执勤警察发现了这个可疑的中年人，立即走上去进行盘问。

如果这个中年人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他很可能会再次逃出法网，就像以前历次所做的那样。然而，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他竟然和警察顶撞起来，并试图夺路而逃。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警察把这个中年人拘捕了。经检查，他护照上的是伊良波秀男，年龄 34 岁，职业是冲绳厨师。这当然是伪造的。相片和指纹查对的结果，使警方大吃一惊，继而喜出望外。原来，他们无意中捕获了一条大鱼，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通缉犯、日本“赤旗军”第二号头目丸冈修。

日本各大报马上刊登了醒目的报道：“恶贯满盈，终落法网”；“丸冈修百密一疏，意外被擒”。日本警方充分意识到抓获丸冈修的价值。在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折合 37 万美元的日元和一些外币，以及一张飞机票。另外，还有一个写满密码的小本，警方破译后发现，这是一些人名和电话号码。原来，这是丸冈修多年来苦心经营才初具规模的恐怖组织阵线——亚洲恐怖分子网的成员和同情者名单。

警方发现，丸冈修从 1983 年就开始为新的恐怖组织招募新兵，并以马尼拉为中心，在东南亚各国首都建立了基层小组。从 1987 年 8 月 3 日起，丸冈修持伪造的护照作了穿梭般的 16 次“旅行”，其足迹遍及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希腊、南斯拉夫、奥地利等地。如果此番不是意外翻船，

他预定于11月24日到冲绳，2天后到大阪，然后于12月17日去南朝鲜汉城。警方还认为，丸冈修最近曾会见过重信房子，商议了如何干扰破坏12月16日的南朝鲜大选、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以及即将召开的东盟马尼拉首脑会议。调查还表明，丸冈修潜回日本的使命除扩大组织、重整队伍以外，还准备营救狱中已被关押多年的同伙。他曾多次窥视皇太子住所，调查皇族成员的起居规律。分析家认为，他可能是在策划绑架皇族以赎换同伙。

警方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偶然抓往这个凶残的家伙，他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来。

丸冈修作为一个有着近20年血腥经历的职业恐怖分子，被捕后当然不会轻易招供。然而，从他的笔记中，警方毕竟掌握不少线索，于是立即掀起了一个搜捕浪潮。鉴于已查明“赤旗军”重要成员泉水博正潜藏在马尼拉郊区，准备破坏东盟首脑会议，日本警方特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菲律宾警方发出了针对泉水博的国际通缉令。

50岁的泉水博，就是10年前的丸冈修策划的劫机案中被营救出狱的抢劫杀人犯。这个谋财害命的家伙，此刻已今非昔比，成了“赤旗军”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与一名叫佐佐木规夫的同伙在马尼拉建立了据点，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大的行动。泉水博现在化名叫山口登，以贸易商的身份做掩护进行活动。他在马尼拉拥有一幢别墅，生活奢侈豪华，享受醇酒美人，爱打高尔夫球。据说，在菲律宾军方和警界中，都有泉水博的熟人。得知丸冈修已于东京落网，泉水博感到大事不妙，忙匆匆携菲律宾籍的妻子逃离寓所，藏身于唐人街的一家酒店里。后来，他又只身潜逃，去向不明。

马尼拉警方接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后，立即出动，于11月26日包围了泉水博的别墅。然而，这里已是人去屋空，警方一无所获。但警方并没有放松追捕，他们在飞机场和水陆交通口岸张贴泉水博的照片，并严密监视他的妻子和朋友的动向。从截获的信件和电话中得知，泉水博仍在马尼拉活动，并曾于6月初去医院做最后一次手术，然后就将逃离马尼拉。

警方把一张搜捕的巨网，撒了出去。

玛卡提医疗中心是马尼拉第一流的综合性医院，坐落在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上。来此就诊的，都是些自备奔驰车的阔佬，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珠光宝气。从6月7日清晨起，医疗中心内稍有异常。在前、后门和走廊里，有一些身材魁梧的“病人”在悠闲的散步，从他们的警觉目光中，可以猜出他们在等待什么。

中午时分，一对中年男女悄然走进了医疗中心。那男的个头不高，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变色眼镜。一派富商打扮。从额头上那新鲜的疤痕可以看出，他最近已做过几次整容手术。就在他抬脚迈进整形外科诊疗室的刹那间，早已静候多时的那几个“病人”一拥而上，推推搡搡地把此人押往停在门口的一辆车上。原来，这些“病人”都是菲律宾国防情报部的人员。

急于邀功的情报部官员用档案中已经泛黄的照片和面前这人一对照，不禁有些紧张，会不会抓错人了？照片上的人前额光秃秃的，吊眼梢，厚嘴唇；可眼前这人却头发茂密，双眼皮，大眼睛，嘴唇也没那样厚，和照片上的相比判若两人。但是，此人左手中指缺了一截，这一特征和档案记载是相符的。经核对指纹，警方终于确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通缉犯泉水博。报告立即送到了菲律宾国防部长拉莫斯手中。

第二天，日本和菲律宾的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一特大

新闻。

泉水博落网了。然而，由于菲律宾和日本两国没有引渡协定，菲律宾只好以伪造护照罪把泉水博驱逐出境，并事先通知了日本方面。

6月8日下午，泉水博被强行押上了从马尼拉飞往东京的724班机，坐在客舱末尾的65E座上。在他的对面，几名专程赶来的日本便衣保安人员静静地坐着，不动声色地盯着泉水博。泉水博明白，飞机正载着他飞向监狱。傍晚6时50分，飞机已进入日本B三宅岛上空，是日本行使管辖的时候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位彪形大汉一跃而起，把泉水博拖进飞机尾部的食品库，干净利索地戴上了手铐。

在日本检察官发出收监令11年后，泉水博终于被重新投入了监狱。

日本警方先后捕获丸冈修和泉水博，等于切掉了重信房子的左膀右臂，是与“赤旗军”斗争中空前的辉煌胜利，日本朝野不禁为之振奋。然而，人们在欣喜之余，又有几分忧心忡忡，担心“赤旗军”大规模的报复性恐怖袭击随时可能爆发。

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表明，日本“赤旗军”正策划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兴风作浪。“赤旗军”已发布宣言，指责这届奥运会是“南朝鲜、美国和日本的一项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人们不会忘记1972年发生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的恐怖惨剧。当时，中东恐怖组织“黑九月”闯入奥运村，绑架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举世为之震惊。为了对付“赤旗军”的阴谋和各种不测事件，日本和南朝鲜政府密切配合，专门成立了“日韩防止恐怖活动委员会”。从日本飞往南朝鲜的乘客和寄往汉城的包裹都要受到严格的安全检查。南朝鲜政府也竭尽全力，对奥运村和各比赛场馆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安措施。

全面、严密的防范措施奏效了。

1988年10月2日，当汉城奥运会的圣火徐徐熄灭时，人们悬着的心才放下了。这届奥运会在“手拉手”的旋律中平安地圆满结束了。“赤旗军”和其它恐怖组织的阴谋，都遭到了失败。

赤旗军连遭挫折，元气大伤。然而，重信房子能甘心吗？

几年来，人们已很少看到“赤旗军”的活动。重信房子又一次神秘地躲到了重重迷雾的后面。

也许，“赤旗军”也和世界上其它恐怖组织一样，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也许，它已经土崩瓦解，从而结束了其悲剧式的小丑行径；也许，漂亮而狡猾的重信房子正躲在西欧或中东某地卧薪尝胆，养精蓄锐，企盼着重振雄风的那一天；也许，就在明天，“赤旗军”就会制造出一起突如其来的恐怖血案，让全世界为之目瞪口呆。

全世界的反恐怖专家们没掉以轻心，正在密切地搜寻着迷雾后面“赤旗军”的动向。近年来，各国纷纷采取严格的保安措施，国际合作也愈来愈紧密，恐怖分子已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

第八章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种部队概览

香港特警队

1984年初春的一天深夜，月明星稀，素有“东方明珠”美称的香港灯火通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与波光粼粼的大海交相辉映，把这座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的东方不夜城打扮得格外妖娆妩媚。

就在这一令人痴迷神往的良辰美景之时，香港浣纱花园大厦，2303室大门紧闭，就连防盗门也关得滴水不漏。几位身穿绿色防弹衣、头戴防毒面具、手持冲锋枪的神秘人物埋伏在2303室的门前。

“轰！”一声巨响过后，两道壁垒森严的大门被定向炸药炸了个粉碎，几个矫健的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室内，紧接着传来一阵枪声。3分钟后，当硝烟散去，人们看到绿衣人已将4人按倒在地，随之而来的警察在弹痕累累的2303室内搜出了7把手枪和大批的子弹，以及大量的现金。这些神秘的绿衣勇士是谁呢？

原来，他们就是香港警方的一张王牌——特警队，外界一般称他们为香港“飞虎队”。所生擒的这4名匪徒是在香港中环路抢劫银行解款车之后逃到浣纱花园大厦的，正当他们做着发财的美梦时却被香港特警队生擒活捉了。

席卷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狂潮，给号称“东方明珠”的自由港、东南亚的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中心的香港投下了巨大的阴影。香港当局未雨绸缪，于1973年组建了这支专门从事反恐怖和对付突发事件的特种警察分队，它的正式名称是香港警察署“特别行动组”（SDT）。其任务是防范及对抗可能蔓延到香港的动机等恐怖活动，并负责保护途经香港的各国政界要员。

香港特警队的最大特点是少而精。它的队员大部分是来自现役警察，由一名高级警司率领，共有30人，平均年龄只有26岁。队员的选拔真可谓是百里挑一，个个堪称是香港优秀警察中的精英。其编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用军队编制，按照行动、任务和队员装备情况将30名队员分为A组、B组。A组在行动时负责“攻击”，B组在行动时负责“伏击”。每组又分2个小队，也就是说整个特警队被编为2组4个小分队。除正式的A组、B组外，还有一个负责训练的C组，主要是培训后备力量、以接替退役的老队员。

特警队拥有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每个队员因任务不同使用的装备也略有差别。A组使用的是德国制造的MP5系列冲锋枪，B组使用的是美国制造的雷明顿M—700狙击步枪。此外，所有队员还配有9毫米口径英国制造的勃朗宁大威力自动手枪。

特警队是香港一支最神秘、最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多年来对外界一直保密，所以鲜为人知。目前，特警队仍是一支高度独立的部队，只有香港警务处长才有权调动。这支部队的有关装备、训练、行动及人员身份等情况都是机密。不仅公众感到其神秘，就在警方内部一般人也所知有限。队员们的亲人也不知他们的身份，执行任务时他们都戴有面纱，即使在法庭上也不暴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几乎始终被蒙照在一片神秘的面纱中。

特警队的基地设在香港的粉岭，在这个基地进行一些项目的训练。此外，还有一些项目的训练是在香港的石岗军营和香港警察总部进行。训练项目的设置与训练方法基本上是与英国特战部队特别空勤团相类似，其训练教官大

部分也是来自闻名遐迩的特别空勤团。

体能训练是特警队队员每天必须例行的训练项目。同时，他们还必须接受严格的特别训练课程，包括登山、格斗、救援、高级射击、处理爆炸品以及丛林作战技术，其中特别偏重于反恐怖的战术训练和快速反应训练。攻击对方占领的楼良或飞机、解救被劫持的人质是特警队反恐怖战术的主要训练项目。

为必要时适应水上作战行动的需要，香港特警队还组织了有 10 名队员的“水鬼队”。他们不是一个经常性的组织，只是从特警队中选拔特别熟悉水上和潜水活动的人员加以特别训练。其训练教官来自英国水上反恐怖特战劲旅——皇家海军特别舟艇中队。

在反劫机和营救人质行动中，高超的枪法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否则就会酿成悲剧性的后果。为此，特警队队员个个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弹不虚发的本领，荣获了“神枪手特警队”的美名。

为了提高手枪射击精度，队员们在训练中要反复练习在 60 米以外击中一个面积仅有 5 平方厘米的靶子。教官还为队员准备了一个模拟恐怖分子及其被劫持人质的特殊活动靶，这种靶子闪现出来 1 秒甚至更短时间就会迅速躲起来。这就要求队员要眼明手快，在瞬间一眼区分开恐怖分子和人质，精确击中目标。有时为了等待靶的出现，队员往往要全神贯注地等待数个小时之久，从而磨炼他们的耐性、高度的警觉和敏捷的动作。为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这些神枪手必须经常在不同的光照条件和天气下进行射击训练。无论是在炎天的烈日、暴风骤雨，还是在漆黑的夜幕中，都有他们苦练的身影。

20 年过去了，香港特警队自它成立至今尚未与国际恐怖劫机分子正面交锋过。当然，期冀和平、安宁的善良人们是不愿看到这种场面的出现的。但愿特警队超人绝技永备不用，但愿在它强有力的守护下，香港这个东方的明珠水放璀璨的光芒。

台湾反恐怖特警队

中国美丽的宝岛台湾也不是一块净土。鉴于恐怖活动日益泛滥，台湾当局于 1980 年，从海陆空三军抽调精锐力量，悄悄组织了一支在人员素质、组织结构、武器装备、训练等方面都可以与国外精锐部队相匹敌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特勤队。该部队的情况至今仍被视为一项高级机密，而且被认为是台湾各类特种部队中的一张王牌。

台湾特勤队共有数百人，编制单位为中队，布防在台湾从南到北 3 个地方，即台北县林口特勤队（由宪兵中的精英组成），高雄万寿山特勤队（由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和屏东特勤队（由陆军士兵组成）。他们的代号分别为“夜鹰”、“蓝鹰”、“黑鹰”。

被称为军营三鹰，直接受台湾“国防部”指挥。他们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反恐怖、反爆破和反暴乱。

入选特勤队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各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优秀军人。入选后的特勤队员，首先要接受 2 年半至 3 年的职前训练，然后再服 5—6 年的兵役。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拳击、柔道、擒拿、空手夺刀枪、山训、海训、跳伞、艇训、反爆破、潜水、跳车、跟踪、伪装、快速反应射击、攀登房屋、营救人质等多方面的训练。据说郝伯村在一次特勤队员退役仪式上赞叹：“只要 10 个特勤队员就可攻占总统府。”

除军方的特勤队外，台湾警方的反恐怖突击队建立的更早，可追溯到 1977 年。当时，国际上恐怖活动频繁发生，西德和以色列等国家利用其精锐反恐怖部队，在历次反劫机或救人质等反恐怖活动中，展示了打击敌人、营救人质的突出作用。台湾警方以此为例，成立了一支反恐怖突击队，命名为“镇远专案小组”。该小组过去一直隶属于台北市警察局保安股，作为刑警大队的一个小分队，其人员数量、装备、训练等情况外界至今无人知晓其内幕。此外，台北市警方的保安大队中还有一支专门对付有组织、有强大武力暴徒的特种突击队，外界一般称之为“霹雳分队”，它在台湾反恐怖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霹雳分队”是于 1985 年从保安大队原有的 9 个分队挑选身高 1.70 米以上、各方面均优异的人员组成的。第一批共选 156 人，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12 个人，编为 3 个警网，每一警网有 4 人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其最大特点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队员年龄平均不满 25 岁，反应灵敏，做起事来生龙活虎。

1988 年，台湾军、警、宪、特各单位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恐怖演习。由特勤队扮演恐怖分子，劫持人质，“霹雳分队”

进行营救人质。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对日渐抬头的台湾恐怖势力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

越南特工队

越南是东南亚的一个军事强国，从四十年代抗日时期起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战火一直不断。其武装部队也是久经沙场，经验可谓丰富。在其武装力量所有的兵种中，最有作战特点的当数特工部队。

越南特工部队的发展历史，可追溯到越南抗法战争时期（1945—1954年）。当时、为抗击法国的入侵，越南在各地组织了精干的小分队，专门在夜间、在丛林中袭击法军的各级指挥所和重要军事设施，令法军寝食难安。1964年，越南将零散的特种小分队集中起来，正式扩建组成了第一支特工部队——越南第305特工师。在10年抗美战争中（1965—1975年），他们和美军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给美伪军的首脑机关、重要军事设施、后勤系统以沉重的打击，被称为“越南的B52”和“丛林变色龙”。

1966年越南海军又组建了第126水下特工团。1967年3月19日，越军在河内成立了“特工部队司令部”，作为总参谋部下辖的一个独立兵种司令部，负责特工部队的作战与训练。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为满足其政治外交的需要，不断扩大和强化特工部队。到目前为止，越南已拥有13个特工团，1个空降特工旅，总兵力达2万人以上。

越南特工部队的现行最大编制是团（旅）。每个团编员为1600余人，下辖3个特工营以及侦察连、火力连、军医连、警卫排等分队。营编员力400余人，下辖3个特工连以及火力排、侦察排、通讯排、警卫班等。特工连编员为100余人，下辖3个特工排，每个排编有3个班，是执行作战任务的基本单位。

越南特工队的主要装备有：82毫米无后座力炮、82毫米迫击炮、60毫米迫击炮和反坦克炮；掷弹筒、单兵火箭筒、轻机枪、冲锋枪、狙击步枪和手枪；各种型号的手雷及地雷；还有2瓦报话机、15瓦短波电台及超短波步谈机等。

在越南红河三角洲西北部，有一所秘密的越军特工学校，专门从事于培养特工部队官兵的。学员是从陆军部队中挑选的，入校经过3到6个月的特工科目训练后，再分配到作战部队。训练时间为200多天，又多安排在旱季。训练内容有：射击、投弹、队列、体育等基本的军事科目，重点训练内容是捕俘、爆破、排雷破障、伪装、识图和用图等技术训练和特工训练。

一个参加过越战的美国士兵曾这样描述：“在越南，如果在山中丛林碰到一个衣不遮体、蓬头垢面、赤着脚板的越南人，你可千万别大意，否则在你回头时，他会从背后射来一梭子枪弹或猛然投来一把匕首！”

经过多年的战争磨炼，越南特工部队的作战技能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善于独立作战。越南特工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独立完成任务的。它强调独立指挥、独立行动，战斗中一般不与上级联络，互相也不支援，任务完成后各自撤离。

善于伪装。越南特工部队为达到战斗行动的突然性，除利用黑夜、大雾等气候和复杂的地形条件作掩护外，非常重视伪装。当他们潜入敌占区时，常化装成对方的军人或者百姓、使用敌国语言，欺骗对方，获取情报。

生存能力强。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一般只带2-3天的食物给养，其余的要就地采集野物充饥。

行动多变。其诈术通常有“袭”、“变”、“溜”、“藏”、“骗”等。

“袭”就是用奇袭、偷袭、奔袭的方式，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险中求胜。

“变”就是处于危险劣势的情况下，迅速脱下军装，埋好枪支，化军为民；或者伪装为对方人员，鱼目混珠，蒙混过关。

“溜”就是在目标暴露时，便化整为零，利用有利的地形和天气条件溜之大吉。

“藏”就是利用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进行隐蔽躲藏。他们随处都可躲藏，随时都会突然冒出来。

“骗”就是假装受伤、假装投降或装死，趁对方不备突然发难。

此外，越南特工部队还能利用简单的条件进行埋设陷阱，布置各种机关。特工队员都会使用多种武器，军事素质过硬，是一支地地道道的“丛林变色龙”部队。

泰国特种作战部队

泰国是首先建立特种部队的几个亚大国家之一。泰国的特种部队称为特种战争部队，主要由泰国皇家陆军特种部队组成。是一支强悍、目的明确并且训练有素的部队。

泰国皇家陆军特种部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第1别动队空降营进行了改编，并将番号改为第1特种部队空降大队。之后，泰国皇家陆军特种部队扩大到4个大队。除上述部队外，泰国的特种部队还包括1个心理战营、1个空降营、1个远程侦察巡逻连，以及泰国皇家陆军特种战争中心和特种战争学校。

泰国特种部队的任务与其他国家特种部队的任务相似，其中包括在泰国皇家陆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在敌后实施非常规战和心理战、城市行动及其它特别行动。泰国特种部队受过特殊的训练，按照特殊的要求编组，以便能与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合作，发展地方防御力量。在受到乍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和少数民族叛乱运动的农村边界地区、特种部队“A”组小分队负责乡村防御部队的组织和训练，并向他们发放武器装备，乡村部队经过训练，通过游击战来对付入侵之敌或泰国共产党。但是，他们尤其要支援泰国皇家陆军正规部队的反叛乱作战行动。

如今，泰国特种部队的结构和编成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泰国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特种战争司令部，1982年7月，泰国已将所有的特种部队合并成一个新的部队——第1特种部队师。此外，4个特种部队大队均已扩编为团。泰国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大特种部队。新组建的特种部队师归泰国皇家陆军威蒙旺瓦尼少将指挥，师部设在华富里府的纳莱兵营。这支合并后的特种部队在作战和支援活动的效能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

泰国特种部队的训练计划是严密周全的。其成员在完成空降和别动队训练之后，还要接受由各团自行实施的特种训练。特种部队不仅要保持严格的体格和技术标准，而且尽可能地使训练符合实战要求。

自救训练在瓦栖拉隆功兵营进行，在那里，教官训练特种部队的士兵识别可以作为食物、饮用水和药物来源的各种植物，并熟悉它们的用途；讲授简便的野战炊事技术，其中包括利用当地的竹子做食物、燃料和锅盆。识别和对付泰国的各种蛇也是一项重要的自救训练技术。

空降渗透是一项必要的技术。在第1师师部的所在地艾拉湾兵营，第1气球施放连用一个巨大的氢气球作为跳伞台，从而避免因使用飞机（除非必要时）而付出的昂贵代价。气球是从英国采购的，连长沃拉干·欧帕讷中尉曾在那儿学习施放气球技术。气球吊舱能运载6名伞兵和1名跳伞长。将气球从卡车的绞车上放到1000英尺高空，完成跳伞后再将其收回，以便载运下一批训练人员，这一过程总共只需10分钟。在1000英尺的高度上，虽然伞兵在舱门时前冲的感觉完全消灭，但吊舱的晃动程度并不比飞机大。只有发生风暴或风速大于每小时20公里时才停止使用气球。这一独特的系统于1981年9月启用，由王储首次试跳。

泰国特种部队还进行使用各种武器的训练，从12毫米的滑膛枪到3.5英寸的火箭筒不等。他们还将手足视为潜在的武器，对人员进行军事技能训练，泰国皇家陆军特种部队尤其擅长一种根据拳编成的军事拳术。为了显示其能力，第1特种部队团的一个“A”组小分队实施了一次空中突入和战术渗

透演习。该小分队应用高空跳下开伞技术，用非常灵活的冲压空气伞悄悄地向目标地域降落，最终降落在一个很小的空投场上，每人着陆点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然后进行重新编组。身着黑色特种服装的小分队队员们收好降落伞，并迅速无声地做好战斗准备。

渗透行动在一条布满各种陷阱的丛林小道上展开。陷阱不是模拟或假设的，它们完全可以伤害一个粗心大意的参演人员。渗透人员的任务是发现、识别、排除或避开杀伤陷阱。除了会有一群埋有竹签的陷阱外，在小分队前进的小道上还有伪装巧妙的用绊网引发的粗大的尖竹签，另外还有埋有钉满铁钉的木柱的陷阱，以及可以发射单发子弹的陷阱。由于存在真正的危险，小分队认真仔细，井然有序地沿小道前进，探侧和检查小路以及小路两旁的树叶。从用手势向其他队员指示陷阱的位置和种类，到排除或避开已被发现的陷阱，一切均默默无声。

印度特种作战部队

印度特种部队除具备一般特种部队的共同特点外，还有其“印度特色”，主要表现在部队的任务、构成和装备等几个方面。

印度特种部队担负着对外对内两大类任务。对外主要担负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对内主要是执行特殊任务，如作战救援、搜集情报、反恐怖、反暴乱等。

印度特种部队的编制比较复杂，一是印度海军、内政部、内阁以及反间谍机构均有特种部队，但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二是各特种部队编制规模从数百人到万人不等，兵力相差很大。

在陆、海、空三军中，现在只有海军建立了特种部队。陆军的一些部队，例如第 57 山地师和伞兵突击队，虽能执行某些特种作战任务，但还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空军经常为特种部队提供运输机支援，还可以派出米格—25 和“美洲虎”飞机协助特种部队实施侦察任务。空军至少还有两个武装直升机中队接受特种作战训练。一旦需要，这两个中队即可配合特种部队作战。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印度正在筹建陆、空军特种部队，完善海军特种部队，并将组建三军特种部队联合司令部，统一领导三军特种部队。

目前印度特种部队的具体编制情况是：

1. 海军特种部队

海军特种部队主要指印度海军陆战特种部队。该部队是按美国“海豹”队的模式于 1986 年 4 月开始组建的，1987 年 2 月宣布正式成立，隶属海军司令部。目前兵力约 1000 人，编成一个团，3 个大队，驻扎在印度南部。海军陆战特种部队是印度特种部队中最勇猛顽强且适应性极好的部队。印度特别重视对海军陆战特种部队的建设，计划将该部队的力量扩大一倍，编为 2 个团。

海军陆战特种部队的任务是在战前对滩头、沿海、沿河地区实施侦察和控制，摧毁敌港口和海上设施，扰乱敌海上运输和秘密渗入敌方领土执行任务等。

海军陆战特种部队主要成员是潜水员，他们装备有水下呼吸器、手提式声纳、可在水上和水下射击的手枪、特殊通信装置和“蛙人”运送艇。该部队还装备一种两栖作战坦克登陆舰和一些速度快、声音小、难探测的橡皮船，并在试验一种气垫船式双人运输艇。

训练使用美国突击队教材，训练期 2 年，包括特训期 3 个月，训练内容主要有直升机机降、空降、海上渗透以及海上、陆上作战等。

2. 内政部特种部队

印度内政部控制的特种部队约有近万人，主要来自印度准军事部队，由印度陆军教官按突击队训练方式进行严格的训练。该部队分为两部分——特别保安大队和国家安全卫队。

特别保安大队。从严格意义上讲，该大队不参加特种作战，主要负责印度要员的个人保卫工作。该大队约有 2000 人，驻扎在新德里。

国家安全卫队。现有 7500 人，担负反恐怖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城镇居民区清除恐怖分子，负责搜集恐怖组织的情报；进行反劫机作战。

国家安全卫队由印度内政部直接领导，1984 年 6 月开始组建，1986 年 9 月 22 日宣布正式成立。成立之初曾受训于特种边境部队。国家安全卫队队员

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贝雷帽。主要装备海克勒·科赫 Mp-5 型冲锋枪、PSG-1 狙击步枪、生物传感器、手榴弹和催泪弹等。卫队分为特别行动组和特别接受组两部分。在反恐行动中,最小的战斗单位为 5 人小组,4 个小组编成一个队,由一名上尉军官指挥。

该部队训练基地座落在距离新德里 60 公里的哈里亚纳邦的马内沙。基地附近的阿拉瓦利山脉被密林覆盖、沟壑纵横,为训练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队员们在这里接受严格的各种反恐怖活动技能训练,主要是巷战和反劫机训练。

在过去 5 年中,国家安全卫队在印度各地执行过一些重要任务,如在 1988 年攻占阿姆利则金庙的“黑雷行动”中,该部队打死 30 名恐怖分子,而本身无一人伤亡。1993 年 4 月 24 日,一名歹徒在阿姆利则劫持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国家安全卫队的反劫机突击队紧急出动,乘劫机犯惊魂未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制服。

3. 内阁特种部队

印度内阁控制的特种部队有 1200 人,分成两个大队——特别行动大队和特种作战大队。

特别行动大队。下辖第 52 和第 54 两个特别行动分队,每个分队约 300 人。队员大部原为伞兵突击队队员和海军陆战特种部队队员。该部队主要负责对付诸如劫机造成的人质危机。它是仿效德国 Gsg9 反恐怖边防大队组建的,精干人质谈判、心理战,善于突击恐怖分子控制的飞机、船只和楼房等,但自八十年代中期组建以来,尚未执行过这类任务。

特别行动大队装备的武器是海克勒·科赫 Mp-5 型枪械,还装备 AK74 和 Mi6 突击步枪、PSGI 和 SSG200 狙击步枪,各种电子装置、特种炸药、夜视镜、特制云梯、防弹衣、特殊通信设备和其它军用器材。

特种作战大队。为印度特种部队之精华,曾参与过的行动从未公诸于世。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它的存在。该大队曾参加支援印度驻斯里兰卡维持和平部队的秘密行动以及在印度东北地区的平暴行动,但从未单独执行过任务。

4. 特种边境部队

特种边境部队绰号“黑猫”,隶属于反间谍机构“研究分析局”。这支部队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接受反空中劫持和其它反恐怖活动的训练。从 1984 年开始,这支部队又肩负起了保卫军政要员安全的重任。据说,有的成员还在国外接受过专门的反恐怖训练。

特种边境部队现有 1 万人。他们身穿黑色制服,头戴栗色贝雷帽。每天 4 点起床,训练快速射击、擒拿格斗和驾车护卫等技能。该部队拥有许多专门装备,如震聋炸弹、闪光炸弹和低能子弹等,并配备装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据说,这支部队的成员都是神枪手,个个身手不凡。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北方邦的萨尔萨瓦。这支部队拥有 2 架波音 707,几架湾流 IV 喷气式飞机和安—32 运输机,每天 24 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赶赴出事地点。

印度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不仅比一般部队的特殊,而且各特种部队的装备也各不相同。印度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可分为 5 大类:一是突击武器,如冲锋枪、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反坦克武器、迫击炮和手榴弹等。二是机动运输工具,印度空军为特种部队提供安—32、伊尔—76 运输机和直升机支

援外，海军特种部队装备两栖作战坦克登陆舰、可运两人的“蛙人”运送艇以及橡皮船等。三是个人自卫武器，如9毫米勃朗宁手枪、无声手枪、匕首等。四是特工器材、如特种炸药、特制云梯、定向杀伤地雷、水下呼吸器、手提式声纳、生物传感器、话筒、防弹衣等。五是侦察通信器材，如夜视观察器材、特种窃听装置、特殊通信设备等。

印度尼西亚特种作战部队

1981年3月28日上午10时10分、印度尼西亚“加尔达”航空公司的DC9206次航班的客机在飞往苏门答腊的棉兰时，被几名身带机枪、手枪、手榴弹、匕首的暴徒劫持，并命令飞机飞往泰国。由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同劫机犯的多次谈判均告破裂，于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决定派遣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前往实施营救人质行动。3月31日，印尼特种作战部队一行20名突击队员飞抵泰国，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就救出了全体机组人员和44名乘客，打死3名暴徒，4名生擒，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

印度尼西亚特种作战部队外界很少披露，保密程度较高。据一些消息透露，这支部队主要是借鉴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方式、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是专门用来对付恐怖活动的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韩国特种作战部队

韩国拥有的特种作战部队数量众多。1982 年以来，先后组建了 9 个特工旅。他们主要接受敌后作战训练，各种武器使用训练以及爆破、跳伞、泅渡等特殊作战训练。特种作战部队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的各项条令进行组织编成和军事训练的，并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被称为“亚洲的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被认为是装备有现代武器的阿拉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团，其最主要的任务是保卫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中，他们是表现最顽强的一支部队。伊拉克依靠着以共和国卫队为主的部队，于 1988 年解放了被占领的法奥半岛并在中部和南部战线多次使用化学武器，从而占据了优势，迫使伊朗同意停战。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正规兵力为 8 个师，12 万人。包括 2 个坦克师，5 个机械化和装甲师，以及一个补给师。其中 2 个坦克师拥有 500 多辆苏制 T72 坦克，这种坦克可与多国部队的美制 M1 坦克和英制“挑战者”式坦克相匹敌。此外据说，共和国卫队还有第 9 师，即特别师。所有的师都拥有苏制地对空导弹，还有各自的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及化学武器。

这支卫队在两伊战争中屡建战功，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主力就是共和国卫队。

伊朗空降突击旅

伊朗在 1986 年计划成立 3 个空降突击旅，用于特种作战。现已成立的 2 个旅，由 50 名叙利亚军官组织训练，采用前苏联特种部队的教材。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袭击破坏重要目标和武器装备。

约旦精锐部队

约旦是阿拉伯国家中较早拥有精锐部队的国家。约旦特种部队是由陆军的伞兵和突击团组成，是团一级建制，编制为 3 个营，其队员都是志愿兵，并且必须是贝都因人。训练重点是游击战术和破坏战术。该部队被普遍认为是阿拉伯地区最出色的作战部队之一。

瑞士自行车特种部队

瑞士是世界著名的中立国，两次世界大战均未介入，但瑞士军队仍十分重视国防建设。在瑞士军队中有一支世界闻名的“自行车特种作战部队”。1988年，瑞士国防部拿出1000万瑞士法郎用于研制现代化的作战自行车，对这支编成3个团、编员3500人左右的特种部队进行了装备更新。

值得称奇的是瑞士康多尔公司研制的一种特殊涂料刷在自行车上后，自行车会在雷达中消失，使“自行车特种部队”成了传说中的“隐形人”。

部署在康斯坦茨湖和日内瓦湖平原地区的“瑞士自行车特种作战部队”是瑞士青年报名参加的热门。但自行车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选拔极为严格，只有少数身体素质、智力天赋超众的小伙子才能入选。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队员们每天都要携带一挺轻机枪和80多公斤重的装备，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行进200多公里。在实战演习中，一般4至6人为一个作战单位，轻装上阵，对敌人进行搜索、侦察和偷袭。

自行车特种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极为突出。在20公里以内，它的调动速度比机动车快得多。在紧急情况下，更显得它的快速性和突然性。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建设，这支“自行车特种作战部队”已成为瑞士国防力量中的一支劲旅和特殊的“快速反应部队”。

加拿大雪地特种作战部队

位于北美最北部的加拿大，素有“雪之国”之称。在加拿大东部拉布多拉半岛的林海雪原之中，有一支头戴墨绿色贝雷帽、佩有银白枫叶徽标的滑雪部队，它就是“加拿大雪地特种作战部队”。

加拿大雪地特种作战部队是一支专门滑雪作战的部队，队员都是滑雪高手，接受专门的雪地作战训练，是活跃在北部严寒地区的一支精兵，现有编员大约 700 人。

阿根廷特种作战部队

在 1982 年英、阿马岛之战中，阿根廷陆、海、空三军在庞大的英国特混舰队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英军中的特别舟艇中队和特别空勤团这两支令人生畏的特种部队在战争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战果。阿根廷在这种严峻的军事局势下，由加尔铁里总统签署了一份特别命令，迅速组建了一支叫“空中骑兵旅”的特种作战部队，并从陆、海、空三军调配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给这支部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支部队在英、阿马岛之战中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南非侦察突击队

南非侦察突击队是南非特种部队的精粹，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渗透到敌方的纵深地区进行刺探情报、牵制敌军、攻击重要的战略目标等。在南非，他们的角色相当于英国的特别空勤团、美国的“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是南部非洲的一支可以与北非的埃及“闪电”突击队相媲美的精锐部队。

与世界著名的精锐部队一样，南非侦察突击队也是一支“短小精干”的部队，其成员均是出类拔萃的军人。他们有一套全面、系统的训练计划，训练内容包括跳伞、潜水、驾驶、爬山、徒手搏斗、爆破等。侦察突击队队员的着装为南非国防军的制式作战服——橘红色的夹克和宽松裤、低筒靴和丛林帽。使用的武器为南非国防军标准制式武器，像比利时 FN7.62 毫米自动步枪等。但在敌后活动时，他们通常使用与敌方一样的武器装备。据报道，侦察突击队的作战行动往往超出了南非国防军的正常行动，他们直接隶属于南非国防军司令部指挥。

南非特种部队下设特种部队司令部，总部设在南非的福尔特雷科胡赫特。特种部队由海军和陆军组成。海军编员较少，主要编成是 1 支海军陆战大队。舰载部队主要用于在港口守卫军舰、商船以及偷袭敌人的舰船；海军陆战大队主要用于从水面舰艇和潜艇上出发进行作战。陆军编员规模较大，基本编成为大队，主要由训练有素、作战技巧娴熟的白人军官和士兵所组成，但还编配有相当于 2 个营规模的黑人部队，黑人部队以连为单位。其中一些黑人部队都是先前由保安部队所变成的游击队。

南非特种部队的精粹是白人侦察突击队，他们也向黑人部队提供大批的白人侦察突击队军官。侦察突击队队员均是志愿兵，人员来源主要是从其它军种选拔或者直接应征。应征者必须是南非公民，此外还必须具备超群的适应能力、强壮的体魄、较高的领导才能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应征者在成为突击队新队员前都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查。

在招募开始前，每个应征者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想当一名特种部队的志愿兵？”如果回答：“是！”接下来的就要填写一份能说明应征者参加侦察突击队动机和自身条件的调查表。倘若回答能显示出应征者在身体、心理和智力方面具有超群的能力，那么应征者才有可能进入下一步的特殊初选考核。经过严格的考核，一些没有达到高水准要求的应征者又遭淘汰。应征者还要通过一项超强度的体能考察，没有受过专门锻炼的年轻人是难以承受的。例如，在 1 分钟内，像消防队员负重那样背一个人，跑完 200 米。此外，应征者还要接受心理测验，判断他们的心理素质，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检验他们是否能经受住长期的敌后作战考验。

通过这些考核后的应征者才能成为突击队队员，进入正规的侦察突击队训练。基础训练的时间为 3 个月、其中有一个长达 4 个星期的特殊适应训练、1 个星期的模拟实战综合演练及跳伞训练。基础训练结束后，接着针对他们的清除、爆破、丛林作战、野外生存、划船、航行、单兵战术、信号联络以及急救等战斗技能；熟练掌握本国和外国的各种武器操作与使用；还要进行与空军部队协同作战的训练。有相当一部分新队员不能够达到训练标准而遭淘汰。

跳伞训练对新队员来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起初 2 周，新队员每天要练习 10 个学时，每个学时为 40 分钟。首先要接受一项超负荷的耐力训练

和体魄锻炼，然后才是真正的跳伞训练。但是，只有50—60%的年轻人才有希望通过跳伞训练，达到南非伞兵旅的标准。跳伞训练的第一步是先练习从150米高空处的定点跳伞，接下来再进行任意高度跳伞技巧的训练，还有一部分人要接受高点投放低点开伞的特技跳伞训练。

在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的长期冲突中，屡次都用上了侦察突击队。他们曾参加过1975—1976年间南非武装入侵安哥拉的军事行动，1980年的“怀疑者行动”，1981年的“普罗蒂行动”以及1981年的“美女行动”。从那时起，侦察突击队又频繁地参加了很多次秘密、短暂和毁坏性袭击行动，他们经常是采用跳伞、徒步、乘车、机降涉水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接近目标。在较长时间的作战行动中，以白人为骨干的侦察突击队常常部署在丛林之中，并使用前方支援部队的基地，在较短时间的“教训性”袭击中，他们直接从国内基地乘飞机实施伞降，完成作战任务后迅速撤回。在作战行动中，黑人部队是作为独立部队或以小分队形式参加战斗，之后迅速撤回到他们的兵营。

在全部是黑人居住的地区作战时，白人士兵都要进行精心的伪装。因此，白人侦察突击队在黑人居住地活动时，一点肤色也不能暴露出来。例如伪装分队在执行任务时，要把他们自己化装成对方的游击队，并且要携带AK47突击步枪和捷格加廖夫7.62毫米机枪等苏制武器。侦察突击队正规装备的是比利时制造的7.62毫米FNMAG机枪和带有折叠托的7.62毫米FNFAL自动步枪。在行动过程中，侦察突击队队员的腰间挂有1把漆成黑色的匕首、1个水壶、2天的压缩干粮、子弹带和急救包等。

侦察突击队最为自豪的是，他们是南非国防军中适应能力最强、最能吃苦耐劳、训练强度最高的一支精锐部队。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身手不凡，难以对付。他们在条件艰苦、恶劣、危险的非洲丛林中，成功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胜利。

埃及特种作战部队

埃及特种作战部队俗称“闪电勇士”，是在长期与以色列对峙和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埃军还是照搬苏军一套，但是一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埃军对战时的盟友英军十分崇拜，尤其器重在利比亚沙漠与德非洲军团进行激战的沙漠袭击队和以专门破坏地面待飞飞机为主要任务的空降部队——“红色魔鬼”。他们仿照这些部队，在埃及军队原有少量的突击队的基礎上，组建了埃军的特种部队——突击队。

在战时，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作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尖兵，使用直升机降于敌人背后，占领要地，袭击、骚扰敌人，协助主力部队战斗。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时，共编有 10 个大队，其后逐渐增加，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前增至 28 个大队。1976 年重新整编，采用灵活的编组方法，现编成 6 个突击群。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以两军以苏伊士运河为界形成对峙的局面，尤其是 1969 年至 1970 年间双方展开了消耗战，这时埃军的特种部队十分活跃。他们不断地派遣小分队，在以军防御薄弱的地区，乘橡皮舟偷渡运河，破坏以军的设施，并经常与以军巡逻队交锋，每月均进行数次战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 1969 年 9 月，30 名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空降于西奈半岛以军防线背后，袭击了以军的军事设施，取得较大战果。1970 年 8 月，埃以双方接受了美国的“和平提案”，结束了消耗战，这段期间，仅就突击队作战而言，埃军胜过以军。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埃军突击队大显身手。开战的前夜，他们携带着轻武器、反坦克导弹和电台等潜入了以军阵地背后；还派出队员潜水破坏了以军向苏伊士运河喷油的设备，使以军制造人工火障封锁运河的计划落空，从而挽救了 8000 名特工队员的生命。开战后，潜入西奈半岛纵深的埃军突击队员每 18 人编成一个组，共 50 余组，使用便带式“萨格尔”反坦克寻弹和 RPG7 反坦克火箭筒伏击了以军为挽回初战颓势而增援的装甲部队，袭击了支援巴列夫防线要塞的以军炮兵阵地等，为埃军立了大功。然而，在开战第二天的夜里，埃军特种部队强袭以军的加法空军基地，由于以军掌握制主权，埃突击队在到达目标之前被发现，直升机几乎被全部击落，埃军特种部队。包括其最强大的第 20 突击队几乎全部覆灭。

在平时，埃军特种部队也用于执行营救人质等特殊任务。1976 年 8 月，埃国内航线上一架波音客机被 3 个青年劫持，在库塞尔着陆时，一名突击队员化装成维修人员，混入机舱，用扳手打倒主犯，其他突击队员一举突入，逮捕了劫持者。

